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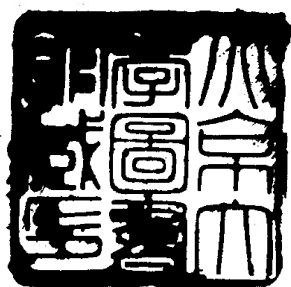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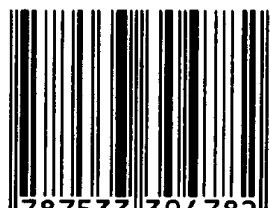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三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智品十三卷(二)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斯行刻本

..... 一

智囊補二十八卷

〔明〕馮夢龍輯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積秀堂刻本

..... 三二五

智品十三卷(二)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

斯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智品十三

卷》提要

智品卷之四

能品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
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
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
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
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
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
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
必敗武王曰敵人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
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
將帥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
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
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
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
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
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曰將
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
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

其曰何以知之曰聽其鼓無音無聲望其
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
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
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行陳必亂如此者急
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楚屈瑕伐羅闔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
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智品

卷四

二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
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
敖大敗縊於荒谷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
杆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僂管子
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
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僂也其智若鍼矢也

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
齊是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
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僂之慮
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恐走之易達
不通可以竄惡多恐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
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
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
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
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
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
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
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智品

卷四

三

公子重耳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
十乘公子安之留齊凡五歲無去志趙衰舅犯乃
於桑下謀行嬖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已殺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
不可姜乃與咎犯等謀醉公子載以行行遠而覺
公子大怒引戈逐舅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
咎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榮嘉足以甘食
假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荆有伙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船伙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
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伙非
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弃劍而已余何
愛焉遂懷臂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
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
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
智品 卷四

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行不成列鼓出待之吳
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
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
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
官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
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

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
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
趙氏先君遇于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
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
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
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
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
智品 卷四

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
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
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
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
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
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之官中

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平丘之會令諸侯日中造於除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旅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責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能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鞏見其語透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鞏之譖單子曰若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咎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晉侯夢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是疾憤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陵人迺則誅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主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伍乘爲三伍荀吳氏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

加皐始大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不戒以怠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
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
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
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後夫吳之邊鄙遠者罷
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
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
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悞

智品

卷四

十

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
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
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
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
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
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
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
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

智品

卷四

十

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
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
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
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
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大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
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
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嘗
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官室於是
遂焚官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
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
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
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
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南蘄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

智品

卷四

十二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秦晉戰交綏秦使人謂晉將軍曰兩軍之士皆未愁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人夜遁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

智品

卷四

十三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犂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之者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

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
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殺衣間居齋
戒爲治齋宮河上張設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
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
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
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
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
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
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

卷四

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
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
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
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
煩大巫姬爲人報河伯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
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頃口巫姬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頃口弟子
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
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

三老爲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笄折
鄆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
曰巫姬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
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
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
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鄆吏民大
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智品

卷四

十五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
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于是
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
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
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
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
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
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趣之于是攻亭一朝而
拔之

孫臏同齊使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
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
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

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驪與彼上驪取君上驪與彼中驪取君中驪與彼下驪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維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智品

卷四

十六

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人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行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智品

卷四

十七

趙魏伐韓秦救之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與秦以和蘇代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重者制地欲地者制重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博之所以貴臬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臬也王不聽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

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
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
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
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
不與則不信後不可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
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
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
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
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智品

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
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
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
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
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
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
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
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
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
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
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
不用東地復全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
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
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
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
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

鄆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至是秦伐韓軍闕與廉頗樂勝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奢曰道遠險阨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

智品

卷四

年

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二十八日不行秦道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既遣捲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許歷請先據北山秦師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封奢爲馬服君

樂毅圍卽墨適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

智品

卷四

王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肺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綃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

軍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拔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

智品

卷四

七

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

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

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

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

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

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

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渑池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蔣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

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

秦王爲趙王擊觥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

亦盛設兵以待秦不敢動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

從主而遠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

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王

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

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

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

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

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事不若以生人事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書之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瘁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瘁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制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遂言之王而出之

信陵君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

晉鄙

卷四

三

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

晉鄙

卷四

三

內力能竊之贏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固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邲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潁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潁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

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遊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王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枉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還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滑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槨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仆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王稽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謝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

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
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
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
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項襄王卒太子
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
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
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
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

智品

卷四

七

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
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
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
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
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
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
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
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
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智品

卷四

七

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
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
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
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卽入見
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
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士
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
與之士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
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
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諂
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
而聽陳馳遂入秦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
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輪而南器
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
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
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
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鄰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

卷四

七

器饒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勝其利身入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天子將欲以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綱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

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智品

卷四

七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

史記

卷四

卷四

問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而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湑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華長目鵞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

出八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兵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蒙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

史記

卷四

卷四

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

秦二世元年秋發間左戍漁陽陳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蕲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

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恚尉令辱

智品

卷四

三

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名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兄仰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樂升之曰得時無忌時難得而易失者也時乎時乎不再來宋儒曰天道後起者勝非也正以先起者爲勝耳先者民心之所繫也陳勝秦民之湯武項羽天下之宰向使其才足以濟之拱揖指揮而天下定矣沛公雖欲不爲之下不可得也光武玄德亦然光武遇更始故猶幸而濟玄德遇曹操故不幸而不濟玄德崎嶇一方辛勤萬狀熟視曹而莫可如何竟不能越中原有尺寸之地則以操先據之耳民心已繫於彼而復起而爭之不亦難乎豈非後起者未必勝之明驗哉甚哉時難得而易

失也玄德曰今天下方變後會之來未有紀極在應之者能不失耳故曰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果不失時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而功若丘山矣

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擅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朱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痛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

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肯王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共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土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分部而署置之

魏王豹謂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銍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韓信張耳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楚辭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
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闔還不得還吾其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
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聽信使
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車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

趙會食諸將皆嘖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
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行井陘口趙
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伴棄旗鼓走水上
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
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
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敗

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樊升之曰昔范增好奇計張紘好奇計然吾觀南
公所陳畫亦何奇之有皆天下之至正也夫計者
從人情事勢險易疾徐而出亦又何奇戶牖侯六
出奇計蓋古今稱能奇者矣然以予觀之皆謫也
非奇也故曰吾世多陰謀道家所忌蓋善出奇者
莫如韓王信矣其擒魏覆趙服燕取齊所以設奇
用間皆非人思慮之所及也區區計算圖切利害
之形遽得而料之哉未惟不得而料故不得而禦

攻無堅城前無橫敵有以也雖然天下之奇亦何
盡之有廣武君塞井陘之計齊或人召降臣之計
鄭度徒梓稠涪水民之計皆能使智勇坐困英雄
束手讀此又未嘗不嘖然也然則計之奇者亦不
能自奇也蓋有因人而施者有成安君之豎儒而
後韓淮陰得以效拔幟之奇有騎劫之懦將而後
安平君得以突火牛之陣有因時而施者荀彧之
策紹曰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盡地而守之扼其喉
而不得進者半年矣情見勢屈此用奇之時不可
失也陸遜之策玄德曰備得虜也更嘗事多其異

如至思慮精專不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有因事而
施者舟鎖連環連營七百則火可燒而走魚入單
口龍走淺沙則水可掄而沒凡此皆因形而借勝
於敵人見其出奇不窮而不知奇之未始預設也
不失敵之可勝耳故知天下之不奇者爲能奇而
有心於奇者又焉得奇不奇而奇奇之至也所以
藏九地而動九天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
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

書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
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
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
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
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
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
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
急遣臣兄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
使蒯通兄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
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

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

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

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

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

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

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見之皆曰

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

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

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

下者三十餘城

項羽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

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

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

之振

楚圍漢王於滎陽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

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

千餘人楚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

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
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
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
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
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群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
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
平齊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
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
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匈奴可擊
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今臣往徒見羸蒿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

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上怒罵敬曰齊勝以口舌
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自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
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魑結箕踞見賈
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
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藉背約自立爲西楚
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力加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
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
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偏強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衆臨越卽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

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

卷四

四

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

呂立孝文賈頗有力

時文帝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謫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離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劉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並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

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上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客爲

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圍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問人於殺尾阨隱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鼂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餓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阪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

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吳王濞反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收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權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吳王濞反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周

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已十餘萬遂破蕩城中尉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

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李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於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脫其蓐有一胡兒騎善馬廣置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

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德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官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

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緣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曰愚憊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怖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

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王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先零羌楊玉等叛攻城殺長吏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常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於是遣充國擊羌充國至金城遣騎侯四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雕庫告都尉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充國以爲無罪遣歸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解散虜謀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出兵擊罕开充國上書以爲先零首爲畔逆故與

罕开解離合黨臣欲捐罕开開昧之過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議者是武賢帝勅讓充國充國復上書陳利害置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度湟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兵至罕开令無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开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竟不煩兵而下詔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兵屯田以待其斃其子叩使客陳曰誠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可也利病又何足爭一曰不合上意將軍身不能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曰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便宜十二策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據虜肥饒以待其畔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騎兵得省大費五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羗威武六以閒暇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虜窟風寒地坐得必勝之道八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無驚動河西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一治湟隄中道橋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二息繇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雖相任其計必可用帝嘉納之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姦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笮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

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趙廣漢爲京兆尹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

趙廣漢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趙廣漢治郡凡郡中盜賊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案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

范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
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
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
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
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
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
類也

黃霸爲揚州刺史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

得品

卷四

六

七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
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
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
有所隱繆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
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
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
神明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
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縣收取黜吏豪民案致其罪

至冬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
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
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刻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
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
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
東海大治

尹翁歸守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點主名教使用類

得品

卷四

六

七

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親於
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盡
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答督極者至以鈇自
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
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稍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
載柴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問
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騎問一
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
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
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聞出者汗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
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丙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噉丞相車上西曹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夫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

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見

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
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見吉
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
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
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
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韓延壽守潁川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
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

追捕之苦民無筆楚之憂皆便安之

尹賞令長安爲虎穴殺姦盜無算其所置皆其魁宿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
人皆以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
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
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
闕長安

漢時郅支卑于甚驕嫚適陳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
人沉勇有大略既領外國卽與延壽謀曰夷狄畏
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卑于威
名遠聞數侵凌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
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
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
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
怒按劔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
從之卽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

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
口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閼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闕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掠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
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
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
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闕貴人伊
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問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
城可六十里止管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
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
具知鄧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管單于
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
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
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
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
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
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
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

計策明日前至鄧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管
傳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
聞烏孫諸國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
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闕氏
夫人數十皆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
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
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
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
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賜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請
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
必誅
陳湯以言事下獄谷永訟曰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
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書奏詔出湯會西域都護
段會宗爲烏孫所圍召問湯湯知烏孫瓦合不能
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問居四
日書到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決於湯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
劄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

亡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
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
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技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
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
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
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
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
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
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
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朱博

朱博

朱博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
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
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
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
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
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
吏所寃及言盜賊詞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
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
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爲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長吏自繫言府賊曹掾史白自請至
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
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
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書佐入博口占
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
承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
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
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
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朱博

朱博

朱博

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
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黜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
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
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
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
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
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

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

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日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卽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

王郎起北州擾惑吳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耶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誦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卽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邯鄲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

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利而陽墮其書令王尋王邑得之諸將

光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十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破日曷賊氣衰伏兵卒起異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耿弇受詔討張步乃收集降卒結部回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申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誘致邑耳卽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

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姓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

朱鮪遣將攻溫河內守寇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

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

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

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

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

將皆諫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

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

其勝是以降耳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兢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种亦與禍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

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

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

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

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

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

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

將吏士往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首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

班超在虜中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超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寶賂超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班超求更選使使西域天子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

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延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騾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者兵到尉犁界先遣曉說焉者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即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者王廣乃遣其左將比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者國有鞬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漢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

大會諸國王揚聲重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七十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十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者王超留焉者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屬焉

班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卷四

五

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

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以爲然虞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關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資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

卷五

六

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
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
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疇之朝歌者韓
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
流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
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
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人賊中

卷四

卷四

卷四

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識有出
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虞詡遷爲武都太守羗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嶠
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
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
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
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
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
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

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
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
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
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
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
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
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
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卷四

卷四

卷四

驃騎東平王蒼時朱博爲掾正月朔旦蒼入宮故事
少府給璧時除就爲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倉坐
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
望見就府主簿持璧卽給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
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
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藏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
騎詐齎聖書召熲熲於道偽還潛於還路設伏虜
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

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累鞠不能眞李令民還家歐其叔民如公言叔果訟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張奐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陰與烏桓和通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黃門常侍專權太后宗主於內羣臣側目袁紹使客

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盤據屢世威服海內而太后又與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國家除

患進然之乃與紹結謀紹因說曰此輩秉權日久

交通後宮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計失於漏

言而兵解於左袒耳五營士生長京師知有中人而

不知有朝廷而竇氏反用其鋒遂至叛走以取破

滅將軍以元舅之尊兼二府之重天下勁兵盡在

麾下部曲將吏皆英雄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

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勲顯著垂名後世

雖周之中伯何足道哉進口須聞太后太后不聽

進乃召董卓以脅之黃門常侍懼皆詣進謝唯所

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且曰此輩濁亂海內獲

罪於天故令自歸將軍此不過力士一劍之任如

艾灼癭應指而落不煩兵動衆而國家安於泰山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及時之極間不容息進曰人

以窮歸殺之不武我爲國大臣執以戮之何所不

得而私月相加吾不爲也紹曰楊湯止沸不如滅

火去薪潰癰雖痛勝如養肉猛獸狐疑不如蠶蠶

之致毒也進口吾在內董卓公在外此輩机上肉耳

紹知進不決乃脅進曰不復多言今交構已成形

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暴

虐不得反受其賊臣不知將軍稅駕之所也紹出

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且不可欺

以得志況國之大事而可詐立乎將軍總皇威握

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

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

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

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以階亂耳弗聽曹公聞

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

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

至紛紛召外兵乎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鞠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口是爲師張角譚耳

董卓入雒陽兵權盡歸卓先卓未至何進遣騎都尉

鮑信

鮑信

鮑信

所在募兵適還嘆曰賊狼守庖厨餓虎牧牢

朕怨毒已成禍亂將起說袁紹曰兵事有几凡事在速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已成也則奮翼揮烈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翔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矰滿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濫濯塘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

巨浸春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將軍乘四世之威擁數萬之衆投逆闖於河易於搏豚鼠卓兵雖勁詭張虛設雖兼何苗丁原部曲殺其主而併其衆新附未安將軍乘此時襲而殺之輔少主令天下此桓文之業也昔人有言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願將軍諦思之紹心善其計然畏卓彊終不敢發信怒曰袁紹不足與計大事遂還鄉里

李催幽天子塢中鍾繇患之往說催曰將軍扶兵而

西爲董公報讎佐天子安元元天下誰不義將軍不於此時匡翊王室扶納關東而乃私鬪相傷幽

禁天子

禁天子

禁天子

錄聞袁紹曹操皆有歸長安之意而無名與覺其意固不望乘輿之復出也有如一旦幽死關東更立天子袁曹合志左提右挈號召四方聲大義於天下以西誅劫殺天子者而汜又將軍之讐必爲內應將軍何以待之夫脅天子有不義之名鬪兵於長安授漁父之利絕四方貢獻不得通激義士之心將軍危若朝露而且陳兵自衛如病人氣息已微捐黜藥石乃召巫覡日嚙符水雖以厭之實以召之吾恐鬼祟環床而侍也爲將軍計急出天子與汜連和消中外之釁絕覬覦之心此

泰山之安催乃懼遂出天子天子居塢中塢門監
閉內外阻絕一旦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初李催欲迎天子置其營中賈詡曰不可脅天子非
義也弗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
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催時
召羗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
美女欲令攻郭汜羗胡數來窺省門曰天子在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
爲計詡乃密呼羗胡大帥飲食之謂曰汝等雖胡
人風氣言語與中國異然好利惡害情則同耳汝
豈不知宮人美女皆天子御臣催雖貴人臣耳豈
能取天子御臣爲私恩澤耶李將軍欲誘汝輩攻
殺郭汜汜誅無以賞汝則并誅汝輩且委過也李
將軍忍汝輩豈不知耶今與汝等盟汝急引去我
當表天子賜以封爵予以重寶所得倍於李將軍
而又無不賞之懼衆胡以爲然於是皆引去催自
此衰弱矣

王允先未敗時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
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催等欲卽殺
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

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
日俱族矣翼曰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
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
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
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顗異焉玄謂操曰
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
君乎顗見操嘆曰漢家將亂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卿也有
人倫識鑒操往問之邵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
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鞠演等並舉郡
反更相攻擊或獻策于俊曰四郡力敵勢不相下
今能助將軍者曹公也將軍若能卑辭厚賂送質
於曹公公必舉兵而助將軍三郡聞曹公兵至心
駭胆落爭割地於將軍而益將軍之疆曹公遙爲
勢於外而將軍實受地於中事平之後養其餘力
勵兵撫衆反拒曹公進可以爭天下退可以成列

國之形計無有過於此者矣俊從之乃遣送母子詣公爲質求助兵欲發問張既曰助與不孰利君算其多者既曰俊外假國威內生傲倖計安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蜀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公曰善乃不受質歲餘鸞殺俊王秘又殺鸞公曰向不用旣言吾力分矣豈能得志於蜀乎

曹操與袁紹相拒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

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或書議欲還許以致之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

時不可失也操乃往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薄澤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臺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曰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

袁紹使人說曹公曰國難方殷紛紛未定然卒能成天下大事者孤與使君耳天下精兵盡在河朔而使君復與孤合以衛行天下可也公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入見曰竊聞將軍欲與紹和誠有之乎公曰然昱曰意者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

之不深也夫本初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又度本初能容將軍乎將軍以龍虎之威當建高光之業薄韓彭而不爲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據千里之地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公曰然此誠大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而將軍乃北面而事紹竊爲將軍恥之公乃止報紹曰方事兖州不能爲通竄之計須兵勢成與將軍會於長安公後并紹中夏漸平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何以有今日初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矣志大而智少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

高幹說袁紹曰孤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春

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何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幹曰臣能說利害陳禍福使韓馥讓冀州於將軍往說馥曰公孫瓚乘勝南向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謂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幹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爲將軍計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贊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皆諫馥曰猛獸失險童子持挺而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昔人有言利器不可假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聞之自孟津特東下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部

曲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從事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將軍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紹遂領冀州牧紹羈旅之後得以蓄士馬善器械軍資不匱與曹公爭鋒者高幹之策也袁術與韓暹楊奉等連勢急攻呂布初陳珪勸布絕術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以子策之辟之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迎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勲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反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見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廻計從布布與暹奉二軍向壽春遺術書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布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於今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實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軍渡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

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暹將有肖建者繕兵於菑據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還自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東南之地明矣若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相通昔樂毅攻齊呼吸下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齋牋上禮貢良馬彤弓布發三書不階尺刃而兵解信立皆留品

卷四

人主

珪之策也

初劉表爲荊州江南宗賊甚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貝羽各阻兵作亂表卑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流水何患不從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

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
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極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
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
論也畢度之計勇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
至皆斬之江南悉平

袁譚之降諸將皆疑其詐曹公曰我固知譚之詐也
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
尚偏收其地利者多矣乃許之遂引軍而北到黎
陽與譚結婚東平呂曠叛尚降公納其衆封爲列
侯

智品

卷四

九

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而送之公
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
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
我盛何弊之乘乎公之圍鄴也譚果略取甘陵安
平渤海河間尚敗復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
與還絕婚然後進軍逼之竟斬之

曹公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議曰袁紹新死
二子不相能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乘勝
攻之此成禽耳失此不圖兄弟既和將士效命恐
未易攻矣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口中不蘊是

爲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願急圖之嘉曰不然
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
必交圖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
心生諸君不見狗乎狗方共食卒聞履聲則迎門
而吠雖食不顧踪滅聲息則相噬而爭矣不如南
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
一舉定也公曰善遂移兵而南軍至西平二子果
爭冀州

袁尚遣高幹郭援將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而
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

智品

卷四

九

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
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
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凌中國寬而多
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
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反以坐觀成
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
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
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千之計不能
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不如引兵討袁內外擊之
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

曹公必重德將軍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圖之騰曰敬從命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人并將遂等擊援大破之傳幹一言曹公無河東之慮竟得安取冀州也

尚與熙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晉書

卷四

七

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卒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啖其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去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直指許都擣其巢窟百萬之師自天而下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漂炭有不消滅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於桴鼓操聞必舍備還許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

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絕而操以衆雄之資乘跋扈之勢恣虎狼之慾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

曹公既降劉琮水陸軍號八十萬將會獵於吳吳人大恐皆勸權迎之時諸葛亮使於吳權謂亮曰曹公且來諸臣皆勸孤迎之爲之奈何亮曰將軍明日見羣臣皆令獻其計明日中郎將黃蓋入見權曰孤承父兄餘業保有江左曹公乘戰勝之威順流之勢欲窺吳國諸臣皆勸孤迎之爲之奈何蓋

晉書

卷四

七

曰不可不迎也臣請得蒙衝巨艦數十艘迎而後圖之蓋出都督周瑜入見權曰曹公且來諸臣勸孤迎之爲之奈何瑜曰不可迎也臣請得五萬衆保爲將軍破之瑜出奮武校尉魯肅入見權曰曹公且來諸臣皆勸孤迎之爲之奈何肅曰不可迎也雖然吳不能獨拒操今劉備住夏口而關羽張飛皆虎將可呼與俱來操可擒也肅出亮入見權以三臣之計告亮曰公覆見孤曰不可不迎也臣請得蒙衝巨艦數十艘迎而後圖之公瑾見孤曰不可迎也臣請得五萬衆保爲孤破之子敬見孤

曰不可迎也雖然吾不能獨拒操今劉備住夏口而關羽張飛皆虎將可呼與俱來操可擒也孤誰用於三子之計亮對曰將軍皆用之權艱然動於顏色曰何謂也亮曰臣請效其說而將軍且見其誠然也將軍發公覆蒙衝巨艦數十艘使迎操發公覆之明日立公瑾爲征北大將軍而與卒五萬人使拒操遣公瑾之明日遣子敬往要玄德使合擊操權曰善乃發黃蓋蒙衝巨艦數十艘使迎操遣黃蓋之明日立周瑜爲征北大將軍與卒五萬人使拒操又遣魯肅往夏口要劉備使合擊操蓋

增品

卷四

九十五

先致書於操約來降曹望見蓋船疑其詐時東南風急船如箭飛使人止之曰不受降也蓋大呼曰人遠來降奈何卻之徑泊北營同時發火風急火烈延燒岸山瑜提輕銳繼其後而關羽張飛各居扼塞要其歸道此一役也曹凡不免吳軍大振雖三臣之謀而權能兼而用之則亮之謨也此段與楚襄王問計慎子一段絕肖蓋亦模倣而文飾之耳

官渡之役孫將軍密治兵部署諸將自號大司馬將渡江北襲許迎天子以號今天下衆聞皆懼郭嘉

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策恃其勇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將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曹公將興柳城之役劉備在劉表所諸將議曰備雄傑多智聞公出必勸表襲其後不如南征公不決郭嘉曰公雖威振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智品

卷四

九十五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不知大計備雖多智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欲舉兵以付備則恐授備以柄而遂不能制欲自來而留備守則恐備撫其衆而有之表必不能用備計公雖傾國而出必無憂矣公遂行備果說表曰與將軍爭天下者非操也邪今操出將軍輕騎疾驅直抵許城校免失穴有走而死耳弗聽及公還表謂備曰不用使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孔明聞之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少決無能爲矣

樊升之曰視國者視君視其人已定故能冒天下之至險而不危出天下之至奇而不怪者曹操之初據許昌也敵四環之惴惴焉朝不謀夕卒能破滅羣雄行烏丸之野而不懼者則表策玄德此三公者彼皆能料之至熟也東坡謂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過矣後之失意於吳蜀橋也怯也是時權未有名而操徂於屢勝之氣至若玄德以孔明

智品

卷四

九十七

佐之彼所甚畏兼蜀郡險遠隔以漢中更恐入而不復出者魏公之至慮也而豈不能料人之故哉歷觀自古英雄之主無不皆然夫高帝之破項是撓之而已爲羽至情忿故也句踐之破吳是驕之而已爲夫差至驕恣故也此皆得其至計而執之我

太祖高皇帝反遠交近攻之策而爲之又豈漫然而已耶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噫料其君之已審也寧止一戰之勝而已哉夫料表者審則雖有玄德之雄不能起料羽者審雖有亞夫之謀不能行

料夫差者審雖有子胥之忠不能入是以料人爲英雄第一義料定而後謀可盡也雖然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人臣之於君也亦然請勿爲無益之謀矣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裝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智品

卷四

九十七

能品二

先主爲平原令平原民劉平者布衣俠也素輕先主耻爲之下謂其家客曰我故知劉玄德爲人易與耳我數侮之今爲吾令吾不忍見其面也客曰僕受主人之恩恩報之日久矣今幸可藉手請往刺之則主人之恥洩而僕之命効矣平曰此大事恐不成更不乃禍吾族也客言其可刺狀固請往遂以百金市利劍客被褐帶劍謁平原治謂其門者曰客從東方來與使君計事先主延入上座客論天

智品

卷五

一

下

智品 卷五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倡獮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粵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矣備曰善於是吳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樊升之曰善謀者如奕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翁張從之翁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陳稀反至邯鄲曰稀不南據漢水北據

智品

卷五

三

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虞詡之策朝歌賊亦然勝公之策諒布也司馬之策公孫也皆自爲敵布勢定而更拂之曰此必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及後高祖棄關中而都洛陽宴散脫輅輓一說建萬世之安其言曰夫與人剛不扼其吭而相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都成都者非其志也其言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敢箝食壺漿

智品

卷五

四

五

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而議者直以爲欲三分而止耳周公瑾曰吾與主公北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信哉英雄所見略同二子目中寧有操哉然武侯之在成都也厝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魏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寧可保哉關中旣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不王益州遂不足有爲耶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膽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嚶呼涕泣哉畏此老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得之思知不足腥健兒衣食也操實屬疚于漢中而史諱言之嗚呼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然語至此進乎布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張允齊爲武陽令民有以牯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齊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卽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

孫堅舉兵誅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咨

請軍糧谷曰堅鄰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堅曰我方舉兵而遂見沮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客言欲以兵付客客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卧見亡何起設酒飲客酒酣長沙主簿入自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客谷大懼欲去兵陣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入自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法從事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

能開東國

軍君子謂堅可謂能用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厝火積薪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驍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累自倒縣于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客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說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

才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後之此反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正曰度計若此則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聞其言下曰吾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名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縣于蜀門矣引爲賓客曰此吾廣武君也

彭萊初從劉璋璋惡其驕恣遂髡鉗萊先主入蜀萊

智勇

卷五

六

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萊非故知識又適有賓客萊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罷往就萊坐萊又言談不可倉卒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說統曰劉牧懦而不武大軍卒至舉措皆亂又無腹心智計之臣可不戰而下也民人不傷府庫如故因而撫之可資以舉事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故自知萊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一見以爲奇士遂令萊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旨既定成都授萊爲治中從事蜀人恨璋不能用人曰棄智士以資敵國不以何

郡大亂三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公曰
非裴文行不可乃授潛精兵以鎮撫之潛辭曰代
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
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
不見憚安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
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
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
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
代三年召還公問曰何以治代潛曰潛於百姓離

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
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
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公深服其言
於是始悔還潛之速也後數十日三單于果反問
至矣

賈詡原從李傕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詡
遂去傕託熲謂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見奉
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
繡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
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于外必厚吾妻

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
繡執禮甚畢熲果善視其室

曹操將征烏丸先辟田疇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
方夏水雨而濟海淺平津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
軍不得進操患之田疇曰道狹夏有水淺不通車
馬溪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
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
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
懈弛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
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乃
引軍還而署大水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
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
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
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
追奔逐北至柳城

賈詡爲張繡軍師適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
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
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
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
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
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
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雖用
敗兵而戰必勝也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既走必懈弛
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操可
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
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
之機不可過也琮不能用威怒曰豎子有謀不用

當機不決舉全州而唾手與人傾覆社稷足惜
也

劉曄本揚州人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
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
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
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
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
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童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
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僕兒因行觴斫寶寶性
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

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
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曄
即乘寶馬將家童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
禍福衆皆叩頭開門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至紹時有姓孫仇等數
十人專爲謀主驚動紹至紹爲作紹檄告郡
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城孫仇等爲
應檄到即收仇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
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
平集

董昭事曹公時適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
以即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
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于合
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
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
小公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
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
荀攸從征張繡攸言于公曰繡與劉表相持爲強然
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
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極致公不

從遂偪而前繡急使人告表曰懷城將沒繡力疲矣將軍其自爲計唇亡則齒寒繡朝下而夕必及將軍表懼遂發兵救之軍失利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攸曰公弗追也辟如農夫是穢是糞雖有凶歲必有豐年兵家勝敗夫何常之有遂爲公畫策使人謂表曰曹公所征者繡也今繡無見報仰食于將軍曹公之受命南征也爲久暴之計而將軍援兵不解連車相繼是內虛將軍之倉庾而外結怨于天子有如天子赫然奮怒陳兵將軍之城下小大不佞逆順亦異將軍其何辭表懼遂不發

兵援繡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繡謂公爲遂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擊之繡敗初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惟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公還許荀彧問公何以策賊必破也公曰虜遇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

表移之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口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稀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稱威稀許降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其妻子稀歡喜隨詣曹公公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擄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

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名羣僚會議張昭等不能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將良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生亂有何逼北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孰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

魏武帝爲司空聞司馬懿而辟之懿不欲屈節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迺已

曹休軍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深入不利驛馬詔止時董昭侍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

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須當諸將滅霸等已富貴矣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祿而已何肯棄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幸乎若等不進休意自阻臣恐陛下雖有渡江之詔終不沉吟未便從命也休卒不渡江

孫權使人報先主使共取蜀陳兵夏口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夫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于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兇虎在于後隋虎之珠在于前弗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然賢其計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使君自處潯陵不聽軍過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明矣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曰如子言蜀舉必矣蜀僻陋之國也吾聞趙名於朝趙利於市舍而趨名利二者不附觀曰使君不見夫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

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無由起叛無由始斯亦遐國之理也先主曰善卒從其策權果輟計先主所以前有蜀利後無吳患者觀之謀也

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權必殺備程昱料曰孫車騎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振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豫州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已成又不可得而奪也權多與備兵以禦我赤壁之役備有力焉因有荊州公謂昱曰向不用君言殺劉備今形已成不可圖也

先主入益州劉璋自出迎張松說曰便可于會襲之法正龐統皆曰當如松計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人迎我而襲之無名我將乘其釁且新入人國人心未附扼其吭而拊其背其謂我何若其舉兵假我可指麾而定不然圖未後也既而曰璋孱稚子何能爲璋果增先主兵使擊張

魯先主所將軍三萬餘人務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使人告璋曰曹公征吳吳人告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四千餘皆半給先主怒欲因此取璋而恐將吏不與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府庫之財而怯于犒賞望士大夫爲出力戰其可得乎初先主之欲東也張松與書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璋得書殺松而勅諸將文書勿復通先主先主大怒斬其督將楊懷高沛遂勒兵向璋下今日孤與益州本宗室懿親萬里遠涉欲相倚以輔王室而益州聽信讒言欲圖害孤是孤德出而怨反也孤起義兵志在誅平僭亂孤豈以益州爲利但人今將魚肉我而我俛首焉孤不足恨誰當扶漢祚匡天子乎孤今不取劉琮復見于今日此州非復劉氏有也遂進圍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或勸璋死守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

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且玄德必能治蜀遂開城降

諸葛亮圍陳倉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堦壘欲登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郭淮策諸葛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司馬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呂蒙欲圖關羽及代肅屯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沿江而下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糜芳士仁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鎗官鎗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

吏士無鬪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

呂蒙屯潯陽魯肅過其屯下不欲見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乃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以備不虞肅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曰羽勇而義勇則難以力取義則不可間入然性頗自負好陵人獨有可以計襲耳蒙以爲宜進

卷五

卷五

卷五

諸言頌其功德使其志昏過自卑損望風趨避其志盈一意修好解備弛禦使其防疎境土之民時加恩澤使其衆携老成却退豎立新進使其意玩此五策者固必禽之術也肅愕然曰君計則妙矣非其至也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將輔協與之同讐不可失也蒙曰不然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蒙等尚存耳今不於強壯時圖之

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雖欲陳力其可得邪肅無以荅退而歎曰國家若用子明之計關羽可擒曹操終不可破也君子謂肅可謂知大計矣

呂蒙舉軍西上士仁守公安康芳守南郡蒙使虞翻說士仁翻至城門謂士仁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與書曰昔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可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索帶之城而不降毀宗滅祀爲天下笑呂虎威徑到南

卷五

卷五

卷五

郡斷絕陸道生路一絕按其地形將軍在九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得安幸垂恩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將仁至南郡芳可降也至城下翻以仁示芳芳流涕曰至是耶翻曰麾下憑椒房之寵受專城一任當援援之日非一息之時而無故延燒軍器關將軍矜而寡恩必過督麾下雖有守城之功不贖燒軍器之罪與其守而受戮孰若降而立功芳乃以牛酒出降蒙未入據郡城而名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

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卽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
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
得間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
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案誅之餘悉平蒙乃入
城撫慰軍中存恤耆老問所不足士民大悅咸樂
蒙竟不復思羽矣

吳人旣襲關羽取荊州又破先主於猇亭大中大夫
鄭泉憂曰吳再勝蜀蜀人之怨深矣臣聞勝不可
居怨不可結臣請使蜀可以使蜀不讐襲羽可以
使蜀忘其猇亭之敗可以使荊州長爲吳有可以

蜀書

主

使蜀人不敢窺我西門可以使蜀還報使于吳
以重吳於蜀可以使北軍不敢欺吳可以假泉而
勸羣臣可以爲泉益封於吳可以令吳蜀更稱帝
泉謂先主曰陛下亦知關將軍今以爲治鬼督乎
關將軍雖身首異處首在魏魏人鑄金而爲之身
身在吳吳人刻玉而爲其首各全一體廟食兩國
其精魂固不獨依依西土也三國靈承之矣先主
以爲羽不死故曰可以使蜀不讐襲羽也又謂先
主曰猇亭之役陛下報羽之義至矣天下莫不聞
何則爲義受敗雖敗猶榮若一戰而盡復荊州之

快陛下之忿人且謂陛下興師爲土地之故不
爲羽也先主以爲然故曰可使蜀忘其猇亭之敗
也又謂先主曰昔寡君以荊州資陛下假而不還
虛辭引歲吳之君臣日夜謀之臺臺之下志在必
復幸而復矣必嚴立三守益州沃野千里得數郡
不加廣捐數郡不加狹陛下更無以荊州爲念先
主曰置之矣故曰可使荊州長有于吳也又謂先
主曰夷陵國之西門夷陵不守荊州危矣故改夷
陵爲西陵宿重兵其內不可窺也徒生費耳其勅
將吏各守分界勿相侵犯先主許諾故曰可以使

蜀書

主

蜀人不敢窺我西門也又謂先主曰寡君再拜遣
臣奉書陛下之從車下吏臣發之後寡君度途計
日延頸湏命陛下宜發一使隨臣俱東以申前好
於是遣大中大夫宗璋報命故曰可以使蜀還報
使于吳也庭見畢泉與蜀公卿語務揚主德應
敏捷無所屈服諸葛亮稱其有專對之才不辱君
命又曰吳國有人未可圖也故曰可以重吳於蜀
也泉還使人謂北邊諸將曰吳蜀已講合治大軍
沿江拒守北軍擊東則西救擊西則東救指漢水
爲誓北使至境先斬後聞曹丕聞之斂迹不敢出

兵向淮泗故曰可以使北軍不敢欺吳也謂吳諸臣曰今使蜀不贊裴羽者泉也使蜀忘其號亭之敗者又泉也使荊州長爲果有者又泉也使蜀人不敢窺我西門者又泉也使蜀還報使于吳者又泉也使吳重于蜀者又泉也使北軍不敢欺吳者又泉也泉酒徒也一說而主君尊與國從諸君有何能而偃然綰侯章食萬戶也諸君皆忿激欲自效故曰可以假泉而勸羣臣也謂吳主曰非泉不能使蜀不贊裴羽非泉不能使蜀忘其號亭之敗非泉不能使荊州長爲吳有非泉不能使蜀人不敢窺我西門非泉不能使蜀還報使于吳非泉不能使吳重于蜀非泉不能使北軍不敢欺吳吳主曰誠如子言請論子功其封子亭侯增奉邑二萬曰可以爲泉益封于吳也又謂吳諸臣曰既與吳絕不宜載其僞命且蜀已稱帝吳蜀既通宜正名號以便書辭吳主於是稱帝焚魏冊命于庭而不

用魏正朔與蜀書稱東皇帝致書於西皇帝故曰可以令吳蜀更稱帝也
曹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

今其陣且闕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驚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

司馬懿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懿妻張氏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曹公朝羣臣於建始殿陳矯出太子侍公目之謂太子曰此吾家周勃也可謂社稷臣矣公夢于洛陽羣下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夢于外天

下惶懼太子宜剖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不宜守區區之節且愛子在側奸人窺伺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以王后命策太子卽位帝曰李弼臨大節明略過人真社稷之臣也歷事後帝帝憂社稷問司馬公忠正直可謂社稷臣乎矯對曰朝廷之望社稷不知也

遼東太守公孫淵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太軍次計也坐懿對曰惟明平此成擒耳曰今其計將安出懿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

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漢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無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先傷

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或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其土山地道楯櫓鉤橈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吳人冊淵爲燕王朝臣議曰淵恃險遠恣睢海外有不臣之心今又內援孫權相持爲強今不討將爲後患帝遂欲畱淵計吏遣兵伐之獨劉邵以爲淵挾兩端欲怙孫權而恐遠不可恃反起中國之憂且淵強黠豈難自王而乃受吳僞命爲所封殖邪須之旬日北使至闕下矣因斯之時遣一介之使喻以禍福可不煩兵而定也且昔淵父常斬送袁尚之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其自新淵果斬吳使送其首帝嘉其意發使冊封之司馬懿曰淵知權弱少不足憑持是以決計斬使又知國家能從

陸道至其國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朝廷若置之度外則已若遣使加冊命恐其無禮於我也使者至淵果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遂自立爲燕王懿於是表請出兵興遼東之役

魏延既大破魏將郭淮等邊大將軍假節封南鄭侯時夏侯楙鎮長安亮在南鄭與羣下計事延進說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狂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關

卷五

五

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昔韓信與漢祖分道而出會於滎陽卒鋤強楚此今日之勢也姜維亦曰襲人之國將勇者勝延可使也亮以爲縣危不如安從垣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竟制而不許延謂亮爲怯痛恨已才用之不盡拊膺嘆曰諸葛公空負大名而膠于權數使北賊不除漢祚不復可爲痛心扼腕者也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司馬懿以達言行

仁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泄漏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大喜猶與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

卷五

五

交構宏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

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

孔明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孔明果死

蜀將姜維再寇隴右楊聲欲攻狄道以司馬懿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昭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楊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

張昭謂吳主曰臣竊疑將軍之事魏外辭卑而中心不款也西絕蜀好而比不得魏之歡將焉所倚乎吳王曰噫是非君所知也魏已代漢蜀亦稱帝孤安能鬱鬱居此長爲王乎位次尚少無以成衆語

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距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怒衆然後可以自大此吾受命之時也於是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齊命交州以終餘年魏終不信羣臣皆上權過失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遂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賸修前盟并徵任子吳主惡曰孤事魏無所不至而猶不相容今日內任子明日必徵孤入朝乃下令曰魏督孤急孤不能復爲若主其難往魏孤不忍以一州之故使若有糜爛之苦也諸將與百姓皆怒曰將軍獨

不能帝乎江東雖小非江萬艘帶甲百萬昔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爲天下王故曰在德不在廣臣等俱願死戰不顧臣魏也吳主知衆怒之可與圖也乃絕魏稱尊號而還與蜀通吳諸葛恪圍合肥而蜀姜維亦出圍狄道東西告急司馬師憂之簡虞松曰吳蜀作難二方多故而諸將意阻如之何松曰主勿憂也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難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獲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

諸將之不徑進乃王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勸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而恪久攻不下遂引兵還皆如松所策

吳數擾邊滿寵表帝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救之當先破賊圍乃得解賊來甚易而我往甚難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宜移

智部

卷五

五

城內之兵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待其歸路于計爲便蔣濟曰不可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不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復表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矯之以利示之以攝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故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矣濟猶不然獨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孫權果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

至移城必有自大之言雖不敢至必上岸糧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伏兵邀擊之斬首數百級權于是引退帝聞而嘆曰仲寧料敵雖曼倩射覆不足爭奇也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成諸水口司馬懿曰諸葛恪新得政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

智部

卷五

五

涼州之反曹丕曰非張既莫能安此州乃以既往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涇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卒渡河由間道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既已據武威諸將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軍無見糧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臥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曰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逼胡塞出奇計大破之帝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非但破胡乃求寧河右使朕長無

西顧之憂其封西卿侯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使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

陸抗年二十孫皓卽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救諸營

卷五

更築嚴圍自赤溪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縛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北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敵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允遽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群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

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寵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令公安督孫道巡南岷禦枯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而自率三軍馮固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亾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之矢石雨下肇重傷死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聞畜力頃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更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

顧徽有才辯吳主召署主簿徽常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徽問何罪云盜錢問盜幾云百徽呼營軍曰住住須吏馳詣闕啓吳主曰方今蓄養亾

欲不爲盜勢不可得此必賞恤不足也奈何誅之
吳主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吳主謂
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
爲孤行拜輔義都尉而盜錢男子請與俱至北與
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說江東大豐山藪
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曰孤與孫將軍既
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豈欲敗
吾盟耶命左右收徽男子披劍而言曰正以明公
與主將義同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
以及耳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况今通好安得無
所謂十步之內不得恃衆也公大笑曰壯士厚禮
遣還吳主問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揣察然潛
米聽方與袁氏交爭未有他意男子立階下屬聲
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將軍宜爲備矣
主喜曰此向盜錢兒也不意乃爾
吳人率十萬衆攻新城滿征東欲率諸軍救之田豫
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校射小利也欲質新城以致
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夫
以十萬之衆頓之堅城之下進不能拔退無所掠

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大軍
相向當使難知若陰不當使見形自盡彼利在於
速戰我利在於久持委梁不救此條侯之所以破
七國也豫猶恐不從上表天子詔報如豫策權果
過
吳主咨諸葛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
之民當望旌瓦解而選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
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孤以爲不然操之
所行殺伐小過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將
御自古少有獻不如不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
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
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
興隆之漸耶且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文人書生宗
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
專則其事乖錯如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于乘勢
還是相賊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生
善者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
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加之用能
感義今獻幼弱隨人東西此輩必因而弄巧行能

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奸諂並起更相陷對轉成惡
二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馬能
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
刑柄而不利刺轉相蹄嚙者也強當凌弱弱當求
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試識之伯言常長於計
恐此一事小短也

姜維知鍾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籌無
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
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
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

矣

卷五

五

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會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
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
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到孟津與騎士會于
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
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
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諸將悉閉諸曹屋中維
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竇
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
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
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怒烈

晉書

卷五

五

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疏與
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梃
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
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門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士共斬會及維死喪猶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李衡爲丹陽太守時瑯琊王在郡治衡數侵之王不
能堪上書乞徙妻習氏諫曰君雖貴大郡之守臣
瑯琊雖幼朝廷之親子今太子兄弟爭寵大臣從
而構之安知王不立乎奈何窘之急也弗聽王竟
徙會王立衡憂懼不知所出謂妻曰不用卿言以
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
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外叛求活以
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士乎衡曰然則何計以
活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
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請獄表列前失顯求
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
果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
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孫琳既立瑯琊王爲帝於是益恣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常奉牛酒詣帝帝不受更詣左將軍

張布酒酣謂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猶凡臣耳當沒圖之布以言聞帝帝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詔曰大將軍忠惻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其加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文書或告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帝執以付緄緄求屯武昌帝許焉緄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上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帝特聽之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載往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

智品

卷五

五

軍魏邈說曰緄居外必有變陛下何假之過也弗聽密謂張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直睹示必殺之勢雉亦知驚飛遠舉以避其怒矣今緄之黠過于雉而吾之智不如狐必欲圖之計將安出布頓首曰誠如聖諭陛下必欲圖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其人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緄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計

因會請緄緄稱疾帝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衆止曰將軍寧不聞諸葛公之事乎不如毋入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火起緄求出帝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卷布自武士縛緄遂殺之以其首令衆曰諸與緄同謀者俱弗問緄威權強盛帝乃不動聲色而誅之君子謂帝賢於漢靈遠矣

智品

卷五

卑

司馬師沈毅多大略何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父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潛畫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司馬懿于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

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肯通奏而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論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懿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也義兄弟默然自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刃於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

智品

卷五

聖

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狎慣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于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

大將軍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郗悌求見曰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

則不可以爲庖矣今假會十萬之師厚將得衆臣竊聞之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勢其質愚者不可與利器臣竊料會之不反也大將軍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患使民不得休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竭而彊使之適爲敵擒耳惟會與人意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當何所能辨耶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厚

智品

卷五

聖

將崩卿不須憂但勿泄耳及會白艾不軌大將軍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赦會取艾不足自行大將軍曰卿忘前日之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雖爾此言不可泄也我欲自當以至誠待人但人不當以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曰如今遣卿行寧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到長安會果爲亂兵所殺

鍾會以才能見任司馬昭妻王氏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果反

五官中郎將丁忠使魏會晉受魏禪忠還報曰北方有事守戰之具不設可襲而取也昔漢末造天下瓦解曹公百戰收合餘燼然終其身不敢議禪代不乃爲之當時猶安於曹氏者皆亮曹氏取于羣盜而非取于漢也設無曹氏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司馬世受國恩受遺輔政乘其寡弱因而攘之天下詢詞思魏不絕且昭死他不足慮陛下宜乘此時大舉北向而西遣人立蜀後以爲之援且告天下曰吳與魏蜀勢如三足缺一則傾蜀魏既亡惟吳尚在志在雪讐興復二國天下必有仗義而起者兵既有名氣當自倍願陛下無失此時能深然之以咨羣臣鎮西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敵新并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徵幸求勝臣見其害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詭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寧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覺皓陰納纂言然懼于蜀人竟不敢發君子謂忠策雖不行亦足以壯義士之膽矣

鄧騭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修則國之休此輩如所以下廉頗也傳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小能令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卿亦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論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惟爾况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騭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問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也騭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是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

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如稿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昭顯王勳占何物。物類自形。謂如

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檀祗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人。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王濬受命伐吳。吳人於江磯要害之處。並以鐵索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正中。以逆拒舟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

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

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晉太康初。馬隆屯據西平。時南虜成。每爲邊患。隆至虜距險。據中。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爲寇。

晉太始中。以馬隆爲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

涼州者。手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間所從來。率之鼓行。臣請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請自至武威。選校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

隆遂西渡溫水。

虜樹機能等衆萬許。乘險遏隆。或

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

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畏。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拊掌歡笑。詔朝臣。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

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于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營謀程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日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溫嶠有衆七千洒泣登舟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上峴者死會峻送米饋祖約參軍毛寶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其可視賊可擊不上峴擊之耶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飢乏約兵襲淦口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

晉書

卷五

吳

流消靴還擊破走之約尋奔還歷陽時陶侃兵直指石頭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今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返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乃分米餉嶠毛寶說侃斷賊資糧于是遣寶燒峻句容姑孰積聚峻軍乏食令兵急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息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從之督水軍向石頭峻逆戰乘醉突陣馬失侃部將斬之餘衆大潰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掣脚今上王聞之而止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賁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訖稽留遂久帝僅以得免

宋書

卷五

帝以周訪代庾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敝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桃以申厚意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耶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以聞敦患之而不能制

王大將軍既以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爲荊州舍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故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喪後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遊騎皆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

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石勒與祖逖相距遺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畱桃豹等守川故城于西臺逖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兵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

賊得米以謂逖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

王浚署置百官舍人唐石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鯨曰空如羊和吳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而鯨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欸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資珍寶

晉書卷五

幸

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迄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中旋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脩戕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

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吏民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蓮蔭覆之時峻賞募覓冰處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諸品

卷五

五

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桓溫桓彝之子也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辦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甲賓以進手刃彪并迫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忌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

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秦苻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勒之命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殺之既而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遺其弟雄率步騎五千餘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

卷五

五

五

陸雲爲沒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劉裕伐慕容超起求救于秦秦王與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於洛陽若晉兵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河

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後秦兵果不至

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慕容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覽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籍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翟斌果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堤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

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復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于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儔之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勝也興不聽從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敏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弼等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爲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寇在外而奸人竊發于內危孰甚焉不悉抗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馬於野敏成縱兵抄掠傉檀遣鎮北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劉敬宣往伐譙縱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

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克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熹縱滅而成都平

海寇盧循反值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姊夫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材于南康山詐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

卷五

之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參取無敢隱者乃併力裝舳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連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艦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于桑洛州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

復舊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桓玄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衆盧循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亂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爲寇盜之資秦地終爲國所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卷五

崔浩事魏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魏主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住河中含之西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人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凉既平遷浩司徒

魏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崔浩贊成之尚書劉潔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

協不宜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深等
慙不得對既罷朝或尤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
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震
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
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如浩所
料

沈文秀爲青州刺史魏將軍慕容白曜侵青州文秀
遣使迎降于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鄴範
曰文秀家室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
強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
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憤
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
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
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人也景仁
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
伏景仁未可搖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
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憤怒
日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嘆曰引

之今入入便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
許湛議遣人劫殺景仁於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
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卽遣護軍府於西
掖門外使得附近宮禁故湛謀不行會湛遭母憂
上以義康嫌隙已深成禍亂收湛付廷尉並誅
其黨而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鎮
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
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
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
仁景仁猶稱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
與景仁定議也

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
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
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
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祭新亭
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
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
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
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夾
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

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
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
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
淮問道自承明入衛宮關時休範典籤許公與韓
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
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焚燒之登城謂曰劉
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故
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
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
齊神武自洛陽還領產結客親發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奐宅朝廷懼亂而
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
有澄清天下之志

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永曰南
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
爲二部伏于營外又以鵝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
之戍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
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辨淺
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李崇除兗州刺史充多剽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

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
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
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初齊主以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虔固
辭開府謂兄子僧虔之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
門二台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
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
僧綽正生採蠟燭珠爲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棋不
墜落弘曰僧達俊爽然恐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
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鐵賣糖二老姥共爭鬪
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琰令山陰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
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齊主之初立也畱心政術內外肅然後以功業自矜
遂自淫樂殺僇恣意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
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
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
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
干未是俊物遂釋之

梁馮翊吉粉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搥登聞鼓請代父死梁主赦之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待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初侯景嘗言于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已之半體及歡疾篤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有飛揚拔扈之志願我能畜養非汝所能爲歟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畱以遺汝

高歡既破爾朱遂專朝政賀拔岳遣使詣歡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兄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才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

憂國之心亦非高歡所忌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殲俄突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運近隴阨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輔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

爾朱榮遣賀拔岳討萬侯醜奴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至淺水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賊半渡岡東岳回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

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會菩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汧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涼乃進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

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

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扣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淵追擒之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寶泰至

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

初高澄以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澄在鄴爲膳奴蘭京所弑時變起倉卒內外震駭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羣賊鬪而斬之徐出曰奴反大將軍破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

高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曰

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初北燕王馮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畱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沈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

以爲寶婦融雖累氏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

沈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衆決詞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梁太寶庚午六月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鼻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杜平虜將兵入賴石以逼南康沈氏因襲擊遷仕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陳霸先亦遣周文育擊走平虜沈氏與霸先會于賴石退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宜厚資之



宇文欣追尉遲迴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欣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欣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奮力擊之迴大敗

初尉遲迴等舉兵後梁主使柳莊入周及還謂梁主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要名故也今尉遲迴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復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

之
韋孝寬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將木接之令極高歡使告曰縱爾縛樓至天我食奔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

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干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竿刀火竿一束以鈎刀遙割之

城外又四面穿塹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堅木柵以桿之敵終不能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

晉書

卷五

李

不反之危耳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寵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鏃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疾發其夜遁去忿恚遂殂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當其要處

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
府姚岳監禁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
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
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
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
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
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
寬言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迴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
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

晉書

卷五

孝寬

可多備有酒芻粟迴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
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後魏節度使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蕭寶寅爲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
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
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
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并白
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
人也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
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

魏以長孫稚討蕭寶寅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
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
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
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
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
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
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
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
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邊河湑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畱舊村
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
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
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
今送降民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
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
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
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
散回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
河東寶寅出奔万俟醜奴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

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常珍奇降魏請兵自救魏遣河西公石等救之石至上蔡珍奇率衆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嚴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北魏索頭熹伐夏渡河拾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

行

卷五

五

行羣臣咸諫熹曰用兵之術攻城下今以輕兵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羣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尚堅守熹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以犂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熹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禽夏主赫連昌

破六韓拔陵圍廣安王深于伍原賀拔勝募二百人

關東門山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參軍于謹言於王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太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有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代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

行

卷五

五

賀齊爲將軍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常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器無毒之物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多作勁木白指選健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梃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卒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梃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公芮乃白嘆曰今而後知人之聰明智慧金之刀蟲之毒也禁之所自致也墮聰明黜智慧則人安所施禁也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敝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捷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後周賀弼受命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

賀弼以七策平陳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匿之買船五六千艘于瀆內使陳人覘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草荻于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于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之付其敕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服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平定

後周賀若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

侯瑒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遇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瑒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漲糧援斷絕敦恐瑒等覘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瑒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瑒軍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八乘馬投瑒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長船馬詐投附以招瑒軍瑒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及亡奔瑒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瑒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智品卷之六

能品三

隋文帝問高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南土瘠水田少
若量彼收穫之則微微士馬聲言南懷賊必屯兵
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
豫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
積皆非地窖倘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
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

初帝克陳天下皆以爲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
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

卷六

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言今雖承平其亡
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隨人多
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見杜如晦謂曰
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文帝遣長孫晟慰喻染干單于許尚公主十七年玷

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
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候之子雍閭懼
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
染干敗績其兄弟子侄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
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

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

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
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
連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
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遠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
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
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以逼且可投城旣入鎮
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帝大喜

長孫晟受隋文帝命說突厥攝圖入貢周所嫁單于

智品

卷六

二

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
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
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
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乎
攝圖笑乃拜受詔

楊素爲行軍元帥出營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
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
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虜不覺也候其
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
南無復虜庭

李密遣徐世勣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決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公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樊升之曰聖人之兵爲救民而起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忠義之兵爲君父而出也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是以五伯迭興無不尊周室者三分鼎立無不假漢名者次則韓原之役韓簡視師曰師少千我闔士倍我赤壁之後周公瑾策曰老賊託名漢相其實漢賊然則人心之服不服皆可知也人心不服而以舉事譬猶推舟於陸而逆販走丸也其誰濟之人心所服無形而威矣故三秦可傳檄而定王陵可折東而召也昔徐弘客之說楊玄感魏師溫之說徐敬業皆明於此也而二子不能從李密不入關而據黎陽也何爲哉無亦二子之志欲先得東南以爲基歟宜其久而衆散也知無形而威者神也可據者形也不爭於神而爭於形何鄙也宋宗澤岳武穆以韓白之才率

天下之憤勢加於敵如決江河以漂蟻壤舉火以燎鴻毛而爲暗主賊臣所敗惜哉徒使萬世扼腕而不平也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夫能得天人之助者可以行師矣又何疑

李密叛史萬寶謂總管

李密驕賊也今決策

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

楊玄感反李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

隋河東通守堯君素堅守其城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爲

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
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
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
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
弦而倒

時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
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
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
突厥貪而無信惟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
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
舉世民曰今禾黍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
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
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
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
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已暮
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
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
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不悲淵乃悟曰軍已

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
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
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

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
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
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
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
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
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
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
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斃
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
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
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
唐太宗所起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李靖
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
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
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
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
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

破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
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
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
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
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
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
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
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
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
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
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軍水陸皆進
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
出走禽之江南平

唐太宗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慶宮有
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戲陳則知其強弱
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本不過
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及而擊之無不
潰敗矣

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
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清瀾漲

恐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士始
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
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
宜都進至夷陵初靖遣兵營農纔留宿衛千人
聞唐兵至大懼舍營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
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
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
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心
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

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
牧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
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
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
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
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
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
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
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
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

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謂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用而降

突厥部將離叛李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緣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俱

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爲定襄道行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濟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

有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唐時有僧僞爲佛齒所擊無堅物傳奕曰此必金剛

石性堅物真能傷惟羚羊角能破出角叩之卽碎

唐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勸安西與吐蕃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

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

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

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

其賀延磧風礫盡冥導者迷路將士不勝饑渴行

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視而

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來者遂莫識

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長千餘人

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乃發時

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爲約略曰吾

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躍

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

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

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

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

是日也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齊襲遮旬酋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

唐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放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裴行儉散兵還朝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陁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攻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傳以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南斤侯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

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爲食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辨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

先是貞觀永徽中戰沒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授

其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始縮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傭劣寒憊無鬪志都督劉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畢列道總管詔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節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

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
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削平遼海頒
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討泰山乃率新羅百濟
僚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累封樂城縣男
魏元忠在武后朝值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
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
兵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屯於淮陰
衆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
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

解品

卷本

七

其兵寡易搗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
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
敬猷進擊敬業平之

郭元振事武則天朝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
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
還上疏曰利或生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
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
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
涼瓜肅是也關龍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
涼有驚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

智品

卷本

七

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
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爾蘭鄯易
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
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
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
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
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
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
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尋問其國故未歸款耳
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
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
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
郭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
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
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
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
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
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
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
百牛羊十餘萬

徐敬業反問計於軍師魏師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毫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卷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狄仁傑爲來俊臣所構捕送至獄於時訊反者一問

舊唐書

卷六

十一

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震弛仁傑乃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卽上變后遣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

舊唐書

卷六

十六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却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懼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

賈懷貞爲侍中與中書令蕭至忠崔湜等皆自託於太平公主壬子七月以懷貞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開元癸丑七月公主與懷貞至忠岑羲崔湜及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

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帝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帝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內給事高力士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湜與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智品

卷六

十七

玄宗在藩邸時每歲戲於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於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饗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

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盡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書以相戒無敢犯之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與吐蕃計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執祿山送京師奏請斬之帝惜其才赦之張九齡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

王忠嗣本唐名將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

智品

卷六

十八

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

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郭子儀至滻水西南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京畿遂安初李國貞治兵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固請見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四月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

將若賊乘其弊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唯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如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

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僊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僊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潭西大破之

李光弼圍史思明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唯留牙將雍

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願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卽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

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希德率高秀嚴牛廷珍之兵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

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城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擲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爲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晉書

卷六

王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峙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哥舒翰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礮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蹙圍虜駭走伏起悉

之使馬無還者

唐朝恩橫甚天子恨之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折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郭晞屋及鳳翔之寶難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終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縊之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論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

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

卷六

三

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

乃退還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尹也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財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千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如吏民百姓積蓄斯有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于城戰不猶愈于家乎侃裹傷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侃之功超遷緒州太守

劉晏善治財其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
耘織紉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
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
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
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
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歛矣
况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
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
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
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
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
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籍民三丁選一壯者
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
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澤潞步兵
爲諸道最

馬燧隨李抱玉受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
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
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與辦乃先賂虜酋
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

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暴
抱玉才之

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時源休敎泚追逼天子
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
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咳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
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至駱谷驛得符而還

段秀實在馬磷帳下值馬磷代孝德爲節度欲徙涇
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
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
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

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橐
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
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
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磷有疾
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磷卒秀實
命恩將馬頤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
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
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
皆捕囚之一軍遂安

李晟入都城擒朱泚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

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聯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於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汙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墮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

智品

卷六

三十一

李晟進軍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

李晟將神策軍與李懷光共事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

智品

卷六

三十一

之也九月崇文拔成都關奔吐蕃追擒之檻送京師斬之

武元衡爲盜所害詔金吾有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圖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卽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

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
李愬既擒吳秀琳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
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欄管易官軍愬候祐護獲
在野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傍但見羸卒
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爲用誠所擒

韓愈爲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
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
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旣
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

智品

卷六

十九

卒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
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翁記之
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
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
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
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
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
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

其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上以問宰相李逢吉等兢言
師老財竭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
自往督戰上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
此賊俱生比觀吳元濟衰勢甚窮蹙但諸將心不
壹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
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充淮西招討
使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時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
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

智品

卷六

幸

數字言其草制失辭遂罷楚又奏罷監軍中使
唐王叡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
洮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
之賊大驚疑旁有伏相鬪死者萬計

憲宗時戎馬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
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
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
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無
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

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
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案二條令軍人各於
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
力秤舉其案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
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
敢復叛

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
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
三十萬端足并助丁將五千脩東都土憂其不遜
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

智品

卷六

三十一

智

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
無故又有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
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於
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尉亦不
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
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
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
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官闕可速遣來已勅魏
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章惶失計
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

丁將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
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
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足抵是事體不可
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
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
二子

智品

卷六

三十二

智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常自薦於上稱
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
失守朝廷以彭門鎮年深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
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
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
守衛皆露刀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
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使多儒怯聞
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衛隊三
百人遠接式衣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逐帥之罪
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
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迫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
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
無一人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知焉式既
視事餘黨並遠配郡中少安式初爲京兆少尹多

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鄧子性
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詞樂者
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日巫者喜奉主人杯跪
獻于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
壽鵬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
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
於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
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
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

智品

卷六

三

四

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民耳使
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遇敵宜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
非所及也

黃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
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鷁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
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
官兵伏於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渡江東走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瑛置輪
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

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
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
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
遊奕都虞侯司馬潛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
聞鈴聲舉網福因行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
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
常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
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
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

智品

卷六

三

四

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
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
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
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
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
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淮
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
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
平之舊

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西川歲
賜繒帛三十疋使覘南詔而蠻亦受南詔賂訶成

都虛實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表於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敢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爲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邛峽之南不置郵候不戍一卒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泄漏軍事召而斬之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有軍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

智品

卷六

三十五

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之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日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

智品

卷六

三十六

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知認者即與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州宜唐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山田而爲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人心悅服之悉如所申明日勝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山中民競出赴寨如歸市寨不能容而廣之沒有市井又出麻鷲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刺史皇甫宴欲討之從事何弘諫曰胡夷相殘未爲大患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弘遂作亂殺宴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死弘遂誣宴欲反傳首京師主簿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桀領正防今日之變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

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爲刺史
張諫爲汴州控鶴指揮使天成丙戌六月詔發諫等
三千人戍瓦橋已出城諫復還作亂焚掠坊市殺
權知州推官高述通都指揮使李彥饒爲帥彥饒
曰汝欲吾爲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己亥
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
數人而已遂執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
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
軍州始定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觔詣京師寄人

智品

卷六

七

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絨閉不異而並失之
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
人曰鄉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
宿乎曰無與同飯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
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
失金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學姬來佛菴誦經一經失其衣
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以牟麥實羣姬掌中令
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
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蠅屢開視其掌

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王承丕爲蜀梓州監押初蜀主以郭延勾判武德軍
素不禮於承丕壬子七月奉聖指揮使孫承當以
兵戍邊往歸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則令左
右擊殺延勾屠其家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
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勾已伏辜公
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
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爲公巡
察卽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
傳首成都

智品

卷六

七

梁晉戰胡柳晉軍敗晉王欲引兵退保臨濮閭寶曰
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
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
之時也晉王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
敗梁兵

賀環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膝幢十餘艘
蒙以草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
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遊者入城守將言矢
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膝
幢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二

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乘矢雨集寔及使操斧者入艤艦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艤艦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

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縋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智品 卷六 三十一

士盜紙錢一幘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憚

張易昇平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蜮嗜啜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周主嘗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旣捷慨然有

肯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易不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陳進取之勢以爲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西則擾東則擾西彼必奔突而救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旣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宜且以爲後圖周主欣納之

符彥通潞州密酋也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旣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旣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

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符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于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達達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餽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

智品

卷六

學二

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后曰幽州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店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

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

河中李守貞等相次叛漢主遣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謂郭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拜威西面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徵有

智品

卷六

學二

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詞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于威宋太祖與皇甫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憇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請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叔某名冠東北太祖目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宗曰當奈何學

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旣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旣破國主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宴潘答不見曹設拜曹

智品

卷六

聖三

使人附語曰介冑在身拜不

識者善其得體

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

一獸木板道煜

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獸

徘徊不能進曹

命左右翼而登焉旣一吸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

於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

可放歸曹曰船邊獸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旣

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宋太宗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

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

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

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墜其宮中果有不法車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剗眼挑筋摘舌等語遂廢之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張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

智品

卷六

聖四

師期旣漏恐美

爲遼所乘旣而美使至云師出

并州至北井得

果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

不許出戰已還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

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

列幟然芻遶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

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

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

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於盧漢贊

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

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

應之代東有寇則繁時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時兵所敗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王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楊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智品

卷六

聖手

有所感發也

曹瑋爲邊將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張詠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

張詠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

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

張詠知成都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過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謠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卽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謠則有聲止謠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張詠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

智品

卷六

聖手

天使公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廨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卽日同薦之於朝

張詠以強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三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詠至府見城中屯

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也今能亟自乃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鄰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關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訕訕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肝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宜

若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奸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

張詠知崇陽吏有一錢在齋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塔斬其首申府自効

張忠定公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其女爲妻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知之卽陽假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卽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彼澤深與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

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
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
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
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擣其首斃之少時次子
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
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
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佑爲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率
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慈寺
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叩蜀將趙益公

新編

卷六

五

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譚
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又
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
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出送於郊
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肝首餘黨盡
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寇準曰
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銳銳據要害以備之是
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
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

新編

卷六

五

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
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
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
問方略既而聞契丹圍薊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
衆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
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書此策者可
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
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勞其師勞佚之勢
我得勝算矣奈何羣卿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
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
勢準固請曰陛下不也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
所以取威決勝也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
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
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
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厲聲曰陛
下不以臣言爲然盡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
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贊帝
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
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

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
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
上徐使人視準方與楊億飲博詭歌惟呼相持
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壞狀子
努所中死乃請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
地時有譚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真
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
召至帳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
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
國準之力也

智品

卷六

五年

以寇準爲樞密副使準奏事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
衣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
徵也至是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二
府至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乃伏
誅淮以參政汚之弟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
何帝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以準爲可大任
遂有是命

樊升之曰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而利於主國之福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敗者何哉
求名避罪之心勝也既求名又避罪如自挫其手
自縛其足而求以與人鬪得乎昔韓信之不聽刺
通也黃甫嵩之不聽問忠也其得者猶不少也無
足怪也若乃嵩之不聽梁衍之言而凡不免於卓
何進不聽曹公之言而且進且退竟喪其元何哉
則豈非顧慮多而交戰深歟卒之身名俱喪爲天
下惜夫天下若可以畏自畏尾僥倖苟且而爲濟
之也當亦無事于叩頭君子者之出矣夫明斷君
子所以涉風波之險任天下之禍而不辭者豈好

智品

卷六

五年

事哉中流遇風輕帆而速渡則必濟居中而盤桓
則必覆嗚呼有宋澶淵之盟使蚤從寇萊公之議
也寧獨無蒙古滔天之禍亦安有後來臣虜之辱
哉不忍于五日而忍于數百年不忍于彼之割地
稱臣而忍於自獻其社稷敢不敢從可知矣故曰
機者事之斷也需者事之賊也時乎時乎不再來
一敗之不能雖百敗亦無所用之矣噫

真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
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
倚難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暮中明

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樂命雞人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

真宗一夕內出手詔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何獨無密奏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譏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

智品

卷六

五

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証服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

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僧乃得出

丁謂頗有才名時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爲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饋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徭給綿帛歲歲

智品

卷六

五

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真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遂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乃引去李允則爲獎州刺史城北舊有堯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開城浚濠起月隄自此堯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楔事召界河

豐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方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燄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決旬

智品

卷六

五

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抹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

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

李允則守雍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屠卽時飛誘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耳誘不能入竟畢所爲

智品

卷六

五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聞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

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二十名指揮使罵曰衛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與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

智品

卷六

五十七

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旣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處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鐐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

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大內災官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

智品

卷六

五十八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官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略使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自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開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管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鈴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烝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張方平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

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叩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沈括知延州時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糴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闕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也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沈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扎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裁勅書給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

漢者闢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嘿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諱詠護喪歸父老爲言此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堯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奮勇虎翼所破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智品

卷本

卷本

元節令大張燈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宴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蹇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薨崑崙

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

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雍遏山峒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軍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先是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陷諸州以狄青提舉廣南督諸軍討之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曰今不齊兵所以敗乃按曙等以敗亡狀悉斬之諸將股慄既斬曙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規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前夕次崑崙關黎明諸將環立帳前待今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方覺悉出逆戰銳甚青執旗麾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大敗走大理死廣南平以青爲樞密使

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口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韓魏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問皇子爲誰曰某入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

烏用宰相遂循殿陞上公叱下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仁宗后曹氏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爲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趣呼都知任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

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定立爲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歛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

文彥博爲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

卒就誅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能從卒輒折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自之坐客股票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飲安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文彥博爲相值仁宗病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

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

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吏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遑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用呈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極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踰立莫知所指琦投杖直趨至

英宗

卷六

英宗

英宗

英宗

英宗

英宗

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是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蟠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

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策琦仰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皇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與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指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

韓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

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
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
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
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
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
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
捲簾撤坐

入內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諜兩宮韓琦一日出
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鼎難之修
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

智品

卷六

十一

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使
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
韓琦駐延安日有賊夜至卧內琦起坐問曰誰曰來
殺諫議問誰遣汝曰張相公是蓋時張元夏國用
事也琦復就枕曰携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
帶足也遂取帶而去明日亦不問俄而守陴卒報
城櫓上得金帶納之時范純祐在延安謂琦曰不
問爲得體今受其帶墮賊計中矣琦嘆曰非琦所
及

英宗疾革韓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

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顧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
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請更書
又批云大王穎王項琦曰乞卽晚宣麻制下卽議
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一云張方平爲學士
承旨進筆請書穎王

名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勅曾公亮
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二兩
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宋

卷六

十一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
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始詔
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智品卷之七

能品四

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

國朝

何校

大用將入對司馬光密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若實亦為是言耶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姦回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上疏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徒文言之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奏罷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

智品

卷七

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

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大旱詔求直言時征斂苛急東北流民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疏詣閣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仁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復觀圖寢不能寐翌日詔罷新法十八事是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

遞罪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黜罷之

蘇軾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為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

智品

卷七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實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馬

知密州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屢屢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

智

卷七

年

塗潦吾僭小人致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鉞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而其黨猶分布中外馮臚承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死於曹節張東之五王陷於三思

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今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公著得書默然

帝始親政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太皇太后擁立陛下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謂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時蘇軾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疏入不報

智

卷七

四

蘇頌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

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
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
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
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
欲因而生事頌不動而止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
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
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濰縣官有
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
入濰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凡獲盜即日犒金至中
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
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
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妓館簾簾實
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
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
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
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

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
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
綱命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
姓皆綱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
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
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
也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畱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
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敕令當至心獨疑之亟
智品 卷七 六

走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
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
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
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輪哉
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
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
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
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
決大計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公自度此舉果

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鼎所知也禔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張浚於福州

建炎之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今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北人無辭而退

智品

卷十

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正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今天下傳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尉撫傅等皆喜韓世忠自鹽城取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平江見張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

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詒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呂頤浩傳檄中外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顧浩俊總中軍討之庚戌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遁辛亥入城世忠手執

智品

卷七

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世忠言傳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逼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勗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
彌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
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
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
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
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
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
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
衆萬餘

宗澤知開封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斷路以阻

智

卷七

九

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
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
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
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
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
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
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
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過以軍禮
見間無一人凌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

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
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
鵠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獎
而心實忌之

岳飛攻楊么先降其黨黃佐隨令佐招楊欽來降飛
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欽爲武
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
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
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
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
撞其舟么投水中臯擒斬么餘酋俱降

叛將范瑄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
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瑄俊及
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已相顧未發子羽
坐廡下恐瑄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

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協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知潭州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千人一鼓登

智品

卷七

十一

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柳州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五月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奉檜旣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日上驅馳霜露十餘年

智品

卷七

十一

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其地請糧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報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雷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闕積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率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戮小亦鞭撻痛毒用能使深入如意命旣下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和人人便寬喜於其命報應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街漏挂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耳諸公今爲樞庭官顧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韓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俟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

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
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朕
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
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世忠兒孥謹聞世忠師退
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
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
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
搯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

智部

卷七

生

金人南下時种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至
洛陽聞幹離不已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
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卽揭榜沿道
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
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

邵青聚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允世令王德討之
德執旗麾兵援柵以入青衆大潰異日餘黨復索
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
兩命令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
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不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

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
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
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吃酒飯少定與暑藥
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
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綠虜人
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
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
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
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
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
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漆脚下不得以故士馬
俱斃云

智部

卷七

古

劉錡募百人往夜劫金營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
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
號直犯金營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
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金人南下虞允文受命犒師至采石新將顯忠未來
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
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
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

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
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
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
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
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
直薄我軍我軍小卻允文入陣撫王時俊之背曰汝
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
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艚船衝敵舟皆平沉
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還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
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
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
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
三百始遁去以捷聞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
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
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
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
責乃因憤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

稱決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果獲罪

光宗不臨孝宗喪丞相置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傳吳
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
情洵洵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
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
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
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
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
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謬曰郭
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
曰近日外議瀕洞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
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
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
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畱正以五更肩輿
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玘之議
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
意請於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
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遂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
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
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

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
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仇胄胄復
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騭及余端禮使郭杲
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
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卽位汝愚
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卽喪次
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
君子之在外者

陳亮才氣超邁志在經濟嘗圍視錢塘喟然嘆曰城
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

智品

卷七

七

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驛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
勝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魯觀聞
而驟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交沮
之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上書上欲
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
博一官乎遂渡江歸後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
進迭諫皆不聽亮對策有云臣竊觀陛下之于壽
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
聖懷而問安視膳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
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

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
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旣知爲亮
則大喜壽皇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橐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趨
於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
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
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
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
賊又大敗

智品

卷七

七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
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
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
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
警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
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水桶
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

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畱守西京日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敕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鞠之果重壘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種世衡請城寬州以禦虜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

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約無邪余其肩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

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然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

種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

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即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清王建等亦擣王子山砦護帳軍皆酣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囊佩之復出師馬蹏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

三克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斂部將俸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

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臂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金屢敗于蒙古，乃徙都汴，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曰：「韃靼之曷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使韃靼遂能盜有中原，固非我之利也。今當亟圖自立之策，不可飾行人。」

玉帛姑爲苟安之計。若事變，方與而示人以可保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罷金歲幣，初襄陽既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遺書賈似道，以爲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屯有將，十屯爲府。府有督，無事則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衝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罷立信。後元伯顏聞立信二策，嘆曰：「宋有是人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豐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崔嵬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

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於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蒙古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

百品

卷七

七

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擅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各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蒙古余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

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皆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障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百品

卷七

七

元末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外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弁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蘇人出商於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雞食之夫卽死鄰人疑有外姦首之太守

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也令人覓老雞與
當死囚逼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
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也

太祖拔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見太
祖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
主矣太祖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海鼎沸豪傑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其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拯民安天
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
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矣太祖曰足
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
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
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太祖
意由是禮遇甚厚事多與議焉

何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末邑人王成陳
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
築砦自守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之
家奴縛成出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
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其奴于上
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如奴

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元授
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廖永忠
等師至潮州真上其印章并藉所部郡縣戶口兵
馬錢糧奉表歸附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
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高皇帝曰不可太平
吾新築壘濠塹漢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
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
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高皇帝自擊之
高皇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
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
吾步騎亟回非一旦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亦
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
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
所命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
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
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
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齎以往則
必信來無疑將行有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
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高皇帝曰此策

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
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閹者持書乘小
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閹者卽呼問之曰爾何爲
來閹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閹者
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閹者曰康公今何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
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
爲號閹者諾歸具以告 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
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
旦而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開新河
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
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
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
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高皇帝總大軍於盧龍
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
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
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
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
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
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閹者

之謬也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
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 高皇帝衣
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
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頃刻雨大注赤幟舉
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
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
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
内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
舟值潮還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
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
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鼉者
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
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高皇帝笑曰彼愚至
此誠可嗤也
高皇帝與陳友諒大戰鄱陽湖帝所乘舟櫓白友諒
覺欲併力夾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櫓且時
莫能辨敵益驚駭
高皇帝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月有
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

降未決 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遣騎士費聚等從行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高皇帝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後三日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矣 高皇帝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有勇力者往誘其帥來會帥至遂縛之今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是

增品

卷七

七

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遂率之而東

徐達同常遇春圍張士誠於蘇州甚急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閭門水柵旁遂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徐達常遇春受命討張士誠將發 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

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犄角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道東之議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諭此言如此則懷吾計矣

增品

卷七

七

滁城乏糧諸將謀所向 太祖曰固守孤城誠非得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郭子興曰如何 太祖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制選三千勇敢之士椎髻左衽衣青衣服背懸之幟爲彼兵以四索馳載賞物馳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復

令萬人衣絳衣踵其後相距十餘里約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亟鼓行而前突抵和陽取之必矣子興曰善閭正川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去十餘里尾之及天祐等至徒陽關和陽斥堠者果報廬州義兵至城中父老爭出牛酒迎勞旣日中天祐兵又從他道就食遂譏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兵必入城遽率衆直抵城下城中始覺有兵元守將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中矢走衆遂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

卷七

卷七

卷七

壩會日暮引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水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迺燒柵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初衣絳者敗歸報子興曰衣青者皆陷陣子興亟命太祖將兵三千人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太祖遂入撫定城戶悉還軍中所掠婦女人民大悅遣人報子興子興乃命太祖總守和

陽

有風憲官二人各許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簡而緩太祖曰理原于心言發于口心無所虧言發而簡心有所蔽詞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語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刑部尚書趙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太祖嘉歎

建文初燕王來朝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

卷七

卷七

卷七

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異日語敬曰燕王骨內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靖難兵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府大喜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

破旋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俟燕府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府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埤者皆登城伏堵比其入門門中人卽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令守埤者罵燕燕軍大怒攻益急鐵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變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敕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敕卽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

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宣德三年秋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大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鉦甲鞘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

言臣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
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
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
其類也往在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
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
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
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
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
識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不可犯每醉後殺人牢度非其罪輒留以俟其醒
由是賴全活者衆觀尤德之繼帥山襄毅素廉正
下車輒延訪耆碩可任以言者人以牢告進質之
曰世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
廉爲官本白袍點墨終不可前山曰土夷之餽不
納則疑奈何牢曰不畏國法畏蠻子耶山笑而納
之
況鍾以吏員事呂尚書震尚書薦其才授主事陞郎
中知蘇州府公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
請判公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公輒聽吏吏大

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召請吏詰曰某事宜行若
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
下輒以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
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

景泰間章恭毅公綸上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 太上皇帝
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
延安門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
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
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
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不風雨黃霧四
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
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
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數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
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正統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 上欲親征兵尚書鄭
野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
章皇后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郕王監國攝朝臺
諫廷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
素附振叱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中

大譁監國疑懼起且退于肅愍公謙上陞掖止之
亟請命將軍瓜擊之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論羣
臣振罪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應死擊
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端公謝公曰今日賴公
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章皇后聞之卽陞公兵尚
書加太子少保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公卽調兵
爲禦虜戍守計九月郕王卽皇帝位十月朔喜寧
導也先謾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荊京師戒嚴侍
講徐琨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
公慟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
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言
南遷者衆兵誅之自是人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
善守京城孫鏜衛穎張軌雷通分兵出城守戰監
以王竑葉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等爲總兵盡
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
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士卒躬
擐甲冑誓死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
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先
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
撼喜寧族也先邀大臣及公出議兵索金帛萬萬

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公云何公曰吾本兵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以上皇
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諜知虜移上皇西我發大
砲擊虜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大沮衆請進擊
公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況上皇在
虜中不得不煩請大出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
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
疑虜心十七日也先遁去景泰元年二月公曰不
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計授
楊俊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果遣使請奉上皇
還京上勅公防獲京城且議通使羣臣顧望不能
堅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與議惟君臣大義兄弟
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三月上皇至大
同出塞去六月上皇又至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
迎八月上皇發塞外九月至京居南宮四年八月
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王而自稱田盛大可汗遣
人朝貢御史顧瞻乞令六部諸大臣會內閣議可
否上下廷議公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
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
是公言李夢陽曰賊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

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樂武

晉書

卷七

七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初上皇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略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

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監生石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飾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因首木于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義激于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雍太爲吳縣知縣吳民有妻亡者妻父訟其夫密殺

晉書

卷七

七

吾女兩月匿屍湖中石下召訊其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得知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匿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殺他人女冀得賂一考而服

李文達于上前論及工部尚書趙榮曰當曹欽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士卒滅賊成功如此

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楊垣京衛餘丁卒當素彬忤門達構誣重情舉朝冤之莫敢鳴垣素不識彬擊登聞鼓懇疏暴彬罪絳下衛獄達姑緩垣使誣連大學士李文達主使垣等之及會鞫午門前垣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彬遂得從輕人義之黃紱爲四川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與前擁不得行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

晉書

卷七

聖

盡係諸僧其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謬卽塗醋墜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將屍沈塘中衆共分其囊貨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害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許達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下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

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旣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許襄毅公進初爲御史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已功逮李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

晉書

卷七

聖

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各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屠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

余肅敏公子俊初爲西安知府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經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畜公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

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公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公請盡釐陝中人有伍藉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之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章地不圖藝命吏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第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

智品

卷七

四

百世

胡端敏公世寧初爲江西副使知寧庶人有逆謀乃上疏曰江西之患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田禾無收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鉗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伏乞推擇才望大臣一

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更乞戒諭賢王遠避嫌疑止治國內官僚其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專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宜嚴禁官屬恪守禁例莊田基祖悉還貧民再有忿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邵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允歸抵家宸濠遍遣兇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宸

智品

卷七

四

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顛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赦公得出獄謫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公除湖廣按察使嘉靖初權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各

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
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界
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姦人母多養士馬毋聽狂
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
親不可得已王頓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
虞其勿與事遂寢

王陽明公當宸濠之難先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
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鄧人報濠反狀
繼而知縣願必具言之公度軍旅倉猝兵力未集
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

智品

卷十

望

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
辭公密禱於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
猶不肯行拔劍斫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
潛覓漁舟以微服行出麾下人服已冠服在舟
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
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
甚畱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
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
曰濠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
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

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
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
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
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
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
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
其覘知公卽陽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
其奔報宸濠遲獲優人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文
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
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

智品

卷十

望

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于朝曰
王其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
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
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
其護衛黨與拜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虛焰張熾公
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適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
切於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
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
報效義勇會計應解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
戰船奏畱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

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縡閑居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擣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 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瑛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揖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

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揖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傍夾擊以佐其勢又探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汙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縋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揀火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脇從布政使胡廉叅政劉裴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圮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

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重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

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侯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入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揖王冕王斌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賊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攷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噪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

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眾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

聖品

卷七

七

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燒其鬚不敢退奮督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

聖品

卷七

七

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賓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清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

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輦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已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論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

智品

卷七

七

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輟之勅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

智品

卷七

七

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與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彬等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

明先生入城禦宸濠時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

陽明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智品

令人諭之曰至順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戕賊懼散歸

王陽明寄楊達菴書曰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頓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畏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

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刊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幸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

急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吉水致仕縣丞龍光謂錢德洪曰昔陽明夫子當宸濠之變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嘆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從以威切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柙收

卷七

卷七

卷七

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

搜尋羅織無所泄毒積怒于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走子帖貼告示標押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鉞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誰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如此又言嘗聞雷

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曰
天若憫創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
頃之舟人謹謝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
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
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印勒令濟禹持米二斗鱸魚
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
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令
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
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
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譚慶曰王爺爺還
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歡危迫之時
裕乃如此

王文成公勦捕濠寇方略曰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
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剿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
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
此另行牌仰廣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
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
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
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險林木蒼翳若雨水潦至漳
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

雷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迴待秋
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
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三省大舉軍士陽若犒
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以激衆心作興士氣一
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拮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
其實所散人馬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聞可乘即
便齎檄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
念轉動便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譟而
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
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
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
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
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避山谷者聞之
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
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
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
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
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
經過塞堡村落務禁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
處分者即與處分毋迷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

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
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
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差人
回報 又案行領兵官進勦事宜曰照得福建軍
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
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
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
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旣曠日持
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聯設械
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
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解待間而發而猶執其
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
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
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
是亦慎重周密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
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
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
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
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

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
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各官務要同心協德
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

錢德洪曰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
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
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
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
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
某對立矍矍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
於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
施

樊升之曰孫子曰藏于九地之下而動于九天之
上愚嘗以爲能動固難而能藏尤難藏之此者
愈密而人不可窺則動之彼者愈神而敵不及
禦夫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古今之愚吾不得而
知也吾見本朝陽明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處
寧藩也蓋晦其迹而浮其行先生見寧藩寧藩
不見先生也雖然此猶不難也當寧之初逆寧
開攻先生不遺餘力先生嘿然已功成而天下
害之天下攻先生不遺餘力先生嘿然已聞之

操其而來及在君側者思盡粉先生不遺餘力先生嘿然且非獨保其身而已也又保其君非獨不憤其侮慢而已也又得其士之心當時雖導不行羣黨熟視呼之未嘗不在側殺而求之不可得神哉微哉微哉神哉必如此而後能有濟于天下而豈苟然而已乎中流遇風僅勝而順乃克有濟當是時舟師神不敢譟而諸不敦譁與齊俱入與汨偕出不頃刻而達彼岸豈非能藏能動之體使哉悲夫世之君子不知也世之以君子自命而動欲甘心于小人者曾見無非陳善者也彼以小人為何物哉天之有小人者皆其才大過人者也其沈潛思之天下之術無不備也其術之巧吾見每舉天下而從之力量之大也如此即其最下者亦必得其君而有其黨千百為羣必死為志未易攻也而世輕欲以身嘗之未有不敗者嗚呼是風波可以力爭而虎頭可以試料也吾未見天下之事而可以如此為也悲哉

楊文襄公一清以總制同太監張永討宸鑑之亂一日謂永曰宗藩亂易除國事內變將不可測奈何

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瑣字永曰渠日夜不離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又耳目廣欲動搖得乎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計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於此時上真鑄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喂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楊公繼盛官兵曹郎時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而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

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下大臣議而繼盛遂逮獄 既之而後 嘉靖庚戌虜薄城下一時戒嚴無措翰林趙貞吉上書獻計破虜曰今虜大管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員捧詔詣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開捐軍之令許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參奏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赴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於是 上卽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城外各營將士貞吉于本月二十

二日酉時領勅二十三日詣城外總兵官咸寧侯仇鸞等營宣揚 上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營營令其督軍前去勦捕零賊鸞以爲雨大未可動貞吉曰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際今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白羊等處皆山隘險塞去處而此賊止其一支又以搶掠財畜極多輜重爲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爲無策今朝廷開曠蕩之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賊失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之卽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卽時前去

沈都督希儀初爲右江叅將右江城外五里卽賊巢賊謁者耳目徧官府卽閨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詞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勦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

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管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集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蓄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於是賊輟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

卷七

七

七

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寮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若砲衣囊幃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訓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入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詗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徭

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徭旣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雖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郡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北希儀則能使徭人攻城前此未有也

隆慶己巳九月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總兵趙奇稟鎮遠避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以自全及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上誇功獻捷之疏于時巡按御史燕儒宦及給事中查鐸等歷陳其失事之由併扶同欺罔之罪

卷七

七

七

而兵部兵科襲守近年舊套漫然兩可且有庇護之者上乃下內閣看詳擬票大學士趙貞吉謂李春芳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免乎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以報答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祖法也隆慶元年皇上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固是也大同巡按所奏
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
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
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
立何政不可修又何懼於任怨哉

俺答祿把漢那吉與其奶公阿力哥率十餘騎來降
督撫尚未以聞張江陵已先知之貽書王總督查
其的否往復籌之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
在于此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
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

戒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
卑辭款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騎
不入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
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
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
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
之多行間謀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
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
斬獲爲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
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能皆實

然老酋砥礪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
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驚駒者
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人
先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
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
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
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鮑崇德所傳俺
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名雖
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
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
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若攜兵要質兩相交易則
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卽不然而聊以脅從數人塞
責棄質而獲毛賊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議
者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
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
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
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
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牆人
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
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諸逆旣入境可

卽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康爛今彼既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惟公審圖之後崇德復馳車營俺答微難我欲先出那吉我竟欲俺答先獻所虜獲俺答乃獻被擄男婦八十餘人夷性最躁急又寒餒不猝得那吉遂冠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苑宗儒以嫡子苑國圖及其弟宗偉宗伊質廣管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趙全等皆面縛械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於是始出那吉遣康綸送之歸那吉等哭泣而去巡撫方達時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旣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等入謝疏言帝赦我逋還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楷式及長書表文者江陵復貽書總督曰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坏之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

矣議者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買誼以爲創懸冠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如桑土之防戒備之慮自吾常事不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也今番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增況夷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年無巢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揚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故僕以爲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華殿面請 詔行之又以 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旣得札遂決策許虜條上封貢便宜詔從之俺答貢名馬三十匹封俺答爲順義王餘各封賞有差

至今貢市不絕

張公峒嶸令滑時有巨盜任敬高章賊滑帑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難之輒手搥門者直入堂階北向立公意此必滑人之隸籍錦衣歸取貼辨者而胡狂悖乃爾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倂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謂是必逮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附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賊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諸緊都官獄公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後堂敬曰吾與君了此事不可令左右聞公乃令屏左右敬顧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此踐更卒夜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坐坑上公曰若等既欲沒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而至此室也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公頸曰事成則生不則有如此七首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者非報仇也吾卽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耶卽不七首吾書生屏夫能搏爾耶且爾既稱錦衣使何爲

智品

卷七

七

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卽出刺記錄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之不復辨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奈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卽先刺公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公歸公曰吾卽取諸帑中易易耳但逮我而畫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貯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于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蹣跚足曰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

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在
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窳人狀公蓋不
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公又語賊曰爾
既得錦衣使而踟躕賤卒直所啓外人疑吾即與
爾偕出吾豈能翼飛耶二賊首肯敬假錦衣官體
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賓主坐章假校尉體貌言
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公自計無可脫身
會寒風拂面托言避風與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
他意又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
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曩所屬

拾遺

卷七

七

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手搏之隱
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
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豪狀則又大喜謂公
不我詒也公乃復高聲語二賊曰吾待僚素厚吾
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何薄也且天使在彼不當
謁見耶陽浮怒之語聞于外少選丞簿各持刺候
于後堂二賊又假錦衣體貌互相揖讓而出與之
交拜如禮公謂二僚曰吾貸富人金以予錦衣正
賴僚友在此明證其非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
乃雷不去公謬爲予金狀呼天平几案至公又呼

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以來
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居客位公與二僚主位
而長几界于其間公幸與敬稍隔矣奈章固擁公
背不旋踵侍公所公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
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視法馬者
爾之事也章乃稍就几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
裹鐵器競前故爲發金狀公稍脫身離章數武則
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敬起撲追
公不及拔刀刎于樹下章亦將刎爲捕人持之得
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

拾遺

卷七

七

京矣爲上狀令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與事等俱
論死磔于市

肅兵馬文英等以月損餉三之二且兼給以錢鼓譟
謀執兵巡使王許之又持刀斧走臺御史吳善言
私署略其橐中裝因擁之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
一時會城各官皆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初不以
一錢給若諸軍始解散于是善言上書稱不職狀
詔免善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是時浙又有叛民
丁仕卿與韓謹等議欲變火甲法而鄉大夫沈厘
謂火甲不宜罷仕卿怨入骨髓又城中諸民苦火

甲太嚴亦多怨望皆附卿遂聚衆千餘人直走廩所縱火焚其居并廩旁居人俱幽略無遺佳胤乘傳至崇德聞之大驚卽檄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官卿等望見臺御史麾蓋將臨環繞道左稱願罷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旦日具以實告卿等佯爲解散仍挾城中戶男子一人乘風縱火于是部使者及布按諸司議請大兵往征之臺御史以爲不可因察見文英廷用滑稽多智營中之事惟兩人所指麾乃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于是兩人面縛詣軍門臺御史進兩人庭中問狀兩人膝行而前謝死罪臺御史曰吾寬假若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今于是給兩人冠帶金錢令其爲先鋒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頗無殺汝意若等旦日不可不早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竝入城臺御史佯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諸軍絕無疑懼皆椎牛誓欲捕仕卿臺御史旦暮坐堂皇趨郡守縣令其部署戍卒且示良民毋得脇從仕卿仕卿勢益衰落于是我兵擊其惰氣殊力疾卽行剽所捕獲仕卿等一百五十八人膠致軍門是日梟斬韓謹等五十二人會幕以仕卿等一百六

人繫獄旦日欲復行刑又念殺戮過慘出仕卿等以軍法加勞百餘皆後先瘦死獄中臺御史乃密檄指揮使承勳逮捕文英廷甲及每營一人到官其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大會各官鞠問梟斬韓門諸軍皆疑畏臺御史復使徐景星等告營中曰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叩頭謝兵民悉定或云浙兵曾反汪南明被圍各官狼狽有某都司獨閉門不出人往問之曰吾罪也乎哉吾任也繼而人苦求之乃呵道往校場坐武廳上呼諸軍至大言曰某某雖不善待汝輩汝輩皆在吾麾下何得擅自如此爲首者五六人乃至前跪首所以都司曰非法也斬之言未已而五六首級已在地下卽揭告示稱諸人無罪俱各安心歸伍蓋事已預備故其神速如此

凡見心爲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起不知起何年業已固矣屢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遂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爲杉木桶一個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抄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使從者入而鋸之木

遂斷

尹見心於南中作縣頗有政

縣民有因其姪巨富

欲圖之者一日請至以酒勸之醉而拉殺之與

其長男謀彌縫之術長男與室人不相能因曰借

姦之名并其媳除之不亦可乎父以為善乃操刀

入室斬婦首而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見心方

於二十里外迎上官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

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

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汝婦有子女否曰有一女時

方數歲見心曰時已暮夜汝且入獄中俟明旦鞫

審品

卷七

五

李

之乃遣一人即送獄中更發一票遣人速取某女

來審至則攜入衙曰奶奶可予以果食頃臾呼出

細問之女乃瀝吐前情取殺人者究之乃頓首服

尹見心為令時有市民旦臥於城樓大石上身有銀

五錢醒而弗見也告之縣見心乃遣皂快數人往

挈巨石至縣縣民皆駭之來觀見心因扇其門俱

索之果有一人身懷銀五錢予市民觀之果是即

守門軍也

呼拜與其子承恩叛

朝廷命將討之廷臣各舉所

知御史梅國禎舉李成梁李如松上俱徵用給事

王德完頗有異議國禎乃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

夏同心討賊以釋羣疑 于是有詔國禎監軍國

禎復上書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以所佩刀賜

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并請得戎服臨陣以身

督戰 上曰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

計議而行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為唐渠東為紅

花渠形如釜底惟北面最卑下因募夫築堤至一

千二百餘丈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糗糧者增值予

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庶有事則賊不得

阻絕我饒道賊聞自知為釜中魚皆惶懼國禎以

審品

卷十

李

聞 上乃決意從水攻之策矣于是遂決大壩城

中外深八九尺拜及承恩夜遣賊以小艇赴壩掏

掘求洩水如松等斬首一十四級生獲一人益盡

知城中狀次日城東西崩百餘丈復決大壩甚泛

溢臺御史朱正色詳調船筏擊北關承恩等果趨

北關鏖戰而臺御史等急帥如松等以雲梯攀援

而上擊南關我軍殊疾力梟斬無算益下令增堤

以回龍火箭焚南城已用臨衝擊大城賊自相殺

承恩馳馬走達楊 執之復提兵圍拜私第斬拜

首夏以平

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叅遊等官轄下各數千防守每日工食三分然叅游兵每歲涉遠出汛而總兵官所轄兵皆藉口坐鎮不遠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叅游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半卽非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貯爲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另湊處於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爲固然忽巡道申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裁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有隙乃倉卒允行各兵聞然而譁知張公爲院道耳

目直逼其堂張公意色安閒命知事者五六人登堦述其故衆兵俱擁而前卽叱下堂曰人言亂殊不便聽衆兵乃下時天雨甚兵衣盡濕張公亦不顧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噉噉稱善無減例張公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全不出汛却難怪上人也汝欲不減亦使得雖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叅游兵每歲更迭出汛汝等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叅游兵工食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叅游兵之來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歲歲稱大將

軍兵乎汝等試思之此六人等俛首不能對惟曰願命命轉達寬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顧不肯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汝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張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譁諸人而譁汝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者

楊應龍反勢甚猖獗一時道路流言有謂欲攻秦南者有謂欲寇貴陽者紛紛藉藉督臣李化龍以爲皆不然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窟也婁山關賊所難宜堅壁以待之于是請增官兵凡三萬人分守綦合甲兵既具乃率總戎劉綬等十道並發一出密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窟也婁山關賊所爲前門也海龍囤賊所爲人迹不能到天兵不能加也度酋勢窮必堅塞前門鼠竄于囤上于時諸將盡爭走前門謂由前攻後易以爲功督臣曰不然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願諸公不察耳是日大戰于牛水塘擊破之殺虜數千人降萬餘人酋父子果相率走海龍囤諸軍四面重圍應

龍經死我師擊破固斬首數千級獲兆龍等數百人檻車膠致長安以其地分為二郡

樊升之曰鉛刀十割不能斷膏縞及于將莫邪陸剗犀象水搏蛟龍應機立斷驚馬十策不能踰蟻封及騏驎驛驪過都歷塊跨山越海其疾如飛物有同類而異能者信然人之才力相去豈不遠哉漢之龍賈宋之張冠是也盤根錯節之處危疑震撼之衝投之無不立解觀之者既可喜又可驚騏驎不世出之人也又豈恒有者哉次若張趙若韓翥鋒之所及必于龍驤意之所指前無結縛是器中之斧斤而藥中之毒也世有是疾則宜有是藥詎必貴參芪而少此哉下此則庸人矣天下有事奸民橫行震畏起起而不敢前天下受其壞何可勝言然後知斯人之貴也

智品漫記卷之八

雅品一

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間湯在野皆棄其君而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宗室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人無人以君有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大帝謂之明也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

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為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必欲去也湯曰欲徙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

武王入殷問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以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其主有以其弱

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曰：「吾已令膠鬲報以甲子之期。報其主。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鉏一耨。一鎬一椎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鎚。一釭一鑽一鑿一鉋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簋一鉢。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藉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遣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但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子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類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滯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亾。」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

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

公宋公釋子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晉人伐楚三合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倪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

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晉文侯行地登遂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

其臣者邪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授綬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舍

之外衆而後定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王其置之

聽

景公曰吾聞高繆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繆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齊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觸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彼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觸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

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亦不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而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寡有室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飲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

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此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愷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

不當從此門愷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拙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察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宄之人無以逃其情矣

哀公曰善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

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爲二兆馬
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
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之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
之子其言人之美也其言人之過也微而
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
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見之君子孔子
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
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
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智品

卷八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如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
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
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
讐之賢者怨之賤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
無亡得乎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
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
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
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

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
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智品

卷八

十一

公會吳於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
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食
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
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滯者矣周
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
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
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
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麻以
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
也公會吳於蒙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執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
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
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

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
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
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
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況
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
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
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
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詬曰寡君
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
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
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惡崇讐而懼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詬說乃舍衛君君子曰卻頁
半禮也辭尋盟信也免衛難辨也言語之科聖門
推焉魯衛賴焉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
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

晉出公自城鉅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共入乎子貢
稽首受弓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
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戚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訓之君得其人四方以
爲主而國於何有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人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
臣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
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者
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
益乎衆說
或訢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
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
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

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郇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歡今侯深過而弗辭郇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奇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郇成子之謂乎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亾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

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棄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馬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則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偕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免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胃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忌其恩。此其後子發獲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踰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燔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

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言之善哉乃罷其兵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之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鄭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甚之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酺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也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
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
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
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
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驕驕驕驕今無有王選於衆
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
好味矣古者有毛鷹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
色矣王必將待堯舜湯禹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
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謀之有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知之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謂者人
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
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人謂土耦
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
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
桃也刻子以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
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
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
不敢西向秦

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退兵不親
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
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兵之計中而
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
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
趙之務空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
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
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
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殺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
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
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
諸君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
灌其瓜瓜美楚人嫉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
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
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
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
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

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濯其爪，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濯楚亭之爪。楚亭旦而行，爪則又皆以濯矣。爪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爪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旣不善，何足効哉？

齊將軍田噴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要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懷母以士之所羞者，騎士田噴口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

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

曾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

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耳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則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智品

卷八

重

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樣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

立爲沛公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王以故得完

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曾孫之才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空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智品

卷八

重

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爲通有郎功高不訓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

扶陽侯韋賢薨長子弘以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知非賢雅意卽佯狂不應詔大鴻臚奏狀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有詔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左馮翊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相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受其責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室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齋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轉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

郡中翕然莫不轉相勸厲不敢犯

穎川守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調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好之士

漢元帝不喜太子史丹爲傳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畱好音樂或置鑿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賈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木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乃若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

父母者乎上以青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適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成帝常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視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飛燕請婕妤呪詛於是考問對曰妾聞先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媚倖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

王尊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母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

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邠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食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芳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芳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

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行已在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徃道之耳茂曰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密人

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賢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

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
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
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
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
漢明帝時帝弟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詔樊儵與
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儵奏請誅荆帝
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
儵仰而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
周公誅弟季友鳩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
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

帝

卷八

子

帝歎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
楚王英女敬宮主漁閒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
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
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
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
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
子並得不坐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
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
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

者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
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
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脇月氏胡以攻訓訓擁
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
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
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
州吏人命縣縣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
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
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
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
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
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
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
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
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鴈谷斬首
虜六百餘人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
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
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

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
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
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
全

朱卿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中兄文季甚重之把臂
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曰後聞其
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其子怪問曰大人
不與父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
吾以信于心也

胡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爲護駕從事

時公卿貴戚車駕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
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
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
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

張儉亡命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
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
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空
執之乎欽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
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

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
更燃之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爲尋訪
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梁曰無他財願
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者老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長者始敬與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許攸之爲袁氏將也擁部曲不附曹公而有慢言公
大怒欲先伐之羣下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公
橫刀于膝作色而言曰許攸慢吾甚卽降吾不忍
與共事也杜襲入欲諫公逆謂之曰卿言許攸事
邪吾計定矣卿勿復言襲曰若將軍計是邪臣方

助將軍成之若將軍計非邪難成空攻之將軍逆
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闕乎公曰許攸豎子終不
可置襲曰將軍謂許攸何如人邪公曰凡人耳襲
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
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將軍避彊攻
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麋鼠
發機萬石之鐘不以廷撞起音今區區許子何足
勞神武哉言畢趨出公曰善乃弗伐攸而厚撫之
攸卒歸服君子曰漢祖不殺雍齒而侯先之子緒
知此意矣大敵未克而私讐殺士非伯王之槩也

曹公之西征也太子居守前幽州刺史常林爲太子功曹會田銀蘇伯反坐冀煽動太子欲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冀之形勢可料而知也北方吏民樂安朕亂服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聚智小謀大下難爲害且大君出征親以監守付將軍將軍天下之鎮也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一旦輕動遠舉幸而成功將軍之位不益萬一蹉跌敵乘其後將軍進無所獲退無所據願將軍思之他日無謂臣林不言也太子從之遣將往征應時克滅公歸謂林曰伯槐明畧過人社稷之臣也

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後遜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遜豈可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陸遜初爲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拔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皆國家所嘗與共定大事

老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初劉璋遣別駕張松詣荊州貢方物且以觀變曹公方自矜伐據牀不下松曰荊州雖定吳蜀未附明公宏延攬英雄諮定大計奈何踞見賓客曹公乃下牀答拜松出曹公曰我定都許洛奄舉荆冀如振枯朽豎子乃以區區劍門難我邪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公程子曰莽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內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劉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琦爲江夏太守琦初不欲往問計于諸葛亮亮輒拒塞未與審處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令人去梯因問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乃悟遂往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路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備遣司馬費詩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公命後至謂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立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卽拜受

丞相亮約官職脩法制下教曰夫叅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關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植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告啓荷能慕元植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植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相好

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元植名庶幼宰名和州平名也姓崔

胡濟字

益州之役趙雲與諸葛亮會于成都既定議者以爲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池桑田宜分賜諸將雲諫曰誰爲使君盡此策大事去矣夫國之所湏者民有國無民誰與共守且奪民而市恩仁者不爲也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湏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且諸將既有安土之樂各生懷戀誰肯出成都尺寸爲國除賊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殊雖得此空城無所用之先主恍然曰不聞卿言幾誤國家大計卽下令各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如故益州雖小由此戶口克實戰禦中原本雲謀也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爲之計衆乃各畱所贈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歎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彌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桴爲漁陽桴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彌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曹公有寵子未知其孰立一日遣五官將與臨菑侯各出鄴城一門而密勅門吏不得出以觀其能不至門不得出而還植用楊脩計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公喜以爲可立大事特見

卷八

卷八

卷八

寵異幾爲太子矣植退而憂曰此禍之始也吾上不能爲秦伯下不能爲季子何以拒大君之意乎是任性而行不自彫勵一日乘車行馳道中關司馬門以怒公公果大怒公車令坐死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奇今私出開吾司馬門是使吾法不信于諸侯也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少衰植曰猶未也恣情自污飲酒不節公征蜀以植行征虜將軍事呼有所戒勅植醉不能受命公悔而罷之曰此兒果不足付大事公薨植深自損抑守藩臣之禮不猶忌之法既峻迫制從減削十一年中而三

徙都植豁如也人莫悟其意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橡鄒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吳主嫁從女女顧氏甥也召雍父子及孫譚劇飲是日吳主極歡曰吾弟昔從吾征伐今不幸不見嫁女也猶幸孤見之諸君其起舞孤自擊節孤今以醉送吾女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飲酒三起舞舞猶不已雍內怒之然奉詔不敢發明日召譚

卷八

卷八

卷八

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帝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忠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得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敗吾家門者必汝也旣而唾曰吾不能爲申屠丞相檄取汝頭遂向壁卧不食譚袒免因父叔乞罪乃見遣吳主聞之曰此孤之過也其下令凡宴會公卿不得自起舞君子謂顧公於是有萬石之慎矣

註葛恪之拒魏也殺其太守一人沒其衆數萬獲車
乘牛馬各數千資器山積城旅而歸進封陽都侯
賜黃金百斤廐馬二百匹各萬疋恪遂有輕
敵之心復欲大舉而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
同舉三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
今敵敗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民怨於內自
曹操以來彼之凶形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大衆伐
之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東則西
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
大臣皆曰維輕恪躁必無成功同辭諫之弗聽中

智品

卷八

早

大夫蔣延爭曰大軍數出勝則民勞敗則國弊若
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
異也況今所獲不補所喪况未必獲也恪怒扶延
出延謂人曰太不幸而戰勝戰勝則氣驕氣驕
則慮疎以爲驕氣身且不免何有於國乎
賈逵素爲曹休所忌初帝欲假節休曰逵性剛侮
易諸將不可居督帝乃止皖之敗吳人遣兵斷夾
石休不能歸時遣軍於東關得報歎曰我固知曹
征東之敗也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征東
縣軍深入此兵法之所忌也乃部署諸將水陸並

進左右請曰曹征東昔諸將軍不得督者十年今
幸可假手矣奈何救之逵曰不伏征東若以賊將
乘我之弊遺國家之憂今者之敗我與征東共之
也豈可以私怨而傷大計乎趣請將發左右復請
曰今賊斷夾石其銳莫當將軍獨不爲身計乎逵
曰軍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得戰退不得歸安危
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
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志也乃兼道進軍多設
旗鼓爲疑兵吳人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
乃得還君子謂賈逵于是乎忠矣然振急走敵

智品

卷八

早

全軍忠之至也休歎曰梁道長者休何面目見梁
道遂發難死
車騎將軍王凌督揚州外甥令狐愚爲兗州刺史屯
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衆太傅之誅曹爽也
事權日歸父子盤據將不利于社稷二人謀曰吾
二人受魏重恩今主幼制于羣臣若不更立長主
終無以制其命而奪之權楚王彪長而才共迎立
之以興曹氏計定凌乃遣人造其子廣曰主幼臣
彊王室日弱楚王有智勇立之必能制懿曹氏未
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

王字也正應此語今吾舉事汝當爲備廣報曰凡舉大事雖順天命亦奉人情曹爽止以驕奢失民動見斬戮百姓安之莫或之哀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爲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舉須應時勿爲禍始弗聽愚道人通意于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王亦陰知其計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使未還愚人是時營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又斗吳分也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會吳人塞淪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其事告兗州刺史黃華二人以白太傅太傅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偏凌凌自知勢窮慨然曰吾不能生殺賊歟而有知吾爲國家報之其年八月太傅之疾也果凌爲厲太傅乃寤治其事賜彪歿相連族者甚衆生縛廣摩下引見太傅以廣常有書諫凌先言不坐勞廣曰彥雲早聽卿言不及也廣正色對曰廣父非反也廣所以勸父弗舉者欲須時耳且太傅之意未可

知也欲兩存之以觀其釁廣父不幸舉不當而敗廣父太傅之賊而曹氏之忠臣也廣太傅之忠臣而父之賊也賊父以求生廣不爲也伏劍而歿初太傅常從容問蔣濟凌父子何如人濟曰凌文武俱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收攝甚急淮使戒裴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于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須亦復無淮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宣王乃表特原淮妻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祜留王立賜羊祜爵關中侯邑百戶祜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

卒於愀然有吞吳之心知必土崩益修懷柔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畧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觀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

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魏陳羣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按趙母魏趙令虞建妻

此語與惟
南子同

元爲吏部選郡守帝疑其所用失次召入詰罪之婦阮氏跳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卒用其得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六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

習品

卷八

星

之大將軍最猜忌二千卒免于禍者母之謀也

楊駿專權自恣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挑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歟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黃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觀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親黨皆夷三族歿者數千人

或問盧欽曰徐公名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

用事貴清潔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元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厲化爲鴻筆於

者猶憎其眼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顯董艾等共論時宜顯等白冏稽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

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今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顯等不自得而退

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

晉書

卷八

星

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趙兵趙鎮戍歸逖者甚衆逖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在任子後在趙者皆聽兩屬塢主皆感恩自河以南多叛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河北之計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許侵暴後趙之民遂境之閒稍得休息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乎因拜叅軍都尉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來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焉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智品

卷八

吳

石勒既殺王浚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賄賂交錯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僂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粗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致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哉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及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

徐光宅曰承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

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肢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張駿遣叅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疑誠和好卿能保之乎對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

智品

卷八

魏

者之變况鄱州乎曜曰涼州之君子也擇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貨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桓溫欲修復閭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愛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

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未嘉不就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也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加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適聞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王猛佐秦時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

智品

卷八

七

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秦秦不起至是秦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秦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

秦王與以僇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鎮刺史鎮姑藏徵王尚還長安僇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僇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

還長安僇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僇檀曰吾新收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僇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與以爲尚書僇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祝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祿曰昔張文武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永久僇檀善之

七

卷八

七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崎嶇從事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大著聲績宋主遣呂玄伯刺之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探其懷得尺刀玄伯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

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高允仕魏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空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郝欒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管方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

增品

卷八

五

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事皆制於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鄒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勅允爲詔自浩以下僚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

有餘弊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致死帝大怒命介士執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滅族餘皆身歿免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魏以高允爲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羣臣曰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僚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

增品

卷八

五

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魏主乃拜允中書令增呼今公而不名雅嘗言前史稱韋平康劉文燒之爲人福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平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

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勤於鮑叔也

馮良字君郎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健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以馬腐朽衣裳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智品

卷八

五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相親當時門外成市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昆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嘗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宋子業之世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及宋主踐立而子勛遂稱帝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叛者親戚布在宮省空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

六軍精勇清蕩可必但臣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

蕭道成以謝朓有重名欲引參佐命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公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為侍中後王敬則勒兵殿庭迫宋主出居別宮禪位於齊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已遂朝服步出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逢聖時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敳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敳登榻坐定敳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數日御

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不負楊臨異肯負國乎唐元和四年

齊王欲以王晞爲侍郎固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倡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於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

晉書

卷八

忠義

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陳討周迪于臨川迪陰與雷異相結而寶應以異女爲妻亦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陳主爲荔徵之寶應畱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恐禍及已乃着居

士服居東山寺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曰吾命有所懸縱火者自救之後寶應以反敗伏誅陳主命護軍章昭達禮遣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

周主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皆由宦者奏之郡丞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召賜食而罷之

魏書

卷八

忠義

長城之役汾州胡千餘人反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冲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守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

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禽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肯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

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潁曰骨肉相殘致之盡也空存養之以示廣大隋主從之

隋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公義命皆昇置廳事身自省問病者愈召其親戚諭之曰人生有命豈能相染皆慚謝風俗遂變後遷并州訟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關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恐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隋元文都謀誅王世克段達以告世克勅兵執文都殺之李密將入朝至溫開變而還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愚康濟國難此密之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

思厥遷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宐無禮于王眾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鞘利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釋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贖之不足為汝費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討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

智品卷之九

雅品二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鮒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作也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瓊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管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繞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戢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靈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唐太宗既殺建成元吉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魏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兩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間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闔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今按驗闔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于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者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着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

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歎美之

瑯琊王翀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遣右丞周興等按之遂大殺唐宗室時以貞等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豫州刺史狄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

權品

卷九

三

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

流豐州

陸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崔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帝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以湜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及公主與湜等謀逆象先獨以爲不可力言於公主帝既誅湜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郝靈筌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痛哭而死

初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乃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庖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貞真卿以直道不容於權貴及盧杞爲相乃改貞卿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貞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

官中

卷九

四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又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帝問權酷之利諝不對復

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郎中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聞者皆服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人莫敢忤時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默聽之惟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

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輕驕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容不敵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

王國良懼京杲據縣叛詔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庚申七月曹王皋爲湖南觀察使乃曰驅疲

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爲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前洗何以復加兵力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不決皋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各惟新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望重上以爲羣臣附之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

初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及王武俊逼趙抱真分兵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滔遣人以蠟書遺其兄涇原節度使泚欲與同反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召泚至留之賜賚甚厚晟救趙州武俊兵解圍去

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人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

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斌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空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快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闕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撫之

帝發梁州問陸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

伐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膺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蓋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備

急今所須脂蓋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敘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繚綾千匹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簫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鵠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

者

卷九

八

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處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族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既而承宗

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裴武復命乃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欽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諸

晉書

卷九

七

七

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均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乃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承宗官爵使吐突承璀統兵討之及吳元濟平承宗乃歸德棣二州待罪詔復其官爵

晉書

卷九

十一

十一

李光顏屢破賊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輓之乃飭名姝敘歌六博襦褐珠非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感泣遂厚遣使者而遣之弘大慚仇士良王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

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校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

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覃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

唐昭宗時悉以軍國事委崔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

增品

卷九

十一

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系而勢之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名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使成蜀

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由是得以功名終

宣宗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帝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增品

卷九

十三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脇朝廷而張谷佐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空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拒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空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以骨肉腥健兒不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

用竟坐從逆死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以拒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胡氏曰父母冢見伐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儔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爲寇也行密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空其能駕馭羣材而霸有一方也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李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李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李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判官羅隱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晉王以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得已乃令有司市王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以

爲常王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捨拾財賦名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予所願奈羣下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也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若置之京師則輕

踴往險之人必輻輳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爲樞密使或勸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宣城王景亮剛毅開爽唐主昇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并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官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邁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邁可爲嗣昇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

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

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董昌僭號以錢銀乃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戶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

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舍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謠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周主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陳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中腦生擒之再擒

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匡胤父弘殷爲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齎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藉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周主詔以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特獲盜百餘

人皆應允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

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

善南唐主弟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

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於後苑

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主

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

摺品

卷九

十一

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

園臣之願也安遠等節度使武行德郭從義白重

贊楊廷璋兢自陳攻戰間閭及歷復艱苦宋主曰

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侯平江南

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不久畱

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二月己未倣

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細綿錢

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

齋甚厚賜倣劔履上殿書名不名倣獻金六萬兩

絹六萬匹爲謝帝令倣與晉王光義等叙昆弟之

禮倣固辭乃止畱兩月遣還宴餞於講武殿賜窄

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綿絲二十餘萬

銀裝兵八百事謂倣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

卿可早發倣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

當俟詔旨即來覲也倣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

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倣

之至逮於歸國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

白金十萬餘兩錦綺綾羅細絹四十餘萬匹馬數

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多請畱倣帝曰吾方平

摺品

卷九

十一

江南餘孽未靖俾倣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

力可省江南旣下倣將安往倣行賜以黃紙封識

甚固戒倣曰途中空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畱

倣章疏也倣甚感懼旣歸每視事命徒坐於東偏

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寧居乎每

修貢必焚香而遣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

不償者宋主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

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

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

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曹彬圍江南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

智品

卷九

十九

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官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卽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宋主

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鞠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劫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屍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其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敢決錄事詣若水詬曰若水受富民金欲出其死耶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畱心畱旬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于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卽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也卽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以爲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

許元王禧尹開封呂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鞠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

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堂

向敏中爲樞密直學士曾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箚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

王旦爲相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明德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王旦爲相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并臣付獄與宗旦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

馳取之已焚之矣

李沆在政府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必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朝廷纖悉備具或徇所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也沆嘗讀論語曰沆爲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真諒不求聲譽識大體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監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王旦從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

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

初寇準短王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言於旦旦曰臣缺失多準無隱益見其忠直帝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準大慚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準恨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晉書

卷九

五

丁謂惡寇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搗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叅軍借綠衫著之短纓至膝拜敕於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李昉和厚多恕每有求用者雖知其才可用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

契丹求闕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呂夷簡薦

晉書

卷九

五

富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契丹使肖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夷臣劉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土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還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

審品

卷九

字

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悞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

遂易書旣至契丹主曰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

審品

卷九

字

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旣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爲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

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

王曾以忤上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推詞直氣和了無所惜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王曾奉命入殿廡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卷九

天聖七年章獻劉太后尚同聽政將以歲旦冬至帝率羣臣上太后壽於會靈殿范仲淹諫以爲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不應與百官同列北面晏殊本薦仲淹者謂仲淹狂率恐將累已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呂許公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宋仁宗時成都以成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

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嘉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成還得餘貲攜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

卷九

壬午

初張士遜罷相由范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此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經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日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悻悻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

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背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

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與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

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先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臣進豫建太子之說今寂無所聞此必小人言爲不祥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時呂誨亦上疏言韓琦等以二疏進讀力讚之至是以從兄濮安懿王子

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名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
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望
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
曙將入宮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行李蕭然惟書數厨天下陰知有聖德云

狄青在樞府日有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
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
附梁公厚贈而遺之青起行伍十餘年而貴顯面
涅猶存曰雷以勸軍中

智品

卷九

十一

歐陽脩被名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
脩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
出兩手體裁不一詔脩刊詳列傳脩曰宋公於我
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
御舊制脩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名云某等
奉敕撰公官高宜書名脩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
爲日久豈可掄也於是紀志書脩姓名列傳書宋
姓名祁聞而善之

狄青受命攻儂智高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
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

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
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
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
求從青行者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
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
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程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
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
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益恐回頭後錯也

智品

卷九

十一

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怒言者厲色待之
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
之愧屈

程顥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
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
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
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
亂卽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
決顥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急告顥顥
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

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顓
顓命善泅者啣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
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
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顓顧謂衆曰得此巨
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
至誠所致云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
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
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
必有益于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條屬屬請得奏
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
民謹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輪納常平追
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
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
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
傷民以爲三難

詔詳定役法中書舍人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
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利聚於上而下

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
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
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兵農爲一至秦
始分及唐變府兵爲長征卒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驟罷而行差役益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
事堂以爲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
之外多取民錢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
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

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
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
王安石辨博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
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
其敬服如此

陳瓘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眞矣
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
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
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日

失實流海上確亦安置通州

陳瓘常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囚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廷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憾夫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

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憾慚乃揖使退

陳瓘智明慮遠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攜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益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經繼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干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憂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于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怪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殺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嘗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伊川先生嘗在經筵說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

卷九

容字

三

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于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于正是甚義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

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食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

伊川曰昔余過成都范公堯夫時攝帥有言公于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娥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于欸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公旣不折言

卷九

容字

三

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邵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于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或問張無垢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胷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
人于已甚害

許紳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
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蔡京延張翥爲館師翥師道甚尊諸生不能堪一日
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
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翥曰天下彼汝翁
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
逃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
知也卽入與翥坐翥曰今日救已是遲了惟有收
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
自是始有召命翥後守南劍設方略以拒范汝爲
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
不能計其所費問之翥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
便可計筭

蘇頌執政時兄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
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
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
此老

智品

卷九

事

智品

卷九

事

人立張邦昌爲帝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
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
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
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事稱臣啓陛下
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
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耶乃止赦城中金人以二帝后妃太子北去
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
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行於是好問謂
邦昌曰相公欲眞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
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
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旣去能保如今日乎
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
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空寓直殿廬無
令衛士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
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
正大位庶獲保全

趙鼎以得罪秦檜死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
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
蒙之以授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

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今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拊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陸九淵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惟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戾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增

增

增

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

何作溫字子文初授大明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耶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名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宐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

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

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宐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蓋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口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宐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

才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王子野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急用之時獨不進羨餘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民自若彭李長繼之時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獻羨餘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竟不獻其與子野一致者乎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命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

范

范

范

范

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上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論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此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讓但聖意以謂有一州一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僥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

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旬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撰師靜江明年春說遂中命范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陳文惠公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藉少年禁錮之公名論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李

李

李

李元礪數敗官軍於江西勢益熾江西帥李璠遣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燾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曹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論賊逆應禍福寇皆帖服冬十月丙寅湖南賊羅世傳傳元礪以降峒寇悉平

南海鹽所戶部人部人款空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空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

去殘醴而歸有德且以求生空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今日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

卷九

卷九

卷九

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餽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口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

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興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文天祥陛辭上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戮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

卷九

卷九

卷九

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于隆興以福建並江東而建闢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于揚州貴長沙取鄂隆興取圻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蒙古耶律楚材正色立朝每陳利病辭色懇切蒙古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則屠之既陷金汴京楚材謂蒙古主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有詔原免遂爲定制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木魯神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成宗時賴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不數十日六十就擒餘黨悉

智品

卷九

聖主

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太祖遣蔡元剛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恐不能與抗况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遂遣使奉書幣以台慶元三郡內附以子關爲質太祖曰古者應人不從則爲盟誓已復變爲交質則未能相信故也今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關而遣之然

國珍猶中懷搆武太祖又遣夏煜等論之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謫詐者亡負固者滅隗覲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爾首致甘言中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遣人謝過以金玉寶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謝不受

徐中山武寧王達與上北肩起軍中而王東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扼塞形勝之地皆兵不置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九而

智品

卷九

聖主

王事 上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事

上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沈毅善謀端重有武今所請事率可便空行顧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空行吾不中制上嘗召王飲迨夜強之醉醉甚命內侍送舊內宿馬舊內上爲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上大悅方蹙元帝定西時聞其聞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恙之曰管人恨不得一當單

于今得之奈何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然帝天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開平意不愜既罷軍先馳歸爲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心上信之比師還至龍江上命百官出都門郊迓王稱病臥舟中不起上親出郊勞又堅臥不起上乃入舟問王疾王持土踵而泣具道所以釋元主狀上爲釋然

按中山王受命北征時請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

雜品

卷九

五

朔方世祖始有中夏氣運之盛理自當與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朕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爾由斯以觀我太祖神武不殺廟筭已定中山之故縱正其一邊指示豈當時方略密授開平始末之間耶

左君弼合肥人少與太祖有故守廬州及相國達圖廬州困走安豐復走汴元命守陳州太祖以書諭之曰足下奈何舍其親而奔異國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也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

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于人旣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決太祖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降命爲指揮僉事

太祖名宋文憲問廷臣臧否弟其善者復問否者濂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

雜品

卷九

五

知也卒無所毀

胡濙初爲給事中太宗察公忠實命巡訪異人公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濬意有所屬公力保護其間仁宗爲監國值有飛語太宗命往察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及聞舊章得密疏乃明公爲禮部尚書給事中林聰忤權貴坐死公移疾景皇帝遣問之公曰聞聰事心悸成疾聰遂得末減夏元吉湘陰人永樂間動得寵眷爲時元臣器量宏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答曰吾幼時遇犯

者則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胡儼自處淡素謹於報施遇可否利害必擬議以求至當不以賢智先人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簾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卷九

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宣宗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從四騎臨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俯伏

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

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

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楊不謝對

曰至尊夜出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

數日遣弘問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遍

治隱萬一有寬夫怨卒竄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王泉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聞其謀遂捕獲之上歎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

智品

卷九

五

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逐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

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
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
者稱其風節云

吏部尚書郭璉精吏事簡切不泛臨事從容喜怒不
形于色正統初因旱蝗 旨咎諸大臣衆欲乞歸
公獨以主少不可云受先朝付托若皆罷去不已
懟乎識者避之

薛文清公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
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
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智品

卷九

三

馬端肅公文升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爲
變倪文毅公岳於諸卿中獨推遜文升然論國事
不桀爲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名宜從京師
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嶽恒山祀曲
陽歷漢至今二千年始不可輒改昔軒轅都上谷
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改嶽
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臥疾嘗上言今
計無從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劣稍增以佐國費
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竭矣又
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卽誰執其咎乃不果增雲

南恩嚴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民疲財
困災異疊見乞罷兵岳手疏歎曰馬公誤矣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天下弱
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卽訊彼可靖也其慷
慨持正如此

張簡肅公敷華參議浙江處州曠盜作且議兵公曰
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
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
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命括古器敷華得劔一
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公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

智品

卷九

三

安少而民安他何容恤乎後巡撫陝西時終南有
妖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洵馬端肅在本兵獨
曰張公實必辨此不數日果授計山中父老縛之
矣閹禍作以左都御史致仕復欲借事逮之修撰
康海調瑾曰公厚卿吾厚省吾省愛張撫如父母
忍薄之耶事乃解初公讀中秘時李文達彭文憲
欲留官翰林公與華容力辭不就後皆爲名臣
憲宗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
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

程時頃忠復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職方司郎中頃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頃尚書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口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頃尚書呼都吏曰庫中奏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側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頃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

智品

卷九

五

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敏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口卿論國事豈孜省管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否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

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楊承芳公為浙江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十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眾懼因捐俸設法捕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智品

卷九

五

楊廷和久入閑漫無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涵涵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于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竟領贍無人遂就擒

安貴榮者雷翠之孫也奢香死雷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唯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袍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

司叅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
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
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目 祖宗
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
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
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
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

智品

卷九

七

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
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
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
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法禮無故而加諸忠良之
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
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可增也
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
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
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上常職今纓舉以要
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

智品

卷九

七

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
衆必不堪大宣尉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
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
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
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
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
此以害利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
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
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
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又貽貴榮書曰阿賈阿札
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
婦之口然賈阿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釁刀遺之
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
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
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
勦機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
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
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
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

山解洪邊之閭閻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
稱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槍
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
而使君之民同所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
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
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
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
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
否使君使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
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
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
孰與中土之一大都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
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民者環四面
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首陽
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
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其分安氏之所有
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
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
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
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楊

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
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機捕既往
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
思之

于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
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
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
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
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
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
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
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
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母信讒言我必不殺
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
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
不易卽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
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
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
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備棧茶毒兩省已踰二年

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馳抗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獫狁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空為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陽明先生既平宸濠即稱疾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張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祝續章綸等望風附會肆為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

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今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徇賞北軍朱泰等預禁之今勿受乃傳示內外論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輓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醉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嘆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師皆附王都堂耶遂班師席書遂寧人志宏敏好學有沉慮讀書恒自出已識不勦襲陳說世廟入繼大統考孝宗公奮然不平且疏乞正之大禮成轉禮尚書時兩家聚訟氣激黨成公雖堅豎禮幟要之不失和平務存國體不欲因此以傷國家元氣以故黨似如讐獨不甚恙公也浙之山陰海濱多水患築塘備之凡督工者多虛惟新今楊行中路河通州人溫言勸民民德之相慶為之謠曰築塘苦築塘苦海上沙為塘上土頻年

修築勞民戶丁夫力疲督工怒饑寒無力勝捶楚
賴有新臨楊父母溫言勸民民安堵築塘成民忘
怨來歲風濤免海患用民之力得民心功不在民
恩在縣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易莊攜舟送之中有一士
人素滑稽肆談褻昵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
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
人定山大服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一庵與之語曰我知汝心
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

增補

卷九

卷三

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
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
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
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况既以貨財雄
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
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
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悻果數
以事累

陳邦佐以妻不協于母欲議出謀于唐一庵答曰大
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

心便成大處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索
委曲調停不至爲他日作懟纔是良策未幾婦姑
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湖州有白包巾之變妖人馬道師煽衆騙財無他志
有司捕之急適民兵三月不給糧乃相構而亂唐
樞馳入府請速追原捕差因諭安亂者并徵補民
兵應得糧已而議報諸司申檄樞力勸緩抑其辭
時有欲窮詰之者樞白當事者曰衆逞其情而陰
德歸損於公公則愚矣又白承勘者曰一字千金
舉筆神知乃以前後事由徧白諸司曰寧失不經

增補

卷九

卷三

古聖人良法於是全活甚衆
嘉靖間戶侍王暉言句容有朱家巷者皇祖故鄉
墳址具在請表楊崔銑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
實爲國事竟寢萬曆初又有言之者張居正曰此
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
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于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
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
爲真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
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故嘗
以我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窮冥之迹

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

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

耿天台曾言張江陵爲翰林時奉差往某處夜宿某驛次日起程離驛已二十餘里望見驛官馳馬大呼及至問何故稱驛中不見鋪陳一付想是汝手下人拿了特來討此江陵乃盡解行裝令看無有也驛官云昨夜只有汝等定須還我坐守不去江陵乃開匣予銀二兩其人乃受之而去及還驛而鋪陳仍在乃復追還之江陵既歸爲余言殊歡然謂予處甚當也

增品

卷九

本志

湖廣巡按朱謹吾欲爲江陵作三詔亭江陵辭之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世所稱賢相然其聲施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谷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者固自有在亦豈必建亭而後傳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按官亭耳烏觀所謂三詔者

乎

張大岳答梁鳴泉曰膠萊新河始卽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于高玄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豫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而胡掌科之勘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爲後來處事之法

增品

卷九

本志

陸五台爲吏部逢朝覲之年考核羣吏忽有一縣官堂下大呼言曰五台老矣曷不退休罔自固寵久塞賢路五台不怒亦不獎第曰好好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節其人自覺色沮五台竟寘之平等不問及五台掛冠人以浮躁抑前縣而五台不聞也三吳庠士甚悍每與守令抗恬不爲異松江守許公性甚介惡其溷公庭也偶有犯者使左右負而村之尋直指徐公視學命諸生講書郡縣咸集有一生升堂口拈齊之以刑一章講未直指朴士事語侵許公敢爲譏刺不休講畢徐公呼詰之曰汝之

曉曉於講末、非體也。郡縣豈有朴士者乎？許公在
傍正色答曰：有之。知府曾朴士所朴係班下某人
以干法受笞，非今講生也。講生對尊者前，面斥府
官子弟之義，謂何於法不可恕？候送旌旄，一併以
法儆。徐公去，許公呼講生至，責之曰：爾何得無禮
於其上？蒲鞭十擊之，諸生踧踖不敢譁。

范希陽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
跪拜俱在階下。蓬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
於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
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

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
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忍辱居士曰：
使希陽於聚門將見時，與衆叅議諸人固有和之
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
前者，如何肯俱隨而前俱隨而前者，見希陽之前
而已不覺也。又使希陽於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
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於各上司者，即
撫院間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
者，希陽行之於卒然而後人又循之爲舊例也。嗟
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入爲彊毅有識者哉。

卷之八 順德有人毆其母，幾碎首，其父訴之官。官
死矣，後父更時時求泣曰：死所宜也，恨我此
子尚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吾
兒尚在，未也。曰：第去我知之。是後令其父歸家，獨令
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其左右事之。踰年
而斯人遂有子。

粵中庚子秋，試顧侍御毆王方伯於至公堂。方伯趨
出，侍御逐之，弗及，自什于地。衆扶之起，二公訐奏
回藉聽勘。後李侍御至，與兩司語首及之，忿然作
色曰：頃于都門見劉少叅云，曾在場中未見前院
毆王方伯，皆莫應。蔡念質獨曰：若劉少叅果有此
言，則今春入考察亦不爲枉。李意大沮。

樊升之曰：孝介兄曰中倫，中慮人我兼濟，嗚呼！
天下孰有如是之兼得者乎？思之惟王文正處
李繼遷之請，李德裕處魏博田弘之亂，其庶幾
矣。李鄴侯處置屯田，及長安四夷館客，何其曲
而當，委而中也。至今讀其書，令人悅諸心，研諸
慮，欣喜而不能已焉。昔夫子取閔子曰：言必有
中，吾其中倫也。退仲由曰：有父兄在，使之中慮
也。是以諸葛公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

孜孜然下問不倦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
驕而獲珠玉嗟嗟使人處事皆若此又何患不
中乎昔桓溫伐蜀諸葛小史猶存時年一百七
十歲矣溫問曰諸葛有何過人史對曰亦未見
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諸葛
公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諸葛公者溫乃慚服
是知妥當人所難也諸葛公如此而止矣

於斯立校刊

卷九

卷九

卷九

智品卷之十

具品

太公封於齊止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請曰客寢
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
以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
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
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
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
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
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
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
救未可以受其實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
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
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
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
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

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
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
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如可攻李疵對
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
巷之士以數十位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
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
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急于行陣上尊學者下士
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
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內而不
智品

卷之十

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主父曰善舉兵而
伐中山遂滅之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
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
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
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越與吳戰于會稽不勝范蠡爲吳所虜後吳放歸越
饋吳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且付
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飢越乃伐吳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
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
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
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
梁大夫方舟方舟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
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
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
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營成智伯聞之乃止

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
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
智品

卷之十

手

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
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
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
乎秦王曰諾

趙高既弑二世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
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
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
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

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熟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徇

漢宣帝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

智品

卷之十

四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袞顯遂云

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

董卓之初入長安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

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奸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几以并州叛至於敗

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

智品

卷之十

五

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曹公出濡須吳王水軍拒守數挑戰不出乃爲牋與曹公曰孤居江南舟楫爲業魚鱉爲侶三世於茲自謂於上國可幸無罪乃辱丞相暴師江游敝邑雖小帶甲數萬戰艦萬艘丞相遠來孤敢不待然竊料北方平野車騎得施任丞相縱橫所在得志丞相但見北方之利而不見南方之害舍車騎而爭於舟楫之間非計之得也虎豹撼山震嶽而以

之攀木傳枝越險登峻則不如猿猴何者非其所長也今相拒不遠丞相試觀吾部武孤卒文身之衆鼓陽侯之波出沒烟雲之中上下風濤之內孤恐丞相不能竟觀而罷也春水方溢丞相宜急退恐有載胥之禍噬臍無及孤亦願丞相來來必不還丞相以梟雄之姿居釜鬲之地爲苦天下丞相不歿孤終不安然竊謂丞相長於料事必不拙於用短也敢因下吏緣佈腹心公得賤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撤軍還

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

智品

卷之十

六

待之厚也潤峇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其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且孟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當與黥彭之徒並驅爭先卿等願勿復言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不然拔劍擊柱殆將不止明日大會諸將軍畢集請超入羽飛並挾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更不復呼先主字明日歎曰我今日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髡公所殺自後乃尊事先主益州草創翼德一言而上下有制消英雄跋扈之心君

子謂翼德於是乎知禮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今守節度節度掌錢殺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公書曰吾兄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陸公以白吳主卽轉恪領兵恪得兵輒自喜啟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

智品

卷之十

七

其餘深遠莫能禽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尚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後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盡至敗則烏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父聞之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固言其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

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縱兵焚刈使無遺種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者格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仇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因迫暫出內圖叛逆仇縛送言府恪以仇違教遂斬以徇民間仇坐戕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入數皆知本規吳主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琮勞軍琮書頌恪曰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綏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類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亮惡又充軍用黎條根莠化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國家威靈之所加實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叔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特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于喻聞之大息曰是恪不幸而成功也吾老矣不見其敗吾墓木其代

孫琳既廢亮遣使迎瑯琊王王初聞意疑不敢行使者具述琳等所以奉迎本意遂發行至曲阿有老公千王叩頭曰願殿下速行無疑也大皇帝以神武之畧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業祚之萬世南州之民戴孫氏之日久矣晚節衰耄廢長立少少主輕躁志大謀疎大將軍因而廢之然大將軍既能廢之豈難自為之知群臣百姓不與也故決計迎殿下殿下親大皇帝子賢孝有聞今日之立非殿下而誰昔漢文帝由代入漢宋昌勸其速行正類今日若更自疑阻事久變生天下喁喁未可知也但殿下即位之後恐煩聖慮殿下有漢文之德大將軍無絳灌之忠此在殿下徐圖之非臣所能逆料也王善之王就乘輿琳以千人迎於半野王甚恐慄遂謀圖大將軍矣武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國以武陵屬劉主群臣請以萬人討之弗聽特召問潘濬以為五千兵往可禽佃吳主曰卿奈何輕之甚也潘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辦幹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

餘自起此亦休儒觀一節之驗也吳主大笑而納其言卽遣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潯語曰吾有以報拭面之恩矣

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遜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常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督品

晉書

卷十

七

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

晉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十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

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楊駿將誅其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裴頠問太傅所在頠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

張華爲惠帝朝太子太傅值楚王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驃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

晉書

卷十

七

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若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

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
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實不能親政事權每
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權託醉因
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權欲
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耶權於此不復有言

裴楷在晉惠時處內雖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
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楚王瑋果矯詔
誅太保魏瓘太宰亮并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

智品

卷十

上

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
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四奔亂
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絃而倒舉船上咸失色
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廼安
司馬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
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
未見知耳鈐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
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
足知其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

智品

卷十

上

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露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
到過任邊云君去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
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群胡同笑四坐並惟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托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
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
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
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
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
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收飢
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劉現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現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茄賊又流
涕歎歎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簡文帝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
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

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
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
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
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機素暗
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
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
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晉書

卷十

七

西公哀帝母弟也卽位六年桓溫誣帝在藩風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
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
令廢變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
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
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
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
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
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震
虞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

當舉兵內向或勸王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
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即如君言元
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
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
初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後若以哀悼害寢食
者可呈此超卒情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
返密計憎大怒遂不復哭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颺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

不整磨免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着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博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遂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李崇都督江西諸路時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

智

卷十

十六

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卽伏

慕容紹宗以鉄騎五千夾擊侯景景雖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

對峙濟淮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范雲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泰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今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

智

卷十

十六

加裁抑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驛驛弘微等共遊戲命贈與靈運并車旣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齊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官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楷拭而觀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旣鑒暹責其往者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
戲笑以絕其言

高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日今
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至是景
得書無點辭不至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
輒毀孝寬臨州勤部內當墩處但植槐樹旣免修
復又便行旅宇文泰後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
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
種五樹焉

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建明二年長廣王
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爾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
政行無間逼禪與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
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叉秉權政歸近習遂伴
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
泉全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
復拔刀劍欲然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
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至是世隆
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
脅王遂荅曰天何言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齊

秦黃門侍郎邢才子爲敕文叙述莊帝枉煞太原
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
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
度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
海內庶士咸稱聖君

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
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孝穆從容荅曰
前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
寒暑

北齊文宣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
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
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
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
名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納見而詆之率乃
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
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帝如洛陽詔親征高麗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
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帝試

貴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
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明
辯帝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

赤吾族射必溢鎗走馬若疲老騎不能及英公常
獵命敬業入林趣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
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
大奇之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憲道路多草竊命監
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

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
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托以詰盜其人笑而
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劉仁軌爲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爲帝造鏡殿帝
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殿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帝遽令剔去
初武后殺故后王氏淑妃蕭氏數見王蕭爲祟故多
在洛陽不歸長安遂改洛陽爲東都至是以封禪
車駕發東都至濮陽帝問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
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

竇頊居此故謂之帝丘帝稱善敬宗退謂人曰
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
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
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玄宗爲太子時王琚還長安選補諸賢主薄過謝太
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力簾琚
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
與語琚曰韋庶人殺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
公主凶猾無比而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
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

患曰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
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悅乃奏爲詹事
府司直

唐玄宗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
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
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
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
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
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
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卽奏行之

其間謀將吏請討之頤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直院愧阻

李輔國久欲逼遷上皇會肅宗屬疾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庠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高力士厲聲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庭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自是快怏不豫至棄天下云

韓晉公混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倔強難制混欲致其朝覲結爲兄弟升堂拜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混浼夜間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鄙之

舊子弟授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公習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監出入者竟獲其力韓愈爲吏部侍郎部有今史舊管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出入則其勢自輕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僦人使往汲以飲之獲利千萬人轉相感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太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詔吐蕃險要與冑邊事者商議于中未踰月皆若身嘗經歷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常寧密令韋澳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
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
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
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緊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
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
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
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
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
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管子

卷十

十四

管子

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瓚爲治嚴令行禁止
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
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
鉄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竿維巨
艦繫于王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安豐苛陂縣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
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
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瀨陂之
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晉王大敗契丹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

子地周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缺
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

莊宗一日大怒彎弓注矢射敬新磨新磨急呼曰陛
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
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收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
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
大笑

吳以徐知諱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輔政初洪州進
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知諱奇之至是以爲謀主
常引齊丘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

管子

卷十

管子

大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之故所謀人莫
知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
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
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人云吾爲此
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
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寧不暇吾不能爲千古
笑端

周武於雪陽寢疾召姚僧旦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

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
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張全義爲河南尹東都荐經寇亂全義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出見田疇美蠶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
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
則笑耳由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傳瓊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
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
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瓊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
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毋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
息

趙普與宋太祖大宴雨驟至上上不悅雨又不止左
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
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
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
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欸乃召兩吏
令甲家人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
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

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
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
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
言得無損國體乎

天雄軍豪家芻蕘豆野時訪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
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
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
官堤爲姦

宋真宗天禧元年復召寇準入同平章準請問曰
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
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章表請太子監
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

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

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倉米且盡不能得
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
拘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荅許之因識其名任
滿入見擢爲朝官

王旦爲相時王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
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削職

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夏竦恨石介甚假稱介為富弼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証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于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程伯淳為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即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

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玄之曰如今民間尚藏有開元通寶不知當時何以辨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宋哲宗時大藉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釐解池塩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沈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拆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塩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塩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鄒浩在哲宗朝曾以上章諫立后削官及徽宗立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

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僮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玄之曰鄉浩若無後禍人便以焚諫草爲美事乃知昨日所云是而今却道非成案之不可拘如此

呂惠卿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見詢之則已過去久矣

矣頤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取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不可近欲虜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異

日斬死囚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趙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趙開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

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趙開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宜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默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

口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沒稱善悉如開言

岳飛所將兵初過廬陵託宿屋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畢再遇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其幟於營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邊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及帝遣沈括往聘蕭禧密院開散牘得頃歲所議

過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盡三十里遠表論

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

示禧禧議始屈

神宗熙寧七年

高麗致貢於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帛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於朝曰海

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進送其陸運之方每

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

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乙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周文襄在江南久營綜精密人莫得欺給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夫陰晴風雨之變畢具有綱運告遇風漂米詰其日乃無風具伏其妄而民大小利病得自言門無誰何一日有二尼詣公府上謁問尼何自來曰自城南某山問手所携者何對曰尼

自作館孝順公笑受之問尼何需曰庵壞無從修

曰某所有廢材某所有竹木以丐若拜謝去

全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

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旣北狩陰

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

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

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

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

也或若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

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

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
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
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
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
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
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
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
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黃文毅公孔昭爲南工部侍郎時厥中掘地得銅鼎
絲如玉公亟命工刻文廟字寘國學文廟中中貴

聞欲以獻以廟器而止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
奔阿向遂據凱口固爲亂圍十餘里高四十丈
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
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
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
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
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
壁間也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猿猱
上絕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鉄鈎傳

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微一劒約至木憇足卽垂微
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微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
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
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微下垂始知一人已據
樹乃遣兵四人緣微躡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木
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爲賊巡微者鳴鑼而至壯
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劒斬之鳴鑼代爲巡微者賊
恬然不覺也垂微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
繫繫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
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
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
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闔格而擅
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
賣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
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
糾爛土黑苗襲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
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
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
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
竊爲姦者皆內儲糧糈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

遁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首。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缶。穢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餒。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廩。廣蓄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寬。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謂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持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尋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棄。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彙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鑒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

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情卧。刀斗失鳴。則刼管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屑見宵人。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微一獲。彼既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於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以祥刑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鉗。人不得並躡。乃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廬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寶。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廬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驅。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

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關
重加急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
闕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
猝破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徃以為常故渠
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
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剗刃之餘憤噪而集
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勞動未舒強馳而
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乘強使之軍難以濟
矣克宅咲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一人五口
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

乎一盜橫戈于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
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
棄知彼知己百戰不毀乃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
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
實擣虛棄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
緩之賊且完璧儲餉益難為功宗祐曰不然兵法
有之奸謀而成攻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
徃也蒲騷之役卒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
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為未若強弩之末不
可穿魯縞也克宅粲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乃

強徽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
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
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勅安萬鈐勦之萬
鈐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
息

朱勝金華人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
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
不輕繫囚人嘆服之

一人處內不和唐一庵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
外便得和一庵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

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便後手不來久則變
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各情各情者須疎迹
陳齊岩曰開州已巳年大水無蠲免而有賑濟府下
有司議予以州官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
令有餘俾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
萬人無敢譁者予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
衣服容貌暗為分別貧之極次庚午春上司行牒
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予云不必也第出
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逕開喚領鄉民咸以為
神蓋前領賑時不暇粧點盡見真態再賑果皆極

貧不虛上惠耳

陳齊岩曰余在開州已已之冬倉穀幾盡撫臺及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踊每石銀陸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伍錢一石每石賠已一錢耗費復得一錢災傷之餘民甚不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余堅意不領吏書稟余當受罰余不爲動後果被叅以災年僅免罰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余方中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卽實予糴者三錢自後益減時價至二錢四五分大戶以扣除爲請余笑應之曰寧增穀莫減銀後自有用處也蓋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賠反因以爲利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里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吏請以鄉夫役余不許會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處蠲荒粮思還鄉并因通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州有賑濟也乃出前大戶所糴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於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於面上用

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脩完有餘土矣流民之復業者爭事種麥來春大熟皆不費之惠也陳齊岩曰北方州縣惟審均播爲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九則賦役皆準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惟據此三等入三等入因得招權索民財物置之又茫無憑據余到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各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樸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取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是數四參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槩有二百餘人卽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彼各有身家前程自不敢欺也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卽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臨審時一甲人齊跪堂下余自臨視擇其中二三鍊實人作爲

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候州官也

陳霽岩曰余知開州時僕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爲合式各州縣無孿生駒必從馬販買解在有司調停何如耳開州居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攔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迫馬頭枉受鞭笞馬價騰踊求速反遲予知之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而問之云各縣僕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云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予輒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孿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予即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在他縣有索銀三四十兩者在本州僅得二十餘兩一兩日卽完矣他縣有定限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馬價騰至四五十金至斃二人於杖下者此公竟不末天道固可畏也

陳霽岩曰獄訟有五聽之法至審強盜一出入關係甚重尤宜加意詳鞠不必驟用重刑余嘗審得賊首王和尚攀出夥盜有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於它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之母從兵道告辨一紙准批下州引王和尚爲証予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卓卓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以寅賓館有客余卽舍之而出少頃追還入則門子從卓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保爲汝脫也三盜皇遽叩頭請死又有一盜翟

姓者家頗能自給因醉爲羣盜所誘明火執杖余得校布褶一件失主以爲賊盜爭爲已物余令各報原裁縫名下午取到令庫吏另覓校布褶一樣兩件插和賊賊置于堂上令失主裁縫自認至賊賊道云此吾製也賊始駭服

陳霽岩曰楚屬最廣文移極多初到任時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角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作兩處余夙聞前輩云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余乃費半日工夫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

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賄逕以無弊對就摘此一件面質之重責三十板問罪革出學道書辦頂首銀四百兩被革者分文無與奸胥每日跪門哀告徧求兩司諸公代言姑准令自覓頂而革其役後來照驗文書發辦對查一不敢隱弊遂絕耿天臺遣門生劉守魯來弔托問前事摘發何神余對以舉一之不可測而已

沈介庵爲衡州三守時會各寺觀書院與諸生譚學一日有生員數人蓋於諸生中稍出色者來謁留

精品

卷十

四

坐稍久卽有同類妬之每揭無名謗書於會所前數人者來告曰此係某之所爲介庵曰可恨哉吾子言之若何數人曰其上化之化不可得速加刑焉介庵笑曰不教而殺爲虐還且教之乃遣吏一人往某某之家曰請明日會某處講學如不來我先責汝吏突入其家喻以請意甚切某某無所辭次日乃到衆人俱目攝之甚怒介庵獨呼某某前問近日工課何如詰以學言有能達不能達者更爲講解前數人不解所以愠而問故介庵笑曰彼人從今不揭汝矣此正子所謂化之也諸生退是

後果無粘謗書者

樊升之曰夫子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夫由之果求之藝此亦天下之上能也而何以爲具以言其酬酢庶務裁決當機非不恢恢有餘至服遠人守邦國則不足故曰具者備也言備一時之用不可少也然則後世雖有果如由藝如求者亦止可稱具矣而況于斗筭之材哉雖然言有斗也必有斗之用也言有筭也必有筭之用也故尺寸之長機線之伎皆得效用而後天下無棄才與人盡弘恕故曰君子易事然則斗筭之人不足筭也而足收也詎可忽諸

精品

卷十

四

智品卷之十一

誦品

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于南巢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危必死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于

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子費仲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繫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鄭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

卷十一

七

曰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警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警而君不警著信天下矣遂不信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冀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秦穆公既見由余出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

卷十一

四

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人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歲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於是乎
菟于被虛作三軍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
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
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
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出穀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
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
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
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搗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

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衛
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
臣辱也且楚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
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
可謂老我退而楚進我又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
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
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
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
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
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討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
退其敗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鞅
鞅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
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
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
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
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于踐土

叔向之讒其弘也爲書曰其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

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
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爲賣周也乃
拘長弘而殺之一曰叔向佯遺書曰其弘謂叔向
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
氏請之君曰此其弘也乃殺之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
難皆得之矣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
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以待其所歸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
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
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
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
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
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

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之行行有日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姑叛之
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戴驪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
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筭
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筭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
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小而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能重器精兵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

晉書

卷十

九

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國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一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晉書

卷十

九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矢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固其心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趙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外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而狐搨之是

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開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
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
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
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
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
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
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
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

魯

卷十一

七

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
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
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
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
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
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
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

非鼠如何乃弗與田

越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
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
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
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臣勾踐使陪臣
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
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
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謂勾踐
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于是勾

踐

卷十一

七

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
大夫種于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
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
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
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
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
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
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膝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

之固請而歸之

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趙子往見張孟談于負親之丘孟談曰君其負劍而衛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

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爲

策

卷十一

七

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平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

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

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

策

卷十一

七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徇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石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

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
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
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
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
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
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
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術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
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

策

卷之十

十五

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
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
用為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
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
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
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
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
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
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
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

子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
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
是如其言而殺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謂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
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
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二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踐彊吳而

策

卷之十

十六

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
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
之秦挾賓以夾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
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
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
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
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
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

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燕昭王善其書自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王出走

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

禮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遂起

步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齊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之兵未敵而我救之我伐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兵必東怨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怨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卷十

策十

策十

策十

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薛公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扣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

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與相魏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策十

策十

策十

張儀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

陽絕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開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求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

句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句遂取丹陽

漢中之地

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惡于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諾曰與之參坐於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儀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吾讐也而儀與之俱是必害吾國遂不聽此繆敬以離之之法也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後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齊王將見燕趙楚相於衛約外魏魏主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於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問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燬焚扞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張儀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歸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

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
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
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軛西入秦者無不欲
彊秦而弱齊憑軾結軛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
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
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使
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
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
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
之秦齊地可得矣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隨
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
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
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
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軛東入齊者無不欲彊
齊而弱秦者憑軾結軛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
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
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
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
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

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
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
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
至境侯秦使秦使車適人齊境卽召孟嘗君復其
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
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
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于是出蘇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
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
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
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國雍氏五月不能拔是
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
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
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

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微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間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微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曰善不微甲與粟於周至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遠于計王固先屬怨于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闕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

三趙氏魏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遂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頻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衆使侍屏屢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于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頻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鄆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

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是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盾而負名于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信于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顯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于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

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于楚也
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
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
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圖塞天下士而不
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
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讐
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
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
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

智品

卷十一

手

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
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
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
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
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
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
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
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卽
明言使燕趙諸侯客問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
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問

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
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問之曰李
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
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
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
以事因焉犀首遂舉天下之事後相魏

智品

卷十一

手

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虞晉獻
公欲伐郭而憚丹之僞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
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僞諫而不聽遂
去因而伐郭遂滅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
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
之奇宮之奇以諛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
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
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
而不聽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
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王見
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

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
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
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
饑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
長與彊秦為讐今使弱燕為厲行而彊秦敵其後
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
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
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
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
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夫燕
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
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
是乃歸燕之十城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
必讐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
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
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
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
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枹里子
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
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入于
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
弱也今并衛于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
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枹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
言之以德衛君枹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
枹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
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
秦兵苟退請必言子于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
受金于蒲以自貴于衛于是遂解蒲而去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枹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
以辛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甚重秦客游騰
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讐猶遺之廣車因隨之
以兵讐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
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枹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讐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
後名曰衛疾而實因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以被議去秦亡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
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逋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
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條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
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
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
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
般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
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
代曰王不若重其贊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智品

卷十一

三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
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
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
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
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
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冗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
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
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臣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
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
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足也無把鈔推耨之
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
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
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
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
無孝之實秦王愕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

智品

卷十一

三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
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
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
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
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
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
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
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
其將相北遊于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
頓子之說也

司馬喜使趙而爲已求相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成分人司馬喜都不致辭惟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反大疑公孫弘出走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曰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新尚智品

卷十一

主

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輪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宮西周大怒謂昭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焉耶使人操金書問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王殺之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智品

卷十一

主

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命我，而燕王必當殺子。刎子腹及子之腸矣。」子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智品」

卷十一

三

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楚靈王既死，楚立王子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玉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曰：「余不忍從。」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

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比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許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思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立存恤國中修政教。

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

智品

卷十一

三

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讐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蛇故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奪爵，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

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母曰夏姬無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有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

智品

卷十一

學

然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將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木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

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

以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

智品

卷十一

十一

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救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

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

智品

卷十一

十一

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承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之禮

李斯說秦王曰晉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闢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後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界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智品

卷十一

史記

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立少間

無以召之卒遣行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璧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鄒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項王不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

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

項王爲人意

忌信譏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

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

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

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

其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

智品

卷十一

史記

陽城項王不聽

漢高帝時陳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於關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關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關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縱之

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請季布竇長

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

玄之曰甚矣人之好譽也雖賢者不免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誅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

智品

卷十一

四

信知之乎曰弗知乎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爲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

將軍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

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

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

詔卽反接轡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

官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

曰傳教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

智品

卷十一

四

爵邑

朱建爲人辨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

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

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

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

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

皇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兄孝惠幸臣閻孺
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
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
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閻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
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
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
生平原君之力也

晉書

卷十一

四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
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
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
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
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
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

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
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
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
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
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
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
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
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
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
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
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
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
出卽還

晉書

卷十一

四

高后崩產祿顯兵秉政謀作亂太尉勃與丞相平謀
以曲周侯鄒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紿說
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
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
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
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
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

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問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鄼寄與典客劉揖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卽辭去不然禍且起

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皆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魏勃勃爲齊王將兵辟言誅諸呂及代王立灌嬰在榮陽問魏勃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曹參因以爲舍人豈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

梁孝王得罪漢帝思鄒陽先見之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怨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仗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

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歷脫死如
毛麓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
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
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
謀還乃復過王先生曰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
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
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即辭
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
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
也恐慙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

智品

卷十一

幸

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
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
如此則太后涕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
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
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無
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
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
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
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
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

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
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
長公主事果不治

爰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
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謂盜曰君衆辱之後雖惡
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乘盜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以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
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泣下車

智品

卷十一

幸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侯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
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
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
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
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
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
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
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
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
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

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奸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孰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

智品

卷十一

五

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躬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歸鄴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公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受制矣躬不內故及於難

李軾朱鮪合謀拒光武馮異乃遣李軾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軾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謀陷伯升以此慚阻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收上黨南城又南下河南城舉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叛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復與勃戰於土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軾亦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軾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軾

智品

卷十一

五

班勇既破匈奴因請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於是軍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振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

走徇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而喁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呂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詣于山陽界亡失文字曹公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并奉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

管品

卷十一

十一

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作州進退未敢自寧別答公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効公更遣使資詔書及平東將軍印綬拜布公又手書與布曰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孤所佩紫綬以藉布乃遣陳登奉章謝恩更以白璧一雙客公登珪之子也初珪欲使登詣公布不肯會詔書屢下乃聽登往登見曹公因陳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

宜早圖之公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知其情也而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公乃謂登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而布不知也

步騭徙交州領武吏千人便道而南蒼梧太守吳巨者劉表所置也騭至上印綬降然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揣知之謂左右曰南土獷悍不斬斷無以立威于是降意懷誘請巨相見巨疑不來騭報曰奉兵遠征足下最先歸命賓氏之於光武不復是過今雖城池不動吏民如故然大軍將至遠近騭

管品

卷十一

十一

然今且擊牛治酒爲足下鎮驚耳又使人說巨曰既名降附當修主客之禮客從遠方來主人不出恐反相疑巨然之遂將精兵五百人詣騭官騭數之曰猾賊敢懷首鼠其斬以徇軍以爲降而二者戒於是威聲大震交廣之間相率供命南土之賓實自騭始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至果高

荀攸何顯謀刺誅董卓覺而就繫顯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使人說董卓曰太師亦聞高陽里有豪

能計謀者乎或與攸是已太師何不遂殺攸併
討或以滅禍乎臣聞雍氏之芟草也既蘊崇之又
行火焉不盡不已今攸被繫而或在外或聞攸之
救也必不自安而思舉事之日久矣夫以或負大
賢之望挾不共之雋乘閑東之烏集糾海內之梟
雄而太師方劫遷天子屠戮大臣負不義於天下
天下莫不思快意於太師且以袁紹之彊劉表之
衆或首鼓掉其間或右挈之以聲大義於天
下臣恐太師不得安枕一官員入吳荆平燬骨此
其往事可爲寒心卓屨然曰然則奈何曰太師豈
非以或在外急索之不北走河朔則南依江漢之
間難卒圖乎以臣愚計不如貰攸以致或攸感太
師不殺之恩將不愛其身何愛于或兄弟二人共
國而事固爲太師張左右掖也夫荀氏累世忠貞
二子名列國士而歸命太師天下將響應焉關東
之兵可不戰而解此桓公所以釋怨于射鉤而收
功于檻車也夫舍私憾而全忠良英雄之略也棄
謀臣以資讐敵智者不爲也太師將自擇焉卓領
之攸遂得不殺罷官歸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

今殺之布乃使人鼓筆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
起而布已亡

袁紹圍公孫瓚急瓚乃遣間使齋書告子續而令求
救於黑山書曰常聞在昔袁周之世僵尸流血以
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汝當碎首於張燕速
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
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紹
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袁氏之功似若神鬼
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跋無所聊
賴夜夢薊城崩亡在旦莫汝思別圖無復以我爲

念父子俱屠無益也續見之以爲其父書遂不入
援紹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戰紹設伏擊
大破之初瓚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
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
百萬斛瓚曰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事矣欲以此斃紹而紹爲地道突
壞其樓遂入中京琳索行其地喟然曰豈獨殘民
力且傷地脉也不取何待

曹公拒紹連月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
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人莫喻其旨會許

不奔公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
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
日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
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
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
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
日也今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警
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
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以爲得攸晚乃選精銳步騎
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而出人抱束
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鎔後軍
遣兵益備問者信之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
中警亂大破之遂燔其糧穀寶貨詔賀曰袁公
有一許攸而不能用此天之所以資將軍也
魏武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
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
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
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廬江太守劉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
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

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
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
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備旬
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
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執
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
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
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
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
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
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
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
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
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敢言爾操曰官渡事
後何以不言或無對操以此恨或

自將擊馬超等超乃求割地送任子請和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詔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撫掌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謂遂公何言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終無大破之

曹公定許時軍國多事用刑嚴峻公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自首小侯沖謂曰待三

智品

卷十一

三

日中然後自歸耳侯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狀謬爲失意貌有憂色公問之侯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单衣見齧是以憂也公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公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侯少聰察多慧性常以稱象事稱旨欲立以爲後及亡哀甚且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賈詡爭曰大王安得此亡國之言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在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臣恐奸人得以窺大王也公大悔失言于是遂無易太子意

矣

初張紘奉章詣許討逆送之曰北朝留卿誰復與孤共定天下紘曰度臣之才必留度臣之才必不能留遂往曹公知紘可與計乃優崇紘而留爲侍御史紘心戀舊主而外結曹公時進密謀日見親信會討逆薨曹公欲因喪伐之紘曰不可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不克成譬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紘思歸益急因言於曹公曰將軍既表拜權權必感將軍而思戴天子臣請往覲權以天子之命將軍之重權必

智品

卷十一

三

聽臣而內拊是不折一兵不費斗糧而坐有三郡將軍雖失臣數輩何損而可以坐有三郡將軍何愛一人而委三郡也昔張儀請出相楚秦從其計卒以斃楚將軍何不遣紘而令歸命將軍也曹公然之出紘爲會稽都尉吳主迎紘執其手曰子綱可謂不食言矣

曹公素忌先主公常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不及對方食雷震失匕箸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公遂不復忌先主

先主嘗與公獵獵中衆散關羽勸先主殺公且曰
失今不圖且自遺患公亦覺衆散恐爲所圖謂先
主曰玄德在軍久豈聞軍中遁馬法乎曰不知曰
試作之適所求甲士使君無從見一人也實在此
獵中遂被髮蒙劍如嚙法狀先士卒不敢發後公
追先主及於長坂羽曰往者獵中若從羽言可無
今日之困先主曰吾固知孟德之詐吾爲國家惜
耳先主既定蜀公歎曰猾虜詐孤此豈畏雷震者
耶

先主南征四郡皆降其太守琴下推先主爲荊州牧

智品

卷十一

李

治公安權稍畏之或說權曰臣有計可以致備唯
至尊所財臣請効其說備雖有英雄之姿然性闊
略而貪於色今至尊之妹年方笄有父兄之風請
以歸之彼當來自迎至尊爲築宮室日夜沉醉其
中彼且樂而忘歸雄心消盡矣卽欲圖之彼腹雖
壯不任方寸之刃如不忍亦足以固好一舉而三
計唯至尊所財權曰備人傑也與之固好可使戮
力共拒北軍於是使使往使者再拜先主曰下邑
寡君慕使君之義願納愛妹爲使君箕箒之妾謹
除須命先主猶豫諸葛亮曰禮有親迎麾下何不

往舍秦晉之歡而修袁呂之鄰也先主曰吞舟之
魚侈口垂腹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左右亦曰
鴻鵠保河海之中移而徙之小澤則必有緇繳之
憂竈竈保深淵源石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
之患臣等料之不如勿往亮曰不然有吳夫人宗
主於中其不能害麾下明矣先主遂至京納爲夫
人權意綢繆而吳夫人衛先主甚謹夫人亦恐或
害之也飲食必自調進夫人謂先主曰昔晉重耳
謀反國齊女勸行殺其讎妾卒歸而霸大丈夫不
思乘時立功業安能鬱鬱久若此也先主曰孤有
四方之志久矣不能舍夫人而之夫人曰行也寡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婦人
之義也先主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
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載夫人俱遁晝夜兼行權
使人送曰孤本欲固好非爲惡也

丞相南歸至漢陽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費詩在坐
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
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
孔明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不聽冲言委仰明公
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于度相聞

智品

卷十一

李

晉書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反覆
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不答竟與達書曰往年南
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
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實爲乖
離乎嗚呼孟子度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
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
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主之好依依東望故
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
懿征斬之亮惡達之二三其德也竟不救助或曰
亮實欲魏之殺之也

智品

卷十一

李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
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
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
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
之吏大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
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
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公孫淵欲詭魏而以爲不絕吳魏終不信誘吳使而
斬之則魏不疑而因得以寬其力徐自王於是稱
藩於吳并獻貂馬吳主大悅議欲遣張彌許晏等

智品

卷十一

李

將萬人往加淵爵位議定羣臣皆賀顧雍獨弔曰
甚矣上下之相蒙也可弔也而賀之吳主曰遠國
慕義爲天下先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
復是過而丞相獨弔何也雍曰臣弔二使之不反
也淵憑恃險遠再世有不臣之心陛下雖威
德遠著度與魏孰大今不臣魏而臣吳近捨強援
而遠結窮交非人情也吳主曰奚而稱藩於我雍
曰此淵賢子之小計耳淵欲自王恐魏攻其後欲
事魏又業已事吳而恐以爲持兩端貢獻稱臣則
吳必報使加策命既利我之金寶重資因而留我
之使還報於魏信以爲絕吳至而事已成必重德
淵而不加伐淵因得以息兵養民睥睨海表陛下
不以爲然試發一書責其任質其詐立破也且非
有攻伐之規重復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何不
愛其民至是乎故以臣愚計但遣兵數百護其來
使魏聞則必以爲淵事吳謹終將不聽淵淵計不
行矣弗聽謂左右曰丞相恃矣人以義歸我而重
疑之何以爲來者勅卒發使乘海授淵

初孫權有窺蜀之意周瑜甘寧竝勸取蜀使報先主
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

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
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
也先主內欲自窺乃偽報曰益州民富疆地險阻
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
操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
利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
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
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
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
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

卷十一

十一

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先
主謂瑜曰備與璋俱託宗室冀馮英靈以匡漢朝
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達至尊少
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瑜曰權權
以爲至情又瑜兵不得過乃召瑜還後先主入蜀
權曰猾虜乃敢狹詐如此

三國赤壁之爭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
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鬪艦數十艘載枯荻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上
建牙旗而先書報曹公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

師見遇不薄然願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
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
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
肅褊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實計瑜所督
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
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曰勅曰但恐汝詐
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于前後也至戰日曹公
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時東南風急中流
舉帆因風縱火燒盡北船是時烟炎漲天人馬燒
溺北軍大壞曹公退走蓋本謀也

卷十一

十一

吳呂蒙多智孫權甚親之值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
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
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
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
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
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
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
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願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
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今左將軍在漢
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

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
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恃明矣不移日而城
必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
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
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
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
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
曹爽與司馬懿不相能懿稱疾不與政事爽之徒屬
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謂
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
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胃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
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
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
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
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
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
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
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

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鍾會之伐蜀也衛瑾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
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旣平艾輒承制封拜會
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瑾俱奏其狀詔使檻車
徵之會遣瑾先收艾會以瑾兵少欲令艾殺瑾因
加艾罪瑾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
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
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
來赴瑾唯艾帳內左右及子旦開門瑾乘使者車徑
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
欲劫艾整仗趣瑾營瑾徑出迎之僞作表章將庖
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
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
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瑾謀議乃書板云欲殺
胡烈等舉以示瑾瑾不許因相疑貳瑾如廁見胡
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瑾定議經宿
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瑾既不
出未敢先發會使瑾慰勞諸軍瑾心欲去且堅其
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
後出瑾便下殿會悔之遣使呼瑾瑾辭眩疾動作

有地比出閭數十信追之璫至必解服監湯大吐
璫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
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璫作檄宣告諸軍諸
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
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璫於
是部分諸將情肅然

謝安與王彪之共掌朝政每臨朝安輒嘆曰朝廷六
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
如此

溫嶠知王敦有異志不可復諫乃潛謀滅之先夙夜

綜其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
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結
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
得文武兼能之士公宜自選其才敦然之間嶠誰
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然裁之任公敦思惟
良久無復勝嶠者嶠卽苦辭敦不從奏補丹陽尹
猶懼錢鳳爲之奸謀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
宇下情戀不已願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至
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憤爲之墜作色
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

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或
反噬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
以此便相讒二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盡以敦
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

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
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
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
兵峭渾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
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智品

卷之十

卷之十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
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
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
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女之頑嚚欲過阿
智方知與公之詐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
二王之奸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
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
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王猛說秦王苻堅曰慕容垂臂如龍虎非可馴之物
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
初許翼虎牢以西略秦晉兵既還燕復悔秦王怒
遣猛及將軍鄧羗陽安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
陽猛之發長安也諸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
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
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
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
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
爲天下笑聞東朝北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
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
爲追騎所獲

智品卷之十二

諸品二

劉裕既復晉室值揚州刺史王謐薨裕以弟應入輔
劉毅等不欲讓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又欲令裕
于丹陽領州而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道尚書
左丞皮沈以二議咨裕劉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失
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
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
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
皆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
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難
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
制於人也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
非可懸論便覲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
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
永安三年太原王爾朱榮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
臧否肆意莊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
不作漢獻帝生乃請計於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
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
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微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

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微脫榮帽懽舞盤旋微素有度量喜怒不形於色邊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

爾朱氏諸弟于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爾朱兆惠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至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歐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

爾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摩高歡乃白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特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滄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夫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額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論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杭表罪狀爾朱氏

爾朱敬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敬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敬便執綺衣兒比究問曰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初民間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魏

果遣遊騎行境上宋主問乃使道成復本任

韋孝寬欲除齊斛律光其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

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

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

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樹不扶自堅令謀人多齎

遺郭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

韋孝寬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

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

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

孝寬書又為落爐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

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

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皆獲遂清

齊王敬則為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民患

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

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

既出敬則入廟中設酒會劫帥於坐收縛之曰吾

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

神遂斬諸劫百姓悅之

慕容彥超為秦寧節度使奸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

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

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

卽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

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為

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北周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卽位十年方誅宇文護初

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

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

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珥自後

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

之

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

大舉伐齊命王謀策之遇華譚王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

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

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

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

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

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慙慙泣諫宏

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

者不南伐當遷都于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

千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

隋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千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長孫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遂拔

所佩刀親自艾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基牙又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上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夏主竇建德微時有刼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絲是益知名

唐太宗將起兵劉文靜乃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

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唐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求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卑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裂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荆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膽膽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

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羣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問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鑒與南辛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

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懷
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
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姚崇相唐玄宗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
璟蘇頌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
停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管廟
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尚不免崩歲久枯木自當
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輪餉告
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
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

東

姚崇爲相一日於便殿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
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
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
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
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構曰丞相得罪未宜太
偏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
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構也前旬
月有教授書生私通于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
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尹書生厲聲曰

觀色不能禁一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
有用人乎斬于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
兒與歸書生一跳踪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
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思思有謝者
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
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
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
云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鷄林郡
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割數
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
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質且請公主自書
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
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
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
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
屯所還遂叅密議以功討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
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
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
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者舊主而泣人臣終節

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玄

之曰何不以此意通五王豈五王偏執不可言耶

姚崇始為同知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

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

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

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

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

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眾趨出崇曳

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

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

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于是出

說相州

姚崇為相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

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

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

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

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

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

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知古

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

下私臣乃止

姚崇與張說同為宰輔各懷疑叵張銜之頗切崇病

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聲隙甚深然其人素

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

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

類矣若願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

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礬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

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

刊削為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

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

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

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秦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

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玄之曰恐亦是諸

子懷陶朱公長子之見

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

排擠蘇頌方大用說與頌父瓌善說因為五君詠

致書封其詩以貽頌誠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

之使者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頌覽詩嗚咽

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審諤人望所屬不宜

淪落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遣荊州長史由是
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謫逐歲久因加
甄叙頽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詩曰淒涼丞相府
餘慶在玄城

吉甫爲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
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
于是武相漸求出領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太平公主多權略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
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
天下事歸相王此非而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

宗廢宗卽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
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

吐蕃尚結贊欲設計間馬燧渾瑊等以傾唐因燧次
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頗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
頗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
平涼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弁曰
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
賴公許和謹釋弁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
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
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
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
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
得之邏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
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曰然疑其眞使者卒
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鎮高者
名問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
多然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

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近犒殺其衆囚高以獻

王鏐爲淮南節度使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鏐鏐納之韓中韓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鏐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按驗以誦衆下吏以爲神明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偕

習品

卷十二

唐

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裏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赦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

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張滄唐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牧守姓張卽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旋經過落其詭計滄乃先數程而行泊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滄深忌晉牧及張郊迎

習品

卷十二

唐

既駐郵亭滄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留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已密報之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云並不交言王妹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后判邦計諸道各致綺紈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銅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敢請備之於是諸藩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需無闕朱溫深忌之令刺客殺之於

長水莊上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遣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藉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及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刑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閭

智品 卷十二 外先機恐失於穀中

劉建鋒引兵至澧陵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助鄧繼存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馬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助助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助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助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僮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開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

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鄩爲人縛旗於上以贖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縉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張齊賢初爲布衣時僞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饑餓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狔肩瓜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玄之曰不得不受但不知受後作何用耳

李迪與呂夷簡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

有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公子東之才可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既而呂在告獨迪奏與久之迪忘其實反謂呂私燕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出爲呂所賣也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

卷十二

文

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一云丁謂貶崖州家寓洛陽因爲書自責叙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卽以聞帝見之爲感惻乃得徙雷

州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

荻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忽令藏斂而已諠播遠近竦大慙阻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官妓善舞聖從同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嬌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仁宗初年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

臣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 玄之曰若然韓琦何以力請太后還政也

嘉祐三年呂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還陛下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

卷十二

三

輔相言無不聽請無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來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自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

傳

卷十二

三

凡居室驗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辜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燭致柩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葷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目私召至其官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梳栢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

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燕之以歸版字不可遠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神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

增品

卷十一

聖

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移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胡曾蘇幕恩部落最強神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幕恩慚媿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為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乃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程子曰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增品

卷十一

聖

郭傳師太尉說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將鞬鞬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鞬鞬智勇我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鞬鞬踰月病不能起曹乃于界首設一大祭賻踰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我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祭下望其兵近即舉火燒祭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鞬鞬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

宰寮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可勝計

韓彥古尹京日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詞一日嗽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日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紙扇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請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爲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卽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卽以奉納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忿媿不平亦幸蒙其成遂用以進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台中爲

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台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楊州守守覺其僞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檜見之卽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此事頗得用人之體 玄之曰檜豈不能寘此人于死而慮其走胡越耶奸人必另有意在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京下忽聞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鐻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鐻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聞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檜在相位願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錢市廛

大開府尹以開槍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
促者絡繹奔而來論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
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
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
價太昂泉溢於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秦檜一日見高宗不懌奏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
祀匹帛缺五萬丈檜云臣爲陛下任此事忽一日
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奏約張
韓二將來議事自早至午未得入謁但見中使宣
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
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捧卮戰慄不
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緩云主人要與二將
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
令奏知高廟得旨正五百萬緡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
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
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
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耶謀莫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復遣
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

大驚遂廢

金主亮之南征也劉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
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
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

劉錡與兀朮戰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
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
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
則曰太平邊帥于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朮大喜
卽置爲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趨
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
錡懼惑軍立焚之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迺史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
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揀左右
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米價頓平

吳曦自稱蜀王召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丙度不
能脫乃陽與而陰圖之會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
謀討曦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丙丙乃屬夢錫
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長

史記內號曰曰前兵將我所知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乃共草密詔命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入僞官斬曦初韓侂胄聞曦反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對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乃密以書諭丙書未達而曦誅

昔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

卷十一

卷十一

主

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

高皇初起時被陳桡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桡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桡先桡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桡先死

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高皇帝

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問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汊登舟見友諒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卷十一

卷十一

主

大寧守將卜萬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訊毀亨誠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恙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

言這疑萬執下獄藉其家其子高亦類此未幾
亭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初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柰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

智品

卷十二

子

啓封并安致父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父世子且反父疑之間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燕王曰嗟呼幾殺吾子

周文襄初撫江南時屬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諄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糴無所干售于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推牛醢酒犒謝之大賈各醉懽

去

周文襄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已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極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公懋績然公曲爲媚術苟非利民當爲士類笑罵矣世宗時倭奴入寇總制胡宗憲厚寵嚴相始得展布以除倭患正與此意同世人多議宗憲濫於用財此誠不達世故者矣
玄之曰此等事心中終有不安

智品

卷十二

子

景帝不豫羣臣集左掖門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更建字爲擇乎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都督張軫張軫都御史楊善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陰結中官曹吉祥等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軾等會于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軾首肯之有貞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因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

不族之禍遂往會亭收掌門鑰開門納
兵時已漏下四鼓天色晦暝軌等惶惑謂有貞日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
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
亨等俯伏合詞請陛下卽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
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謂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
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
帝出視朝忽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鍾鼓
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改元天順卽日詔
逮于謙等于獄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
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頭跡石亨等揚言謙
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鞠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
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
之何益法司成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
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
事爲無名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

武宗時逆瑾鳴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得獨
留乃疏言臣等三人責任同受顧命同今二人者
盡去而臣留臣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不允瑾亦
以先朝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願請元老

去已子然立益沈湮而時時調劑其間給事中
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上疏救之都御史楊一
清逮至京東陽太息曰吾當爲知己屈躬詣瑾外
第力救早朝有匿名書瑾怒逮羣臣獄又力救瑾
立法逃軍坐窩主隣佑皆籍沒充伍若捕盜不得
生無服親屬又力救所全活者無算時文臣有公
錯誣誤免提問者輒罰米實邊多至千百石東陽
言各官米實邊多勞鮮益不若令納原籍預備倉
便從之實錄之變請收回各差出官校瑾不可東
陽曰舊制官校止行巡京城今四出使真奸巨盜
得矯爲亂盡取回則姦無所容矣瑾乃許後瑾敗
以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

李夢陽初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
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
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
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
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
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
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
乃始托之獨不媿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

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
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揀我唯對山爲能揀我餘無
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
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
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
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昔唐
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卽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
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
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
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幹旋之海遂
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
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王陽明爲禮部主事時章忤宦瑾謫貴州龍場驛丞
懼禍迫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云學道無成歲
月虛天平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
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期遺骨葬江魚百
年臣子悲何極須聽濤聲泣子胥卽赴水有二童
子維腋而行如在空中至一洞口二叟出其中夾
棋聯句決句而別二童子復引登陸

龍光云陽明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叅謀雷濟肅
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
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
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
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
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
在於廣州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卽
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
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
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
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
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
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
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
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効義之士又與濟
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秦
邵永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進徑撲南昌
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

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兵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

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三

一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發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甚易為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我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實請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去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

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閣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方統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

卷十三

卷十三

卷十三

三日罪人斯得

陽明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洧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洧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覓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

自今年我遊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歸
咸謂濟師不從乃密遣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
遇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酒
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
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
之因怒珂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
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
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洲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
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
生復授其意叅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
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
先生期召巡捕官伴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
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
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易遷入城來
於是街巷俱燃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
黃表領曆三洲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
已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
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
三人皆得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
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

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祥符官見物宇整潔書
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叅隨數
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
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話於道曰此養
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
自此至三洲八九日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
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有燃曷以
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
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官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
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
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
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
南冷水直搗下洲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蹕
檣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
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
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
使陽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那珣李敦推官
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
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奔九連山
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

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伴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祝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兵防守而歸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寇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昇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督史繼徽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

智品

卷十二

聖

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僕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殺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迂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然然若不豫也者璋曰趙君嗔乎

臣曰肺腑之交契關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然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鄰讎將逮勸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徵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

智品

卷十二

聖

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鎮鎮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叅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追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視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然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鑿戰時當拔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

監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于
餘騎問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覩歸順兵大呼
曰敗矣敗矣天兵問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
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
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
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
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
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
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由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
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親
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婉希儀
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
千醢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
牯繫之一梲侑列十醢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
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
軍安之璋乃綸巾整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逍遙諸
諸將叩首曰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
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
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
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

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
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
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鵠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
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忽呼曰竟
墮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
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賈猛屍與擣諸軍
器攘支解爭擊殺十余人蹙馳軍門則猛首已梟
一曰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絃
等復害鎮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
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鎔落職而希儀等項不論
功璋大恨遜職于子猷而黃冠學辟穀矣
毛公伯溫按河南時鎮守中人往以訐按史得直
自恣而市大猾倚爲奸伯溫至急捕市猾聞怒以
爲是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溫聞故徑詣闕所索飯
曰吾未朝食食我闔強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
闔強爲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違言願乃能待我
食若此耶闔大慙謝伯溫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
聞若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
有名人憐之若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余
固知公之有懲也闔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唐公順之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瘡痍困頓又若瘡
痍切身思救援如不及嘗自謂當今少一寧武子
之愚益自況也時倭奴起霧流血東南而趙文華
者故分宜客也視師海上公與陳機畧且言非專
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乃首薦公起職方郎
中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擊將官三
月賊不平請擊郎中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後又屢
破賊歷陞僉都巡撫焦弱侯曰應德晚節為分宜
所薦至今以為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
大人吉甚且包羞不辭唐梁公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成
淵之功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
倭躡姑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
俱生此其志何如可以經綏之節繩之哉漢人有
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
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
張江陵語督撫曰板升諸逆悉除固為可喜但此時
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為功又費
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
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

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為中國藩蔽勿生反
心若有反心即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
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著他耕
田種谷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
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有計策但可嘿
論不可令那吉知也
或言陸五台宦南都時有相臣子中榜首五台得彼
硃卷大加批評即遞傳南中科道官獎借不休更
以一紙寄相公曰今郎佳卷無媿樹首但恐蜀犬
妄自吠日宜急請殿試足排眾口復以此書傳之
北科道曰此余所與相公言者諸公以為何如
是北官鼎沸上疏而南中無言相公足感五台之
彌縫於南而不知其發縱指示於北也
或曰五台未入吏部時憤羣吏多小人意欲一網
盡乃偽附二相臣造謁甚勤偶吏部有缺甚至一
日數造門既而有兩相果入其術中獨歛相未可
彼知歛相欲用同鄉汪姓者朝士爭之未下乃故
路逢歛相攘臂大言曰貴鄉某真可大用若何東
部不推歛相曰予意正與君合乃為諸人橫沮彼
又攘袂言曰恨我不為吏部且朝入而夕推之歛

相大喜反亟稱於兩相而吏部竟補補後所言汪
姓久不進歛相乃托人往問彼云自當有處俟稍
緩妙再延數月而歛相被論去其人卒不得推及
考察諸吏乃將相門鷹犬一切屏去無遺類於是
被斥者俱怨相君引虎入室而相君徒悔無及云
昔有巡按御史與太守不和太守遣人竊其印御史
倉皇甚枝梧不得乃請一策士計之策士曰宜縱
火焚舍太守必來揀揀時即以印匣封鎖置堂上
呼太守護印急退勿與言彼必無可奈何而印出
御史如所言得印或曰此何心隱之策又曰此江

峯爲諸生時事也

樊升之曰老子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人以爲權謀之說而不知非也大道之
伸縮變化自如此也人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不
仁者得之或以挾詐而殺身仁者得之或以妙應
而善世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夫有至仁斯有至術
非徑情直行所能了辦也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
安之吉又何害矣宋襄陳儒此爲仁義而不爲簡
者也迄今爲天下笑韓信之功子魚之言至今天
下誦之何以故敵也仇也勢不得愛之也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譬掩禽獸食則餌之譬臨敵道不若
則欺之譬探驪珠眠則掘之譬決腐肉覺則沒之
凡此者皆不厭巧而寧有所忌諱於其間耶且諫
者非獨人事亦有天道焉夫有譚仁義於戰國之
世美揖讓於暴秦之朝者能乎哉故時之所值聖
人不能違時正時諫互出而不窮於用君子又以
觀世矣

盜品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悅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睿品

卷十三

前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牛請之叔孫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之佩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牛請之叔孫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

居一年牛爲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

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

二子已死叔孫有病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

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

牛不發喪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

之言而父子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北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

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

睿品

卷十三

一

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此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

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

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

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

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閒謂鄒忌

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

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

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卻
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
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
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
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衛侯燬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
子莫余敢止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智品

卷十三

二

三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
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
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
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
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
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
楚二十余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
更立君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
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

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
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
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
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

史舉非犀首於魏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
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
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儀儀不知因令史舉數見
犀首王聞之惡史舉而弗任

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

智品

卷十三

三

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
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鼂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會
實嬰言表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
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
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
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
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

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率問益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母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

智品

卷十三

四

拜益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漢元帝時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

左右耳目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微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事類如此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

智品

卷十三

五

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莽兄求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遣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若某病當候某某止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

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於廁言其家悲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濟陰黃允以儒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

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

智品

卷十三

七

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中坐懷挾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

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傕送饋妻以鼓爲藥摘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

武乃入抽刀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帝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刀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平以中都護署府事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又表言軍僞退

智品

卷十三

七

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於是表其過惡免官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何圖中垂乎又與樊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鄭小同爲高貴卿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客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脫之

魏侍中劉曄爲魏主叡所親重叡將入寇朝臣皆諫曄人贊議則曰可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會楊暨

諫言劉曄蓋亦云然叙召曄曄曰丘詭道也夫
不厭其密叙謝之曄出責曄曰夫釣者中大魚則
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乎曄亦謝之或謂叙曰曄不盡忠
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叙驗之果得其情出曄爲
人鴻臚遂以憂死

齊王攸文帝昭子攸德望口隆侍中苟勗馮統及尚
書令楊珉皆惡之統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
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
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

智品

卷十三

人

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乃詔
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卽
上書以爲攸至親成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
大夫李意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阮德等皆切諫
博士庾粲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勗所讒料矣
帝遂大怒收粲等付廷尉攸陞辭數日嘔血死
翟輔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
以高第者補之輔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盛
乃往候盛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盛怪而問
之盛曰臣有微賊孫登將以才知爲中官所害

觀君表相似富應之僕受恩接懷愴君之禍耳
移病不試由是酬對第一拜尚書

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成公主拜駙馬都
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
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
飫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
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
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
非令終也洗白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

智品

卷十三

九

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後天下
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
寶物散之於衆永昌元年舉兵反

朝議欲徵張華入相又欲進號議同初華毀徵士馮
恢於晉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常侍帝
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
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謬言罪
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
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
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

祓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遭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以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氷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至覆喪帝曰當今豈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

警品

卷十三

十

十一

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以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孔熙先素不爲范曄所重太子中書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旣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曄甚愕然熙先又怵以禍福曄猶疑未決熙先曰

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大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大人曾不耻之欲爲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大人一旨如湯洗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洗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饅美鮓麇臠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大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警品

卷十三

十一

十二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寄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盜高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十巡絢許爲壯狀遂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

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
威震山東

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
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嬖而有智
因與謀曰武昭儀方有寵于上上欲立爲后畏宰
相議蓄而未發君能建白立爲后轉禍爲福在此
時也義府卽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
儀帝大悅賜珠一斗遂停司馬詔書留復侍

武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
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淑妃右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寢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
武氏同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
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
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於
衾下同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
問左右皆曰后来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
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讒媚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
與母厭勝疊卜帝挾前憾實其言遂廢之

張柬之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
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

玄宗極寵武惠妃因絕愛其子壽王李林甫專國數
稱壽王美以慝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構太子有異
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盜請介以
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
甲而來矣帝使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
之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焉
李適之旣與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
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
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

重囚訊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
素聞吉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而囚
無傍掠適之遂得罪

李適之與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
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
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
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
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李林甫爲相時玄宗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
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

唐書

卷十三

十一

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
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韋奚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
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
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
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
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
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
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
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

不由已決無患矣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
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
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
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
此固可以久安邪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都
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誠
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華
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
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

唐書

卷十三

十一

軍卒爲希烈賊害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
帝擇人代之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
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
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
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
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
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李希烈敗走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
烈入汴強取參軍竇良之女文顧其父曰慎無戚

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亦實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疾實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收可如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實女請分遺諸將仙奇妻因蠟白丸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李絳在唐文宗朝值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其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

智品

卷十三

十六

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

唐懿宗喜微行京師奸民聞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

匹在大安國寺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

之狀者衣上微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襲之引

二一小僕潛入寄綾之寺會有丐者一二人至假

服者遺之而去又食頃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

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僧

未諾問小僕擲眼向僧僧懼曰櫃內有人寄綾子

匹惟命是聽因啟而啓給之小僕約僧曰來晨於

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白是用之得專行無忌境內不復知有病矣

兇宦仇士良之去也中人舉送

諸君

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

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罷奸省游幸吾屬

恩幸薄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毳

獵聲色盡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聞外事

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

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

智品

卷十三

十七

初張顥與徐溫謀弑其節度使楊渥溫曰參用左右

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

用公兵顥從之後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

以爲溫實不知謀也

丁謂知真宗欲營玉清昭應宮以奉上帝謂曰陛下

有天下之富建一宮以奉上帝祈皇嗣羣臣敢有

諫沮者願以臣此意諭之於是王旦果有密疏諫

止帝帝乃以謂語告旦旦始不敢言乃以謂爲修

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

丁謂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兼賓客李迪執不可因

斥詔奸邪不法事二人爭論帝前即日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願復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青復平章乃更以仇謂印入中書視事而李迪獨罷相

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時為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

智記

卷十三

五

去如距斯脫太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又作朋黨論上之竦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為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獨不自安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

陽修從貶所召還上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為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諧修欲遂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為學士

邢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挑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為表裏

智記

卷十三

五

邢恕欲害王珪時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因使所親信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

帝欲相蔡京起居郎鄧洵武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於是作愛莫助圖以獻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

給事中兼侍講

宋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蔡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額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首而已

蔡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卽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買直自陳院爲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訾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果充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陳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法遂不變

蔡確爲監察御史秉行時開封府鞠伯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贊王珪奏遣確詣臺叅治確遂銀鍊成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恠掠罪囚確伺知

之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及帝連遣諫官內侍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克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

皆品

卷十一

子十

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秦檜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答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秦檜與趙鼎同相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顯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

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駟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疊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焚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用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聞者皆以爲過

明紘未達時嘗謁朱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

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任經年醞釀章奏乃成合改官以疏草授沈繼祖誣論熹十罪

韓侂胄既恨趙汝愚以傳導詔旨故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威福朱熹入侍講白奏其奸侂胄怒熹使優人裁冠闊袖象大儒戲于上前雪川劉敞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敞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

劉三傑等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欲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謀之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遂因此罷相

寧宗皇子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諸竑使矚竑動息時彌遠權勢薰灼竑嘗書几上云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聞之大懼乃日媒孽竑之失于帝覲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

史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

元杰議政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丞相范鍾歸而熟大作夜四鼓指瓜忽烈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府勸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爲慮未幾腫疾暴死杜範人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道士杖藜叩其扉二子延入之談論甚偉曰此間寶氣逼人去東南百步有五乳松否曰某之別業

卷十三

三

也道士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浴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濟世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以効斬魔之術二子驚異欲發之道士曰若無制術恐進匿黃壤必結方壇以法水喚之耳問其壇儀云用赤黑索三百尺隨五方色緣緣泊几爐棚極之具甚多祭膳酒茗皆須金銀器貯之又言善點化求寄行囊凡緘鐫四巨笈重不可勝二子卽擇吉日勉營具設法壇于五松問道士戒以杜門無得窺伺行法已畢舉火相召乃率僮僕荷斧鉞

共發秘寶耳二子依言俟之久無影響丙夜步至松下則道士飲食訖纏索器物遁矣其所寄巨笈盡瓦礫實之也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埋一銅佛像於窮谷中栢樹之下俟草遍生宣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聖佛佯於他所斫之不得謂是衆誠未至不布施耳蓋捨者百餘萬卽斫於埋處獲像焉求見聖佛者日益衆乃以紺紫緋黃綾爲袋數重盛像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亂自稱光王軍帥程務挺討斬之

卷十三

三

三

我朝胡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普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短而權歸掌握矣○旂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覩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故智也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瑄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瑄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玠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王直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

智品

卷十三

七

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玠以大赦愿免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著致仕劉珝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大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大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大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于武廟前候其翫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武廟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卽詔旨亦不令之知矣沈公鍊疏論相嵩父子悞國謫田畧外而嵩客侍郎楊順來總督時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

智品

卷十三

七

公廉得其狀貽書謝順且賦詩及樂府者二順聞
志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繼走嵩于世
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
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
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
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
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
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救通虜者
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取中書僉公籍其家而予
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

智品

卷十三

子八

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
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逃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
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悞國
大罪上怒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縱騎捕治順楷
而襄得釋久之嵩敗世蕃咤死御史維新復論順
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
沈公寃始大白

或云一士人偶合於當道逢人輒溢美其文同輩中
有妬之者思中之不可得一日七人且謁當道逢
其人曰彼甚喜公文奚不以文見士人對未便其

人曰彼愛丈信丈過甚卽持胡說進彼且擊節矣
士人對胡說亦未便其人曰我處有文數篇充丈
文以往何如士人素契此人遂如其言當道亦素
相敬果携袖中其人入告當道曰聞某送有時執
幸示之乃愕然敬起爲倉皇之狀者三戲告當道
之子曰嘻似舊也試求之乃手檢時刻一字不差
當道乃大怪士人而士人不知也後逾年始有故
人告之者忍辱居士聞而且笑且嘆曰余有一僕
今甫成童已誦詐異常往歲隨家君宦遊從縣中
索騎彼所值甚騫下望後來人得駿馬馳而來手

智品

卷十三

子九

握繮繩伴泣於馬上後來者問之曰何泣也曰吾
馬奔逸絕塵深懼其泛駕而跌我也後來人見其
稚弱可信以爲此馬更佳乃下地與之易彼旣得
馬再策而去矣後來者始悞其言已悔不可及嗟
乎士人之受欺於斯人也何以異斯後來者乎顧
欺人者方將以僮僕之智洋洋自矜世道可勝慨
哉

樊升之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莊生戲也
而悲也蓋與孔子成春秋之志同焉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自春秋以後天下遂無

盜手莊生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予謂天下無
聖人則盜賊猖獗天下有聖人則盜賊寢息豈
止寢息哉昔孔子欲往公山欲往佛矜蓋將以
用夫盜也而子反退齊師孟嘗出秦關者又何
人哉故曹孟德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由是言之盜與善亦何常武后曰有才如此而
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宋文帝之謝孔熙
先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應有異志此乃
我負卿也然則有明聖之君在上盜賊無不效
用於下矣雖然寧無不教用乎

必知盜而後能備盜也

於斯行校刊

爲聖人者

智品十三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明樊玉衡撰於倫補葺玉衡字元之萬厯乙未進
士官崑山縣知縣倫字惇之萬厯辛丑進士官至
右通政皆黃岡人是編蒐輯古初至明代用智之
事分爲七門一曰神品察兆於未萌者也二曰妙
品知幾於將至者也三曰能品救敗於已然者也
四曰雅品端士之善應變者也五曰具品小才之
偶見長者也六曰譎品純任術者也七曰盜品陰
賊害正者也襍隸古事而皆不著其所出如趙簡
子欲殺孔子之事出宋人僞子華子管仲諸事出
管子輕重諸篇詞皆依託而信爲實然未免失於
考證又輔過稀疵得列神品與大禹同科而文王
周公乃僅入妙品殊爲倒置至竇良女蠟書滅賊
厥志可尙而乃列之盜品中尤乖刺矣

智囊補二十八卷

〔明〕馮夢龍輯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積秀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智囊補二

十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明曰達於理者必明於權。國以
恬養智。由是輔萬物之自然而
不索其數。蓋苦心濟世。非忘世
也。猶龍負通方適用之才。侘傺
不自得。所閱歷世變物情。既殷

且繁廼歛旁慧。翕而歸之經術。參稽入深。滔滔然識古今來事功作用。爲鈍儒。羗品腐爛。太甚。乃取方內方外九流百家。通變成務。卓絕閃鑠之觀。心所能

金三

會口所不能言。千古可思。一時不可說。莫不發其要眇。抉其幽隱。使微妙玄通之士。超然娛會於意言之外。破大疑。宅大快。心爽而澆欲流。蓋入世用世之概。

見於此矣。宇宙一活局耳。執方引經之徒。膠一實以御百虛。知形而不知情。知理而不知數。知用而不知機。成敗得失。介在呼吸。弗能轉也。咨嗟憤惜而善其

金三

後不旣晚乎。是書也。於以成天下之亶亶。非小補也。雖然。心有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蕭條滅沒。猶鏡水受形。不設知。故而方圓曲直。自生。故足貴。

耳而如以爲飛箱。拒巖。押闔。張
翕之資。以內符應外摩。爲發伏
之鉅。鉅爲釣事之甘餌。猶傾囊
倒儲。以隨採取。華焉殆矣。庸詎
可乎。夫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

叙四

御師。馬得路。師蟻得水。無成法。
可摹也。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
而知爲車。見鳥跡而知著書類。
相取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
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矣。此

明之用。淡然者。君之。乃知
積之地。注然。平靜。寂然。清泠。從
茲發慧。雖頓挫險阻。離合縱橫。
莫不行乎冥冥。偶乎深深。苟離
其所。縱熠煜之光。輝燭四海。而

叙五

緇白不備。逃生於俏。神生大驚。
然而成機械。譎詐之用。此其
辨不旣微矣乎。風過河也有損。
日過河也有損。風與日相守於
河。而河以爲未始攖者。何也。詩

源而往者也。善夫猶龍之爲是書。殆非謀報渾混之德者也。什唐何之察。與五尺童子同功。習愚合體。明闇一源。其含結者厚。故可以動。可以靜。可以出入而

叙六

取捨。晁大夫離其囊而構圖焉。以至於兵。致譽咎並集。豈知乾之淵坤之囊。皆陰陽妙用耶。囊之入於無疵。括之深於不測。命編者其有憂患乎。吾將與竟老。

易之旨矣

荅想天奏名日大谷居士沈幾

題



叙七

智囊自叙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
水爲焦土人無智爲行屍智用
于人猶水行于地地勢均則水
滿之人事均則智滿之周覽古

叙一

焉

今成敗得失之林茂不繇此何
以明之昔者桀紂愚而湯武智
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
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
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

所爲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於
舜而困于頑嚚亦莫大於孔而
危於陳蔡西隣之子六藝嫻習
懷璞不售鶉衣穀食東隣之子
紇字未識坐享素封僕從盈百

叙二

焉

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馮子笑
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
夏裘紇以人畜以出其平地獲
泉者智也若夫土窮而石見則
變也有種世衡者屑石出泉潤

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復不窮于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廩泥于井俘於陳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聖人之智之妙

叙三

馬

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不錯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譚兵人

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爲不智讒興身滅雖然錯愚於衛身而智于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于名輿輓近斗筭之流衛身

叙四

馬

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誰媿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錯有樗里子焉後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範王德儉焉其在 皇明楊文襄公

並擅斯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務。豎勛。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楫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

叙五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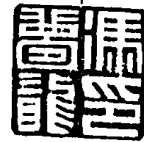
人學智也。智繇性生乎。繇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於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吾憂夫人性之錮于土石。而以紙上

言爲之。畚鍤庶于應世。有瘳爾。或又曰。僕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雖奸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爲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爲蠶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衆水。同歸。豈

叙六

馮

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篇首。馮子名夢龍。字猶龍。東吳之畸人也。



報七

智囊補

古吳馮夢龍猶龍述

金沙張明弼公亮

長洲沈幾去疑 閱

上智部 卷一之四

見大

遠猶

通簡

迎刃

智囊補

總目

明智部 卷五之八

知幾

億中

制疑

經務

察智部 卷九之十

得情

詰奴

智部 卷十一之一

威克

識斷

捷智部 卷十三之十五

靈變

應卒

敏悟

術智部 卷十六之十八

委蛇

繆敦

智囊補

總目

一

權奇

語智部 卷十九之二十

辨才

善言

兵智部 卷二十一之二十四

不戰

制勝

詭道

武索

閨智部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賢哲

雄畧

雜智部

卷二十七之二十八

狡獪

小慧

每部前有總叙每卷前有引語

智囊補

總目

二

智囊卷一之四

上智部總叙

馮子曰。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為上。故愚夫或現其一得。而曉人反失。諸子慮何則。上智無心。而合非千慮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視近。我視遠。人動而愈紛。我靜而自正。人束手無策。我游刃有餘。夫是故難事遇之而皆易。鉅事遇之而皆細。其幹旋入于無聲臭之微。而其舉動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後合。或似逆而實順。方其開開。蒙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叙

四

傑所疑。迄乎斷斷。聖人不易。嗚呼。智若此。豈非上哉。上智不可學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語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幾有觸而現焉。余條列其槩。稍分四則。曰見大。曰遠。曰通。曰迎。而統名之曰上智。

上智部見大卷一

使馬圍

選押伴使

韓滉 錢鏐

燕昭王

丙吉 郭進

假書

楚莊王 袁盎

王猛

魏元忠

柳玘

徐存齋

邵雍

必子

屠杵石

李孝壽 宋元獻

胡建桂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五

張耳

狄武襄

唐文宗

楊士奇

嚴震

董公

蕭何 任氏

蔣相如 寇恂

張飛

曹彬 實儀

魯宗道

呂夷簡

古弼 張承業

後唐明宗

李淵

劉溫叟

衛青

李愬

馮綏

太公 孔子

呂夷簡

王旦

胡濙

孫覺

光武帝

廉希憲

范文正

尹源

趙清獻

賈彪

柳公綽

季本

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上智部見大卷一

一操一縱度越意表尋常所驚豪傑所下集見大

〇〇使馬圍

孔子行遊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馬子貢往說之卑
詞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
牢宰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乃使馬圍往謂野人曰
子不耕於東海子不遊西海也吾馬安得不化子之
稼野人大喜解馬而子之各理之云云此腐儒之所
人各以類相通述詩書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以誤國也馬圍之說誠善假使出子貢之口野人
仍不從何則文質貌殊其神固已離矣然則孔子
曷不即遣馬圍而聽子貢之往耶先遣馬圍則子
貢之心不服既屈子貢而馬圍之禮始王聖人達
人之情故能盡人之用後世以文法束人以資檢
限人又以兼長望人天下事豈有濟乎

〇〇選押伴使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韓愈錢尤最
江左使錢來修貢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詞令不及

爲懷字相亦艱其選請于藝祖藝祖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瑞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復請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獲已竟往渡江始鉉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從唯唯鉉不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酬復鉉亦倦且嘿矣

岳珂云當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辯聘詞庸計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孔子之使馬圉以愚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六

二

應思也藝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困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暇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易莊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談褻昵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藝祖屈徐鉉之術

○韓滉

錢鏐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左隨其才器用之悉皆有故人于授之更無他長皆召之與宴畢席端坐不與比

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更卒無敢出入者至夕三時才吳越王常游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圍蘇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還鏐以諸孫畜之

用人如韓滉錢鏐天下無棄才無廢事矣

按史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守將孫瑛置輪千竿首番組投椎以搗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遣兵來救蘇州有水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六

三

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都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兵相應敵以爲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誤

○燕昭王

燕昭王門爲國郭逕昭帝者之臣師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賓也危國之臣虜也唯王所擇燕王曰寡人聞學而無師則曰王誠欲興道隄請爲天下

開路于是燕王爲隗啟祭官北面事之不三年蘇
日周往郭衍自齊往樂毅自趙往屈景自楚歸
郭隗明于致士之術便有休休大臣氣象不愧爲
人主師○漢高封雍齒而功臣息蒙先主禮許靖
而蜀士歸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實

丙吉 郭進

吉爲相有馭吏嗜酒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
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
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遊郡

智囊補

卷一

智部笑

四

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
旗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
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還歸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
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
苦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
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率遠不能
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進任山西巡檢有軍校詣關訟進者上召訊知其語
即遣送進令殺之會并寇滅進謂其人曰汝能論我

信有膽氣今赦汝罪能掩殺并寇者即薦汝于朝如
敗即自投河毋汚我劍也其人踴躍赴關竟大捷進
即薦擢之

容小過者以一長酬釋大仇者以死力報唯酬報
之情迫中故其長觸之而必試其力激之而必竭
彼索過尋讐者豈非大愚

○○假書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詣楊州守守覺其偽繳原
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即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

五

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
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時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恥
于自媒乃刻詩于碑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
用久之乃走西夏說名張元李昊到處題詩元昊
聞而怪之招致與語大悅奉爲謀主大爲過慰奸
檜此舉却勝韓范遠甚所謂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士
頗豪與之三子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

校卒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謂見柳獎飾其數
于弟以爲太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抑衡之子獨能
好文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
減三五員州賦不亦善乎將矣勿後進是大大好云

○○徐存齋

子弟生不知且戒云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
用須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願
責執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出楊子
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使倭太早未

智囊補

卷一

止齋節

十

管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竊然稱其雅量
不吝收過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識聞萬曆初年有
士作怨慕章一題中用爲舜也父者爲舜也母者
句爲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陳文法出
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讀檀弓更置五等人之
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藝祖嘗以事怒周翰將
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大名受杖不雅帝遂釋之
古來聖主名臣斷無使性道非者

○郭能

臆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驟然邵康節問居林下門生
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解一分則受一分
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李公以不詳在任與焉

李燔

朱晦菴

弟子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纔爲功

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連池大師勸
人作善事或辭以無力大師指櫓曰假如此櫓
斜得路吾爲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使覺艱難
投劾者亦是實山空回○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

智囊補

卷一

止齋節

上

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
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
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
以爲法

○宓子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
出穰可以益糧上不資稅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
寇逮于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處然曰今茲無麥
明年可耕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怨夫單父二

歲之麥其得失於曾不加強弱若使民有倖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人吾豈忍見這子哉○處法不亡法不亡字之甚

○屠杆石

先生為浙中督學持法嚴按湖廣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杆為不凡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案頗遠屠杆

智囊補

卷一

屠杆見夫

士

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也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杆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校三十荷枷相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知秀才生威嚇之而感先生曲全其酒色士也自是風頓息而此士卒自德用首為教官有後此之風才也

李西平擄城都伎行為節使張延賞追還卒成仇隙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詮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紅顏婦人賢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全

者少矣宋韓億性方重東官尚書左丞每見諸路有奏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相公卿久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罪錮人於盛世乎公頗得此意

○○李孝壽

宋元獻

李孝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其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傲我書判私

智囊補

卷一

士

法

用刑孝壽即迫至備言本未孝壽憤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六才才以不此矣

宋元獻公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携未可深責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其罪而遣之

○○胡運桂

胡運桂開慶間為韶山主簿時私備之禁甚嚴有婦

訴其姑私釀者寔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
孝可代汝姑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姑蘇志載此

禁諸生宿娼娼法也而告許之風不可長哉并責判
及失稅私釀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婦不可
以凌姑捨其細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張耳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滅魏懸金購兩人兩人變姓
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陳餘餘怒

齊襄補

卷一

上智節見天

甫

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

曰始吾與公言何若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踐石室淮陰胯下皆忍小恥以就大業也陳餘

淺躁不及張耳遠甚所以一成一敗

○狄武襄

狄青起行伍十餘年既貴顯面涅猶存曰留以勸軍

中太學向人注

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進附梁公

○曹文宗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
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
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下即與賞物令夫又
容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旣不好名以揚前人之過又不好戲以開倖人之
端此一事可稱聖主

○楊士奇

元氣也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
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齊襄補

卷一

上智節見天

圭

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

贈行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

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

即以單目付中宣令燬之一無所問

此舉一焚而邏者喪氣省精神中許多禍且使人

主無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無智名實大智也豈

唯厚道○宋真宗時有上書言官禁事者上怒籍

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欲付御史

問狀王旦自取嘗所占問之言進請并付獄上意

漫解公遂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上悔復馳取之公對已焚訖乃止此事與文貞相類都是舍身救物

○嚴震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袁召子公爾等問之公爾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堅門只可勸吾女行善事奈何勸吾悽惻且此人不辦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

智囊補

卷一

上智見大

去

者

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曾肅唐之于頤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西吳董尚書澤陽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嗣王于詩字往往以千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為懼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耶止緝維之家自和厚而豈

復以詩字得人憐者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至民變事起尚書已老青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為之破產人服尚書先見

○董公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天下共立義帝項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兵皆編素告諸侯曰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

智囊補

卷一

上智見大

去

侯

董公此說乃劉項曲直分判處隨何招九江勝生下全齊其陳說皆本此許庸齋謂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國朝盧廷選進士為楚梟暴卒良久而雖自言為項羽訟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義帝而伴安罪羽編素發喪以欺天下後世盧在漢即九江王也事甚怪理不可信○
○蕭何 任氏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沛公之何獨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
也止韓信相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
玉任氏獨奢舍粟楚漢相拒榮陽民不得耕種米石
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二人之智無大小易地則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
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釐行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大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蒞蒞唯卓氏
曰此地限薄吾聞崑崙山之下沃野下有駿騊也至
死不饑民工作布易買乃遠求遷致之臨邛即鉄
山鼓鑄運籌貿易富至敵國其識亦有過人者

○商相如

寇恂

相王歸自澠池以商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廉頗自修戰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
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
不欲與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
視廉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爲獨畏廉將軍哉
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
如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獲之復以爲恥
過潁川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與相
見姊子谷崇請帶劔侍側以備非常恂曰不然昔商
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
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
勒兵欲追之而將士皆醉遂過去恂遣人以狀聞帝
徵恂使與復結友而去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大

分賜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萊公蒸羊之逆寇
恂之微術也○安思順帥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
俱爲牙門都將而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目相
視不交一語及于饒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

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因一死國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捧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謀破賊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請貶準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縱博俟謂行遠乃罷不之直報怒耳

○○張飛

先主一見馬超以為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失

手

待之厚也略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刃立直起入顧坐席不見羽飛座見其直也乃大驚自後乃尊事先主王和和釋嚴顏誨馬超都是細心作用後世目飛為相人大枉

○曹彬

實儀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嘗奉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持酒以

飲之及太祖即位語羣臣曰世宗史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實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命親吏取藏緡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稱儀有節欲以為相以兩條呈後太祖

曹宗道

三

宋曹宗道為論德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

得義補

卷一

上智部失

主

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常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誤子之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詔之謂為忠實可大用

○呂夷簡 夷簡多智故時年未止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呂許公開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狀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臣以為得輔臣體

李太后服衣除而後復服衣。進曰：呂夷簡奏教諭等條一才奸事矣。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韓琦曰：高郵人尚美。皆以失寵廢官。而夷簡不可勝數。不勝其多。無以正之。無事自若。此其所以也。

○古彌

張養浩奏為乞免大匠取

魏太武宮校側西河諸廟以肥馬給騎士。故給與者上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我。還臺先斬此奴。時廟為盡惶懼。病告之曰：事君而使君憂。適不適其罪小。

智囊補

卷一

上智補

三

不備不虞。其罪大矣。今非狄南虜役焉。敢謂是吾憂也。吾選肥馬以備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死。唯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無。帝聞而數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彌頭尖。帝嘗各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後唐莊宗嘗須錢滿博。賞賜伶人。而張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安為承業起舞。舞罷。能承業出寶幣幣焉。繼安持錢債請承業。和哥繼安乏錢。可與錢一積。安用幣馬承業。辨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帝使之承業。怒曰：臣老教。

使非為子孫。但受先王顧命。普雪國恥。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臣則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因捧莊宗衣而泣。乃止。官中何至。及此。

○後唐明宗

莊宗列於此

秦王從榮性輕佻。喜儒學。多招致後生浮薄之徒。時飲酒。一日明宗問之曰：爾軍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諸儒賦詩談道。明宗曰：吾每見先帝知作歌詩。甚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所素習。必不能。上問干人。口徒作笑。稱吾老矣。干經義雖未曉。然尚。

智囊補

卷一

上智補

三

喜聞之餘。不足學也。從榮卒敗。令人餘甲。

○李淵

帝王注宜成大業

李淵克霍邑。行賞時。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勲。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于西河。選其壯下。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致失人心。奈師效之日。收衆以官。不勝于用兵乎。

○劉溫叟

開寶二年劉溫叟爲御史中丞一日晚過明德門帝
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溫
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
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嘗之

○衛青

大將軍青兵出定襄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兵且盡信降單于建獨身歸青議
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無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長史安曰不然建以數千卒當虜衆

智囊補

卷十

上智部見大

青

萬力戰一日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思
無威而衛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難當斬
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于境外其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于以風爲人臣者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
建請行在天子果赦不誅

○李愬

節度使李愬既平蔡賊吳元濬送京師屯兵朔場以
侍詔討使裴度度入城愬具書進出迎拜于路左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
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馮彥

孟嘗君問門下諸舍誰習計會能爲收責于薛者馮
煖曰能于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
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至薛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既合券燭令以責賜諸民悉焚其
券民稱萬歲煖長驅至齊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
之曰責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視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三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廐
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
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民
因而買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焚其券
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
休矣後暮年齊王疑孟嘗使就國未至薛百里民扶
老携幼爭趨迎于道孟嘗君謂煖曰先生所爲文市
義者乃今日見之食官二子石一石
煖使齊復相田文及立宗廟于薛皆縱橫家然矣

惟市義一節高出千古非戰士策士所及保國保

家者皆當取法

○太公 孔子

太公望封於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至不至命誅之周公曰
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
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爲教首使一國效之
望謂與君臣民爲教首使一國效之

智囊補

卷一 上篇

主

齊所以無情民所以終不爲弱國韓非五蠹之論
本此 大主人作用

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爲
大司寇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
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
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
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
雄也不可以不誅也

小人無過人之才則不足以亂國然使小人貪利

而肯受君子之駕馭則又未嘗無濟于國而君子

亦必不棄擯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門之弟子直

欲掩孔子而上之可與同朝共事乎孔子曰彼下

不但爲一時辨言亂政故蓋爲後世以學術殺人

者立防○華士虛名而無用少正卯似大有用而

實不可用壬人貪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高士非

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唐蕭瑀好奉佛太宗令出

家如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鉞陽丞郭仙舟投

智囊補

卷一

主

匪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時用不切事
情宜各從所好罷觀度爲道士此等作用亦與聖
人暗合如使佞佛者盡令出家誦道者卽爲道士
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擇本云論

○呂夷簡

慶曆中石介作處屨重德頌褒貶甚峻于夏竦尤極
詆斥未幾黨議起介得罪罷歸卒介山東舉子孔直
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舉介是壞遂謂介有不死
此走胡矣詔編管介判石介溫獄由中使與家乘

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請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罕戮不爲酷萬一介真死朝廷無故部人塚墓非所以示後也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夷簡曰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于舉柩之棺必用內肆之人今悉撤至勿問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結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疎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

不爲介雪乃深于雪當介作頌時正呂許公罷相

智囊補

卷一

上智補

天

而晏殊章得象同升許公不念私憾而念國體真宰相之度也

○王旦

王欽若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急爭上從王旦至則見欽若直諱不已馬則涕泣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欽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獄且從容曰欽若等侍陛下頗通之願上煩陛下臣冠率庶官行朝典然觀陛下大顏不悅願且還內禁中取旨上許之且退召欽若等切責皆息懼于曉待罪翌

日上召旦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旦曰臣職父恩之欽若等當默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必無禮旦曰陛下聖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對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後數日欽若等皆罷亦以是示宗室遂樣王之手

○胡漢

正統中宗伯胡漢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

智囊補

卷一

上智補

天

客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隱几而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銀衣衛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拿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老成幾摧自得大體深自去矣

○孫覺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久市易錢者繁猥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輩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

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幸老曰佛殿未修
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使數百人糶
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
輸官國圖遂空

○諸葛亮

有言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
鄭康成間每見改治亂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
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及費禪爲政始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都見大

又

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散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
於是鄭國多盜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而商君刑及棄灰過於猛者也
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過於寬也論語放
小過春秋譏肆大書合之得政之和矣

○光武帝

劉秀爲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
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遵
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悅乃以爲刺殺
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
不私諸將也乃入能用侯是至
罰必則令行令行則生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
難也

○胡世寧

少保胡世寧

卷十

上智都見大

手

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勅
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
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身絕上陟
考語則毀譽失其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
不禁

公孫弘曲學何世然能開其聞以招賢人今世
密於防奸而疏於察賢故臨事遂有乏才之嘆

○廉希憲

元廉公希憲禮賢下士常知不及方爲中書平章

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謁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趙
生監獲冠衣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稽顙抽史飲
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貢問曰劉整貴官而兄
簡薄之諸生寒士而兄優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
知也大。臣。語。蹇。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然
背國叛主而來者若宋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國未
興起汝漢我干斯文不加厚則儒術隳此衰憊矣
不惟興文且令知節義之重是其開國手段者

○范文正

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見大

主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嚴廉達
道皆所素重其為師曰辟置幕客多取諸籍未嘗復
人貳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
其是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問事起之端為
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宰相佐

天下無廢人所以朝廷無廢事非太識見人不及
此

尹源

尹源尹洙之兄也舉進士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漢

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其為主將部卒
罪不伏咎輒呼萬歲漢斬之不為過以此請漢漢
邊兵愈輯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漢遂獲免

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訐之風不可長效尹育判
及失稅私釀專執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
主婦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帥捨其細而全其
大非弘智不能

○趙清獻

趙清獻公朴出蔡州每念天下人罷業株
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更有疫疾濕蒸冬有瘧
疾凍裂或以小罪輕年桎梏或以輕禁一就死亡獄
卒因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馬監
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
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為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
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
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豫吏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害人也。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僉曰。買父所長。生男名曰買男。生女名曰買女。○大雀鳴○余有言。嬰而勿世。手段已能辨賊。直欲以奇致之。

○ 柳公綽

柳公綽節度山東行部至鄧。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謂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天。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 李本

李本初仕為建寧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

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關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擢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某。某德書曰。建寧所恃者惟吾兩。免失之。迂腐。

○ 李本

李本初仕為建寧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關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擢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某。某德書曰。建寧所恃者惟吾兩。

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擢往往運動計。則今日西。賈未可知。土寇生發。回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和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

利場美事。人方爭而得之。誰肯舍甘就苦。選事。難賭此當愧汗矣。

分水關在崇邑五江右。欽山孔公。

義補卷一終

智遠錄卷二

杯酒釋兵權

李必

王叔文

郭欽

繼遷母

元旦日食

蘇頌

陳秀公

韓琦

陳恕

李沆

韓琦

劉大夏

辭連署

辭密賜

范仲淹

趙忠簡

智遠錄

卷二

上智遠錄

一

文彥博

王旦

王守仁

陳仲微

陳寔

姚崇

陳瓘

韓雍

楊榮

趙鳳

楊王司第

程伯淳

徐誼等

李賢

劉晏

李晟

裴寬

李祐

王文正

陳海錢翁

下巖院主僧

劉大夏

公孫儀

何真

廉希憲

孫伯純

禁中假猪

唐肅

徐達

辭例外賜

主婚用璽

孔子

宓子

程琳

高明

王鐸

張咏

李允則

省囊補

李允則

省囊補

卷二

上智遠錄

一

林立山

周宗

孫叔敖

范蜀公

汪公

華歆

辭餽

屏姬侍

何封

上智部遠猶卷二

謀之不遠是用大簡人我迭居吉凶環轉老成借籌寧深毋淺集遠猶

○杯酒釋兵權

初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今唯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我已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遠猶

一

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如白駒過隙所欲富貴者不過多得金錢厚自歛示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使好田宅市之

為十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此一毒言臣臣之款甲李行

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朱

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

革之終宋世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手段若

非君臣倫安力主和議則寇準李綱趙鼎諸人庸

之有餘安在為弱乎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遠猶

二

○李泌

肅宗子建寧王俊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俊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俊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俊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氣弱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而立

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似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俊聞之謝必此國俊之心也不宗言及若定安乃計未

○王叔文 壽兄少心免死

王叔文以基侍太子嘗論政至官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諫之衆皆稱贊叔文獨無言既退獨留叔文問其故對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太愛幸

智業補 卷二十一

叔文固儉險小人此論自正

○郭欽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諸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嗾四夷出入之防明知王肅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卒有五胡之亂

○繼遷母

李繼遷遷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冠

准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願分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於堅其叛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即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

智業補 卷二十一

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于其

具是候則為俺答之款具是違則為奴囚之叛

○元旦日食

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弊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有自新州還者言虜人且罷宴仁宗深悔之

值華虜爭勝之日故以契丹為言其實理合罷宴不係虜之行不行也

○蘇頌

選帥遣種林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
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蘇頌曰事未
可知今越境立君僞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
觀其變俟其定而撫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
恙

○陳秀公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
至揚州勝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

智囊補

卷二

上奇策

五

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之及圖至都聚而笑之具
以事聞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艦舟宣化口使人白
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
願各求其本以歸國主急令繕寫送之于是盡得
其十九州之形勢地勢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為
始有用兵之意矣公此舉蓋德前事云

○喻樗

張洵與趙鼎同志翰海養在望傳門相近習相得甚

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
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
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
相印相悖矣

後注

曹可以繼蕭費董可以繼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
其氣脈也若乃不貴李勣以遺孝和不貴張齊賢
以遺真廟是人主自以私恩為市非帝王之公矣

○陳恕

智囊補

卷二

上奇策

六

陳晉公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
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
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李吉甫為相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摠計天下方鎮
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仰
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其水
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大
臣愛國深心類如此

○李沆

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井用兵或至野食且

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沉日少自
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論朝廷未必無事語曰
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
沉死子必為相遠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
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為然沉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
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
沉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兵禱神之事作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遠備

七

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沉沒後真宗以
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官殿蒐講墜
典廢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
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沉先識之遠歎曰李
文靖真聖人也李公諱有字子平一賢相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
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
外懼承厲公不聽戰楚勝之歸益驕任嬖臣皆重
誅戮三卻遂見弑於匠麗文情請本此

○韓琦

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
刻于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
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焉客亦莫
諭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
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
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惑
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
琦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彼何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遠備

八

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等道
服其精識往歷之而後以歸乎

○○劉大夏

大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
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乃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
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郎項尚書公忠令御史
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項
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
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贖罪有

宜變者以振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那項聳然再折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而賢王又安南黎瀨。侵占城池。西署諸土夷。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贖。大夏匿其子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第一開西南立廢爛矣。尚書悟乃已。大陰陽了大臣謀。乃年此二事天下陰受忠宣公之賜而不知。

○辭連累 辭密揭

憲宗嘉崔羣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累然有囊補 卷二 上齊部議稿 九

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印而進矣。遂不奉詔。去後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願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管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容之開。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冒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子之良臣了師。老成遠慮。大率如此。由中無寸私。不貪權勢。故也。

○范仲淹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

有囊補

卷二 上齊部議稿

賂之法。在必誅。今高郵無兵與械。且小民之情。嚙出財物而免于殺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弼不謂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此夜係。僅。逮。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趙忠簡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馬益遣人收買飛鴿。既

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諒趙鼎
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別國體然朝廷略
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
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
鼎異已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
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
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滴而遠之既
不傷上意彼見誦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
次窺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
智囊補

卷二

上有所遺

士

文彥博

三十三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澤渠入
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
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
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
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
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
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

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視同列
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
事彰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澤方俗
復使二人往一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
北也大臣若心作用亦仲昌之

王旦

王旦爲兗州景靈官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衆
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
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
智囊補

卷二

上有所遺

士

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
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
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守仁

陽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誣公公絕不
爲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佯爲不知
竟坐上席而轉傍席下彬輩遽出惡語公以常行
交際事體平氣諭之復有爲公解者乃止公非爭
生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陳仲微

仲微初為蒲田尉署縣事縣有誦仲微于富路而寵
以薦贖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
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贖緘封如故是人慚謝
陳定 不受賂更直授以苦多此一重

仲微以名德為世所宗桓帝時黨事起逮捕者
多不遵定是以吾不就獄然無所恃竟請獄請囚
帝初得仲微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
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定獨弔焉後復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鑑

三

誅黨人讓以寔故頗多全活

即菩薩捨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偽周賜
摩羅什之事符秦皆是心也

姚崇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通自

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

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

聖流涕時耶思公禍繇此始崇曰比與計逆不足為

功然事天日久壽傳王而後已臣終節也由此獲罪

有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武后遷五公相慶崇獨流涕董卓謀百姓歌舞
獨驚歎事同而禍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
豈私也然驚歎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時
免禍之權術崇逆知三思猶在後將墜甕而無如
五王之不聽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蘇頌

蘇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
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唯頌奏宣仁後必再稟哲宗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鑑

古

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官御史周

秩并劾頌哲宗曰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程顥 單仲游宗哲以書相全

神宗升遐會稽顯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康公

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曰卿叔作

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若先

分黨與他日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自利者

使自愛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

也君實忠直難與議胸叔解事恐力不足也而

皆驗。此言必於道先立不修責

建中初徽宗年號江公望為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

初號諸臣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

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神宗改元紹聖神宗

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

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取仲游子之書曰肯安

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比政之

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百萬苗置市易欲役錢變

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思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編 五

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直之事是以百說而百

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復錢去鹽法凡號為利

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

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

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

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

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而後新法始可

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

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約十

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

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焉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

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

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編 六

也光得書鋒然竟如其慮 愚者情不能

○○陳瓘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間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

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

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乃

妄言撈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自時爭

鋒劔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益抹之說不能盡行

詠有此迹不可泯也 大皇帝後大學 亦有中旨

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幾歎再三詢諫。章安有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絨。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熙。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夭。浩凡三諫立劉后。時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害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瓘言。

二事一局也。謝從之而免譏。鄒違之而構誣。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尤信。

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于是大開言路。衆議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爲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進取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幸誅貴造意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肖欲速。貽悔朝議。以公論久鬱。遂欲取快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助時。助時。陳公在通州。張無垢。商英。入相。欲引公。助時。助時。

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專堯集。蓋將施行。論而繇局中用公也。公料其無成。書已繕。而未發。州郡復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微申政典局。乞于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何必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御覽。豈可復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生忌。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遂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已而悉如公言。張。熙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猶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

要行用于。是衆人服公遠識。深心人。心。心。

○韓雍

公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病。請書。王索終。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方釋。

○○楊榮

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崇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官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翼曰。即薦。不。而。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且。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趙鳳 楊王司帑

智囊補 卷二 上智補遺 九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若置之京師則輕視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優矣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楊王游中閣居外行邊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教書地作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為欲行至此地愛重王諱然語其所及相執曰士上一書乃士奇也王笑批額錢五百萬仍解常所相字楊相者登封諸司帑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偽押來

其物吾官執汝前有司問相者具言本末至聲位其動王聽王之司謂與司帑打合五千緡與之相者大慙痛罵詈詬而去異日乘間白楊楊怪問其故對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誇厚矣且思王已開王祖何復用相王起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即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 大隆乙未

○程伯淳

程顥為越州會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為公誦張懷素道術通神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

智囊補 卷二 上智補遺 三

子其少正非彼嘗諫以為太早漢祖成阜相持彼屢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少俟公不為止曰子不諱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誦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顧此不然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

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議論關係甚大

○劉晏大孫神子古之師古之師也

劉晏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恤小費凡私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遠勝

三

用無君則官物充矣若遽與之肩肩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李晟

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野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以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

茲終不常是懼復守歲則吾軍不戰自屈矣皆謂非所及也

田單欲以神道疑敵見其李晟不欲以天道疑軍

○裴寬李祐

裴寬嘗為潤州參軍時刺史韋誥為安擇婿未得會休日登樓見有所瘞于後圃者訪其人曰此裴參軍也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餉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誥嗟異遂妻以女婚日誥憐其女使觀之寬瘡而長時衣碧族人皆笑呼為裴鵲誥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可親求人乎寬後歷禮部尚書有聲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遠勝

三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請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會幕僚言將納婿眾謂必貴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坐一將謂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為托即席成禮他日或請其故祐曰每見衣冠之家締婚人族其子弟習於淫奢多不令終我以箱鈴致位自求其偶何必倖高以博虛望聞者以為卓識

溫公云娶婦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勝吾家者娶

婦不及吾家則知儉素嫁女勝吾家則知畏謹時
謂名言觀韋李二公擇婿溫公義猶未盡

○王文正

文正公之壻韓公例當遠任公私以語其女曰此小
事勿憂一日謂女曰韓郎知洋州矣女大驚公曰爾
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韓郎婦翁奏
免遠適累其遠大也韓聞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後韓
終踐二府

古人自愛愛人不爭目睫類如此

智囊補

卷二

上智補遺

圭

○東海錢翁

可與見事以知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眾
已償價七白金將售矣亟往圖之翁閱房竟以千金
成券子弟曰此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
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
溢何以塞衆目且夫欲未厭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
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
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
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不然

○下巖院主僧

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
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
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
擲于中流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自守
乎棄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出吳淑秘閣閒談宋初人

沈萬三家有聚寶盆類此高皇取試之無驗仍
還沈後築京城復取此盆鎮南門下因名聚寶門
云

智囊補

卷二

上智補遺

圭

○劉大夏

成化十六年朝鮮請收貢道因建州女直邊劫掠中官有朝鮮
人爲之地衆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獨執不可曰
朝鮮貢道自鴨鵲關出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
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
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許

○公孫儀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獻之公儀子不愛
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

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雖者魚，其誰給之？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何真

至正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于行臺，舉義兵，應仲玉以獻，成築砦自守，聞之，久不下真。真乃能縛成者，予錢十千，于是成歛其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為害？」成慚謝，奴求賞，成如數與。

智囊補

卷二

上智如金

三

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將烹已，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眾曰：「四境和奴縛王者，視此人服其賞罰，有章。」嶺表悉歸心焉。高祖戮丁公而封項伯，賞罰為不均矣。光武封蒼頭子，密為不義侯，尤不可誦，當以何真為正。

○廉希憲

元廉公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導官來謁，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某見公亟，延入坐，語之，經抽史欽。

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貢問曰：「劉整貴官而升簡海之，諸生寒士，而兄優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知也。」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卑，尊貴然背國叛主而來者，若宋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國家蹙起朔漠，戮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縣此衰炮矣。

○孫伯純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鋒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鋒，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智囊補

卷二

上智如金

三

○禁中假猪

宋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假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嘗令畜白雉，養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宰之，月餘忽獲妖人于禁中，索其血，虎之會卒，不得方悟，祖宗遠慮。」

○呂文靖

仁宗時，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啟，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上御拱。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端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官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貢蟻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方知秦皇漢武之愚

○羊馴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尊光宗為太上

智囊補

卷二

上智無遺策

一五

皇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杲入索于職掌內侍羊馴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于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璽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自內出璽與之

○唐肅

示以別科四少之少

唐肅與丁晉公為友正相對丁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

○徐達

大將軍達之蹙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圖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昔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及歸報上亦不罪

省却太祖許多計較然大將軍所以敢於縱之者逆知聖德之弘故也何以知之于遙封順帝赦陳理為歸命侯而不誅知之

智囊補

卷二

上智無遺策

三

○辭例外賜

富鄭公為樞密使值英宗即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此二語亦太激不

○主婚用璽

鄭貴妃有寵于神廟嘉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延置謀于中貴王安口主婚者乃與之辭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尊恭紀

是者以恭妃主之曰奈無重何且以恭妃出令而以
御璽封之誰曰不然安從之自是鄭氏下復振

○孔子 注謂中者為一取

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
十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與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
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
金則無損于行不損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
者其衣之曰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

習義補 卷二 上智部遠解

矣了凡曰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似優於子
路之受牛孔子則取由而無賜乃知人之為善不
論現行論流弊不論一時論永久不論一身論天

一下

○宓子

齊人攻魯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
出獲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
寇逮于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慨然曰今茲無麥

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夫單父一
歲之麥其得失於魯不加強弱若使民有倖取之心
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懼曰地若可入吾豈忍
見宓子哉

於救世似迂於經世甚遠

○程琳

程琳字天球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大麥
諸雜錢悉吏為奸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為一
而沒其名三府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
習義補 卷二 上智部遠解

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為利至
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高明

黃河南徙民耕淤地有收議者欲復畝坐稅高御史
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出常稅
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名言後遂思者多矣
每見沿江之邑以攤江田賠糧致困蓋沙漲成用
自司喜以升科見功而不知異日減科之難也川
中之鹽井亦然陳于陸意見云有井方有課因舊

井壞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百姓受累之極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為法凡廢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墾開成日免課三年後方徵收則民田可耕而利亦興矣若田課多一時不能盡蠲宜查出另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緩征或對支徐查新墾田即漸補扣數年之後其處幾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各邊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判 三

屯田之法

○王鐸

王鐸為京兆丞時李嶺判度支每年以江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食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也識者作張鐸之宗事以此大用

國初中鹽之法輸果實邊支鹽內地商人運果艱苦於是募民就邊墾荒以便輸納而邊地俱成熟矣此鹽屯相須之最善法也自葉侍郎洪御鄆人之請改銀輸部而邊地日漸拋荒果遂騰貴并鹽法亦大敗壞矣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言真可畏哉

○張詠

張忠定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推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惟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判 三

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思公之惠立廟報之

文溫州林官永嘉時其他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利民幾何使歲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樹中官怒而謝之會薦卓異得免近年虎丘茶亦為僧害僧亦伐樹以絕之嗚呼中官不足道為人牧而至使民伐樹以避害此情可不念與林衡山先生之文○泉南雜志云泉地出甘蔗為糖利厚往往有收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

皆仰給于浙直海販，蒞茲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惠後甚薄。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藝，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稗草，湖民購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競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林立山

武廟賁錄將成時，首輔楊廷和以忤旨罷歸，中貴張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鑑

三

永樂罪廢翰林林立山奏記副總裁董中寧曰：「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昨聞迎立一事，或曰：『錄中或云內閣誅賊彬，或云錄廷和，或云錄永，疑信之間，茫無定據。』今上方總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其有功，廷和與有罪，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失矣。」董公以白總裁費鵠，鵠乃據實書，慈慶太后遣內侍取決內閣。天子繇是傾心宰輔，官亦之機始輕。

○周宗

韓雍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

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天家國多事，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聞。元信於烈祖，康王以怨違為詞，宗袖中出筆，復寫左左取紙，得故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曠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為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諒上不以臨喪為意，詎讓百端，冀勸勸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頓頭而已。」

韓公雍句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恭王至，公托疾。

卷二

上智部通鑑

三

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病，贖莫聽，請書王素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抄錄跡。時王兄弟相款，詩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方釋。

○孫叔敖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譏，可長有者，惟此。」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日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時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此文衡山說恨汪公失其名老成謀國之臣也

○范蜀公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正朝矣

國朝劉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二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下一生嗚呼真老成練事之語

○汪公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類

五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日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時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此文衡山說恨汪公失其名老成謀國之臣也

見得真確自出學問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變仕人舉動當推類自省

○華歆

事欲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幸向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

○謝曉

劉忠宣大夏成肅州貧甚諸司彈通璫毋敢陪谷者三學生徒輪食之有參將某追使致餽較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之僕病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察其果爲僕病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類

五

本不欲受慮患乃第二義也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賈客送者千餘人賄遺數千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君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乃還所贈衆服其德忠宜著本此

○屏姬侍

郭令公每見客姬侍滿前及朝禮祀至悉屏去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婦女見之則州笑他日杞得志

我屬無難類矣

齊頃以婦人笑客幾至亡國令公防微之慮遠矣

○王勉夫云寧成傳未戢局陽由爲郡守及黜司

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

也汲長孺與大將軍九禮長揖丞相面折九卿矯

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周蓋

仁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

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

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

習義補

卷二

上智部通簡

卷二

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此輩同官遂而避之不

失爲厚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名之曰

○阿對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

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羣者易折衆者難摧

戮力同心然後社稷可固

周大封同姓後葉扶疎相承至久六朝猜忌此焉

尋斧覆亡相繼不謂夷狄中乃有如此曉人終

上智部通簡卷三

宋太宗

曹參

御史臺主簿

漢光武

薛簡肅

張詠

諸葛孔明

高拱

龔遂

朱博

韓哀

蒲宗孟

程明道

竊鎖 毆人

甲仗庫火

草場火 驛舍火

卷三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十

文彥博

張達

向敏中

王旦

喬白岩

韓吏部

裴晉公

郭子儀

王陽明

王璋 羅通

吳履 葉南嶺

范希陽

牛弘

宋真宗

以下補遺

李及

倪文毅

吳正肅公

李封

薛長孺

張文懿公	張永	趙豫	程卓	耿楚侗	林興祖	廉希憲	區公廉	王敬則	王子醇	徐敬業	蕭繼	戒真華	吳愚
------	----	----	----	-----	-----	-----	-----	-----	-----	-----	----	-----	----

上智部通簡卷三

世本無事庸人自擾惟通則簡水消日皎集通簡

○宋太宗 猶失不及二非中直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侍宴北園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俱請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以狂藥飲人而責其勿亂難矣託之同醉而朝廷之體不失且彼亦未嘗不知警也

○曹參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參既入相一遵何約束唯日夜飲醇酒無所事事賓客來者皆欲有言至則參輒飲以醇酒間有言又飲之醉而後已終莫能開說惠帝怪參不治事囑其子中大夫留私以意叩之留以休沐請參參怒咎之二百帝讓參曰與留何治乎乃者吾使諫君耳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視臣能孰與蕭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下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不是覆短適以見長。後失社後人。吏解隣相國園群吏日權呼飲酒聲達於外左右幸相國遊園中聞而治之參聞乃布席取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言。極繪太平之景陰消近習之機。

○御史臺老隸

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其挺臺中以挺爲賢否之驗范鳳一日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顧老吏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二

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甚愧服。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隸淪也。絳縣老人僅知甲子猶動韓宣之惜如此老隸而不獲薦刺資格束人國家安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賢無方則蕭穎士

之僕穎士知僕甚廣或謂僕使去而爲吏部郎甄深之奴。深之奴曰非不欲去愛其才耳。深之奴曰君辭父母至京耶若爲讀書不辭技司今以夾故。深之奴曰加不亦。魏公之老兵。一營故陳

杏花錢曰繫上杏花真有幸。最應聲曰。在公問曰汝未去邪答曰可爲師傳祭酒其他才一伎又不可枚舉矣。

○漢光武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擊斬之而衆賊不知尚破壘軍而進宮中傳言休範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道成也道成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三

隨得縣燒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園下我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亦是阻光武之智。西山真公

○薛簡肅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于擒獲處斬之。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稍有有意張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直捷痛快矣。

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者以萬計皆惴惴出異議且親公所爲公顧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值時以

梅少司馬國楨制閭三鎮虜酋或言於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于首諸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吾閱之當稿汝首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稿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即真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貢上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四

五

是之梅公之見與此正合

○○張詠

平山產愛子

子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先是賊李順間成都詔王繼恩爲招安使其人聞計之破賊復成都官軍屯府中恃功驕恣其人聞知絕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賊則木楔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訕訕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諸葛孔明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五

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日復叛宜乘其來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政教十年之內解首可化爲編民此上計也公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立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

晉史相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一百七十一歲溫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史對曰亦未有過

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良久曰。自矜者。公之
後。更未見有。安富如公者。溫及懸服。凡事只難得
安富。此二字。是孔明知己。臣謹讀四字。

○高拱 法馬相國一疏。奉旨。令入法庫。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
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
謁高相。拱語曰。安國亨本為群奸撥置。仇殺安信。
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誣。搆出仇
口。難憑。撫臺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

督襄補

卷三

上智都通簡

六

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讐殺。於
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
掩殺。夷民宵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
中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
務為欺蔽者。地方有事。罔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
以。為大。以。虛。為。實。始。則。甚。言。之。以。為。邀。功。張。本。終
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就。是。豈。為。國。之。忠。乎。君。廉。得
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
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

平叛之情。自明。乃是。正。生。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
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住。者。每。知。手。前。官。事。務。有。增
加。以。見。屬。此。心。亦。未。大。事。非。有。過。所。為。若。其。勉。之

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
出。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賄。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
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
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
狂。於。浮。議。復。上。疏。請。勘。執。念。勦。則。非。計。不。勘。則。損。威。

督襄補

卷三

上智都通簡

七

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勘
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
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群奸而赴省聽審
五事。皆如命。領罰銀三萬五千兩。自贖。安智猶不從。
阮治其用事。撥置之人。始伏。智亦輩管事。隨母安插
科官米至。而事已結。矣。高拱贊相。不。遂。不。及
國家干土司。以戎素。屬。之。耶。原。屬。內地。不同。彼
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沒。削
或。侵。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尚。可。原。況。未。必

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爲主持勢必
用兵即使幸而獲捷而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
相警殺之夷人甚無謂也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龔遂

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歲召見形貌短小不副所聞上心輕之問
息盜何策遂對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飢

智囊補

卷三

上智補遺簡

入

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
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改容曰選用賢
良固將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
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請持鉤鉤
出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
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其兵皆而
持鉤鉤

漢制太守皆專制一郡生殺存亡而龔遂猶云願
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況後世十有九牧龔遂
事爲小事斬于爲朝廷安民而已今則不然無事
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爲罪事定反
以爲功人心昏昏思亂誰之過與

○未博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冀州刺史行部步民數百
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餘見諸

智囊補

卷三

上智補遺簡

九

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
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
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
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選請治所其民爲吏所克
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夾道四
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
于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
博爲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
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

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焉城欲酒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晝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問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言乃領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援刀使誦所記遣出就職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通補 十

功曹後嘗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韓哀 周文帝宇文泰時韓哀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哀至密

訪之並州中豪右也哀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禁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則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因取名博藏之勝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于是旬月間

盜悉出首哀取簿質對不爽並原其罪計自新由是羣盜屏息亦有任用大在子刺史宜信

○蒲宗孟

賊依梁山濠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蒲恭敏知鄆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濠中賊既絕食遂散去一郡冰消信

○程明道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錢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明道始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通補 十一

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

○竊賊 資舟者業挽舟使之悟絮矩之道此大程先生所以爲真道學也

○竊賊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房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其門徒知之後數日虞諱逆盜春井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十

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反得罪

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李九則不治但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請答曰無有也蓋他謀願以毆人為實既無有乃殺謀

○甲杖庫火若樂飲不救而人不地李以該人悔李九則嘗宴軍而甲杖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為若合宴救火事當不測

智囊補

卷三

上知通簡

主

祥符末內帑災絲帛幾壁三司使林特請和帀于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書悉抑之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軫賑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駢集受帛即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左則若龍運甲亦此意以二條三微有言將水之難至

○草場火 驛舍火

杜紘知鄴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土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

請大索城中結焚賊行計正在是冀尉吾膠樓而發奈何陷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復盜乃外民為妖逆謀之

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洵海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 六一二意

○文彥博

文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

智囊補

卷三

上知通簡

主

拆馬廐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聚聚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至氣沮無以為氣猶火也挑之則發去其薪則自熄可以弭亂可以息爭

○張遼 張公遺物用少

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譏及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花一管盡知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

遂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必有頃即得首謀者殺之
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
頃之自定吳漢為大司馬嘗有冠夜攻漢營中
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
選精兵夜擊大破之此皆以靜制動之術然非紀
律嚴嚴雖欲不動不可得也此保本之術

○向敏中 王旦

與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蓋付西師許便宜行事
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大饗有告禁卒欲依儼

省囊補 卷三 上智通考 南

為亂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
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儼入先馳聘于中門外後召至
陪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
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宴飲飲大且
日從幸澶淵帝聞雅王遇暴疾命旦馳還東京權留
守事旦馳至禁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擣及大駕還
日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駟訶聲回顧乃民
也皆大驚此人心不可了

西歸東京兩人如券時寇準在澶淵擣飯飲酒躬

贈仁宗恃之以安內外得人故虜不為害嘗有
之日須得如此靜鎮

○喬白巖

家宰喬公宇正德已卯奉理留都兵務時逆濠聲言
南下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
遊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
為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即矯情鎮物亦自難得胸中若無經緯如何矯得
來方宸濠反報至喬公令盡拘城內江西人訊之

省囊補 卷三 南

果得濠所遣謀卒數十人上駐軍南都公首俘獻
之即此已見公一斑矣

○韓吏部 有昌樂而後吏可從止

韓愈為吏部侍郎有令史權勢甚重常開門鎖鑰人
不能見愈縱之聽其出入人所以畏鬼有以其不
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裴晉公 相後卓卓

公在中書左右忽自以失印公怡然成笑

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曰存公亦不
祭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書焚燬之
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不足矯情鎮物真是透頂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
量不大

郭子儀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啟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
將吏出鎮來獻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悅淚水
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

智囊

卷三

上郭子儀

七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賈賈皆遊說內助申以爲
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
食官粟者五百匹官僮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
據向使崇垣局戶不通內外一恣將起構以不臣其
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盡粉噬臍莫追
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欲與無所加也諸子
拜伏於汾陽行云耳身處境生矣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
將軍裴請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故曰

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即位必謂
附者衆故我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
可乎若請者可謂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陽覺
王翦蕭何家數便小王蕭事見

王蕭事見

魚朝恩陰使人發郭氏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
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八
今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修其邀
公或言將不利公其下願畏甲以從子儀不許但以
家僮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

智囊

卷三

上郭子儀

七

恩憐惡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
備於責老之術雖朝恩亦不得不爲盛德所化矣
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與一般見識
○○王陽明 妙用子方在以此法在子一法
章藩既獲 聖駕忽復巡遊群奸意叵測陽明甚憂
之適二中貴至浙省陽明張燕于鎮海樓酒半屏人
主梯出書簡二箇示之皆此輩交通逆黨之迹也盡
數與之二中貴感涕不已陽明之終意于禍得二
中貴從中維護之力脫此時陽明挾以相制則仇讎

深而禍未已矣。

○王璋

羅通若假降，其機不可不察。

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迹，討之無名。」上曰：「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驚愕，莫知所為。廷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太

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大帥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不他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有言主謀有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國簿。蜀王氣沮，潘泉俱來見問狀，且以附報王。

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語且復來，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黃屋左纓，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斂，無復怨心。

○吳履

葉南巖

國初吳履，字德基，為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家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笞之，殺之。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太

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可支。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仇，汝亦仰益于爾。瓊輝憤頓首，唯命。履乃捕笞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葉公南巖刺藩時，有羣閭都訴平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且盡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奔至幕，解委一護厚解于及

幕官曰宜善視者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于獄而釋其餘一友人問其故公田厓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乘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于証選係不止一人破家此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傷者平而訟遂息

畧加調停遂保全數千人數千家豈非大智

○范希陽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子

范希陽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跪拜俱在階下蓬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于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妙用可乎一大白

恐辱居士曰使希陽于聚門將見時與衆參謀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病俱隨而前俱隨而前者

見希陽之前而已不覺也又使希陽于出門後此禮之得復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不人不知者希陽行之于卒然而後人又復之爲驚也嗟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入爲蠹殺有識者哉

○牛弘

奇章公牛弘有弟溺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車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曰可作膳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子

冷然一語掃却婦人將來多少唇舌睦倫者當以爲法息人爭訟法乃多機也

○褚國祥

武進進士褚國祥爲湖州添設二守寬平簡易清字不溜北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午命駕北柵衆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殮也驗無毆死狀呼告者薄責而釋之不費一錢而訟已了矣

道豫以緩諸國祥以接其以民爲心一也

宋真宗 宜補入宋太宗條下

宋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于法合死持寶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聲叫喚乞銀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決了便送配所莫問

○李及 宜入曹參軍條下 李及據重方科以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李及上從之衆疑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才

智囊補 卷三 上智補遺篇補 重

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戍禁軍白晝挾婦人銀釵于市吏執以問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口聲寒漢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且稱旦知人之明且笑曰戍卒爲盜主將斬之此常事何足爲異旦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警服瑋處邊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重事必能遵守瑋之規

懷山已億益嘆服公之識度

○倪文毅 入前掛條下

孝宗朝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勦司馬馬公疏今中外疲困災異疊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諭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如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且使思疊聞而輕我乎遣朝官諭之固善若論之不從則策窘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自服侯不服議勦未晚也乃簡參議郭公緒及按察曹副使王以往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統

智囊補 卷三 上智補遺篇補 重

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人持檄往諭皆被拘盧還軍至千厓遇公語其故且戒勿迫公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武謂公曰蘇君以黑髮去白髮還君今白髮將以黑髮還公公正色不答是日曹弼疾公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險不可騎乃批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輿來公乘之上露下沙晦淖迷頭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

能一舍公遣官持檄過江論以朝廷招來之意其人相領驚曰中國官亦至此乎即發夾兵象馬數百夜過江抵君所長樂勁弩環之數重有譯者泣報曰賊刻日且焚殺矣公叱曰爾敢為開耶因拔劍指曰來日渡江敢復言者斬思登既見檄論禍福明甚又聞公志決即遣酋長數輩來受令及饋土物公悉却去邀思登面語先叙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其叛聞者皆俯伏泣下請歸使地公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公因詰盧泰將先所遣人出以歸公盧得公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

才如郭緒不負倪公任使然是役紀錄止音一而緬功羅防功橫殺無辜輒得封爵嗚呼事至季世不惟立功者難善論功者亦難矣

○吳正肅公 以下一條又肅案五條下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收妖人以還報也

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裝千人下境內安得不知今以與往是越其為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學以耕錢財耳手召之帥可致乃能使者曰與之飲酒而審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鞠實告者以証得罪

○李封 李往李唐時有大字累

唐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數番叩叩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若此服出入者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者先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諸縣竟去官不攝一人

○薛長孺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戌卒開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手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下諸縣村野屠殺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餘縣司不敢以聞遂不取賞長孺簡肅公之姪也

○戒更革

趙韓王曾為相置二大壘於壁後凡有人投利害
交臂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燮靖曰沈屠相
仿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
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具備荷輕徭所陳二十行之
所傷實多僉人極一時之進豈念民耶陸象山云往
時充員教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
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貳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
於獻計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家室每與同官悉
智囊補卷三 上智部通商 主大

意論駁朝廷清明嘗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數何
足當大官之騰庶幾僅此可以償萬耳
羅景綸曰古云利不什不變法此言更革建置之
不可輕也或疑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
救歟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
不守法而弊生豈法之生弊哉韓范建明於慶
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
而變法也一得一失繫可觀矣

夜過江抵君所長樂勁臂環旋數重街驛者泣報曰
賊劉君沮焚殺矣公叱曰爾敢為問耶因扳劍指曰
來日渡江敢復言者斬思墨既現微輸福福明甚又
聞公志決即遣舍長數輩來受命及饋止物公悉却
去思墨面語先敘其勢必神其究然後責其叛聞
者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公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
聲動地公因詰盧叅將先所遣人出以歸公盧得公
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

才如鄒緒不負倪公任使然是役紀錄止晉一階
智囊補卷三 上智部通商 主大

而緬功羅防功績殺

○吳惠 今世所以少新報
吳惠為桂林府知府適義軍洞蠻結湘苗為亂
方議征進請於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
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刺絕險山
石橫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立足苗人則騰跳上下若
飛聞桂林太守至教于懸得入惠告曰吾若屬之
欲來相活無他衆唯難因反爾陳順通其恩感植

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歲羊豕境上
惠曰善為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
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土
為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撫監司主征蠻夷反為
吾任其咎復遣至義寧義寧徭從山頂覓得惠使
具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
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前

番囊補

卷二

上智部通簡

三

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令還軍至府賊聞新利
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
賊皆安在日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
駭愕賊初持兵覬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
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
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夫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
不早降各榜數千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賦之
壯其胆略曰吾不辨此然彼我家者必此兒也

○萬觀

萬觀知嚴州七里礮漁角數百艘晝夜竊行旅
之觀令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餘是無復有
警

能實行編甲之法何處不可

○王敬則

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其
親屬于前鞭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人之乃令敬則
偷印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起境內以清
辱及親屬親屬亦不能容偷矣惟偷知偷事偷自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簡

三

代用緝捕人多矣

○王子醇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
實邏者得之索其衣袋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
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判杖背二
十大刺番賊失誌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戎兵馬
窮甚眾芻糧亦富虜人得謀書知有備具謀遂寢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

房通傳事。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爾等
受人心不安。若多所遺繫。是驅之使叛也。公獨
選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
亦悔之。向無主。則失定州矣。至王賢之。

○呂公廩

呂公廩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
喬斧歸。謂公廩曰。此皆亡命急之變耳。生即乘馬車去。
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還。一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商

三

波橋。則果不救。太守在此。願自在此。道左皆均
立以俟。公廩索倡首者。餘復送役。所語其校
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來帖息。如你甲少師。

○康希憲

康希憲為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潭都海反。西川將細
部與將官將率兵應之。奉市人看獲之。繫其黨五十
餘人。送州獄。送三人至京。希憲執其首。希憲
在日。希憲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希憲志者。
備慮。希憲則彼若見其將校。則生心為害。不

可因其懼死。並皆寬釋。就發此軍。餘子在。春
策也。初八春。既朝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
校獲全。細降與督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八春
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所以隸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縱虎
遺患也。八春能死之。希憲能生之。畏威交集。不患
不為我用矣。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
習製補

卷三

上智部通商

圭

多造偽鈔者。豪民吳次。又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
不行使。友文好結悍賊。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
五十人。為吏于有司。何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
後殺人甚眾。奪人妻女。十人。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
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因此。不除。何以拔。民
印張榜。禁偽造者。且印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生。作
以。不。及。以。告。獲。偽。造。三。人。并。賊。武。乃。拘。之。款
成。文。自。首。官。為。之。管。務。興。祖。命。為。事。同。得。與。來。前
友文者百餘人。其。重。罪。者。皆。斬。之。餘。亦。具。建。捕。

其黨乘其之法民賴以安。

始以緩而致之終以速而除之除兇惡須得此法

心跡手

可愛可法

耿楚侗

耿楚侗定官南都有士人為惡僧侮辱以告公白所

司治之其僧通公意第進逐不令復係籍本寺士人

心不釋然必欲通而加之公曉之曰良知何廣大奈

何着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懲治

惡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同是乃余其難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篇

壬

其慎若此胸中蓋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即應犯不

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白矣此名誼心也又謂法司

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如此則格式心也又

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慮故不肯為已甚此又利

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則姜宗伯庇所厚善

者處之少平大勝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為禮部卿之

致能竟構大訟公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

心不更如耶以余心之淺淺也

凡治小人不可為已甚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善

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

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

趙豫

趙豫為松江府太僕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

日始肯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府來志誠不知訟

者來時之忿經宿氣平或棄為管解因而息者多

矣此趙明府致人而自為名者其所存何嘗霄壤

李若谷教下閩人云清勤和緩問人曰清勤和則

金壇莊石屏都初任建寧令調府府謂曰縣多累

起難治好為之王唯之然不知縣夫何物訊之即

與下打有哭盟之類大家必畜數人訟無曲直挺

謂為勝若小民直氣凌之矣王出示嚴禁凡訟有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篇

壬

湘閩必怒和者而加責打人者民間以打人為

戒縣夫無吏之期月此風遂息此亦鞠公之報

也

趙豫

趙豫為松江府太僕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

日始肯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府來志誠不知訟

者來時之忿經宿氣平或棄為管解因而息者多

矣此趙明府致人而自為名者其所存何嘗霄壤

李若谷教下閩人云清勤和緩問人曰清勤和則

既聞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曰。此其意也。不
製錯的。明日來一語。不但自不錯。并欲救人之錯。
按是時。周侍郎悅為巡撫。凡有經畫。必與趙像議。
之意。亦取其詳審乎。○陸子靜九廟如荆門軍。嘗
夜與僚屬坐。吏曰。老者訴其急。呼問之。體戰言不
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陸判翌日。至
僚屬恠之。陸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蓋無
恙也。此亦能緩之效。然惟能勤而後能緩。不然則
廢事耳。○日來忙裏偷閒。二氏是余終身之師。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論

三

○程卓以等。為縣口。爭方寸間。公以之判耳。
你寧程從元。卓守嘉興時。或偽為倅。屬印紙。與奸民
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覓。視為奇貨。
謂無真偽。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解郡計不少。公曰。
此不過偽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
民為先。利非所急也。乃諭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
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余亦從此等事。

○○張文懿公

朱初令諸路州軍。剋天慶觀。別號聖祖殿。張文懿公

時為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
院。改充詔許之。仍照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為人
慶寺院。改額為之。不得因而生事。
一轉移間。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國更多。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尉傳日不暇給。民生
困憊。章聖梓宮南。所過都邑。設綺純帳。毀供器。
冶金為之。又聞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
司莫敢誰何。永于潁江佛寺。聖其棟宇。代帳毀飾。供
器。銷金以代。治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譴訾于

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通論

三

上智部迎办四

田叔

主父偃

裴光夏

崔祐甫

王旦

陳平

宋祖 曹彬

拒高麗僧 焚西夏書

張方平

秦檜

朱謙

李賢

王瓊

劉大夏 張居正

劉坦

賈耽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迎办目

一

白起祠

王欽若

令狐陶 李德裕

呂夷簡

王守仁

朱勝非

倂胡客供

費子充

汪應軫

沈恪

韓琦 以下補遺

蘇子容

嚴求

吳時來

陳希亮等 四條

馬默

張忠獻

劉志淑

王益

處公索羅等

襲土官

蔣恭靖

范頤

張翰

趙令鄭

上智部迎办目

上智部迎办目

上智部迎办目

二

卷四

危醫前阨洪波後沸人皆棘手我獨掉臂動於萬全出於不意游刃有餘庖丁之技舉迎刃

○田叔 大耳

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表益鼎帝召田叔案梁其得其罪乃悉燒獄誡空手還報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免上怒叔從容進曰上無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

卷四 上智

也于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

叔為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持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又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死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王化相王只好以此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

往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

洛陽諸公居間都不聽今子幸聽解解奈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屬曰侯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事與田叔發中府錢類王祥事繼母至孝母私其子覽而酷待祥覽諫不聽每有所虐使覽輒與祥俱飲食必共母感動均愛焉事與田叔暴坐待王類

○主父偃

漢惠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

智囊補 卷四 上智

子而漸為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漸自分析弱小云 七國之削的且下系不及主父謀主矣

○裴光庭

張說以太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遣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地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欲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繼旗

崔祐甫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禁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迎刀

擢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
詔移時而代者曰：「志貞已入軍中矣。」

○
○
王
王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單冊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真宗以示主且公曰東

西夏趙德明求擢萬斛王且請駁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人乃止

智囊補

卷四

上制部

中

陳平陳平 魏底星一大精人
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行私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品后女弟品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節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后及呂類怒乃馳傳先去。遂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死。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請得從。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類說乃不從。行。譏禍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謀。則為陳平度遠之足以消其忌。則又為劉璋。宜近而遠。宜遠而近。皆速禍之道也。○劉表愛少子琮。琦懼禍。謀于諸葛亮。亮不應。一日相與登樓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聞申生。

晉書補

卷四

五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時悟自請出守江夏。○宋祖 曹彬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于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饋以白金三千。太祖悉喻之內府。間乃不行。周遣閹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後奉世宗命。始拜受。盡以散于親識。家無留者。○元以以以。不受。不見。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獻。

之收為得體

○ ○ 拒高麗僧 焚西夏書

高麗僧高介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費金塔祝壽。東坡見狀。密奏云。高麗荷簡無禮。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禮答其無禮之愧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來獻壽。今茲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于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

晉書補

卷四

五

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使彼云居相位之善。元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別善。元昊復書。悻悻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英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簡誠深罪。范公諫。則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悻悻。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諫。則外廷在朝廷。故對官。燭焚之。使若朝廷初不聞者。則虜專在臣矣。杜衍時為樞密副

使爭甚力于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張方平希以不貲夏州之禍亡傳耳

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知諫院張方平曰待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且賜元昊詔使之番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于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秦檜

建炎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

皆以紫幕銷滿北人無辭而退小人智

卷四

七

必要稱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

○○于謙大作用知略五人可了

永樂間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後下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少保功在社稷用郭欽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李賢

法司奏石亨等既誅其黨月奉降功隨官者數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臣請令自首免罪事方安于是冒功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王瓊

武宗南巡還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和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人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玉璫漢晉溪曰當錄其

省囊補

李四

上智部迎刃

成擒一着大佳楊石齋不爲所謀乃人

○○劉大夏張居正

莊浪土帥晉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子之散地者劉尚書大夏獨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而賜其歸國麟卒快快病死

照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遣朝議官難之謂朝弼編
之卒且萬人不易建恐激諸夷變居正權用其子
而朝弼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
京人以爲快

○劉坦
樊其先則內愧而怨望之詞塞擢其子則心安而
巢穴之慮重所以罷之錮之唯吾所制

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適王僧榮謀反湘部諸郡
蜂起應之而前鎮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將赴日起

智囊補

卷四

上智補

本

坦偵知之佯爲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
之玄紹不敢發明且詰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
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尚在坐收兵還具得其文書本
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
州部遂安

○賈耽

賈耽是

一大典

問人

唐室中

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
在澤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驕懷
中顏色不改宴罷即命將吏謁澤才將張獻武

行軍司馬節級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
爲節度使矣此以爲節度使自應軍府遂安

○○○白起祠

張獻武

有

祠

是祠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
西隅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敗去德宗

以爲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曰臣聞
國將興聽于人今將神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

遷臣解體矣且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傳四方將立
巫風臣聞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

智囊補

卷四

上智補

十

○王欽若

王欽若

爲

亳州

判官

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
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深以爲苦欽若悉命

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太宗大喜因識其
名由是太后

○令狐綯

李德裕

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
之而慮其冤乃密奏勝于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

自然無類矣。此將子寧初大受累而奏更善

今京衛軍虛籍靡餼無一可用驟裁之又恐激變若依此法不數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費以別募又可化無用為有用

先是諸鎮宦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李特皇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自此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選

十一

將帥得展謀略所向有功

○呂夷簡許之保心人真宰相才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

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諸誅監軍黃德和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

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樞

密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罷仁宗從之翼日都知樞

密罷諸監軍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殺一監軍他監軍故在也自我罷之異日有失事

彼藉為口實不若使自請罷之為便文穆佩其在

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無度如忘富弼忌李迪

皆中之以小人智方之古大臣遜矣○李迪與

夷簡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勝或告曰李子

東之慮事過于其父夷簡因語迪曰公子東之亦

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東

事多遺忘因免去方知為臣所賣

○王守仁東之善於不及呂○云云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選

十一

陽明既擒逆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

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侯聖駕親征擒獲差二

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鎮狀中官懼事

遂寢至三月發而濠已擒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謂守仁始與濠同謀已聞天

真下征乃擒濠自脫欲并擒守仁自為攻守仁與張

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而抗之徒激

舉小之怒乃以濠使永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

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歸極稱守仁之

忠及讓功。避禍之意。上悟乃免。

陽明於寧藩一事至今猶有疑者。因宸濠密書至京。欲用其私人為巡撫。書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語。不知此語有故。因陽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嘗顯與濠忤。濠但慕陽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猶冀招而用之。與陽明何與焉。當陽明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請旗牌以行。而大司寇王晉溪即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于豐城。蓋此時逆濠反。一形已具。二公潛為之計。廟堂方略已預定矣。濠既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迎方

主

反。地方上變告猶不敢斥言。止稱寧府獨陽明疏聞。稱宸濠即此便見陽明心事。

○朱勝非不一段。明泰神。迄今一佳。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關宋忠靖。非從中調護。六龍友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朝廷幸其速去。其黨張達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二凶大喜。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曰。急速事命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給賜

三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劄。顧執政秉燭同以忽。顧問曰。檢詳傳報。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則給乎。執政笑曰。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怒而懼。即破例奉之不辭矣。

○○○停胡客供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禮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迎方

南

賓。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繁。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歸。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餉。而歸。唐時人。及時。唐時。豈可。給。身。死。耶。于是。胡客。無一人。願。給。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馬。使。使。使。使。

餘皆為卒禁旅益壯。滿廬所給胡客糧。七餘戶歲
書度知錢五十萬。李鄴侯大手有法。其

○費子充

甚多。其如神。仙一言。此

靖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
將補拔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
處分。費宏為禮部尚書。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
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
考及請托者皆絕迹。六朝百耳

○汪應軫

智囊補

卷四

五

汪應軫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且至
他邑。傍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
日。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
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為
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船次。中使過。公使泅
公。使使人連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
方歛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于是皆終前使而深
德公。公人少。同舍人。一德

○沈肅

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
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獲罪。尚

督周用疾以問工部主事沈肅。肅字元山。江人。曰。召商需
林于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并立辦
夫。船而歸。直于船。不冊而歸。林于商。不難也。上果
從陸。得不費水衡錢矣。中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
指揮者。往視。啓乘間謂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
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
色。語言于中。貴人而止。中貴人乃不乃一嘆

智囊補

卷四

六

○子產

鄭良霄既誅。國人相驚或夢。伯有良霄介而行。日。王
子余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駟帶及公孫段
果如期卒。國人益大懼。子產立公孫洩。洩子孔子及
良止。子。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以厲故立。後非正教。並立洩。
不但通于八鬼之故。尤妙在立洩一着。鬼道而人
行之。真能務民義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韓琦韓公之妻至人言其不悅名臣

英宗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劄與韓魏公論及上與高后不奉事有為婦嬖作主之語仍教中貴侯無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公曉諭後上疑對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就破只莫泄土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但加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聞幸宮中密曉之若世則議聞乘之矣上唯之自後兩宮相歡人莫窺其跡

新彙補

卷四

上有御批

上

宋盛時賢相得以盡力者皆以動得面對故夫面對便則畏忌消而情誼洽此肺腑所以得聲而雖官闕微密之嫌亦可以潛用其調停也此豈章奏之可收功者耶

○蘇子容

蘇公子容克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月北朝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義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猶是今夕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

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止其曰此對機中事

○嚴求 擇本之論不科自息如用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學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播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籍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以經耳請教泰興海鹽諸縣罷探鹽鰥可令而止烈祖從其計并月之間禁校無復游獵落者近事

○吳時來

新彙補

卷四

上有御批

上七

嘉靖時倭夷發難郎土諸路兵援至吳總臣計竊逾時衆大議及至松江撫臣屬推官吳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印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獲悍剽掠即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為好語結其酋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

○陳希亮等 四條

于闐使者入朝過泰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懷傳舍什器雜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

退問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有勿不
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
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
境有秋毫不加法吾且斬若取軍令執以還使者至
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
羣者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榮厚乘
勢驕橫至與鈴轄亢禮時蘇軾通判杭州使人謂之
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通考

其

不至是不校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
于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
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取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國朝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人
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鄙宜因其部落
號稱意元利王庶幾得體從之
大同猶兒莊平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

路入者止因守臣之奏許之禮書姚文敏公題奏
要賞一切殺虜虜使不悅姚諭之云故事迤北使臣
進貢俱從正路朝廷有大禮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
非迤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臣虜使不復有言
四公皆得取夷之體

馬獸

宋制沙門為罪人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盜額
則搜不獲且地狹難容每盜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
寨王李慶一任至殺七百餘人馬獸知於州肅其弊

智囊補

卷四

上智部通考

其

更定配海之法建言朝廷既賞其生矣則投之海中
非朝廷本意今後盜額乞還年深自至貶服不作過
人後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多全
活者默無子夢東獄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州為罪
人事特賜男女路後果生男女二人上陰陽子
既活人命又勸人免作過惡皆臣心願聖恩作恩
張忠獻
叛將范瑄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恟恟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于入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後及劉光世詣都堂
計事為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瓊
軍中變遂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比下有枚將
軍可誦大理置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
與中以俊兵南送欲使光世出無其衆且日所誦止
瓊汝等聞天子印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若悉麾隸
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子羽有胆之勇不愛

○雷志淑

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
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雷志淑知杭州密得
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衆擣市
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恐其因衆為亂閉
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放火餘數日果與濠通
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
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
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自因令左右出
報監司既入即自堂上執真手與諸當自白之狀衆
地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

衆出山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僞與真人視府中見
所藏諸兵器詰以此希仰仰也真不能答乃囑雷之
奏聞伏誅這洞知府太有意思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
變事覺一郡皆驚益不為動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
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
當夜劫之衆乃服

○處工索羅等

萬曆年間女直夷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員進貢到京
內工字羅小所哈額真太三名為首在通州驛遇橫
肆需索州司以聞時沈演在禮部客司議謂本夷酋
長恭順有年若一繫議輩恐孤遠人向化之心宜仍
將各夷年例正額賞賜行移內府各衙門關出給散
以彰天朝廣濶之恩止將工字羅等三名革其額賞
行文遼東巡撫執付在邊酋長輸以撫擾之故治以
重法俟本酋認罪輸服方准補給
沈何山云客司古典屬國郵人驢于夷不能不

望鈴束然無以制其命。初工幸羅等見告。請以服驚弗受也。與賞以安衆。華主入賞以行法。且人頭自能使其衆者。且積捐也。然離衆亦不能詳。遂并罰服此亦處變援之一法。

○襲土官

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勒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輕中朝土人。胡公世寧令土官生子。即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胡望或有事調集。皆攜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投籍爲請官于朝。土官晉襲補。

大悅服。

不惟省臨時結勒之煩。且令土官從幼習太守之約束。而漸消其鴛鴦之氣。真良策也。

○蔣恭靖公時奉詔以行在府見之

蔣恭靖公時奉詔以行在府見之。正德時守總揚大駕南巡。六師俱發。所須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每站萬人。議者欲悉集于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通減。卒之止供不缺。民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丘得扶勢要索。公不爲動。會

止出觀魚。得巨魚一。鯢。長五尺。金。移從旁言。公曰。促值甚急。公即脫夫人簪珥及綢緞服。以進。日臣府庫絕無緒錢。不能多具。上賜爲驚。弗較也。

一日中貢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因以所無。冀復厚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殊方。而敢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撫臣屬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上。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中貴說

上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智囊補。

卷四

上智神遊

欲解前止。臣一如以進。上知其不叩。驚。賜詔罷之。

○○○范慣 爲太守例白以巨象一。只

景濂役賦。王舟涉淮。從彭城達于寶應。供頓千里。舳舻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索者五萬人。兩淮各進五丈。直民廬輒撤之。樹傍虛置。船覆上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後役。呼召甚棘。積累不爲。儲待。漕撫大憂之。召爲語。明公在。所處。那漕撫。佛然曰。乃欲奪我。干我。一。夫何。非敢然也。樹仰明公。斯易集耳。日奈何。樹曰。今王

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俟日費為難今以廣
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為夫彼利得備直稅必喜第
須一紙牌印日如不足何日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
於除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
不樂應者則歎其矣都御史大喜稱朕慣進日然而
無用也復降然起日何妨日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
舟比入黃則各關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為日是固
然矣彼肯居然自去乎日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
日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劉沿途郡縣
智囊補 卷四 上 有部迎 云

其王儲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積袖大明會典
於撫院日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鴨柴炭此明證也
且光祿備萬方王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
撫按然之為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餽直王頓二十
兩紀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糧運人持鉅金逆於
壘遺王左右日水悍難沿惟意於是王舟皆給印
行水漂疾如飛前三泊供止千三百此至儀並而一
名丑萬矣大才大膽大膽量此人何憂日奉
多少難題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絕好文字

智囊卷五之六

明智部機叙

馮子曰自有字情以來凡等聰明人而為聰明
暗而開闢明亂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
水不明則腐鏡不明則銅人不明則墮于雲霧今
夫燭腹極照不過半磚朱曦霄為洞徹八海又况
夫以夜為晝盲人瞎馬僥倖深谿之不實也得乎
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夢景皆
明者之醒心暗者之岐途皆明者之定局繇是可
智囊補 卷五之六 有部迎 云

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斷人之所不能斷害以之
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文明之不可已也
如是而其目為知幾為億中為剖疑為經務吁明
至于能經務也斯無惡於智矣

明智部知微卷五

箕子

殷長者

周吳公

何曾

孔子

管仲

伐衛 伐莒

智過 絺疵

諸葛亮

梅衡湘

魏先生

南文子

夏翁 尤翁

熙斯彌

邱成子

龐仲達

卷五

卷五

明智部知微

張安道

潘濬

沈諸梁

孫堅 皇甫鄒

曹瑋

何心隱

齊神武

任文公

東院主者

第五倫 魏相

馬援

申屠靖

張翰等

穆生

列禦寇

唐方朔

萬工

嚴辛

臧孫子

郗超

張詠

辛有

陳瓊

張忠定

王禹偁

韓平原館客

陳良謨

東海張公

↑

卷五

明智部知微

二

明解新知微卷五

聖無死地賢無敗局縫禍于泯迎祥于獨彼昏是
運伏機自觸集知微

○箕子

紂初立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
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
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補此以求天
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官室之漸自此而始
故吾畏其卒也未幾造鹿臺為瓊室玉門狗馬奇物

智囊補

卷五

明解新知微

一

充叔其中酒池肉林官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殷長者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及期弗
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
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
以此告王矣

○周公太公

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族也曰吾伯

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

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

世其地而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慕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

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世必有慕之臣太公問

二公能斷齊魯之敵于數百年之後而不能預為

之維非不欲維也治道可為者止此爾雖帝王之

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則更之亦俟乎後之

智囊補

卷五

明解新知微

士

入而已故孔子有變齊變魯之說陸紫曰曰使夫

子之志行則姬呂之言不驗夫使孔子果行其志

亦不過變今之齊魯為昔之齊魯未必有加于二

公也二公之孫子豈能日嚴懼于二公之言又豈

與孔子出而始議變乎

○何曾何劭作暴殄子故不昌志令中國

何曾字穎考常侍武帝嘗退語諸子曰主上創業垂

統而吾每宴乃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後嗣

其始乎及身而已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

諸孫曰此輩必及于亂及綏被誅于東海王越猶思
曰吾祖其大聖乎高深者謂之不立陳不立陳

○孔子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贖金
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曰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
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
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管仲

智囊補

卷五

明倫彙編

三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將何以教寡人
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豈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
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豎
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
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審于
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
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
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

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
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諸管仲死盡逐之食
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
過乎于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
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豈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
門築高牆不通人公求飲不得衛公子啓方以書杜
四十下衛公聞亂慨然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
不遠哉

智囊補

卷五

明倫彙編

四

昔吳起殺妻求將魯人諍之樂羊伐中山對使者
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夫能爲不近人情
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測也天廡中都指揮馬良有
寵良於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問及左
右以就娶對上弗然曰此婦夫婦之道尚薄而
能事我耶杖而踈之宜德中金吾衛指揮傳廣自
官請効用內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自
殘希進下法司問罪噫此亦聖人之遠見也
○○伐衛 伐莒
齊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

下堂再拜請。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仲新而姬更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偵者延而進。

智囊補

卷五

智囊補

五

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邪。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意小諸侯之未服者。莒也。故言之。事伐莒國也。子士。

桓公一舉一動。小臣婦女皆能窺之。殆天下之淺。

人與是故管子亦以淺輔之。

○智過 稀疵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將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餐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逐親。

智囊補

卷五

智囊補

六

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若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遇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于轅門之外。其志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聞楊玄感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今方捕蒲山黨。得壯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乃亂世之雄傑耳。四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能往來事之。當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豈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敗覆。降唐復我。竟以誅吏。

晉襄補

卷五

明晉書知微

九

魏先生高人更勝嚴子陵一倍。

○南文子

魏先生云。人皆守己。而不思在己。

知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衛君失其璧。子之不孝也。衛魏不愛萬家之邑。以騎智伯。此亦璧馬之遺也。

智伯以此璧衛而還。以自盛何哉。

○夏翁

尤翁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僅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為之折券。

長洲尤翁開錢典。歲底開外。聞聲出視。則隣人也。可典者前訴曰。某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

晉襄補

卷五

明晉書知微

十

為過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為命檢原質得衣。惟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嘿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于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之中。必有其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人服其識。此亦深乃。

○○羅斯彌

保守身家之良策

羅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曠。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難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是隰斯彌一重知微處

邱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

智囊補

卷五

明智知微

士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懷今侯渫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麗仲達

麗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

達先到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僞仲達曰彼欲曉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自是抑強扶弱果以惠政得民怪人怪之可取

○張安道

富鄭公自毫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

智囊補

卷五

明智知微

士

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從更方平惡其人即櫛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存憾也曲逆之宰天下始于一院荆公之紛天下兆于一院善觀人者必于其微○冠準不識丁謂而王旦識之富弼曾公亮不識安石而張方平蘇洵解于仇李師中識之人各有所明暗也○洵作辨奸論謂安石不近人情仇則以沽激師中則以眼多印三人決法不同而皆驗

○番磨

武陵郡樊仙嘗誘諸夷作亂州督請以萬人計之權召問潘濬潘曰易與耳五千人足矣權自卿何輕之其也潘曰仙雖弄屑吻而無實才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飽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休備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潘果以五千人斬仙

○卓敬大臣卓敬字子高建文初燕王來朝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

智囊補 卷五 明帝初微 主

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邸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齊黃諸公無此高議使此議果行靖難之師亦何一名而起

○朱仙鎮書生 書生可斬也

朱仙鎮之敗兀术欲棄汴而去有書生明勝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罷以此書生而為兀术用亦賊槍殿之也

○沈諸梁

楚太子建廢殺于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聞之勝也許而亂彼其父為戮于楚其心又狃而不潔若其狃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恩報

智囊補 卷五 明帝初微 主

然而已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貪而無厭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變必不居矣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肯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關籬猶恐其至也是之謂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後敗吳師請以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孫堅 皇甫卿

孫堅嘗參張溫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至

而詞對頗傲。堅前耳語溫曰：卓負大業而敵鴟張太。言其不測，宜以夜不時至。拔軍法斬之。溫不從。卓後果橫不能制。孫堅亦與張曲以新涼山。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詔使以兵委皇甫嵩。不從。時嵩從子鄴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惟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是逆命也。又以求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順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

微囊補

卷五

明帝紀

五

此時用道學語，不著其詳。罪專誅亦有責，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于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愈增怨。嵩及卓秉政，嵩幾不免。觀此二條，方知晉舒翰、張橫、李光弼斬崔家，是

大手段。大見識。事見廣山。高。性。子。可用。

○曹瑋 曹瑋，字深心，人可與謀。同仲立

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融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融善，出城見之，融謂公儀曰：融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融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

副使，疏決獄囚至河，非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調官，初起為定帥，融至定治事，畢瑋謂融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融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餼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顴骨，不為樞輔，則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能也。然不十年必擢樞。于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融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

智囊補

卷五

明帝紀

六

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融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溫陵曰：對王融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況能用之于寧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

福其

○何心隱

何心隱嘉隆間大俠也。而以講學爲名。善御史。貶定。向游京師。與處適翰林張居正來訪。何望見便走。歸。張聞。何在耿所。請見之。何辭以疾。張少坐。不及深語。而去。耿問。不見江陵之故。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爲也。何曰。此人能據天下大柄。耿不謂然。何又曰。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而不能。能興滅者。此子也。子識之。此人當殺我。後江陵當國。以其聚。

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知微

七

徒亂政。卒捕殺之。何人具眼後。何不歛迹。免
心隱。一見江陵。便知其必能。宋其當殺我。

可謂智矣。卒以族泯不檢。自蹈罟獲。何哉。王弁州朝野異聞。載心隱嘗游吳興。幾誘其豪爲不軌。又其友呂光午多游蠻中。以兵法教其酋長。然則必隱之死。非枉也。而李卓吾猶以不能容心隱爲江陵罪。豈正論乎。自有不殺之道。何尤乎江陵。

○齊神武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怪問之。荅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
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
清天下之志

莽殺子滅后家而三綱絕。宋不治宿衛羽林之亂而五刑隳。退則爲桀福之挂冠浮海。進則爲神武之散財結客。

○任文公

王莽居攝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亂將作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疾走日數十迴人莫知其故後四方

知不足齋

卷五

明者不知微

大

兵起逃亡鮮脫者唯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免

張翕教蔡家兒學走本此六本五

○東院主者

東耳

系眾父子那裏去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救粟作粉爲土壘附而墁之增其屋木士院笑以爲狂亂既作令盡推絕民所害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士院粟爲藥毀和爲薪以免

○第五倫

諸馬既得罪實民益數感慕咸來意弟馬種交通有

密第五倫上疏曰憲叔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闕驕佚所自生也議者以貴戚廢綱備復以貴戚沆澤之猶解醒膏以酒也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意永保福祿意果以驕縱敗

永元初

和帝年號

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奪派水

公主田園及殺都鄉侯暢之後跋扈已著未若倫疏之先見也

魏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上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世以

智囊補

卷五

明倫彙編

五

來祿去王至政由家宰今霍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震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封鎮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復因許伯曰去副封以防壅蔽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其第親屬皆得補吏

茂陵徐福曰突徙薪之謀魏相已用之早矣

○馬援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曰種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太微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種亦與禍歎曰馬援軍神人也馬援神人自貶身後之累奈何

一○申屠蟠

申屠蟠生于漢末時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訕朝政自

智囊補

卷五

三

公卿以下皆抑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交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互為雄雋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陽山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儕人居二年滂等果為黨所誅或死或刑唯蟠超然免于誅論物貴極微賤賤極微貴凡事皆然至于世重而不可復加則其勢必反趨于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之善術也

○張翰等

齊王問專政顧榮張翰比肩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欲
張翰美鱖魚膾炙人口人生貴志取富貴何為即曰
張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領
川虞士吏褒聞問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
興師妻子逃林慮山中

○穆生

子古高風令人神往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

智囊補

卷五

明君如微

王

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吾豈為區區之禮哉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
太后服私好荆東海薛卿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
有靡之衣之赭衣春于市

○列禦寇

子列子窮貌有饑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
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毋乃不好士乎鄭
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
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夫以人言而粟我
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
果作難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不義死其難

智囊補

卷五

明君如微

王

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
不遠哉

魏相公叔座病且死謂惠王曰公孫鞅年少有奇
才願王舉國而聽之即不聽必殺之勿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
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之
言臣又安能用子之言鞅因平卒不去鞅師正
堪與列子語對照

○唐六如

景濂其愛唐六如皆道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
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仕十年見其所為不法知其
後必反遂伴狂以處景濂遣人饋物則脫形箕踞以
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景濂曰孰謂唐生
賢一狂士耳遂放歸不久而告變矣

○萬二

江武初嘉定安亭萬二之遺民也當此一郡皆有

人自京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
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

智囊備

卷五

明初部知微

王

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二歎曰已萌矣即以家資
付托諸侯幹掌之買巨船載妻孥北遊湘湖而去不
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

○嚴辛

拾乃係是太豪傑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亭州劉巨塘令宜春
入觀時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余問者且
問門劉不得出館甚有嚴辛者嚴氏紀綱僕也尋劉
往聞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劉
重日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

平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歲相敗劉公適
袁州辛方以賊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為感其賊
子始得成此僕可用也事非其主
嚴氏父子智不嫌僕趙文華鄒懋卿輩智亦不如
此僕雖滿朝縉紳智皆不如也

○臧孫子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悅許救之
其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憂色何
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

智囊補

卷五

明初部知微

王

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悅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
荆之所利也臧孫子歸齊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郗超

郗司空簡字在北府桓宣武忌其握兵郗遣賸請

桓子嘉賓起出行于道上聞之急取賸視方欲共獎
王室修復園陵乃寸寸毀裂歸更作賸自陳老病不
堪人間欲乞開地自養桓得賸大喜即轉郗公為會
稽太守此一着後宜哭云

非智後起病將死。一篋文書屬其家人。父若哀痛。以此呈之。父後哭超過哀。乃發篋睹稿。皆與桓謀逆語。怒曰。死晚矣。遂止。父身死而猶能以術止父之哀。是亦智也。然人臣之義。則寧為惜之愚。勿為起之智。

○張詠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

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知微

三五

富至今

○辛有

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及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猶秉周禮。仲孫卜東魯之興基。其禮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禍。

○陳瓘

陳忠肅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每語人曰。

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專賦。恐太陽。恐此人得志。必禍。私過。彼無私。自勝。死。及居諫省。遂攻其惡。時京典辭命。姦惡未彰。眾咸謂公言已甚。京亦因所親以自解。公誦杜詩云。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攻之愈力。後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張忠定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

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知微

三五

幽。使。之。然。耳。故。憫。之。

體悉人情至此。人誰不願為之死乎。

○王禹偁

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人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占周延。俾預。現。治。水。也。

○韓平原館客

韓平原在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既別。不通問。平原當國。嘗思其人。一昨忽來上謁。則已。

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歸遇極厚。嘗夜開酒。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乘。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徽徽之立。非出平章。則徽徽怨矣。皇子之立。非出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蒙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邊民死于殺掠。內地死于科誅。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此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

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知微

十七

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第恐平章不能用耳。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徽徽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遺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怨。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樂。然後選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終此之遊。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乎。平原猶豫不決。欲留。

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陳良謨。字子高。嘉善人。也。可用。

陳進士良謨。湖之安吉州人。若某村。正德二年。州旱。各鄉顆粒無收。獨是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檄申災。得獨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是村頗高。早又徵稅。州官又檄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村鰥產及畧田諸物。價廉獲利三。結於是以戶戶起。冥樂無日。不爾公語族人曰。吾村常有奇禍。問何也。答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

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知微

十八

可彼俞費。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其叔兄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叔兄謂公前言動念。問公三家畢竟何如。公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既終。育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太抵具越之利。留所忌而禍福倚伏。亦未除之數。况公與費氏。天物與地。及也。是終必致。

○東海張公

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既任官。其家以城中為便。買宅。遷開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吾子孫必敗于此。公。

子其後五廢產。

陳引公曰：吾鄉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榮，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之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菴右。顧文僊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和者皆已轉徙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今，信乎城和不如鄉郭也。

郭和鄉林前輩之先見，真不可及。

智囊補卷五

明智部德中

十九

明智部德中卷六

子貢

范蠡

范雎

姚崇

王應

陳同甫

李泌

策陝城 策魏博

王晉溪

苗孝寬

劉惔

卜偃

士缺

楚為賈

楊廷和

曹操

晉書補

卷六

明智部德中

一

郭嘉虞翻

黃權等

夏侯霸

傅嘏

陸遜

蔡謨

傅岐

虞卿

曹惠武王

料吐蕃

希甲

荀息

班超

羅隱

盛文肅

邵康節 二條

邵伯溫

范忠宣

原缺

明智部億中卷六

鏡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禍終。不迴。瞬。藏。鉤。射。覆。莫。子。能。隱。集。億。中。

○子貢

魯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隱公來朝于貢觀焉。邾子挑。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外亡焉。大禮必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齊囊補。卷六。明智部億中。

○范蠡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楚。朱。公曰。殺人而求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灰于市。乃。治千金裝。將遣其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行。不聽。以。公不遣長子。而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適。為。言。不得已。遣長子。為書遺故所善莊生。因。諸。長。子。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與。與。中。事。長。

男行。如父言。莊生曰。疾去。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

長男陽去。不過莊生。而私留楚貴人所。莊生故。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師。事。之。朱。公。進。金。春。有。意。也。欲。事。成。後。復。歸。之。以。為。信。耳。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為。殊。無。短。長。莊。生。以。間。入。見。楚。王。言。某。星。宿。甚。不利。楚。獨。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無。赦。必。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為。赦。第。固。當。出。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也。第。今。且。自。赦。故。辭。去。生。

齊囊補

卷六

明智部億中

二

知其意。今自入室。取金去。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王欲以修德。讓星。乃道路。宜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袖。故。王。赦。非。能。恤。楚。國。之。眾。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曰。下。赦。令。於是。朱。公。長。男。竟。持。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計。如。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弟。顧。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肥。豈。知。財。所。從。來。哉。吾。遣。少。子。獨。為。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卒。以。彼。其。

○ 范 雅

王稽辭魏去私載范雎至湖關望見車騎西來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昨日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

卷六

明智の借中

三

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穰車中有人忘索必悔之于是雎下車走行數里果使騎還索無客乃已雎遂與稽入咸陽

穰侯舉動不出睢意中所以操縱不出睢掌中

◎姚崇

姚崇與張說同爲相而相銜頗深崇病戒諸子曰張

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侈尤好服玩吾身沒後當
來弔汝具陳吾生平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
不顧汝曹無類矣若顧此便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
請既獲其文卽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使鐫刻進御
張丞相見事當遲于我數日後必悔若徵碑文當告
以上聞且引視鑄石崇沒說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
崇家悉如崇戒及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
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
者視碑仍告以秦御使者復說大悔恨撫膺曰死姚

腎囊補

卷六

明智部億中

四

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

○王應有七醫宗黃元後如許君

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其子應在側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當人強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識。所及賭。乘危必興。怒怒荊州。舒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徑投舒。舒果沈含於江。彬初聞應來爲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爲憾。多子考占津者。好凌弱者必附強。能據強者必扶弱。應嗣逆敦本。

非佳兒。但此論深微。世情差強。老婢耳敦。每呼兄舍爲老婢。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邑。從者曰。此當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若矣。蘭相如爲宦者。繆賢舍人賢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同曰。君何以知燕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強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參觀二事。足盡人情之隱。

○懷同甫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傑之氣未除。一日懷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蹕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使步而後。同甫通傳懷而罵曰。大驚。懷曰。此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傳

五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傳

六

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鞍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焉。

○李泌。字晦。爲假傳二十。乃同甫性之。議者言韓滉開乘與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處。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底。卿不開。對曰。臣固聞之。其子阜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臣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

何保之對曰。浼之用心。臣知之。王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弁爲卿累。必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浼。他日上謂浼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浼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于親舊。以負陛下。願浼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親。令浼感激。

智囊補

卷六

明智記

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耶。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親。面賜緋衣。論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與卿父宜速置之。臯至潤州。浼感悅。涕泣卽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五日卽還。韓臯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浼怒召出。提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游聞浼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浼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乎。對曰。豈惟陳游諸道將爭入貢矣。

○策陝城 策魏博

德宗時。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爲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二而縣絕。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朕方用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遲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

智囊補

卷六

明智記

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有功。則賜旌節矣。現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辭。事保城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旣入城。視事實。依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師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

安石願聞也。必但索薄書。活糧儲明日。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耳。汝餘生汝為我賣。版幣。祭。節。使。無入。開。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必之行也。上藉陝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既遣抱暉。自中宣慰使至。必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而抱暉遂亡命。傳稱鄴侯好大言。然木如鄴侯方許大言。古來大

智囊補

卷六

明智節中

九

言者二人。東方朔李鄴侯是也。漢武好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肅倚望鄴侯頗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將遷跡他人。而其志不行矣。是皆巧于投主者也。荆公巧于投神宗。而拙于酬相立。所謂言有大而夸者耶。諸葛隆中數語。不敢出一大言。亦正與先主局量相配。若衛鞅之于秦王。先說以帝道王道。而後及富強。此借所必不入。以堅其入。則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謩。李安死。子懷諫。勸李吉

甫清與兵計之。終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恐其權係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用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

智囊補

卷六

明智節中

十

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昏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士馬以須後效。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為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氏與大府士卒。及人。大謀。與。而。果。請。為。雷。後。與。於。中。也。久。之。定。

不免乃謂衆曰汝等聽吾言勿犯關大德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請官吏德後可皆曰諾與乃獲將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
亟詔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符契李吉甫請遣
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日與奉其土地
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綏結以大恩必待
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
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輕矣上乃以魏
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泣流涕士衆無不
智囊補

卷六

明晉書

土

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
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
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
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
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
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
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
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曠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
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使時之府庫何爲卽遣知諸

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
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郾使者數輩
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果何益乎李絳太子段
李泌嘗言善料敵者料將不料兵泌之策陝城絳
之端魏博皆料將法也唐室家不戒也

○王晉溪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
策應事下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爲必當發否恐失
事衆不敢異王瓊時爲冢宰獨不肯曰我自有疏卽

智囊補

卷六

明晉書

土

奏云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
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防禦不久自退若
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
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
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
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出境矣

按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
董其役三指揮甚效九邊牆極堅且非役亦不甚
費有羨銀二千餘持以自晉溪晉溪曰此一帶城

增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一事此項
 之機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
 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其一竟死于敵晉溪籌
 邊智畧類如此○又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
 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軀到處皆要供具燒羊
 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謝盡撤去散于從官
 雖下吏亦皆需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當
 時法網疎濶故豪傑得行其意後在今日則聖訓
 即時論罷矣○梅衡湘檇州監軍行時請帑金三千

備犒賞之需及事定所費僅四百金登籍報部無
 加毫髮用雖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時為之也

○韋孝寬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拔
 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
 一大城乃于河西徵役徒平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
 弋監築之岳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請成此城十日即
 畢從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平一日魏境始知設
 今晉州徵兵一日芳集謀議之間自積三日計其軍

行三日不到我之城墮足為辦矣乃令築之又令
 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
 遂收兵自固版築竟就卒如孝寬言

○劉惔

漢主李勢驕淫不恤國事恒溫帥師伐之拜表即行
 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
 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
 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按懷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
 曰溫不可使居形勢之地昱不從及溫既克蜀昱
 憚其威名乃引殷浩以抗之由是浸成疑貳至浩
 北伐無功而溫遂不可制矣殷浩名士之

○卜偃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號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後五年晉滅號

○士鞅

晉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日大夫其誰先亡

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壓汰後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樂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壓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壓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楚薦賈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于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中

十五

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膏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及城濮之戰晉文公避楚三舍子玉從之兵敗自殺

○楊廷和 宰相後少序

彭澤將西討流賊賊本怨等入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何憂不來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怨等奏班師而餘黨復崛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爾乃

歎曰楊公之先見吾不及也

張華國三定交州而竟不能存則以英國之去也假使如縣國故事仰英國世為交守雖至今郡縣可矣故平賊者勝之易格之難所戒於早班師者必有一番安戢鎮撫作用非僅僅仗兵威以脅之已也

○曹操

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何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兵脅太后曹操聞而笑之曰關豎之官古今宜有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中

十六

但世主不端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

袁尚袁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頭而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其故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劉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卒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啖其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去。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羣。直指許都。擣其巢穴。百萬之師。自天而下。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漂炭。有不消滅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于桴鼓。操聞必含備還許。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僉中

七

懸麾下矣。失此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絕。而操以梟雄之資。乘跋扈之勢。恣虎狼之慾。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平疾。不許。豐舉杵擊地曰。夫遭此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表召有素。不敗以不操明於前。備而漢中之役。志盈得隴。縱備得蜀。不用司馬懿。劉曄之計。何也。或者有天意焉。張魯在益州。震動四而。豐之勢必再解。劉曄亦以爲言。操不從。居七日。蜀將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斷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今可擊否。曄曰。今已小

定未可犯矣。操退備遂并有漢中。

安定與羌胡密邇。太守母丘與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與佯諾去。及抵郡。輒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郭嘉 虞翻

孫策既盡有江東。轉關千里。聞曹公與袁紹相持。官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僉中

八

渡將議襲許。衆聞之皆懼。郭嘉獨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于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虞翻字仲翔。亦以策好馳騁。游獵。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漢高之畧也。至于輕出微行。更卒嘗憂之。夫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終不能悔。至是。隔江未濟。果爲雉貢家客所殺。

孫伯符不死曹瞞不安枕矣天意三分何預人事

○黃權等留有人也憾劉璋以才不修德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厠處穢新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曉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閉關以待河清從事主累自倒縣于州門而諫曰南高不可重兩太不可客兩難不兩雙兩難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傳

其

說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法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謂其羣下曰吾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照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召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縣于蜀門矣引爲賓容曰此吾廣武君也

○夏侯霸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于敵彼可窺而破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畧精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傳假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傳

三

何晏鄧鳳夏侯玄並求傳假交而假終不許諸人乃因荀彧說合之假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莫若睦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傳假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鳳有爲而躁傳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蓋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始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皆如其言

蔡邕就董卓之辟而不免其身。韋忠辭張華之薦而竟違其禍。士君子不可不慎所因也。

○陸遜 二傳師表云。世之仕者。有眼陸遜故沈慮。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若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失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蔡謨

蔡謨字道明。康帝時。石季龍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太平指日可俟。謨獨不然。謂所親曰。胡滅誠大慶。然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德中

主

將貽王室之憂。或問何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器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未幾果有殷浩之役。浩西去。一般陸一嘆。

○傳岐

侯景叛魏歸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議和。時舉朝皆請從之。傳岐為如新令。適在朝。獨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

安。則必圖禍亂。若許之。正墮其計耳。帝惑朱異言。竟許和。景聞未信。乃偽作鄒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答書有貞陽旦至。侯景夕返。語景遂反。

○虞卿

其言曰。禍亦自有道。子

秦王訖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德中

主

○曹武惠王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滿美受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我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若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又肯死乎。

或勸藝祖誅降王。入則變生。藝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可謂君臣同智矣。子文子孫。子孫又為子孫。

唐德宗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欲得渾瑊爲會盟使還
曰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必使主盟瑊發長安李晟
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彼
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
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誠待虜勿爲
猜疑已而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
表示之晟私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
但取朝廷爲大戎所侮耳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于

卷六

明哲保身中

三

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
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唐將卒皆奔走虜縱
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
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
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
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伏地頓首
謝因罷朝是日虜劫盟信至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
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

切生菴尚結貧惡奈盛馬謎渾賊日去三人則唐

可圖也。于是難問李。以因焉。應以求。欲執軍。以事。使在。非因。一。耳。兄長。安會。未。出。止。向。什。歸。運。之。之。兵。由。之。受。未。生。吾。公。公。河。無。公。評。和。行。命。以。報。聞。之。有。燧。兵。權。尚。結。實。之。諱。智。亦。中。之。僅。見。者。

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晉使坐虞宮也
果諫曰語云唇亡則齒亡虞號不相蘇非相為賜晉
今日取號則明日虞從而亡矣虞公不聽不假晉通
晉既滅號送戈向虞虞公抱壁率馬而至

○班超

班超久於西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以戊
巳經尉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餘年
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海之超曰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發夷懷
智囊補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於清無為察或
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為難耶已超後尚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
謂數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羅隱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傳入送款錢氏納之以
為腹心時羅隱在幕下屢諫法為敵國之人不可
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樓樓櫓甚盛浙帥携客
觀之隱指即諷諷不曉因設此自解浙帥曰君豈不

智囊補

卷六

明晉書中

三

知備陳耶隱諷曰君是也何不向某處某處指空卒
後指揮使徐維等拔宣卒為亂後至覆國
週年還賜登州之變皆降卒為賊守土者不可不
慎此一着

○盛文肅

盛文肅度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
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盛公驟
稱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為一詩謝別公先得
詩不發使人還之謝不見夏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
智囊補
具言所以繹疑將命者有忤諸公問故公曰無他也
吾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鄉
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于此
志已滿矣明年除館閣較勘坐舊事獲奪改差開
監生簿仍帶原官未幾卒于京

○邵康節二條

王安石罷相邵康節知政事高郵公見康節有憂
色康節曰豈以惠卿為難過安石耶邵曰然康節曰
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相合今勢利相散將自為地

智囊補

卷六

明晉書中

三

按荆公行新法。任用新進。溫公始以書曰。忠信者
士。于公當終時難。齟齬可憎。後必得期。方謂護老
人于。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陷公
害者。蓋指呂惠卿也。名言。需知誠任。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邵康節同吳處厚王平甫食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問康節辭會之故康節曰處厚好議論每譏刺執政新法平甫者介甫之弟雖不甚主其兄

卷上

明智部億中

三

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也。茂直嘆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前。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處一飯食之間。其儉如此。

郡伯溫不如是。王慎康良日。与大人拉坐。

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刑起自襄州移河陽。請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康陽。鄧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幾素見。若不宜枉道。先是。康交原。且已。善也。伯溫用。報僕。巧。或。以。事。要。公。休。共。

從之必爲無辜。必使康寔在牢獄。而應作書。則應以爲他日金匱。係系於康。想問宗豈料知尺牘。必將于康。遂作此和怒言。想蓋以康稱光祿。有難有定。康功世必見信。既而屠毒與劉侯。謂其請誅。確且論怒罪。亦命康分析。康和辭之。應謂康乃前高皇。

范忠宣

元祐嫉惡太甚呂汲公梁況之到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滂父上疏以為殘厥

習靈補

卷六

明智部楚中

策

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太貶。發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害。趙王懋勤客叢談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已甚。聲之和也。其報必結。余觀北史神龜之問。張仲瑀銓削還俗。游劫黨入。來使蕭瑒爲一詩。試人。穢我衣。旋至無所避。其情。義是期。林試首幾等。以。至勒害。省節惠。直是律。情。是。第窮。疾。其。情。辭。小。悉。投。以。下。交。得。戶。禮。不。復。辨。議。惟。以。警。中。外。致。爲。駭。其。受。禍。

如此之毒。事勢相敵。乃至於此。為可傷也。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還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懷之。

○常安民 明季君子多臨此病。多受此累。

呂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慮其復罷。上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感動陛下。希冀爵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一却好戲。

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德中

五

○喬壽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一時文臣無可使。遂用武。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皆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玠劉琦王燦。咸開諸人亦為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據。遂易以

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史不能從。國至山陽。慨然自大。受全庭勢。全軍忿怒。四而殺之。自此遂叛。

李全雄見也。以武國為帥。以委

以子新。此其所以為也。

義補卷六終

明智部剖疑卷七

漢昭帝

張說

李沁

寇準

雋不疑

孔李彥

張首

杜果 蔡京

曹克明

大水

西門豹

宋均

佛牙

活佛

程珣

石佛首

晉書

卷七

明智部剖疑目

妬女祠

張曷

黃震

席帽妖

白頭老翁

錢元懿

夢虎

隋郎將

賀齊

蕭瑀

陸貞山

魏元忠

鼓妖

張田

蔡仙姑

孔道輔

戚賢

明智部剖疑卷七

訛口如波俗腸如鎖觸目迷津彌天毒霧不有期
眼號為先路太陽當空妖魍匿集集剖疑

○漢昭帝

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謀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與
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
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
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發其罪不敢入詔召光
入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一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
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舉下不悅光母之門

○張說 一注破的夢令為大矣

說有材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
日內有急兵入宮桀何左右驚對說連曰此謠人語
動東宮也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各分定嫌勝說
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李泌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路險滑，衛士多亡，歸米泔，叔明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鬻骨，為盟，更控上馬，以至涪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部國公主，肅宗女，適驪馬都尉。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肅宗女為德宗太子妃。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為朕察之。」泌曰：「必」

智囊補

卷七

明智部制

二

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心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而之耳。」上笑曰：「是也。」太子蕭妃，肅宗女，適驪馬都尉。太子請與蕭妃離，皆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下推一子，奈何？」舒王，肅宗子。上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謂卿得王為婢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

子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老且令陛下宜努力，後望其孝矣。」上曰：「卿意朕意何？」不愛家族，則對曰：「臣為國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免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鳴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豈謂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亡國覆家者。」

智囊補

卷七

明智部制

三

者，陛下記昔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代自建寧，死常懷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頗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對曰：「昔承乾太子，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

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發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危。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節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

智囊補

卷七

明倫彙編

臣

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何自有異謀乎。彼譖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袁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乘此旨。已就命。玉璽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

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王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其曉卿意。問曰。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泌涕瀟瀟于襟。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乞骸骨。

鄴侯保全廣平及勸德宗和親。回紇皆顯。回天之功。獨鄴國一事。杜患於微。宛轉激切。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萬世納忠之法。

○寇準鄴侯有勇名。相于少保。不及其

楚王元佐。太宗長子也。因伸救。廷美不獲。遂感心疾。

智囊補

卷七

明倫彙編

五

習為殘忍。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屢誨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中。夜發憤。遂閉殿。突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鄴州。得召見。太宗謂曰。卿試與朕決一事。東官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官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官于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官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官出得。淫刑之器。有剝肉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官服罪。

遂廢之。

搜其官中如無不法之事東宮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無冤耳江充李林甫豈可共商此事

○雋不疑

漢昭帝五年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以下視之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衛太子出奔衛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說

智囊補

卷七

明君制臣

六

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後廷尉驗治坐誣罔要斬國無二君此際欲一人心絕浮議只合如此斷決其說春秋雖不是然時方推重經術不斷章取義亦不足取信公羊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想當時儒者亦主此論漢儒何術不徒不及宋儒矣

○孔季彥

梁人有季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昔文姜與魯曾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之古義宜

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當以逆論人以為允

○張晉

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貨子以為盜也刺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尺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嘗言曰殺賊明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食為盜不孝明矣姑殺之

○杜杲

蔡京

六安縣人有妻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

智囊補

卷七

明君制臣

七

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治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顯是爭迎其母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自京京曰何難弟問母所欲歸遂一言而定小人何害焉

○曹克明

克明有智畧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既

至蠻酋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立
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
箭射之而傳以藥齒立死羣酋慙懼而去

大水

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旱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
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
亂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官可御船令吏
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
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
智囊補卷七 明智補

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
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
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奏未至必訛言耳不足慮
已而果然
嘉靖間東南倭亂蘇城戒嚴忽傳寇從西來已過
許墅太守率眾登城急令閉門鄉民避寇者萬數
滿門外號呼震天任同知環憤然曰未見寇而
先棄良民謂牧守何有事環請當之乃分遣縣民

洞開六門納百姓而自伏劍帥兵坐城官亭以退
西路鄉民畢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眾吳民
至今尸祝之又萬曆戊午間無錫某鄉構臺作戲
娛神有關於臺者僂人不脫衣余皇趨避觀劇者
亦雨散口中戲云僂子至矣此語洎更傳過且云
親見錦衣倭賊繇是城門盡閉城外人填湧踐踏
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雖近妖亦有司不練事
之過也太抵兵火之際但當遠其偵探雖寇果臨
城猶當靜以鎮之使人心不亂而後可以議戰守

智囊補

卷七

九

若訛言又當直以理却之矣

關元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
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語曰止謠莫
如自修此又善于止訛者天啟初吳中訛言中官
來采繡女民間若狂一時婚嫁殆盡此皆惡少無
妻者之所為有司不加禁緝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西門豹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
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像常歲

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視巫共
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
即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官于河上設絳帷床席居女
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曰即不為河
伯娶婦水來漂溺人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弱
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會之河上
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
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
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佞煩大巫婦
智囊補 卷七 明節制院
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
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
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
三弟子豹曰是皆如子不能自事煩三老為入印之
復投三老豹簪筆簪橫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
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掾與豪
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
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都吏民大
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娶婦以免溺題目甚大愚民相安於惑也久矣直
斥其妄人必不信惟身自往會督筆啓折使眾著
于河伯之無靈而向之行詐者計窮于畏死雖驅
之娶婦猶不為也然後弊可永革
光武時宋均為九江太守所屬浚遼縣有唐后二山
民共祠之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為公嫗後沿為例
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均至乃下教自後凡為祠
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擾民民未幾祠絕矣良法
○佛牙
智囊補 卷七 明節制院
後唐明宗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
臣學士趙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
偽即舉斧碎之應手而碎時官中施物已及數千賴
碎而止
正德時張銳錢寧等以佛事蠱惑聖聰嘉靖十五
年從夏言議毀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夫
牙骨之多至此便盡出佛身佛亦不足貴矣歷妄
襲貴莫甚於此真佛教之罪人也
○活佛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

五十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眾為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淨為宗。寂滅為教。萬無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倆。佛若有靈。肯受人誣乎。即果能致雹。亦必異物。憑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勝正。異物必

智囊補 卷七 明神宗朝 圭

不能致雹乎。火舉而雹不至。大眾亦何說之辭哉。至金悉輸官。佛亦諒其無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惡瘡潰面以死。夫此墨吏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而苟有益生民。佛雖舍身猶可也。

○程珦

程珦嘗知龔州。有傳區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為祠。南海道出龔。珦詰之。答曰。比過潯。潯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懼。更致禮。珦曰。吾請更投。則順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

○石佛寺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如女祠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公奉使修供頓井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如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

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

智囊補 卷七 明神宗朝 圭

○張昂

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如家謂姪欺已。訴于縣。姪家又以成其女。互訟。媒從諸人。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決。慈谿張進士。最新任。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為此樹乃神所侵。百姓稍失瞻敬。使至

死而不可忽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鄰令
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
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公獨見衣冠
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此有年矣。幸
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山。衆
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衆不敢逆。創三百方。斷其樹。
樹頭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墜地。其然欲絕。命扶而
灌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昔年爲暴風
吹至。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
智囊補

卷七

明神部別疑

古

厥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
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
人正與中。踞去者。訟始解公。以其木修公。解數處。而
所蔭地復爲良田。以爲腹氣。五人。而所不。以
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下無
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徑馳詣其居。解
鏡用印于背。然後觀之。乃隨聲呼喚。竟死。杖下。

○黃震

震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娶柱。積自拷掠。而以微福

于神。神見其。思存問。之。乃兵也。即令自狀其罪。至
日。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
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吾郡楊山太尉廟。在東城極靈。專主人間瘡癰事。
香火不絕。而六月廿四日。太尉生辰。尤盛。萬曆辛
丑壬寅間。閭門思靈寺有老僧。夢一神人。自稱周
宜靈王。今寓齊門徽商某處。乞募建一殿相安。當
佑汝。既覺。意爲妄。置之。三日後。夢神大怒。杖其一
足。明日足痛。不能步。乃遣其徒往齊門訪之。神像

智囊補

卷七

明神部別疑

三

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最著靈驗。有女子夜與人
私而孕。度必敗。詐言半夜有神人來。偶其神衣冠。
甚偉。父信然。因囑曰。神再至。必繩繫其足。爲信。女
以告所歡。而以草繩繫周宜靈王木偶足。下。父物
色得之。大怒。乃投像于穢瀆之中。商見之。沐以淨
水。挾之吳中。未卜所厝。是夜夢神來別。既微僧夢。
乃集同侶舍材。構宇於思靈寺。寺僧足尋愈。于是
揚山太尉香火。盡遷於周殿。遂近奔走如驚。太守
周公欲止巫風。於太尉生辰日。封錮其門。不許禮

拜而并封周宣靈王殿。逾月始開。則周廟絕無勝。饗而太尉之香火如故矣。夫宣靈之靈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報于女子之父。能見夢于微商。而不能達令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驟奪一時之香火。而終不能中分久後之人心。豈神之盛衰亦有數邪。抑靈鬼憑之不勝陽官而去乎。因附此為隨俗媚神者之戒。

○席帽妖 白頭老翁

真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

智囊補

卷七

明智部制疑

六

大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遂且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今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張詠知成都。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過。食男女。詠召其屬使訪。市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參氣乘之。妖則有形。謠則有聲。止謠之術。在乎明決。不在厭勝也。

隆慶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癘。居民鳴鑼守夜。偶見一貓一鳥。無不狂叫。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即以妖法剪紙為狐精者。懸諸杖下。而妖頓止。此即祖王曾張詠之智。

○錢元懿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間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

智囊補

卷七

明智部制疑

七

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遂息。

○夢虎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邪。道士駭惶而走。

○隋郎將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慮其所

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耳乃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賀齊

賀齊為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擊射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多作勁木白棓選健卒五千人為先登賊恃善禁不設備官軍奮楮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萬計

○胡僧

晉懷補

卷七

明僧制疑

太

唐蕭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能死生人上試之有驗蕭瑀曰僧若有靈宜令呪臣僧奉勅呪瑀瑀無恙而僧忽仆瑀曰信佛以此事大

陸貞山梨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為祟家人請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為正神爵稱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脇詐取人財人遁所禁何況于神此必山魈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食

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子云智者不惑其答問智又曰敬鬼神而遠之然則易惑人者無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使其志也夫人鬼共此世間鬼不見人猶人不見鬼陰陽異名不相涉方其旺也兩不能傷及其氣衰亦互為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靈而見靈耳西門豹以下可謂偉丈夫矣近世巫風盛行瘟神儀從修于欽差自蓮名牒繁于學籍將來未知所終也識者何以挽之

晉懷補

卷七

明僧制疑

九

○魏元忠 空人之論 唐魏元忠未達時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于厨下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惑我無人為我執爨也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嘗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鵲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鵲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有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

○鼓妖

范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未幾鼓自滾至庭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凡有客至故自來庭以尋鼓耳令純仁別擊之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賊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邏者戒曰今有白衣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

曾彙補

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皆捕者其偽密遣健卒詐為行人捉衣襲殺行果復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財也近日蘇郡城外夜有郡火出村間或水面聚散不常聞傳鬼兵至愚民鳴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且視之藥人也所過米麥一空咸謂是鬼攝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傳說其事勸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為賊遊說者度鬼火來處伏人伺而擒之果楊船水手所為也搜得油紙筒卽中面物衆驚頓息終

○蔡仙姑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人以洗目視之實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跏趺而坐乃叱其下掩之

○孔道輔

孔道輔字愿知寧州道士精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上聞公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州將以下皆大驚已

智叢補

卷七

明倫彙編

主

而又皆大服由是知明天下

○成賢

成賢初授歸安縣縣有蕭總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都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以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本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水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白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賢笑曰是未之災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造點綠易服入祠或之

曰洞水中人出棋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心且暗沒人爲之也

王下凡子位三於理凡子以理要云

自不爲云

其九

凡子利爲江要一側凡真守空不姓

諸矣

明智部經卷八

劉晏

朱熹

陳源嚴

撫流民

虞集

董博齊

蘇軾

趙開

齊蒙補

張全義

徐階

植槐置鼓

姚安等

孟珙

汪立信 文天祥

陶侃

葉石林

撫流民以下

李德

川志

平米價

李鄴侯

劉大夏

劉本道

高郁

益衆

分將

智射

智騎

欽房

虞朝

李綱

訓儲

范忠宣

虞允文

張翥

三受降城 釣漁山 入虞翻條下

楚榮

耕牛

義船

李若谷 趙昌言

張全義

蘇州堤

丁晉公

鄭端簡公 三條

徐果

賀盛瑞 九條

陳懋仁

安黎崗

平軍民變

曹瑞

中興十集

沈晦

卷八

同智部經務

仁

和

明智部經務卷八

中流一壺千金爭輩寧為鈐刀母為指葉錯節難
根利器斯別識時務者呼為俊傑集經務

○劉晏制運使資回客有用之才

唐劉晏為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于晏晏
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
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
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
而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新補

卷八

明智部經務

晏以上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
歛之荒則蠲救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
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端則計官取贏先令蠲某物
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值
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
至危愈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
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多
僥倖吏羣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
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之權耳他產尚在賦以

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支。多出。菽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阻饑。以爲二勝。

先是。運開東谷。人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又州縣初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

智囊補

宋人

明初鄭經

二

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民困以蘇。戶口繁息。王晏常言。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可謂知本之論。其去桑孔遠矣。王荆公但

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亦自附養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爲劉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易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竭。故但于出鹽之鄉。罷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付諸于商人。其法。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濱間。大鄉遠者。

轉官鹽于彼時。或商絕鹽。則減價。謂之議。或商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因弊。此其神妙。以

常平鹽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匱。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與商爭。將矣。此誠三能。臣也。

○李惺

李惺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合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智囊補

卷八

明初鄭經

三

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妙論。

此爲常平義倉之祖。後世腐儒。乃以盡地力罪惺。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亦非。惺乎。諱富強而實亦不能富強也。

○朱熹

乾道四年。民艱食。奏請于應得常平米。六石。有張

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款蠲其息之半入饑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會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意社會法于諸路有以人多修治在案心門之聽民之便則爲社會法強民之從卽爲苛酷法知此主利民彼主利國故也○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會遺制然所積紙上空言半爲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碍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歎不如留穀于民間之爲愈矣噫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四

向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獄罰銀督令各府縣數羅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計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卽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餉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于此

周忱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時蘇州遺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刁者不出耗并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圍局收糧公令縣民各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方一人各糧長收本圖里夏秋兩稅加耗不過十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勢逆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五

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大定支爲舟楫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美正稅初淮楊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出租縣戶以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公在任有年每遇凶荒輒便宜從重補以餘米賑卹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諸公一切取給餘米

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
餘米歸之于官于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夫餘
米備用本以寬民一歸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無
所恃矣試思今日兩稅耗果止十一乎徵收只十
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徵而有餘今何以加派而不
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
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朴老農則携之與
俱臥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

卷八

卷八

卷八

六

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銀相細布輕費
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
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今爲歐石罔一
變爲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
方之責者可無加意哉

○陳霽巖

陳霽巖知開州時萬曆己巳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
有司議公倡議極貧穀一石大貧五斗務沾實惠放
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

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貧極者瞻
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票出示另
公曰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選開喚
領鄉民咸以爲神蓋前領賑時不服粧點盡見真態
故也

陳霽巖在開州己巳之冬倉穀幾盡撫臺命各州縣
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踊每石銀六
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五錢一石每石賠已
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何堪而入倉穀止

卷八

卷八

七

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公堅意不行竟以此被劾以
災年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
價減至三錢餘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
糴報價三錢卽如數給之自後時價益減至二錢五
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寧增穀勿減銀也
比上無所負多穀三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賑報上司
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饑者先是本
州土城十五連年大雨淹洩居崩塌數十處庚午秋
當議填修更請後鄉耆公議會每兩年被災流民

聞已蠲荒糧思還鄉井因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
官當賑爾乃出前大戶所權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
五小牌于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裝囊士到城上
填崩塹處總甲于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
城已修完 仍用

北方州縣唯審均徭爲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
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
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
官唯據此三等入三等入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

審襄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人

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
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
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朴實者出其不
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丸問其家道
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訣簿
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
州樂有二百餘人即開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
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 聖節先揚言
產點各役至期拜畢即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

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長或殷厚如故
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續成底冊審時一甲則齊
跪堂下公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篤實人作爲公正與
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甚明咸以
實舉從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
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仍用

○平米價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
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

審襄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九

通衢今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米商輒糶米價更賤
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其曉人也
撫州饑黃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
至至則大書開糶者藉強糶者輸入字揭于市米價
遂平

○撫流民

富鄭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劄勸所部民出
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室十餘區散處其入以便糶
米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

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
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于至誠人人爲盡
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
大塚埋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
贖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皆聚
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或待哺號日不得粥
而什名救之而實殺之竊立法簡盡天下傳以爲式
能于極貧弱中做出富強來真經國大手

○○○李鄴侯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十一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則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
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沈
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
久武備漸弛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驍騎
其後益爲八軍及李林甫爲相諸軍皆募外爲之其
小者又無宗族不自重慎祿賜遂生德宗與李泌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十一

議欲復舊制必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
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
暇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
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
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爲
之過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隴之間以牛運糧
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絹染爲綠縹因完項以
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
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
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
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
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居人至少軍士月食
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後爲增價實比今歲所
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加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
致富則安于其上不復思歸當制戍卒五年而代戍
其將歸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不願
來者亦其給長腰纊食而遣之其募應之數後復不
道雖所募雖少從免後之患非澤闕矣不遠致矣

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
為富強也。大經臨不以為又阻屬臣下
屯田之議始于趙充國然羌牛遂罷屯田又置金
城屬國以處降羌則善後之策盡也鄴侯困成
卒成屯田因屯田復府兵其言鑒鑒可任不知何
以不行國家有良臣奏論注之於衆

○○虞集論不以明言其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
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

智囊補

卷八

明初鄭經

三

荏葦之場北極遠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
久矣苟用浙入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
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
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
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
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塞
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冰食之民得有
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諸君不事遂寢

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
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
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
孫良伯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
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
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
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
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
人各千八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三道

智囊補

卷八

明初鄭經

三

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
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
廿錠期年散歸遂大稅一萬改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國朝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
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想地日廣積糧日多
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咸修復
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塞受役權門終歲
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資餉軍儲一切仰給國
賦賦之難若夫德都石炭屯堡尚非修築修築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書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墾

平江伯之漕運平江伯陳瑄合肥人永樂初董北
京海漕築淮陽海隄八百里導罷

海運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
設儀真瓜州壩港鑿徐州呂梁洪築刁陽南旺湖

限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限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率導舟設

井樹以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
便行著

事見術部
智部
范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

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

補遺
卷八
明智部經務
十四

知

○劉大夏

治十年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

蜀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先輩合恐不免剛

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既至

日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

其倉缺糧若干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

以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

俱告雖中貴子弟亦不禁不兩月倉場充枋

往時糧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貴子弟爭相

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省

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補無處可得

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忠宣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使

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

不齊昔唐人目臺中坐席爲癡牀謂一坐此牀騎

偁如癡今上官公坐皆癡牀矣民間利病何與上

聞

智囊補
卷八
明智齋
集
五

①董博霄

重粵香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議于朝曰海寧一境

不通舟楫軍糧唯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其難

曲加存撫檄令軍人遠送其陸運之方每木行出

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五千六百

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

印卦辭人不思有米不着地排刻成行曰排字圓曰

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月可通

米二百石每運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月運糧之數

也

○劉本道

先是漕運京糧唯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用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于各月無事之時令歌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于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廩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上賜二品服以旌之

續纂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七

按本道常州江陰人由掾吏受知于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多用其策正統中從金尚書濂征閩賊活脇從者萬餘陞戶部員外郎景泰中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積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綵段天順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本道固以才進而先輩引賢不拘資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

所當法也

○蘇軾

蘇軾知杭州時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糴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抗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取溉至于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民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

續纂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七

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封積為田一十五萬餘畝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河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湖湖渾濁多淤河行閼閼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葑山鹽橋一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湖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利矣軾聞至湖上周鼎食久辟今欲去葑由湖入運實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闢于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

吳人種麥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蒔田若去莠人種麥
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墮塞乃取板荒之餘
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旨僧度牒以充
役者堤成植荻為柳柳其上華之如圖蓋抗人役之
蘇公題此也

○李若谷 趙昌言 甚不明

安豐苛賦縣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
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
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謂瀕波之民使

管彙補

卷八

九

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天雄軍家豪芻麥巨野時訪奸人穴官是為弊咸平
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旦堤潰吏告急昌
言命急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好止

○屯牧

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瘠瘵 和制以蜀茶
易馬馬久而寢弛茶多開出為奸人利而番馬不旺
至一清乃請重行大饒馬之害而嚴私通禁盡
禁私販以報致諸番備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其撫陝西則創城平虜紅古二地以為固原邊塞
垣瀕河以捍靖威其計安化則授張永策以謀進
璋出將入相謀無不酬當時目一清為智囊又此
之姚崇不虛也

○高郁

楚王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
湖南地多鉛鐵軍都判官高郁請鑄為錢商旅出境
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國用富饒湖南民不事蚕
桑郁令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管彙補

卷八

九

官府無私即鉛鐵尚可行況銅乎夫錢法所以壅
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惡錢出而以
良錢入出價厚而入價廉民誰甘之故曰君子至
其政上下平則政自行矣

○趙開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為便一日有司獲偽引三十
萬盜五十人請治當死張洎從之臨刑洎謂其
使引偽加宣撫使張洎上其狀洎怒然其使使偽
是相君一日獲三偽引洎怒然其使使偽

稱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大經濟手段。如此。他官後人。亦以不君。而信一大白。

○益衆

備依劉表。嘗憂兵寡。不足以待曹公。諸葛亮進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其衆遂強。

○張全義

智囊補

卷八

明智聖法

三

東都薦經寇亂。其民不歸。百戶張全義爲河南尹。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莠。蠲其租稅。唯殺人者死。餘俱免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數年之後。漸復舊規。大守宜法。

全義每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蚕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喜德。麥。德。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蚕。遂成富庶。

全義起于羣盜。乃其爲政。雖良吏不及。彼吏而盜者。不愧死耶。○全義一笑而民勸。今則百姓而民不感何也。名言吾師云。

○分將

仲淹知延州。先是總官領邊兵萬人。韓韓領五千人。都鹽領三千人。寇出。則官卑者先出。禦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次第。收進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賊多寡。更出。禦。小在老子云。

智囊補

卷八

明智聖法

三

梅少司馬客生疏云。古之設爵也。以功。今之設功也。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大臨陣則卑者居先。敘功又卑者居後。是直以性媚人耳。宜志士之暴足而不出也。分將迭出之誠。固當吾謂論功尤當叙汗馬。而母輕冒帷幄。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矣。

○徐階

世廟時。倭蹂東南。撫按亟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而倭已去。誰任其咎。尚書戚之。相階持不可。財以廢。

卒三千往階爭之曰江南腹心地相以共賊久矣都
臣于千里外何以過度賊之必去又慶其去而必不
來而阻援兵不發也夫發兵者何謂當與不當耳不
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
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
萬金之費以餒賊耶尚書懼乃發精卒六千俾偏將
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蹶擊
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以發兵為階咎階復疏云
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令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

韓愈補

卷八

韓愈補

三

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僅左
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
而為民者百奈何以戰守并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
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
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
也

漢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將故郡國自能制寇唐
之府兵猶有井田之遺法自張說變為驍騎而兵
農始分流為藩鎮有將校而無守令矣迄宋以來

無事則專責守令而將校不備有事則
專責將校而守令不參帷幄之籌是戰與守兩俱
虛也徐文貞此議深究李世場冗之弊

階又心虜移庭牧宜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
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
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
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
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止金六兩而士卒可飽一月
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上疏行之

韓愈補

卷八

韓愈補

三

○習射 習騎

種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
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的
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漸厚且小或爭徭役輒重亦令射射中者得優處
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強
甲于延州 六 奏 臣 等 謹 言 臣 等 謹 言
賜處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獲虜畜存藉地乘生

馬躍初不過三尺六五尺次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嘗用其法稱為小子房

按宋史按嘗貸人萬緡游襄漢間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為輒棄去已在軍中費官錢貲數萬賈似道核其數孟珙以白金六百與償換又貲之終日而飲似道欲殺之按曰漢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賈璣何以用豪傑似道姑置之蓋奇士也其泰杜杲軍幕能出奇計解安豐之圍惜乎不盡其用耳

智彙補

卷八

明智補錄

二十五

○植槐 置鼓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墩處但植槐樹既危修復又便作於宇文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爾于是令諸州皆計里種樹以用且人

魏李崇為交州刺史充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

袁了凡曰宋薛季宣令武昌鄉置一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遍百里事與李崇合亂世弭盜之法莫良于此獨宋向子韶知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令每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領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賦裕民為弭盜之本

○○款虜以看否置以且但猶子不問了也俺荅孫巴漢那吉與其奶公阿力哥率十餘萬騎來

智彙補

卷八

明智補錄

二十五

降督撫尚未以聞張江陵已先知之貽書王總督查其的否往復籌之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于此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戎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卑詞效款或斬我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不犯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同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唯當并堅壁守勿輕

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擄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人云云。其言未必皆實。然老酋抵憤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于諸逆也。孔犬駕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切。矣。

朱本 明倫彙編

三十一

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雖哀懇。身猶擁兵。駐邊事同強挾。未見誠款。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掣回游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送歸其孫。若權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卽不然。而聊以脅從數人塞責。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至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其戡守之具。與屯田之

利邊鄙不聳。播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諸逆旣入境。卽可執送關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彼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崇禎今彼旣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相當。斷不可與。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唯公審圖之。後崇古馳諭虜營。俺酋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酋先獻所虜獲。

朱本 明倫彙編

卷八

明倫彙編

三十一

俺酋乃獻被擄男婦八十餘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范宗儒以嫡子范國圖。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易全等俺酋喜收。捕趙。皆面縛械。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欲往。是始出那吉遣康綸。遣之歸。那吉等哭泣而別。巡撫方逢時。誠夷使。大力赤猛虎。諭以毋害阿力哥。旣行。大河上祖孫。嗚咽相。南。向拜者。我使中軍打兒漢等入謝。跪言帝赦我。通還育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爲外臣。貢方物。請表。崇禎。及長書表文者。江陵復後。

書總督曰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畧時人以媚
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
搗亂而阻壞之不唯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議者以講
和示弱馬市起覺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之
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
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不在
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彼擁
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欸段駕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
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人貢官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子

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遼
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于桑土之防戒
備之慮自吾常事不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也今
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
夷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年無歲
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
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搗巢家
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故僕以
爲不唯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華殿而請詔

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
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計虜條上
封貢便宜詔從之俺答貢名馬三十乃封俺答爲順
義王餘各封賞有差至今貢市不絕

板升諸道既除舉朝皆喜張江陵語督撫曰此時只
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
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宜置之虜
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
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子

○姚夔等

大同猶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德他
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詰之時姚夔敏公夔爲禮書
奏請宴賞一切殺禮虜使不悅姚夔之云故事進北
使臣進貢俱從正路朝廷有大禮相待今爾從小路
來疑非進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虜使不復有言

蘇軾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于官吏書稱
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
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國朝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郵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三事皆得馭夷之體

律纂補

卷八

明初部務

三

○虞詡

涼州一書公三稱何可守殺才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
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管如張敗一以
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為然詡
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夫涼州既
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林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
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大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
以涼州在後故也其貴人所以推鋒號銳無反顧之

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處安土
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為
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策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
完詡恐其疽食浸漏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然則

計將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
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
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勤勵答其功勤內以拘
制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
西用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為郡以安慰之

智囊補

卷八

明初部務

三

虞詡涼州之議成于李修之公訪德裕維州之議
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為國家圖萬全而自快其
私以貽後世噬臍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棄
而陝右警西河套而甘肅危太寧棄而鄯州逼三
空河棄而遼東懷虞詡往事可為寒心昔單于
冒頓不惜所愛名馬與女子而必爭千里之塞地
遂因以滅東胡并諸王堂堂中國而謀出虜虜下
恬不知恥何哉○涼州之議尤妙在辭其豪傑而
用之此蓋德惠所以安南川也嘉靖東南倭警漕

臺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儘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入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有功則官之如此不惟中國人不爲賊用且有將材出于其間其從賊者論令歸降如才力可用一體立功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撥滅矣愚謂端簡公此策今日正宜採用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孟珙

純祐中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今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不卽至城外乎乃修復內隘十有一而別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則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上水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

○李綱

綱疏經畧兩河大要云河北河東國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潞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戴宋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撫慰而援其危臣恐糧盡力疲危迫無告憤怨必生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如張所傳亮者爲之使宣諭天子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卽如唐藩鎮之制使自爲守如此則不唯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先務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三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納祇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疋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卽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汪立信 文天祥

襄陽圍急將破。立信遺似道書云。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而內郡見兵。尚可七十餘萬。宜盡出之江。于以實外禦。汰其老弱。可得精銳五十萬。于七千里中。距百里爲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江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互援。聯絡不斷。以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莫若禮而歸之。請輸歲幣。以緩目前之急。俟邊據稍休。徐圖戰守。此中

智囊補

宋人

明智囊

三

策也。後伯顏入建康。問其策。嘆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此言人不用。子古同也。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意少。乞斬師孟。戮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制藩鎮。建邑郡。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變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

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青長沙。取興隆。取斬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此言人不用。子古同也。

靖康有李綱。不用而用。黃潛善注。伯彥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賈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陳宜中。然則朱不棄于金。自棄也不亡于元。自亡也。

智囊補

宋人

明智囊

三

○訓儲

張昭先達事唐明宗。明宗諸皇子競後汰。昭疏訓儲之法。略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師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俟皇子上謁。陛下親面問。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爲萬世訓儲之法。勝如講經說書。作秀才學問也。

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備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洪武末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皇長孫周行村落歷觀農桑之事諭教者宜以爲法

○陶侃

陶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勅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倉值積雪始曉廳事前除雪後猶濕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侃當足根可代公即起兩備麻之

卷八

明帝紀

三

○范忠宣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城不事秦纘雖有權豪者公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桑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何公

去民懷之不忘

○葉石林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繇得之一日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畜日患既長或來議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智囊補

卷八

明帝紀

三

○虞允文

先是浙民歲輸下錢緡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爲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刈甚薄而爲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藉其數以聞請以代輸之身下錢緡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恩也

大陰陽太善政子食良法

○撫流民 宜并入前撫流民條後

成化初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為梗劉千斤因之作亂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數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誅逐之道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謂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得宜之效今若聽其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三

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遂為李賢深然其說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復集如前賢乃援洪謨說上之上命副都原保往撫其事徐乃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為良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各詳發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令開墾以供賦役建設州縣以統治之遂罷所置之也置竹溪縣割鄖津之他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

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士著參錯而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因妙選賢能為守令流民遂安系傑察心化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三

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性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為神助遷霸州守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備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大有作用人

○三受降城

釣魚山 宜入虞謝條下

明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啞悉復西擊突騎施

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攻牧今皆棄爲荒壤矣情哉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所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其名與之分庭均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

蜀璉璉

卷八

明倫彙編

四

璉兄弟名璉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甲更開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牕以望盡地爲山川城池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家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德從合州城平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勝之地莫如釣魚山請從諸將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路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竊聞于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而星分于是青居陰陽

始可守。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候始遠矣玠築釣魚山十餘城而蜀之形勝始壯皆所謂一勞而永逸一費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懸幾百里戍卒憚虜不願往必也興屯田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又置訓練之將嚴五堡之條使武備飭而有恃無恐民誰不聽然而趨之乃不察機宜而徒用峻法以驅民于死地所任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衆怒遂致殺身辱國賴蔡天祐相機撫定僅而無恙彼建辦任事者先任體恐人情哉

樊壁

樊壁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樊蠹百出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壁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

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
軍需糧運網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由印秋糧
餘米既收復難展轉遞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
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長運本
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造部運者
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
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交率有寬利民惟趨之於
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囤戶以消糧長之
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齊持私貨以贖
糧糶補

卷八 明倫彙編 經義典

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
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備今日糧長之
弊又一變矣當事何以策之

耕牛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糶粒食往往糶糶
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瀘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
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耕價騰踊十倍渙以
所買牛俟元直賣與故河北一路惟瀘州民不失所

義船

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
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
姦民苦甚吳潛至並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
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
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
餘貨俾蓄以備來歲用凡吏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
有驗著爲成式其船專留江許不時輪番下海巡緝
船戶各欲保護鄉井就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子二

卷八 明倫彙編 經義典

江合兵民船聞之環海蕭然設永平寨于夜飛山統
以偏校餉以生券結以軍艦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
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又立烽燧分爲三
路皆發軔于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
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
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惕

海上如此聯絡布置使鯨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
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李若谷 趙昌言

安豐有陂縣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
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
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陂陂之民使
之完陂自是無盜決者

天雄軍家奴麥巨野時訪奸人穴官堤爲弊咸平
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聞一旦堤潰吏告急昌
言命急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奸止

近日東南漕務孔亟每冬築壩開河勞費無算而
丹陽一路尤甚訪其繇則居人歲取夫脚盤利之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官制

值利于阻塞當起壩時先用賄存基俟糧過後輒
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議疏通若依李趙
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勞費深加開濬曉示居民後
有壅淤卽責成彼處自行撈掘庶常領之聞或可
息肩乎或言每歲開塞不獨夫脚利之卽官吏亦
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張全義

一五

東都薦經寇亂其民不滿百戶張全義爲河南尹選
麾下十八人持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

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
抗獨其租稅惟教人者死餘俱答杖而已由是民歸
如市數年之後漸復舊規

全義每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條佐共觀之召田主
勞以酒食有蚕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
賜以茶綏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
麥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蚕遂成富庶

全義起于羣盜乃其爲政雖良吏不及彼吏而盜
者不愧死耶

智囊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官制

鉛鐵錢

楚王馬殷既得胡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
湖南地多鉛鐵軍都判官高郁請鑄爲錢商旅出境
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國用富饒湖南民不事至
桑郁令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官府無私卽鉛鐵尚可行況銅乎夫錢法所以壅
而不行者官道而不官入卽入也以惡錢出而以
良錢入出價厚而入價廉民誰甘之故曰君子平

其政上下平則政自行矣

○錢引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為便一日有司復偽引三十萬益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大經濟手段三十萬錢又其小者

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經務

四

○蘇州堤

蘇州至崑山縣凡七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堤而澤國艱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築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澁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以水車沃去兩牆間之舊水牆間六尺皆土置其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為永利

○丁晉公

今裝門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謂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命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牌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壑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折索瓦礫灰壤實于壑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二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此公自有心計但辨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鄭端簡公三條

嘉靖丁巳四月三毀二樓十五門僕災文武大臣

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經務

果

議修建海鹽鄭公曉時協理戎政率營軍五萬人打掃火焦鄭公自黃司禮磚瓦木石不必盡數發山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圍圍就便堆積白玉石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為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裏欲修補燒柱牆缺又於謹身殿後乾清宮前隆宗景運三門中砌高牆一道攔斷內外內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灰一時起小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積舊磚石并石灰無數可蓋

與工部修端門外廊房其在午門以內者可與內監修理柱空并初乾清宮前牆黃甚喜公又曰修初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輛一時不得集况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容軍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昇今大工動作兩關門外多空地可挖黃土用却命軍搬焦土填上用黃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黃曰善公曰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門修砌剝岸若命軍搬出右順門由啓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剝岸填堵不須減工部估料

卷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八

但存軍士勢力亦可黃又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窑二廠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長大不准皇城諸門難出外面房欄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變各門內臣小房非毀即折壞必須修葺方可容身莫若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兩翼善思善土門前後并啟明長與兩長街聽各山臣等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內物修皇城內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文曰善

錦衣趙千戶持牌錦衣帖來言軍士搬出火焦俱

長安兩門外大街兩旁四夷朝貢人往來看見不度壽寺西夾道有深坑可將火焦填滿公曰三殿新廷是福地如何說不雅誰敢將朝廷龍文磚在壘罪廢太平侯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來人可並行官可照管若從兩夾道人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生活豈有營軍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完要取大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十寸

卷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八

碎平實又加五十寸至三尺許可在土行大車早能滾石不然街道窄道皆壞矣是今年門外東西兩路不數萬担火焦積堆不搬出正慮不久又要搬取再起復語公徑出

會議門臺基及奉天門殿樓等處基皆級石柱磚拋板石面紛紛下滾公欲言恐衆不肯信特遣史臣徐霖謝勳是雖區區亦必願公即與徐霖等三事一午門臺基衆議將前三面拆去一近從新修一砌石如此恐今工部不及國初堅固萬台樓成也

舊基不動新基傾側費垂萬矣莫若止將臺下地
束腹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
盡餘約深一尺五寸節做新石補入內土令堅仍用
木杉板障之決不圯三面分三工不週一月可完惟
左右掖門兩旁須鑄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
鑿齊後如前鑿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土與
舊石空齊用鐵制肩進亦易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
天門階沿石一壘三級殿上柱礅大者方二丈如北
運火不北往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換進近年九廟災

卷八

卷八

卷八

木石諸料不能進折去承天門東牆方進得今料此
九廟又進三聖門尤難為力莫若起開舊土將舊牆
沿礅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轉尚有堅厚可用者取
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五級臺基并樓門臺基俱
如午門乞補皆司公能改此處舊基力萬萬銀糧
何止數百萬應縣車輛不知幾萬功德也徐曰
後三日再議悉如前說鄭曰此臺基亦不礙
徐曰
嘉靖間上勤于農事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

廟基幾萬壽宮災國臣請修上遣乾清宮三上履修
以資宜近宮開闢部司舊營燈與上重建禮順
所徐果有餐備委經營管收冊子五部營繕司原
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殿原有木料與夫西北舊
礅舊石稍新改用並奉於各省派辦其夫力則以
操軍夫克之時加給賞及僱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
因濟其饑是以中外不擾軍民踴躍而功易成果歷
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

卷八

卷八

卷八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皆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
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搜運派府縣佐二官
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日日到
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萬曆中鼎建
兩宮大石御史亦有食用五城人夫之議工部即
賀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太車用騾馬
八百頭搜運計三十三日到京費不貲七千兩又造
四輪官車百輛召募殷實戶領之搜運木石每日計
騾給直其車價每輛百金每架扣其運費二十兩以

五年為率官銀固在二民不擾

慈寧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詳然言自
今日石安得言舊一鑿便新有事我自當之不爾累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
多年圯徒耗金錢督工主專賀盛瑞欲用石而中貴
歲利厚破主于仍舊賀乃呼土上作官謂之曰此溝
岸何以能久對曰宜用黑城磚而灌以灰漿公曰黑
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折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

許慶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卷八

教公口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內監中官
良疑未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折二萬久之不言一
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乎中
官曰然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
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
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于
是每日五鼓點點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
溝中石已積滿二十萬既明石費不過五萬
公曰此端一開官害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讀
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
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
千餘

歌于京遠凡三丁餘里用止片特而令人往返百
里給價難為公不給價難為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
時人給錢三文費不千餘錢而石已合衛矣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惡乃每片價一
余四釐民瓦白而堅每片價止三釐諸閹陰耗食于
官窰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監謂諸閹
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餘年公曰三十餘
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惡故耶曰然公乃陰運官民
瓦各一千記以予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本陵掌印

齊彙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卷八

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衆擇可者食曰曰
有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賤何苦而用
官窰監者曰此祖宗舊制誰敢違之公曰祖制
用官窰為官勝于民也豈謂買破錢糧不堪至此余
正欲與民競價監官為善耳遂去監者隨至瓦下氣
公曰此端一開官害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讀
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
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
千餘

金剛塔實土而在工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今日多疊上一筐加銀一文以朱木屑為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畢

錦衣衛題修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醫工內臣持毀壞者俱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升長公情明作此伎倆以實題中跪語耳不然駕閣庫未聞火而銅帶胡繇而焦舊宜腐胡直斷如切內臣如言以詰諸升且言欲參諸升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未及千而鹵簿已煥然矣

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經濟

蓋

永寧長公主舉殯側搭席殿郡房等約三百餘間內使臨行時俱折去公令擇隙地搭蓋以楸棍橫穿于杉木纜眼下埋之席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殯訖內官果來取木木根牢固席復連合即以力斷繩取之不易送金也公呼夫匠謂曰海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毀折外餘小房盡與漁輩作宿舍何如衆食曰便公曰每一席官價一分民釐公止作毛簷抵工價折棚耳薛陽等亦上疏麻作席助用木作棚何如衆笑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為雨水衝激幾久成坑名口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台請運吳家村黃土填築去京城二十里而遙估銀萬一千餘兩公從議但取城壕之土以填築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濬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此此完工止費九百有奇

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經濟

蓋

按兩宮之役賃公為政事例既開凡通狀到日即給於銀完次日即給吝事無留宿吏難勒指赴雲集得銀百萬兩公每事核實裁去浮費竟以七主萬竣役所省九亦萬有奇正甫完反以不職論去宛然余覽公之予仲軾所輯冬官紀事知抑木商清窰稅往往必存其意不辭主怨宜從權其之側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結其才以求容于世國家亦何利焉可歎且其有可歎者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銀假託賑濟求割什買小吏六萬根實念此差出勿論該縣私木即此亦六萬根木進稅至萬一千餘根船課五六萬兩方極其絕而後有取矣其時好

商場易得意買乃年主謂國稅商稅迫知奉
告諭之旨商紳事商能禁我味將開裁耶於
其時雖皇未之禁商不許希免開稅蓋買水官給
年例即是交易自應照常抽分二不許鹽運官錢
船隻如違和常備補三不許鹽稅州縣私夫搜獲
四不許鹽稅過關五不給預支俟木到張家灣部
官到料道逐根改量具題給價於是各商失色曰
如此則利何從生紙額之旬期遂皆不願領額
而商稅亦廢矣

卷八 明習部經略

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
五名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
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尚不及費賀公盛
瑞欲具題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公查初平稅入
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窩座自京師及通省各平
良沐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員辦
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小商
王資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已雖清稅稅
中貴王明為梗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

即出示通諭商紳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土明
等者以幫稅論官吏軍餘賣放者許諸人計
即以派出磚瓦克貴王明窩三十餘座月餘片瓦
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原輸稅印一季所收
論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勦戚祭墓取用外該局
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五月取給焉

陳懋仁

陳懋仁云泉州庫貯敗鐵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軍
器也余嘗監收目擊可用乃兵子飾虛利在招餉不

智囊補

卷八

明習部經略

乘

論堪否故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營修
理兼用不堪者作鐵與之於軍器銀內銀七器三照
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法併散雨濕火藥而
加確提之計省二千餘金即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下
年額征節軍費以紓民力計無便此乃當事者遠視
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乃不為宜任視之

安黎崗

顧於海差餘錄云儋耳七坊黎崗山水險惡其俗閉
習弓矢好戰崗中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引治

未困于徵求土官符蚺蛇者。恃勇爲寇。屢敗官軍。蚺蛇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初。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警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土民覺。額道其故。余曰。可徐撫也。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見。勞遣之。徐知二百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衆咸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荅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衆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竟假。卽魚肉我民矣。余不答。旣而閱獄。縱繫囚二百人。州人咸賞我寬大之智。叢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吏部

度。黎衆見之。盡闔首祝天曰。我輩冤業當散矣。余隨查該崗糧俱無追納。因黎衆告乞保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崗黎糧品搭見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籍其各氏。編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其有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所事。樂于自專。不顧其主矣。日。

以獲向有司余密察其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半死大魁潛消后落索出黎聞風向化亦告編版籍厘差訛州倉積有贖征糧解准作奉州官軍俸糧散地乃平矣。

○平軍民變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分爲九營歲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其餉頗厚萬曆十年間吳中丞善言奉浙例裁餉三之一又半給新錢錢法墮不行訴之不聽遂爲亂其魁馬文英楊文用實倡之擁吳公智叢補。

卷八

明倫彙編

吏部

至營所窘辱備至迫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姑縱之明日二魁陽自縛請吳及兩臺言我實首事請受法他無與也衆皆匿所以俟諸公懼禍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聞少司馬張肖甫奉便宜命撫浙代吳未至而民變復作初杭城諸棚各役夫司于撤應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年歲始嚴其法必親受役俾役者相率倚衆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大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鄭儒者素善吳與市大機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且謂官無

如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諸大猾會仕卿坐他法
許按諸大猾遂鼓衆劫之響應至千人于是茂切詐
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悉歸
張公抵嘉禾聞變問候人曰兵哨海者幾耶曰發矣
所謂二營無恙耶曰然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一也
從者皆恐公說笑自如既抵臺治事而羣不逞嘯聚
益衆揭竿立幟哀白刃而鬪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毀
垣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母反
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
智囊補

卷八

明智聖賢

李

牛何不告我衆以司夜役不公爲言公曰易耳奈何
以一憤易一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然其氣益張夜
復掠他巨室火光燭天公秉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
張之通衢衆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戢悍兵卽卽悍
民始已而計曰過可也烏合可也命游擊徐景
星以二營兵入召伍長撫之日前幕府誠誤用死
力而不如絕汝等無快快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
亂成矣彼無他勞非女曹例能爲我盡力計捕之我
且令女曹以玩飽也然多殺多殺不攻功衆踊躍

聽命復召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日向自縛而請者次
耶二魁謝死罪公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無名
女爲我帥衆捕亂匪誦脫且賞矣卽不幸死寧死義
乎二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
中軍伴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
遂前薄亂民逆賊之縛百五十餘人而仕卿與焉公
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轅門餘悉釋夫于是羣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猶
未伏法急之或生變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則非法
智囊補

卷八

明智聖賢

李

因賜獎二魁功予之冠帶榜于營復其餉如初咸帖
然當二魁自縛時要衆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姑子我
棺殮給妻子費衆爲歛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
頗恨又各營倡亂者數十公俱獲之屆明年春
七營當復發公于誓師時密令徐景星以名捕營各
一人數其首亂罪斬之已後捕馬楊二魁至且女茲
自請死今晚矣且女既倡亂又收衆而攘其資我與
欲貸女如衆怒何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僕
馳赦諸營曰天子不忍盡僇女女自揣合死否今

後當盡力為國禦圍也。眾盡感泣。
兵之。未有不因股削激成者。民之變。亦有不因
勢豪。成者。至于兵民一時並變。危哉。乎。斯也。幸
羣下。遲倉卒。烏合。本無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
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為一。于此。便有箇題。且
可做張公此舉。大有機權。大有次第。尤妙在下不
多殺。若貪功之臣。我不知當如何矣。

○曹瑋

曹瑋在泰州時。還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單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還其

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他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

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

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客處。為築堡。使

自墾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皆出錢。市

馬。後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墾者。因其

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

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官之歸。二請移

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

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

日侍左右。講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秦

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

兩軍屯要。言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

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備軍

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

似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

智囊補。卷八。劉智囊補。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兩淮之民。以備不虞。

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

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錄。以廣豪

傑進用之路。宰相汪黃輩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後來附會賊檣。擢為臺郎。兩宮憂樂。事

應制為歌詞。各節掃地矣。然此十策。正大明確。雖

李伯紀趙元鎮未或過也。可以入廢言也。一

○沈晦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知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
史張守諭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行見其標榜
以人細行是為終身累紹興四年用知鎮江府
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而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
沿江千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
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難
善戰不能一口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
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能遠
行時不能用

智囊補

卷八

明哲部經務

三五

智囊卷九之十

察智部總叙

馮子曰語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是以聖人貴夜行
遊乎人之所不知也雖然人知實難已知何害曰
中無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蹟乎子與贊舜
明察並舉蓋非明不能察非察不顯明譬之大照
當空容光自領豈無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子奸
淵魚者避之矣吏治其最顯者得情而天下無冤
民詰奸而天下無戮民夫是之謂精察

智囊補

卷九

察智部

察智部得情卷九

唐御史

張楚金

崔思競

邊郎中

解思安獄

歐陽暉

尹見心

殷雲孫

周紆

程戡

張舉

陳騏

三娘子

許襄毅等

藏金

甘露寺常住金

補

卷九

藏錢

李若谷

呂陶

裴子雲 趙和

何武 張詠

奉使者

張齊賢

王罕

韓億

張三翁

黃霸 李崇

范邨

安重榮 韓彥古

孫寶

杖羊皮 杖蒲團

傅琰

孫主亮

樂藹

李南公

韓紹宗

希甲

王佐

高子業

范楨

楊茂清

鄭洛書

于文傳

宣彥昭

補

卷九

察智部得情

察智部得情卷九

口變潛素權移馬鹿山鬼晝無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獄唯張與于吾是私淑集得情

○唐御史蕭同好矣一考者有不

李靖為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疑詐稱失去原

狀驚懼異常輒變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跪一狀比

驗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張楚金

智囊補

卷九

智囊

一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

詐為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受書是

光書語非光語前後至使裴光不曉則宋令張楚金

効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恐低臥而意時光樂遠固取

反書向裴視之其書乃是福壽而裴因與州官俱集

索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崔思競

崔思競則天朝或告其再從舊謀反付御史張行

安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妄而云妄將發其謀官乃殺

之投屍洛水行炭按略無狀則天怒今重按奏如初

則天怒曰崔宜若實曾殺妾反狀自明矣不獲妾如

何自雪行炭懼逼思競訪妾思競乃于中橋南北多

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

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據家中有同謀者乃伴謁宣妻

曰須緝一二心腹密報密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宣

家有館客姓舒發州人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

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前關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

崔家欲刺我思競要館客于天津橋罵曰無賴險殺

智囊補

卷九

智囊

二

崔家破家必弘汝同謀何路印雪汝幸能明崔家

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亦殺汝必

矣其人悔謝乃引至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一個館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雖然雞鳴

狗盜因時效用則有志者皆州府為服役者也故相

士以廉耻為重此言宜諄諄為石者矣

○邊郎中

開封屠子胡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姪即加詈辱一日

出及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屍在竹井中

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指全非也婦父素恨胡乃撫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于舅姑是必撻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時天暑經二三日死已潰有司權瘞城下下胡獄不勝掠治遂誣以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一視成案即知冤濫曰是婦必不死宜無使安文王執不肯改乃令人遍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婦一人其物色與屍同所寓正笄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于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起原屍瘞者出曹

智囊

宋九

卷九

三

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邊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溺藥屍水中矣男子以青絹總髮必江淮新婦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猶以未獲逃婦不肯釋會開封故吏除洛州一僕于迂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時淫奔下人轉娼家其事乃白

○解思安獄

定州流入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貢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

翻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俸頗賴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小樓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誣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請慶賓告曰僕任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仕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憐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恐

智囊補

卷九

宋九

四

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曉是故相送君欲見觀幾何當放令若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恨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慶賓問之引伏因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崇大視之報崇一百快者性之太少耳

○歐陽曄

歐陽曄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决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悉去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問者色動曄公曰殺人

者汝也。因不知所以。時音觀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因第泣服罪。令以手執之。若以左手執之。則未也。

○尹見心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捺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頭皮肉上。絕一筋。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

續彙補

卷九

續彙補

五

曰。婦有子。如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鞠之。別發一票。速取其女來。女至。則焚入衙。以菓食之。好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殷雲霄

正德中。殷雲霄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鐵。死于支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鐵者。某也。某係素仇。眾謂不誣。雲霄曰。此嫁賊以緹治也。問左右與鐵狎者。誰對曰。胥姚雲霄。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有祝明者。字類匿。各罰。以時何。

殺鐵明大驚。以細將販于蘇。獨君侯受利。其費滋繁之耳。

○周紆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父誰載。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程戡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議。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子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具得本謀。情理兩盡。乃斬之。

○張舉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下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

續彙補

卷九

續彙補

六

以此鞠之妻乃服罪

○陳騏

陳騏為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而無策後日士親迎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于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于官問者

智囊補

卷九

諸葛孔明

七

按女有奸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姝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汝予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彪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為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子彪去屏左右外手冥息陽謂之曰人言汝殺貧士而娶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已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收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

郡黨以為神

○三娘子

潮陽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買在趙妻孫不欲夫行已闌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稱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為熟睡周坐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門大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分路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

智囊補

卷九

諸葛孔明

七

故害其夫久之有楊某事都閱其牘曰叩門便呼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許襄毅等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垂楚遂認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編審之至婦乃曰夫婦相愛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餽于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

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寃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蘇人出商于外其事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雞食之夫即死隣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雞老不食又夏不食雞

張御史曷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知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鰾一日自市歸饑甚妻烹鰾以進恣

智囊補

卷九

客籍得情

九

啖之腹痛而死隣保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閱其牘疑中鰾毒召漁者捕鰾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面烹焉而由死囚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化地死婦寃遂白

陸子遠神政記載此事謂公受神教而然說頗誕要之凡物之異常者皆有靈察獄者自宜留心何待取決于冥冥哉

○藏金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粟踴金一塊遂于縣宰率憲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視之皆土塊耳幾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遂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還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宴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相國蒞在幕中俯首無所答汧公詰之袁曰禁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攝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獲聞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浴瀉與塊相等

智囊補

卷九

客籍得情

十

始稱其半已及三百觔詢其負擔人乃乃二農夫以作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一人所攜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為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甘露寺常住金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証前數輩皆有遞相交領文籍分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徵以意

掘之。僧乃訴冤。曰：積年以來，空文分兩文，實無金矣。眾乃以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也。乃召堯子數乘，命開連僧人對事，遣入堯子中，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模交付。次金樣，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藏錢

程顯為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今日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顯曰：此易辯。兩問兄之子曰：汝父藏錢幾何時矣？曰：智囊補

卷九

寄贈

士

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每五片重，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為侄者，欲奪其財。累鞠不實，令民還家。既其叔放果認侄，因國而正其罪，分其財。妙用沙判，妙用沙判。

○呂陶

呂陶為銅梁令，邑民龐氏者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貪甚至為人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為報陶晚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非若為汝主，不幾為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妹，泣拜聽命。

分遺而姊弟之好不傷，可謂善于敦睦者。出自官斷便不妙矣。

○○裴子雲

趙和

智囊補

卷九

寄贈

士

新鄉縣人王敬成邊，留牯牛六頭于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敬自戍所還，索牛進云：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不肯還。敬怒，投縣。陳縣令裴子雲令送敬付獄，呼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裴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于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止南牆之下，進急不呼，款云：三十頭牛，總起外甥牯牛，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曰：此外甥也。雲曰：若果是，則還他牛，但念五年養牛辛苦，令以款頭謝之。一縣稱快。一作武陽令，秀才亦喜。

咸通初楚州淮陰縣東隣之民以莊券質于西隣貸
得千緡約來年加子錢贖取及期先納八百緡約明
日償足方取券兩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謂必無他
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銀至西隣諱不認訴于
縣縣以無證不直之復訴于州亦然東隣不勝其憤
聞天冰趙和令江陰片言折獄乃越江而南訴焉趙
宰以縣官卑且非境內固却之東隣稱冤不已趙曰
且止吾舍思之經宿曰得之矣召捕賊之幹者數輩
齋牒至淮濡口言獲得截江大盜供稱有同惡某請

智囊補

卷九

智囊補

主

械送來唐法惟持刀截江隣州不得庇護果擒西隣
人至然自恃農家實無他跡應對頗難趙脅以嚴
刑囚始泣叩不已趙乃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絲非農
家物汝宜藉舍中所有辨之囚意稍解且不虞東隣
之越訟遂請開銀錢金帛之數并曉所自來而東隣
賄銀八百緡在焉趙閱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謂
東隣八百緡遂出訴隣面質于是慚懼服罪押回本
土令吐契而後罰之

○何武 張詠

漢沛郡有富翁家資二十餘萬子纔年三歲失其母
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
一劍云兒年十五以付還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
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此
人因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
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守之耳夫劍者所以決
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方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
復不還其劍當關州縣得見申轉展其思慮深遠如
是哉悉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

智囊補

卷九

智囊補

主

矣論者大服。

張詠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
婿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
七與婿其後子訟之官婿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酒
酬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子屬汝不然
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婿而予與也

○奉使者以付問其子不爲不道也子不才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妻
生子各一飛育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

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滿堂。卽汝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遂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何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言飛作非者。處死。爲爾害耳。于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張齊賢

審囊補

卷九

審囊補

圭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參問。上曰。朕因知非君不能定也。何子直捷痛快。

○王罕

罕知澶州。州有婦病狂。數請守訴事。出語無章。却之則悖罵。前守屢叱逐罕。至獨引令前。委曲問之良久。語漸有次第。蓋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而

據其貨。以屢訴不得直。憤恚發狂也。罕爲治妾而反其貨。婦尋愈。罕王廷平父。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爲他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貨。嫂姪訴于州。積十餘年。竟未有白。其寃者公出。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審囊補

卷九

審囊補

夫

○張三翁

有富民張氏。其父死。有老父曰。我心過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辯于縣。租顧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願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卽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黃霸

李崇

頴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

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咻弟婦恐致傷而放與而心甚懷憐竊曰此弟子貴問乃伏

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李崇令二父與兒分禁三處故久不聞忽一日客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苟泰聞即號跳悲不自勝奉伯吞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

智囊補

卷九

察察辨情

七

故妄認之

一李惠斷燕巢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關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護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范部

范部為俊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害二溫之色于是禽喜者

○安重榮

韓彥古

安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為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旁訴夫面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為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韓彥古

字子卿延安人

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訟其

夫前妻之子者以衣冠扶掖而來乃其嫡子也彥古曰事體頗重當略懲之母曰業已論訴願明公據法加罪彥古曰若然必送獄而後明汝年老必不能

智囊補

卷九

察察辨情

七

○孫寶

今人浮一大白也

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饅餠者今之饅餠也于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秤碎者紐拆分兩賣者乃服

○杖羊皮

杖蒲團

魏李惠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地處想樹陰

將行爭一羊皮各言其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辦乃令置羊皮于席上以杖取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服罪江淮省游平章顯公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言不置游行馬至問其故嘆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滿團七十葉之可也及杖得銀星必罪其隣

○傅琰

此等事全賴有片一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圓經詰琰琰取其絲鞭之命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智囊補

卷九

第幾條

九

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以手摩之知矣以用破為

南史云世傳諸傳有理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琰子劇嘗代劉玄明為山陰令玄明亦風稱能吏政為天下第一劇誦教玄明日吾有奇術卿家議所不載問何術答曰日食一升饌而莫飲酒此其一義也劇于岐為知新令世為循吏

○孫士亮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齋中

有鼠矢帝問主藏吏曰黃門從何處得鼠矢向主藏吏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也人破鼠矢裏燥亮曰石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為于是黃門自服 吏才耳

○樂藹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笑東府忽于庫失油緒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此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暴萬必然然今庫中存外非史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以理為

○李南公

卷九

第幾條

二

李南公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物之效也

○韓紹宗

此包之之六海人林平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震天下樊有勢結助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無事實為起

家所發事下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其實乃攝樊
人時樊匪壽寧侯所甚深乃計出之下獄數日
韓一旦出問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
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呼曰
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問樊何以自為此對曰韓公者
非可搖動以勢軫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訛也韓曰
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發成遠

○希罕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于北堂希罕曰夫秦之攻趙不

○王佐

王佐守平政聲第一尤張謫於小民告捕進士鄭
安國酒佐問之鄭曰非不知刑罰也老母欲藥必須
之無灰者佐憐其老放去復問酒熟熟則發神告者
何以知之豈有出入而察者乎抑而奴婢有出人者
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與民奸淫後發青道問青

果先言橫

○高子業乃子此業不三金信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棟與隣人爭宅址將
開陰刃族人江汝等匿二戶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
開全昇以宅棟埋尸室中數年棟兄千戶棟枉殺其
妻棟喉妻家訟棟并誣棟殺政事棟拷死無後與弟
樂重襲棟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觀業問棟以政
等尸所在棟對曰棟殺政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棟
何事殺政棟愕然對曰為棟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

○子業

○子業

○子業

○子業

平對曰異居曰為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已室有斯理
乎問吏曰搜尸樺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樺室掘地
得二尸于樺居所刃跡宛然樺伏罪州人曰十年冤
獄一旦得雪州豪吳老傑誣族人吳老江世澤奸盜
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廣闊
曰盜賊布裙一殺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
也世傑曰賊解邑即奸婦問之曰盜奸姑何對曰
奸也何時曰夜曰夜何得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
賊名世傑遂伏誣殺人罪

范曄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
檟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見有力人不
能殺也久之莫央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繫篋僕
而起默託曰覓是栢魂也而繫錢水死耳明日問左
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誓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
指池曰徐栢屍在是綱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
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槓念栢有
力殺栢者當劾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

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襟脫而觀之。血清焉。阿印泣。何殺人曰。前陣上旋耳。解其裏血漬。霜纒。相曰。係在夏秋。豈須換殺餘相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董爭故。執童子至。曰。私意深。戲舍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以爲辰子。其妻有司。快手不不陷。其妻

子 135—494

○鄭洛書

智囊補

卷九

黎智得情

業

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

○ 于文傳

平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携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賂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妻何敢。

○ 宣彦昭

賈登儼正

能此一子居發此方亦是與人求益云
亦一時聰明所觸耳 然已不外一理細心
求之自必以情能盡者爲句自以聰
明所觸者爲非不以也取損益云云云
智裝補卷九終

卷之七

察智部得情

五

察智部詰姦卷十

趙廣漢

周文襄

陳雲巖

張敞 虞詡

王世貞

王陽明

范梈

總轄察盜

夷亭張小舍

蘇無名

京師指揮

張鷟

向敏中

錢藻

吉安老吏

馬新異政

智囊補

卷十

察智部詰姦

吳復

高潛

劉宰

陳襄

胡汲仲

盜牛舌 盜子

盜石榴

子產 嚴避

元絳

張昇

陸雲

蔣恒

楊逢春

馬光祖

符融

王明

范純仁

劉宗範

都從事

散商獄

臨海令

母訟子

僧寺求子

魯承清

張駱

蔡客彦超

韓魏公

楊武

王璠

蘇渙

董衍成

急千里

臥叔臺

李復亨

彭城王淑

楊津

智囊補

卷十

察智部詰姦

柳慶

初麥

竊茄

王安禮

紅鹽

察智部詰姦卷十

王軌不端司寇溺職吏偷俗弊競作淫惡我思老農剪彼發賊摘伏發姦即威即德集詰姦

○趙廣漢非此化為此澤似之亦不古也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又教吏為鉅觚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仇怨姦黨散落

智囊補

卷一

察智部詰姦

一

風俗大改。政成一境。仍改以政。

廣漢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以等事。化人而不必故。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有一冊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

東風西風。其所對參錯。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知公之日記。非漫書也。日記。乃行而不。乃。乃。

○陳霽巖

多一事不如者。一。一。

陳霽巖為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角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作兩處。公夙聞先輩云。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賄。逕以無弊對。公摘

智囊補

卷十

察智部詰姦

二

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革役。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

○張敞

虞翻

長安市多偷盜。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騎。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批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將汚其衣。張敞更坐。問。出見汗緒。輒收。傳一日。捕。

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頗備機策勿令有所拘聞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擇吏而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嬰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吏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幟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

三

○王世貞乃其子。王世貞備兵青州。都民雷齡以捕盜橫萊蕪。海道宋購之急而遁。以屬世貞。世貞得其處。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語于王捕尉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擒得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若柰何。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非汝邪。王驚謝。願以飛騎取齡。自贖。俄齡至。世貞曰。汝當死。然汝能執所善某盜來。汝生矣。而令王尉與俱。果得盜。世貞遂言于王。王寬之。

至捕獲七盜逮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
足躡絲履盜數從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前使
隸肖之而易其服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即指紉履者
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

賊首王和尚攀出同夥有多應享冬邦宰者。驛傳傳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享母從兵道告辨。一經准批下州中引至和尚為證。公思念此必王和尚受智囊補。

財許以辨脫耳。乃于後堂設案。卓卓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成皂隸報以實。賓館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卓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俟爲汝脫也。三盜皂隸叩頭請死。此柔七道學子耶。一嘆。

○范楨
范楨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常趨
天津至鄱陽分徙北百人往來遼東一日晚衛嚴門
卒報有貴客入不悅潘氏圍焉崔蒼聞有隊陳承曰公

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爲徵盜即述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疎

小舍智此盜亦智小舍先察盜智後疎于察盜更智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直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

智囊補

卷十

察盜智

七

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之至縣尉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對玉階乃言于是天后問曰卿何計得賊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什民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耶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

侶于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緋相隨出赴北邱者可墮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誠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墓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墓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懼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春吏卒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贈金帛加祿口等

智囊補

卷十

察盜智

八

○京師指揮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由視之盡富室子弟各書其姓名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跡跡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羣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贖

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謂少相顧影愕云。大亡我。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泥思。即人曰。我左右中一輩。職參馬平。何得每訊斯獄。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其必至他。則否。伴呼而問之。聲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聲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四言。馳報許。我耳。金乃知所發賊。皆得報。賄之也。尋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法云。此。差。也。一。二。三。平。

卷十

九

九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銀。一有庖人執事。所捕之。繫獄不勝。掠竟認服。詰其贖。謬云。在東前某地。如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誣繫金絲鬻于市。市人疑之。聞于官。逮至則衛士也。招云。既竊。竊。急無可匿。遂墮于壇前。只據取。索耳。發地果得之。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幾數。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死不白矣。豈必。竊在側。乃可疑哉。訊盜之難如此。慎云。

○張齊

張為河陽縣尉。日有一客。驢繼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告縣。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驚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處。搜其家。得鞍于草積下。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于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誤重背井。則婦人已為盜。

卷十

十

十

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曉。得之。執詣縣。僧自認服。誘與俱亡。懼迫者。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賊。言府府皆。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姬問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金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贖。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舉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錢納吏以吏爲市耳令訪獄便齧獄矣况官之心猶吏也民安得不冤

○錢藻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于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一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于大門之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遺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矣此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本首事何委于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訟之遂論如法此官才知有用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兀離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遙照由者三夕饒甚死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曰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

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輩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古之才不及一吏

○周新異政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什話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謄卷鞠布主即却布商賈也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

智囊補

卷十

家齊部諸評

主

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鬼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爲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綱構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寬而身不免死死天道可疑矣

○英復

深水人陳德安妻林氏歲餘寒貧備于臨清林氏自

活久之爲左隣張奴所誘意甚相慊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離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寶爲累乃藏金于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床下旣夫婦相見勞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此晨往而張已竊聽啟後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旣聞下金疑其誑怨詈交作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爲訴之吳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亦有腹心也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吳叱曰汝詐失金戲官長

卷十

察者部請好

十一

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贖命吏人之黠者爲舌客
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吳並擒治事遂自
云
此亦廣東周新
按察浙江時事
此案決以好

北齊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
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結曰有乘馬入手路被賊
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
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劉宰

率爲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實。承宰命名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且蘆自若。果盜。明且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白若一云。蘆二十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襲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撻
拏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
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

卷十

禁烟新指示

南

敵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石湧扣之
乃盜也蓋長鑿有虛協和敢搏云
鮮厥

生云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卒來置羣嫗掌中令各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來富策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得

之果竊衣者

三子同懷一德不能明也

○盜牛舌

盜舌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
繫之既有告此人盜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高汝為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有白毛韋道建
曰高汝捉賊無不獲者得此可為神欣乃詐為州縣
市牛皮不限多少僞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此賊

○盜石榴

盜櫻

權豪補

卷十

察官知

主

秦檜為相都堂左檜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數
焉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
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使去之可惟檜反顧
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才少可

有獻新櫻于慕容彥超俄而為給役人盜食主者白
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蓋
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焚廬
散既飲立皆嘔吐新櫻在焉于是伏罪小者何若

○于產

嚴遵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

手而聽之有間造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
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嚴遵為揚州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亡
夫遭燒死遵使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
有聚頭所遵令披視鐵椎貫頂考問乃以淫殺夫
者韓滉在潤
州事同

權豪補

卷十

察官知

主

○元絳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
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勸其妻
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護衛迎其後望一僧
迎笑切切語絳命取係無下詰妻奸狀即吐實人
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鬼傷者其虛而禱無
血污是以知之此老才不為可愛

○張昇

張昇知閬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某

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而婦人與謀者

○陸雲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蔣恒

貞觀中衡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術三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術三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苦訴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恒命摠追店人十五已上畢至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曉放得出令歲與密視之

○楊逢春

婆山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其面貌果有人問婆使君作何推故如此三以並是此人恒令擒來鞠之與迪奸殺有實上奏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馬光祖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被殺于館舍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既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鞠王宗

○馬光祖

馬裕齋知處州崇民捕蝗一婦用糞生蛆切作蓋列虛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獻堂廉公心疑之問汝何時捕此蝗婦曰夜半聞有人知

唯妻知公疑妻與人通逮妻鞠之果然蓋人欲夫而奪其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誡門卒以故捕得公遂寘於法

○符融

○中必有別也

秦符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及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

符融

卷十

符融

三

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馬右黑兩馬相逐而心竊以為不祥問之筮者云要獄訟適三槐樹下決至妻為具沐夜校豐機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因吾劍之矣易為水馬為離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為離離為中坎為中男兩二夫之象馬左而黑馬右而白也左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是推驗獲其罪之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而寢是以誤中機也

○主明

西川黃孝先善執事世皆知名有客王吳因舊貨至成都求為卦先曰教洗莫洗一石穀得三十米遇明則沽遇暗則死再三尋之令謂此是家變矣乃行途中遇大雨懸一屋下雖人盡避而思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遂雨行米幾屋傾覆莫得免吳之妻與鄰之子有私許以終身候天歸黃之足既至妻約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是洗浴是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洗婦怒乃

符融

卷十

符融

三

自浴壁縫中伸出一鎗被窩裏驚視問其故明日鄰人首長害妻郡守謂別是盜言曰死則死矣竟在覆盆仰日得雲但孝先所言無驗現左右以是謂是上郡守沉思久之呼是問曰汝婦何有是言有之曰殺汝妻者必是人也遂捕至縣服罪諸僞佐曰一石穀春得三十米得非康七乎此謂中機也

○范純仁

於軍宋僭年暴死范純仁使一弟視喪小飲日鼻血

出純仁疑其非命接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與毒雞
肉中純仁問食肉在茅幾巡日豈有既中毒而尚能
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僖年素不食雞其曰毒雞肉者
蓋妾與吏欲為變飲張本以逃死爾實僖年醉歸毒
干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劉宗龜

劉宗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見高門一
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
是夕果破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

智囊補

卷十

察部詳

主

就之盜謂見執以乃執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
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
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無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備
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入視其刀乃屠家物宗龜下
令曰某日演武大營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場以俟烹
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
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唯一屠
者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
耳命擒之則已寢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于

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擬
以奸罪杖背而已初以此刀不益商子一系

○郡從事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于家但失其首奔告妻
族妻族以壻殺女訟于郡王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
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窮之且為
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為脫禍之計或推
病殞或托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為更
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于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

智囊補

卷十

察部詳

主

勘在城作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
少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
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
奶子于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竟在某坊發之
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案家鞠
之豪家款伏乃是與婦私好殺一奶子而首而棄之
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畜于私室其獄遂
白

○嶺南獄

徽富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俾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饒商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以爲商也訟于郡商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老人曰何時叫夜僧于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識之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衆出縛僧僧知語洩曰向其夜門欲入盜見婦盛裝泣床側欲淫不可得殺而携其頭出挂在三家鋪架上拘上三家人至由有之當時懼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日即埋着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婦男子冉燭而婦頭始出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于是二人皆抵死

○臨海令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賢官有女親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爲小娘子執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

往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爲殺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素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捕向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流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輪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存他如殺之生由是得釋

○母訟子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語婦曰若子法當死得無悔乎答曰子無狀不悔也傑乃命婦出而棺爲斂屍地而陰令使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詣項之棺至傑捕道士按之故與婦私而得于其子不得逞者傑即殺道士納之棺包恢知事寧有母想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徵求母補與僧通惡其子諫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勿離跬步僧無由至

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出旋納僧籠內以歸。恢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乃命沉諸江。語其子曰吾爲若除此害矣。

僧寺求子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筮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入皆信焉。閩人汪旦初

智囊補

卷十

察者部註

主

莊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視往點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庚至。贈經種子。包一。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如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九如伎。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攝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淫婦女不知幾何矣。既置獄。獄爲之盈。住持名佛顯。謂禁子。妄志曰。我掌寺四十

年積金無算。自必死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交許三僧從顯往。而自與八輩隨之。既至寺門。中黃白燦然。怒其所取。僧陽東臥。具而陰收。寺中乃斧之屬。斯三更。執門而出。汪方秉燭。搆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

智囊補

卷十

察者部註

美

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鞠。察別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經至明。百僧礮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則已死于兵矣。汪乃大手段。各天行。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孚遠巡撫。入閩。斷某寺。終衣真人從大殿蒲團下出事略同。

黃綬封丘人。爲四川叅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于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公密訪州西四十里。

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民急抵寺盡繫諸僧中一僧少而狀甚悍惡諸之無祠牒即塗醋望額土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則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贖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之害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曾永清

成都有奸獄一曰和好一曰强奸梟喪不能決以爲成都守曾公公令謀有力者去婦衣諸衣皆去獨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邪

智囊補

卷十

察官部新

毛

永婦以死自持婦無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姦蓋婦有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邪

曾公斬水人決訟如流門外築屋數椽銷案皆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候未嘗再次有傳和姦之譏

○張略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虛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稱讚歸于鄉縣土果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魏命御將向謙資資護衛且

其事有三傳張略請與僧行暗與縣鎮討遣院僧赴道場略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謀立于佛前略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身具說僧避即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慕容彦超

卷之五

慕容彦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飲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彦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彦超即榜示使民自言所質以償于是民爭來言遂得質偽銀者超不罪置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之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智囊補

卷十

察官部新

天

得質偽銀者巧矣教十餘人爲之是自爲奸也後周兵圍城超出庫中銀勞軍軍士諱曰此鐵胎銀咸不爲用超遂自殺此可爲小智亡身之戒

○韓魏公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于欲與即檢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且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罰除其冗濫不可

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贈謹掌每用例必自開白界人始知貨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

楊武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滋之姊丈也爲
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搜米者求之不得公攝
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
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
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
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
皆盡

卷十

卷十

子

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叩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
庭稱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日合其跡者即盜
也其最後一人輒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
果仇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行路者于路
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昇其石于庭鞭
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
窺視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轍石事
甚奇不能不來人則又不收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
還枕石者

王璫

貞觀中左丞李行德第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
私匿之詔敕迫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結
至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
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
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
尉王璫引就房內推問不免璫先令一人於褥下伏
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璫瑣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
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璫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
皆驚

卷十

卷十

子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來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
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是也渙
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是也渙自
取之以爲功尚肯呼他人此必爲姦謀之而服他日
果得真盜

董行成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往河陽長店

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將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一見呵之曰箇賊住即下驢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遠去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矣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為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條富事督責司捕醉甚屬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智囊補

卷十 案察部詳

必屬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獨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離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有小毒治疫氣結黃瘧瘧母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衆藥此草即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取叔臺

某御史巡按蜀交代亡其貨新直指至又穴而篋焉成都守耿叔臺定察胥隸俱更番獨仍一發人函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詰盜乃向吾外掇梗治耶固以請比至詰之曰吾視穴痕內出非爾而誰即詐舌伏辜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秦中盛佩刀謂之曰刀

智囊補

卷十 案察部詳

馬血火燬之則亦青其人欵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通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燬刀而得盜所以貴格物也然廬州之獄官不能決而老吏能決之故格物又全在問察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縣有殺人死者處厚往驗悉積戢灰湯之法不得傷跡老書吏獻計以新赤油繼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如其言傷跡宛然

彭城王茂

北齊高澄爲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一毛遂乃詐爲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耐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數被偷盜乃令人密往書葉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楊津

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

智囊補

卷十

察情錄

重

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于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絨開不異而並失之郡縣謂王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置鑰何處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半日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飲醉則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

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詐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世露今欲首伏俱不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鬼罪之辭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劫麥

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牒于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麥者和少熟麥其中夜過寺門復

智囊補

卷十

察情錄

重

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豈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羣盜屏跡

○竊茄

李亨爲勸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于初熟時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府選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

自餘人帝付安禮令監治之安禮驗所指召同輩後
一書如三人自姓陳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
日君自有染不快者耶日有持筆求售者拒之執執
去其意似見衛即命捕試果其所為第其首于市不
趣一人京師謂為神明大明大陰也

江點

江點字德興崇安人以特恩補官調鄂州錄參時郡
常平庫失銀方緝捕有劉福者因貿易得銀一筒上
有田家抵當四字一銀工發其事劉不能直籍其家

智囊補

卷十

察智部諸奸

三

約萬餘緡法常死點疑其在又見款牘不圓除所發
者餘皆非正點點反獲詰問劉苦累假治不願平反
點立言于守別委推問得實與點同然未獲正賊劉
終難釋未幾經總軍資兩庫皆被盜失會以萬計點
料必前盜也州司有使尼李義者館一妓用度甚侈
點疑之未敢輕發會制司行下買管田耕番點因而
陰遣人襲其家得會一東遂白于府即簡使臣待其
中皆三庫所失之物劉方得釋人皆服點之明見

卜卷終

智囊卷十一之十二

膽智部總叙

馮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膽也其濟則智也如水濕
故不順知火灼故不犯其不入不犯非無膽也智
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憚而不入
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膽臣君令則臣隨令而不往
與夫不令而橫逞者其君弱故膽不足則以智錄
之膽有餘則以智裁之智能生膽膽不能生智則
之免也勇之斷也智也趙思紹嘗言食人膽至下

智囊補

卷十一

膽智部

一

剛勇無敵每殺人輒取酒吞其膽夫欲取他人之
膽益己之膽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
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膽益壯則古人之以威蓋
以識斷者若而人吾師矣

新部康克卷十一

侯生

疾超

溫造

許舒翰 李光弼

柴克宏

呂公弼 張詠

黃若 況鍾

蘇不孝

誅惡僕

賈建德

陳生卿

李福

薛元貴

羅熊

湯素

安祿山

作要補

卷十一

唐書

宗威聰

楊守禮

新部康克卷十一

侯生不降。雖龍得珠。豈曰。漢。漢。厥有。奇談。其威克。

○侯生

門。者。侯。年七十餘。好奇。計。秦。伐。趙。急。魏。王。使。

一。客。赴。秦。軍。與。趙。俱。死。謀。之。侯。生。生。乃。解。人。語。

侯。生。辭。兵。符。存。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解。也。

侯。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迎。如。姬。如。

侯。公。子。死。無。所。辭。因。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閨。口。

作要補

卷十一

唐書

作要補

卷十一

唐書

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軍。北。救。趙。而。西。趙。秦。

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符。與。

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

舍。符。而。晉。都。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

者。宋。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將。聽。太。誓。不。聽。可。使。

擊。之。丁。是。公。子。請。宋。亥。宋。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弄。

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公。子。有。急。此。乃。以。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

子。王。部。騎。魏。王。令。代。王。部。兵。晉。都。合。符。果。疑。之。欲。無。

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
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鄴善破膽。功成
事立矣。宋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
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
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
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
持弓弩。突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
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二十餘級。餘
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郭大驚。既而後

○班超

賁固。山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破
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

智囊補

卷十一

班超傳

二

其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又驛詣超。謂其官屬曰。單于廣禮意薄乎。此必有
使來。狐疑不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
乃召侍胡諺之曰。匈奴以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
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煮
酒。醉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
又不當貪今。而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今
又欲害。焉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
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

智囊補

卷十一

班超傳

三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樣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悔乃悅。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于賁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超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令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上廣德新
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
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

何故欲向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
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之而令坐自來取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獻讓之廣德素
聞超在郭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而降
超超重賜其工以下因鎮撫焉

必如班定遠方是滿腹皆兵渾身是膽超子龍姜
伯約不足道也○遼東管家庄長男子不在舍建
州虜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
以爲生欲傭工于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

晉書

卷十一

遼東管家庄

四

其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
其至角火發賊驚覺裸體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
死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下不敢過
其莊云此壯者膽勇一時何減班定遠使室家無
恙或傭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圖矣人急計生信夫

○耿純

漢真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
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純
乃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候王牧守不得先往宜

自深來時楊弟讓從兄洪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
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請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
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諭之
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純驍氣六排

○溫造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
下將起師人作叛遂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
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駟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
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宜召駟安存一無所問

晉書

卷十一

溫造

五

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械縱火不諒之他日
越場中設樂三千并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建前廳
塔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
其刀劍而食漂至數譟一聲兩頭齊力飛索索上掛
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
而而而而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叛

○舒翰

李光弼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繼上郡奏
事返道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遣人偵催催來國

志徐擢御史大夫兼鄒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賜
翰命詔下梓于庭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帝上
詔褒獎仍賜遷屍更令翰林院一百快石

大源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

東衆每易承業或畏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詐之

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于光弼衆以麾下

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

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

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

帝彙補

卷十一

唐書

木

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宜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幸

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仗圍衆

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快悽悽

或問擢與衆誠有罪然已除西川節度使及御史

中丞矣其如王命何蓋軍事尚速當用兵之際而

逗遛不進擁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

貪錄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將得伸其義

而無人議其後耳

○柴克宏

後唐柴克宏有將畧真奉命收常州也嘗密奏數言

忌之給以職卒數千人鎧杖俱朽盡者將至常州數

古復以朱匡業代之使召克宏克宏曰吾請死

死來召吾必死人也命斬之使者曰李樞密所命克

宏曰則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置甲士其

中襲破吳越營以漢岳云移何不移此

奸臣在內若受代而還安知不又以無功爲罪矣

乎破敵完城即忘口亦無所施矣

○呂公弼

張詠

智彙補

卷十一

唐書

七

公弼夷簡子其治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通有

營卒犯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

法劒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髯旁下有一鐵

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月一錢

下口下錢絕鋸木斷木瀟石架自仗劒下階斬其首

詠府自劒崇陽人至今傳之

詠知益州時嘗有吏持詠誅其頃吏悲曰詠

易脫即難詠曰脫亦何難即就枷鎖之吏俱悚懼
若無此等磨決強橫小人何所不至人
表了凡曰宋世取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
殺人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往往得藉以
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筭十至杖百僅得專
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累
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獄犴之淹繫者亦多矣子猶
曰自雕蟲取士資格困人原未嘗寬豪傑而汰不
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于是益思漢治之善也

智囊補

卷十一

雜智部底克

八

○黃蓋

况鍾

黃蓋嘗為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為置兩條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
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條其為檢攝
曹糾撻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朴相加教下
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
省之得兩條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條出數事詰問
之兩條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勅終不以鞭杖相加不
敢欺也竟殺之諸條自是股票一縣肅清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拔為郎以三楊持處
為蘇州守宣廟賜書假便宜初至都提控携文
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獲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
趙忱百方凌侮公惟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
燭呼禮生來條屬以下畢集公言有敕未宣今日可
宣之內有僚屬不法逕自擊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
禮畢公升堂召府中胥聲言某日一事爾欺我竊賄
若干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乎群胥駭服公曰吾不耐
多煩命裸之俾耕有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立斃

智囊補

卷十一

雜智部底克

九

六人陳屍于市上下股票辭人革面

蓋武人鍾小吏而其作用如此此可以愧口給之
文人矜莊之大吏矣○王晉溪云司衡者要識拔
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優于科科未必皆優于吏
而甲與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
之以事而後可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
胡鑑以舉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
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惟為官
擇人不為人擇官所以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

况守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歎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無怨使以今人處此則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過乎公之品於是不可及矣

○蘇不韋

東漢蘇不韋父謙嘗為司隸校尉李嵩挾私忿論殺

智囊補

卷十一

賢智部第五

孝子

不韋時年十八載喪歸鄉廬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變姓名蓋以家財募劍客邀嵩于諸陵間不值久之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蕘在寺非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弟潛入瘞中夜則盤地晝則伏匿如是者經月遂達嵩寢室出其牀下會嵩如廁從其妻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自是布疎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韋知其有備即日夜馳至魏郡掘其父冢取母頭以祭父又擗之市曰李嵩父頭嵩心痛不敢言情悲嘔血死不韋于是行

喪改葬父

大制寬人七小用人

智囊補

卷十一

賢智部第五

士

未可知要之一夫含痛不報不休死生非所急也不韋與嵩士哉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夜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之不死誅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殉于市曰蘇秦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

一起與秦身死而能以術自報其仇智更足多矣

○誅惡僕

張詠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爲妻詠明日主其門陽假僕往探一親僕遲遲強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即踊其罪僕倉惶問詠以袖中書示之墜崖而死歸曰盛倫已不復來矣速歸汝翁後當謹下事也

快子松年崖不能爲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

智囊補

卷十一

智囊補

三

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遁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謁令假此僕一曰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菓夜闌呼僕叱問即首稅而惡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歸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

僕主子松年

亦智亦俠絕似水滸傳中奇事○張詠未第時嘗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詠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坡澤深與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詠曰秋暮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

舉止一孤店唯一公酒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

已鳴矣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以床拒左

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拂窗詠忽退立

其子閃身入詠詠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

復斃之詠時劍視劍方燎火爬痒復斃其首斃

勿數人并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

者相告曰前店失火來家被焚也事亦奇因問之

○賈建德 想前亦詠之弟也

賈主寶建德微時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

智囊補

卷十一

智囊補

三

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

下繫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繫使盜曳此繩乃

躍起復殺盜盜由是益知名

○誅盜爲戲 言程子畏其子也

○陳星卿 嘉定青浦之間有村焉陳星卿者年少高木貧不遺

訓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間田百餘畝

有子方在抱任欺之陰獻其產于勢家子得蠅頭適

去勢家子擇吉往問新庄而先期使幹僕持告示往

婦孺不知所從來抱見立于門鄉入俱憤憤而愛莫能助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謂隣人曰從吾計保無恙鄰人許之令婦謹避他處明日勢家子御遊船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下既登岸指揮西施懸扁召諭諸佃租畢往田間布席野饌星卿率鄉之強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槍槍其扉扉人山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趨船船既死矣遙望新庄所懸扁已碎于街衆洶洶索鬪乃懼而藏方召王文謀訟之而縣已下蓋嘉定折令韓公願以扶抑爲已任星卿

宿業補

卷十一

賈

古

率其隣即日往控呈詞曉美情復慘淚使捕衙往視則偏及舟在焉勢家子使人居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婦之任于法寡婦鬻其產而他適星卿遂名重郡邑間

○李

李福尚書鎮南境內多朝士庄產子孫僑寓

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弗敢禁止問巷者嚴明有制命緹篋籠若干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請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藉如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快連命盛以作能沉于漢江由是其儆惕息各務戢歛

○薛元賞

免殺不殺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嘗謂石于私第故事百奏將至相府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詠競者元賞問焉曰軍中軍將元賞班

宿業補

卷十一

賈

古

聞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安在軍中一勝而勝無禮如此夫綱紀凌夷猶望相公整頓豈有出即相公者耶即疾起而去薛左右可便擒來時佐士良用事其輩有詭之者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射奉屈大元賞不答耶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即衣冠見士良士良出曰何爲擅殺軍中木不爲實具言無禮狀且曰索相太恩也中尉亦太恩也既可無禮于此亦可無禮于彼士良聞之流涕曰此輩守一且壞恐可惜其已自矜待耶士良以

直顧左右取酒飲之而罷飲以吏如例

宋羅點

酒一器

羅點春伯為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僱主訟其逐僕
欠錢者寃問已服而僕黥後屢欲污其主乃自陳
與主饋之相通既而訪之非實于是令僕自供好狀
因判云僕既負主錢又污主婢事之有無雖不可知
然自供已明合從婢罪宜斷從配施行其婢候主人
有詞日提寃問者莫不快之

楊素

智囊補

卷十一

唐書

十一

楊素攻陳時使軍士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起
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
召無願留者又封陣時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
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一二百人復進退亦如之
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戰無不克
素用法似過嚴然以御機情之兵非此不能作其
氣未使法嚴而士氣主知必死雖置之敵地猶肯
死矣

○安祿山

安祿山將反前兩三謂子宅集安太將十餘人
絕厚滿願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
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重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
命不敢出聲而去于是行至洛陽悉如其意
此胡亦煞有過人處用兵者可以為法

宗威愍

金冠犯關鑒與南幸賊退以宗公汝霖尹開封初至
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
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緩者
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麵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
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麵令作市肆
餅大小為之及取糯一斛冷監軍使臣如市沽酒
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斛七十足出勘市價
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
我為舉子時麥京師令三斗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
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
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糴至此其不能遠衆獨減使
賤市也公即出兵厨亦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

智囊補

卷十一

唐書

十一

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通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作八錢敢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開肆者次日呼官酤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視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額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為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

智囊補

卷十一

懲罰部五元

上八

利人乎任叩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十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然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釀之機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麴酒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槽破瓶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他物價不令有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什克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借餅師頭雖似慘然京私釀平物價所以令出惟

行全不費力者皆在于此亦所為權以濟難者當湖馮汝弼祐山雜記云甲辰克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適甬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選竹版重七八斤者檢校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誑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來賑濟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牽詣趙不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通趙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惶莫知所措余與趙上草輩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

智囊補

卷十一

懲罰部五元

十九

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為行乞者曰求賑濟通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為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處後禍解反不測趙囑之其呼是出爭徵牌及縣傳豆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輩出縣呼愈甚突以堂矣趙慮有他變踰牆奔遁自是民順驕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應奎推為首者數人于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不正法何緣弭亂竟嚴懲縱惟識時務者知

○楊守禮

嘉靖間直隸安川臨地震大變州人乘亂搶殺目無
官法守禮司聞風畏避莫知所出楊少保南淵公守禮

家食已二十餘年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法律越

二日亂如故公乃升牛皮帳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

擊斬首賊四八懸其頭于四城門守禮遂定

向此等指置今尚存於此守禮

不知其否也

名義補卷十一終

留義補

卷十一

補卷十一終

年

應智補斷卷十二

齊桓公

衛嗣君

高洋

周瑜等

梁大鼎燒堡

清淵城

韓浩

寇恂

劉聖唐侃

段秀實孔鏞

文彥博

陸莊簡公

陸文裕

韓魏公

呂端

辛企李

王安石

祝知府

姜

毛澄

膽智部識斷卷十二

智生識生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集識斷

○齊桓公

蓋成衛人飯牛車下扣角而歌齊桓公異之將任以
 政羣臣曰衛夫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也
 公曰問之患其有過以少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
 士也乃舉火而爵之曰賜子丘名矣宜且聽

韓范已知張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無膽耳。凡明深知魏延之才。而又知其才之必不

智囊補

卷十二

王國興啟

爲人下故未免慮之太深防之太過持之太嚴寧

使有餘才而不欲盡其用其不聽子午谷之計者

膽爲識掩也。嗚呼。膽益難言之矣。魏以夏侯惇鎮安丞相亮伐

從篋中出酒黍羹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

到長安樹圍延奄至必棄塹走比東方相合尚二
十許里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員則入秦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王登爲中平令薦士千裏主亮以爲危蒞不用。

曰中章育已義主以爲中大夫相室諫曰君其耳

而未之目耶。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

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齊桓

五子學

○ ○ 衛君

皆有兩弊而後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覺乃以左
氏地名易之左右邊貼一柳貫共齊願可免禍君曰陰
無心能無大害不意素不覺雖有亦左氏無益也法
立禁之雖知十左氏無害也辛曉嗣君以此法禁

◎高羊

高洋內睜而外睜衆莫知也獨歎異之曰此兒識處
過吾時鬱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持刀斬

短氣寒補

樂土

陳其南

之曰亂者必斬
今傳之聲之實之舉之功之曰之是之也

○周喻等

曹操既得荊州順流東下遣孫權書言治水軍八十

萬衆與將軍會賊于吳張昭等曰長江之險已與敵

其且衆寡石敵不如迎之管廩聞在然勸權召周瑜

干番陽瑜至謂權曰操能害漢植實漢賊也將軍劉

據江東兵情糧足當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

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上卡平馬超韓遂

同在關西爲操後患而寇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

衡又今盛寒馬無草草中士眾遠涉江湖之險不
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
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因
援刀砍案曰諸將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竟敗操
兵于赤壁矣

契丹寇瀋州邊書告急二夕五至中外震駭詔準不
發欲笑自如真宗聞之召準問計準曰陛下欲以此
不過五日願駕幸瀋州帝難之欲送內準請毋還而
行乃召群臣議之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

聖業補

卷二

三

聞州人請幸成都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備若大駕
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廟社幸楚蜀遠道所在人心
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欽若策幸瀋州
篇既發又有言金陵之謀者帝意稍移以問準準曰
陛下惟可進人不可退也河井諸軍日夜望鑾輿至
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
亦不可得至也既至瀋州南城望見昇丹軍勢甚盛
衆請駐驛準固請過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
呼萬歲聲聞數十里衆氣益振去遂成

金主亮南侵王權師濟昭關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
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
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趣聞者審爾
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
退散即召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
意始堅康伯乃勸帝親征帝乃召王亮曰不以此
遇魏之帝若一周瑜也保若之帝若一寇準也延
和之帝若一陳康伯也

聖業補

卷十

四

○築大蟲峴堡

初原州將借建議築大蟲峴堡宣撫使王素聽之役
未具敵伺間要襲不得成借懼來歸死王素曰若罪
借乃是陰敵計責借使畢力自効撫管狄青曰借往
盜賊不可遣素曰借賊則撫管行撫管賊素則行矣
青不敢復言借卒城而還

○清澗城

神世衛既城兗州苦無泉鑿地百五十尺見石工徒
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

(一) 韓浩

卷二

公聞而善之因著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勿顧德由是劫質者遂絕

○冠桐

高峻久不下。尤武遣寇恂奉璽書往降之。恂到。遣軍師皇甫文出謁。封禮不屈。恂怒。請誅之。蒯徹諫恂不聽。遂斬之。遣其副歸告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武降即降。不則固守。峻恐。即日開城。問降諸將。恂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聖主安民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詭意。不降必誅。無降必殺。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而心變上其膽是以降耳

唐僖宗幸蜀懼南蠻爲梗許以婚姻蠻王命宰相
趙隆眉楊奇儼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
尉駢自淮南飛章云南蠻心膂惟此數人請止而
錮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此亦寇恂之餘智也

劉

無侃克千里之策曰無懷乃

嘉靖中歲。賊郭勛怙寵率遣人市南物。逼協濟總領。俵各船分載入都。以牟利。運事困。應多緣此。故都督劉公璽時爲清池。乃預置一檣于舟中。右手持刀。左

卷十

六

手招權奸狠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則自殺臥
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納若貨以困吾
軍諸幹懼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

權奸營私。清事壞矣。不如此。發惡一番。弊何時已也。從前依阿。釀弊者。只是漕摠。怕衆恨幹耳。衆恨幹。豈敢與漕總爲難。決生死哉。按劉廷守居官清苦。號劉窮。又號劉青菜。御史穆相薦劄中。曾及此語。及推德漕。上識其名。喜曰。是前躬鬼耶。亟明其奏。則權奸之終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

○公晚年祿入浸厚自奉稍豐有親代其職者然
秉言官劾罷之疏云昔爲青萊鄉今爲黃金聖人相
其冤因記陳尚書奉初爲給諫直論時政得失不
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州官任人若言官杜人
尤甚吾不致妄言也因於劉國信三數

章聖梓官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
以給行猶恐不稱武定知州唐佩人奮然口以半
往足矣至則昇一坐指房舍中諸內臣婢卒奴叱諸
太吏鞭撻州縣官宜言快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錢

智囊補

卷十二

唐佩

七

同事者至逃去侃侃及事急乃謂曰吾與若諸錢
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權和之曰吾已辦死來矣
錢不可得也于是羣小悍然相視其能難及事辦諸
逃者皆被罷而侃侃受旌旄若若侃侃何人
人到是非緊要處輒使阿徇人只爲戀戀一官故
若劉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論所持者正
即其氣已吞羣小而有餘矣蘭之渑池樊之鴻門
皆是以氣勝之

○段秀實

孔鑄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在
帥於蒲子瞻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
之惡少亂名伍中白晝橫行市上有不賺輒擊傷人
其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自狀因
自請爲都虞候孝德即徵署府軍俄而晞士十七人
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
於市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刀選老
一老一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役
一老一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役

智囊補

卷十二

唐佩

八

秀實責之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
亂天子遣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邪惡子
弟亂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
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晞乃再
拜曰公幸教晞即此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晡食爲
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氣中勝
人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
那頓以安乃寔才膽後三者俱優
是時以孔鑄爲田州知府蒞任終三日郡兵盡已

謂發而峭。豫倉卒犯城。衆議開門守。鑄曰：「孤城空虛，能支幾日？祇因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衆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也。」鑄曰：「然則束手受斃耶？」衆曰：「即爾誰當往？」鑄曰：「此吾城，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鑄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以土兵從鑄，却之。賊望見門啟，以爲出戰，視之一官人乘馬出，一夫控絙而已。門隨閉。賊遮馬問故。鑄曰：「我新太守也。爾等我至，衆有所言，賊巨測，始導以行，遠入林菁間，顧從夫。」遂其一既達賊地，一加逆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人裸臂干。

智囊補

卷二

唐李德裕

九

樹者累累，呼鑄求救。鑄問人，乃半生起，都爲賊擄去，不從。賊將殺之。鑄不顧，還入洞，賊露刃出迎。鑄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坐來。」爾等來，悉見。賊取榻置中，鑄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衆首問鑄爲誰。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邪？」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固知若賊，不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圖救死。前官不諒，動以兵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何忍殺害？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還府。我以穀帛資汝，勿復出掠。」

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終公任，不復擾犯。」鑄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鑄曰：「我餒矣，可具食。」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鑄飽之，賊皆驚服。日暮，鑄曰：「吾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設床褥，鑄倚寢。明日復進食。鑄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賊數十騎從鑄，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悉去。鑄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

智囊補

卷二

唐李德裕

十

畏而從賊，導之陷城耳。爭問故。鑄言：「第開門，我有處分。衆益疑拒。鑄笑語賊，爾且止。吾當自入，出犒汝。」賊少却。鑄入，復閉門。鑄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終不復出。時奉汾陽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時已料之。鑄矣。孔太守雖藉祖蔭，然語言步步堅全，不他。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

○文彥博

路公爲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

重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並帶賜平奴使附已平
家二百口皆冤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
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
日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失事或弗成彥博
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歿卒就誅大陰誅

○○○陸莊簡公

平湖陸太宰光祖初為濬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數
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
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

智囊補

卷十二

陸莊簡公

上

富則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
理果杜陶朱無死法臺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部
黜涉自由絕不問白臺省時孫太宰丕楊在省中以
專權劾之既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
見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門屬托者眾不專仰
以申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謬也孫沉思良久曰說說
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由是復起
孫兩覽之修能孫云更難好

為陸公易為孫公更難○葛端肅以素左伯入觀

有小吏汪考老疾備罷公復為請留大宰曰計無
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過吏去省遠甚汪考往
據文書今親見其人甚壯正堪驅策方知誤計
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驚服曰誰能于吏
部堂上自實過誤即此是賢能第一知此事與孫
公相類葛公固高此吏部亦高因記萬曆己未聞
左仙黃琬馬平人為一主簿力爭其枉當輔者其
不喜曰以二品大吏為一品官苦且其使倆可知
為之注調人之識兒不作如此只市侩耳

智囊補

卷十一

陸文裕

上

○陸文裕

代遺恤

陸文裕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上甚愛幸之其
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
之晉王再四與言陸云寧可學官少一人不可以一
人污學宮堅意不從晉王子古不索
自學宮多假借而賤妓貴僕托主者紛紛得陸
公一換清大是快事

○韓魏公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下勅韓公亮

然亟告韓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

其愈促召之

大哉

內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謀兩宮韓琦一日此空
野執一道參政歐陽修已會書矣趙鼎難之修曰第
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
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開練副使斬州安
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斬行大
韓魏公生平從未嘗以膽字許人此等神通的是
無兩

智囊補

卷十二

韓琦

三

○呂端

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秦知政事

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
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二字令親密起太子入
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
使人書閣檢太宗先賜聖詔遂鑾之而人皇石曰宮
車以宴駕立子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
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與
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子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

不糊塗是識必不官糊塗過去是斷

○辛企李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官應天啟運官內臣武師
說平日群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客
將曰此特監當耳待以通判已為過禮乃令與通判
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
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
不為動顧卒曰但拔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自

智囊補

卷十二

辛企李

古

劾待罪朝廷為降師說為泉州兵官云

○王安石

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
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
何何光豈輩

荆公議論皆備只此一語可定萬世宗廟之案

○祝知府

南自祝氏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為民大昨死府卒訟
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大

謝宅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繼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姜綰

以本志卷之十一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楊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綰至一新庶政，民獠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翦其渠魁，乃遣健兒教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賊盜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為利。綰一日自省邇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遂譖言賊伏陳詠綰陸智囊補。

卷十二

續補

十五

行便，綰曰：吾守也，還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尚待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

○毛澄

太倉毛文簡公嘉靖初上議選精銳衣衛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御惠俱德重賂，咸屬意。公在左廟

門厲聲曰：衛千戶是衛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據當，汝曹自為之。衆議遂息。

賤智二古人，亦有但以紅心為事者。

不解嘲弄，亦不為一不事，亦不為。

天下何事不可為。

續補卷十二

卷十二

十五

智囊卷十三之十五

捷智部總叙

馮子曰成大事者爭百年不爭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變之會如火如風愚者犯焉稱覺則去而違之賀不害斯已矣今有道於此能遇風而滅火則雖拔木燎原適足以試其伎而不驚嘗試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爭踰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則其為刻彌多矣又况乎智之遲疾相去不啻千萬里者乎軍志有之其聞拙遠未聞巧之久夫速而無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

有徑尺之樽真諸通衢先至者得醉繼至者得醉最後至則乾唇而返矣葉葉而摘之窮日不能完一樹秋風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靈萬變而不窮於應卒此惟縱橫者庶幾焉嗚呼事變之不能停而俟我也

亦烏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卷十三

捷智部

一

捷智部靈變卷十三

鮑叔

管夷吾

漢高帝

晉明帝

爾朱敬

韋孝寬

宗典等

王羲之

徐敬業

吳郡卒

元伯顏

陳平

劉備

崔巨倫

倉卒治盜

張作胤

靈變

卷十三

捷智部

羅巡撫

流括

河清卒

呂順浩

段秀實

董震

趙葵

周金

徐文貞

王守仁

顧盼

趙典

張浚

張詠 徐達

張真卿

顧珠

李迥

版卒 版將

背克明

太史慈

承人楊四

李文達

周文襄

韓襄毅

耿司馬

王安

模桓

延安老

吳漢

晉書補

卷十三

後漢書

晉書補 卷十三

一日百戰成敗如絲三年造車覆於臨時去肉即
吉匪夷所思集靈變

○鮑叔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管仲打弓射
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為小白
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時處
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

晉書補

卷十三

後漢書

子偃也其智若鐵矢也

王守仁以疏救戴銑廷杖請龍場驛守仁微服疾
驅過江作弔屈原文見志乘為授江絕命詞僅若
已死者詞傳至京師時逆瑾怒猶未怠擬遣客問
道往殺之聞已死乃止智與鮑叔同

○管夷吾

齊桓公因鮑叔之薦使人請管仲于魯施伯曰是固
將用之也夷吾用于齊則魯危矣不如殺而以屍授
之魯君欲殺仲使人曰寡君欲親以為戮如得屍猶

未得也乃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管子恐
魯之追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
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呂不韋曰役人得其所欲管子亦得其所欲陳明
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欲只子糾不以此為幸
○漢高帝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我
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
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
智棄補

臨廣武間而語漢王發羽罪十項王太怒伏弩射中
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房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
良強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于漢漢王出
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漢王云不存者亦止
小白不僵而僵漢王傷而不傷一時之計俱造百
世之業

○晉明帝
王敦將舉兵內與明帝密知之乃乘已得駿馬微行
至下林陰察敦營而出有軍人疑明帝非常人又

敦正書寢夢白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髮鮮卑也
狀類外氏黃髮故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
驅去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饌與之曰後有騎來可
以此示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
之五騎傳訖稽顙良久帝遂免

○爾朱散

肅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榮族子敞字伯子小
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賣而走至大街見羣兒
戲敞解所著綈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便
執綺衣兒比究問非是會日暮遂得免

○韋孝寬

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韋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
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
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廣書候孝寬孝寬畱貴與語
以察之疑其有變遂解衣條行又使人至相州求
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密知其狀
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
詳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

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
經之處皆輒停置由是不及矣

○宗典等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潛
出奔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
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繇是
得釋

宇文泰與侯景戰泰馬中流矢驚逸泰墜地東魏兵
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第擊泰背罵之曰龍凍
有幾相

卷十三

魏書

四

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是貴人因捨
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李穆急智
王廙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襪自隨津
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提之數語由是
得免

○王羲之

王右軍幼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
先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逆節事都忘右軍在帳中
右軍覺既開所論知無活理乃吐舌頭面被掩護

熟眠敦論事生方悟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
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

○徐敬業

徐敬業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
吾族常因獵命敬業入林起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
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俟其中火過浴血而立
英公大驚之奇之而不能除

凡子弟負所隨之奇者恃才不檢往往為家門之
禍如敬業破轅之兆見于童牛英公明知其為族
禍棄補

卷十三

魏書

五

崇而竟不能除之豈終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勸立
武氏殺唐子孫殆盡天故以敬業酬之也諸葛恪
有異才其父瑾嘆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將亦吾族
其後果以逆誅隋楊智積文帝有五男止教讀論
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荅曰多讀書廣交游
才由是益有才亦能產禍人服其識弘正間胡世
寧字和甫有將畧按察江西時江西盜起方議勦
軍官來謁適世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繼曰兵素
不習豈能見我父哉軍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

離合之勢甚謔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兵大異之顧軍官不辦此誰教若者以實對繼初不善讀書父以愚棄之至是嘆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上疏乞以禮法裁制寧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不聽果下獄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此母亦大有見識

○吳郡卒胡大賢在七寧

蘇峻亂諸庚逃散庚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吏民皆

智囊補

卷十三 續前

六

子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蘆蔭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沽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有庚吳郡此中便是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問其所願卒曰正自願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性有智且亦達生

○元伯顏

有告乃顏久者詔伯顏覘覘之乃冬載衣夾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主乃顏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越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夾故爭獻健馬遂得脫

○陳平

陳平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腹中當有金寶數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智囊補

卷十三 續前

七

平事漢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華具進楚使離間亞夫二也夜出女子二千入解乘陽戲三也解足請封齊王僚四也請偽游雲夢將信五也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說之解自登之圍六也六計中惟解足封信最妙若偽游雲夢大錯夫雲夢可游何必曰偽且謂信必遊因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謁矣而猶謂之反乎察之可遠擒之則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繼疑懼解首賊族平之貽禍烈甚矣○有人舟行出鎗石孟

飲酒舟人疑爲真金頻矚之此人乃就水洗而故
隨之水中舟人駭惜因曉之曰此輸石孟非真金
不足惜也與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類

○劉備

曹公素忌先主公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適雷震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一震之威乃至於此

相傳曹公以酒後畏雷間時灌園輕先主卒免於

智囊補

卷十三

此卷重

人

難然則先主好結髦焉知非灌園故智

○崔巨倫

北魏崔巨倫字孝曾任殷州別將州爲賊陷葛榮聞
其才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五月五日會集百僚
命巨倫賦詩巨倫詩曰五月五日詩天氣已大熱狗
便呀欲死牛復吐舌聞者開然發噓以此自喻獲
免已潛結死士數人乘夜南走遇邏騎衆危之巨倫
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遂給賊曰吾受教行賊
方發火觀勅巨倫慷慨斬賊帥餘衆驚走因得脫

還

嘉靖中倭亂江南崑山夏生爲倭所獲自稱能詩
後將以竹輿乘之令從行日與唱和竟免禍久之
夏乞歸厚贈而返此又以不自晦獲全者也夏稱
倭將亦能詩其咏丈菊詩云五尺蘭干遮不盡還
留一半與人看

○倉卒治盜

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
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挿几上曰汝

智囊補

卷十三

此卷重

九

要完死汝要斷首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士
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可全屍二子泣下曰師
容我飽餐就死無恨笑曰客汝作一飽鬼耶子爲煮
肉多沃以泔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
諾舟子出而急舉肉汁蓋其面熱甚僧方兩手
推鉢二子即拔匕上刃斬之擲屍湖中而後去
吳有書生假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女
忘鎖生從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蒼生戲擊
之旁小門忽啓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針

某僧適與一童自外入見門未掩愕然開生面
所見者曰無有僧怒舉刀擬生曰可死不可令吾
事敗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後公斷吾頭庶情然
無覺也僧許之生伴舉盃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葉僧
乃持刀入廚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世重十許
斤潛立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下僧悶絕而死
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索而遺之

○張佳胤

張佳胤冷滑巨盜任教高章詐寄首拔七首以千金

智囊補

卷十三

卷十三

十

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名
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人捧二十金
以進公陽怒曰賦汝百金胡二十也稱之良久察賊
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歷
巨盜於樽俎間

○羅巡撫

羅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邊川中有一處男女俱浴
于河即嬉笑舟邊羅遣人禁之男女鼓噪大罵人多
卒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訴之縣稍鞭數人既

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駭羅公心計之是日又泊
舟舊處大言之曰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慘今乃大
變矣嗟嘆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不但釋其猜且可誘之於善妙哉

○○沈括

沈括知延州時仲諤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假值
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寨若民怖駭
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河都總管
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論令各歸屯未
智囊補

卷十三

卷十三

十

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
以不持兵御賊以猶以兵而報新之吏也

括在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厘市良家子馳射角
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遊人歡騰抗
傳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徹北超乘者千餘皆補
中軍義從威聲震他府真有用之才也

○河清卒

河清卒于法不他節時中人藉助爲外都水丞世襲
義州州郡欲盡取諸場兵治二股河程顯以法拒之

防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防肆其虐，眾
迎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湟兵潰，將入城。眾
官相視，畏防欲弗納。顯言：「弗納必為亂，防有言，其自
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
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德，遂後防奏事過州，見顯言甘
而氣懽。既而揚言于眾曰：「湟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
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顯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
顯不敢言。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辦，縱能撫潰卒，必與防詰訟。
智囊補

卷十三

主

于朝安能令之心憚而不敢為仇耶？

○呂頤浩

建炎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願浩以太
義諭解，且休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
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皆側用印。」訖事平，悉別而誅
賞之。

六合之戰，周主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為督戰，以
劔斫其皮笠，明日備關皮笠者，有劔跡者，數十人，
斬之。由是部民莫不盡死。此與呂相事異而智同。

○段秀實

段秀實為司農卿，會朱泚反，時源休教泚追逼天子，
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此係危
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
倒用司農印，追其兵，至至駱谷驛，得符而還。

○黃震

為宋大作用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為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
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智囊補

卷十三

主

○趙葵

趙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
勞，軍欲為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
賜也，本司別有賞。」奮軍心一言而定。

趙南仲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
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

○周金

周襄敏公，名金，字子
虎，武進人。撫宣撫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
衆心，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眾遂憤，

蘇面罵因國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賜酒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輩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乃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為陳利害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徐文貞

留都振武軍邀賞投帖詞甚不遜衆憂之徐文貞面諭操江都御史出居龍江關整理江操之兵萬一有

留都前

卷十三

卷十三

七

事即據京城調江兵其入孝陵之路且因事不須正欲其聞吾意戒令各自為計變遂寢

○王守仁

王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顧益輜輶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三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衆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乃命蘇受大悔悲言督府誑我且倉卒安得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

卒一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遂旦不寐使人言蘇受奸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歸州人不易即不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諭杖一百蘇受不免叩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蘇受安然受杖而出諸夷咸悅

○顧訥

顧訥為僑耳郡宋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

智囊補

卷十三

卷十三

七

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雞環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飲颶海主其事者莫之為謀訥適抵郡咸來問計訥隨請原索領之將飄來船作筏來船曉諭遂止

只換一字便省許多事是故有一字之食有一字之師此五車上一龜改作車上一龜五國一王

○○胡典一

川胡進士典令三河空文皇封趙王擇輔以長

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秦之。與曰。後
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事泄。是趙之叛。一也。秦
之漢平。趙王讓還。秦亦。宜。廟。開。斬。使。事。曰。吾
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此。進。大。有。後。可。以。用。

○張浚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于平江。為後鎮時。湯
東野。字。德。廣。人。適。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疑。之。
走。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
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偽。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

智囊補

卷十三

六

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公。曰。今。便。發。
行。賞。之。意。乃。屏。諸。將。而。陰。取。彼。府。所。藏。登。極。
祕。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
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賽。時。于是。人。情。略。定。乃。虎。
大。計。此。五。後。急。知。也。及。事。之。終。如。此。

○張詠

徐達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
眾。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懷。費。
而。行。眾。不。敢。譁。

上嘗召徐中山王飲。迨夜。酒之醺。甚。命內侍送舊
內宿焉。舊內。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
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
叩頭。乃出。上聞之大說。

乖崖三呼。而軍譁頓息。中山三叩頭。而主信益堅。
倉卒間。乃有許大主。張非特恪謹而已。

○顏真卿 李揆

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愬。慮。夾。將。清。首。以。
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愬。首。其。首。皆。非。是。乃。

智囊補

卷十三

七

斬子光。而藏三首。按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逆。節。頗。著。真。卿。托。以。雲。
雨。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保。命。文。士。飲。酒。賦。
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未。幾。祿。山。反。河。
朔。盡。陷。惟。平。原。有。備。其。作。事。深。沉。類。如。此。

李尚書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老
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當擇練朝事
者。非揆不可。揆行。則年少于揆者。後無所遇矣。揆不
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

畏雷因給之曰李德裕...

○領琛

宋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棄兵甲武庫

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領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說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知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李迪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相執以祈禱宿內殿時仁宗勿決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雷禁中累日不出執

智囊補

卷十三

六

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捧去玉見之太驚意其毒也即上馬馳去墨亦不敢持云子想

○叛卒

叛將

當時宰相相繼二三

曹武穆璋知渭州號令明肅晉威憚之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諸將曰吾命也汝等勿聽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也而後知云云信

統制鄧瓊等已抵賊歸鄧瓊張魏公方要係佐報至

滿座失色公色不變衆飲至夜乃爲蠟書遣死士

遺環言事可處成之不所成則全軍以謝得曹魏變分隸其衆因苦之還順以安轉賊而西也

○曹克明

此即馮睦殺宮他之智西周官制之東周以

華曰正能殺他曹子金三十斤曹使人探金典曹同道官信云云東周君殺宮信

真宗時充明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蠶苗來獻

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仙之創立愈克明日何以

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日嘗試以人即取箭刺曹股

智囊補

卷十三

七

而仰以藥膏立死厚葬漸悔而去

○太史慈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直未分以先開者爲

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還行晨夜

取道到洛陽請公車門州吏才至方求通慈問曰

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慈得無誤耶因假

看便梁敗之吏大呼持慈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君

亦無因得敗禍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豈若然然信

因與遁還郡章竟得道

○涿人楊四

天順中承天門災閣臣岳正以草詔得罪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邇以母老置閑凡尚書陳汝言素憾正至是嗾選者以私事中逮繫詔獄拷掠備至滿成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使令手格急氣命欲死涿人楊四者素聞正名爲之初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搭有封印奈何正口可燒鑿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如其言去釘脫格剝其中復釘而扣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智囊補

卷十三

子

○李文達

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關英廟諭李文達公與選講讀友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林幾去半矣乃請于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諸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遂爲定例

○○周文襄

已巳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

重無措

將周文襄公

禮令其往

通州倉爲之一空

一云已巳之變議者欲燒通州倉以絕虜望于肅

怒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鄴生以楚拔榮陽不堅守爲失策勸沛公急取敖倉又李密據黎陽愈開倉志民就食夾旬得兵三十餘萬徐洪客獻策

智囊補

卷十三

主

謂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難以成功宜乘銳進取密不從而敗劉子羽守仙人關預從梁洋公私之積金人深入餽餉不繼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爲本者要在敵未至而預圖耳若搬運不及則焚棄亦是一策古名將亦往往有之矣不可齋盜糧也

○○韓襄毅

韓襄毅在蠻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于內此大過人情

果仍納于盆中。雖大索出。此大順人。此必鬻守欲假此以窺公耳。公不拂其意而處之。若無事。然此豈死講道理人所知。

○耿司馬

耿司馬公。定知成都府。益俗不喪而冠素。亟禁之。適兩臺撥捕蝗。公寢未發。道逢三素冠。皆豪子弟也。數之曰。法不汝寬。能掠蝗自雪乎。其人擊額過。募人掠之。蝗盡民無擾者。

本欲掠蝗借素冠以濟一舉兩得。靈心妙用。可以

類推

王安

神廟雖定儀而鄭貴妃權稱有寵。東宮不無危疑。侍衛卑微。費用多。匱彌縫補救。司禮監王安。力為多。福邸出藩。貴妃傾宮界之。或迎附。東宮動止最後十箱。昇至宮門。安知之。諫曰。此非太子之適也。或曰。業已昇至。奈何。安曰。即昇還之。更簡箱之類。此者十枚。實以器幣而贈之。乃謝妃曰。適止箱于宮門。欲以從箱也。上父貴妃皆大喜。

○朴恒

嘗有覓親屍于戰場。潰腐不可物色者。高麗臣朴恒。父母歿于蒙古之兵。恒從積屍中得相似者。輒收。凡三百餘人。此亦一法。

元祐間有大臣某。父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既喪。自過海迎取。歲久無能識者。僧房中有數柩。枯骨無欵記。不獲已。挈一棺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者。方知朴恒有見。何不利乎。

○○延安老軍校

智囊補

卷十三

智囊補

三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降于危者數矣。范侍御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國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斬。范嘉其信壯。入心。亦為之小步。事畢。此較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不驗。須伏法。某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某殺我耶。耶欲。某殺也。耳。某軍之。上。某國。

○吳漢

吳漢亡命漁陽聞光武長者欲歸乃說太守彭寵使
 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王郎寵以為愁言屬皆
 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請衆
 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持人召之爲
 具食問以所聞生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
 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段
 成生齎以請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府後
 皆假謀

後漢書卷十四

孔子

直百錢

周忱

陶魯

肅丹

孫權

蒲瑊

徐杲

智藥補

卷十四

後漢書卷十四

鄧漢

奇計二條

張穀

冰礮

堵封渡淮

塞城寶

捷智部應卒卷十四

西江有水退不及汲，竟聚軍食，貴於拱壁，豈無水圖耶？以紆急，集應卒。

張良

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

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以問。

留侯對曰：「陛下起布衣，以此禍取天下，今為天子而封爵功臣，徒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高氣揚，此何者？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也。」

帝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

留侯曰：「臣死且不避，況封爵乎？」

帝曰：「善。」

曰：「雍齒數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為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溫公曰：「諸將所言求必反也，果謀反，良亦何待問？」

及而後言，邪？徒以帝初得天下，欲用愛憎行誅賞，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後帝意耳。表了凡曰：「子房為雍齒遊，謂使帝自是有益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繼屠戮，未必北。」

言之害也。繇前言良為忠謀，繇後言良為罪案要。

之布衣稱帝，自漢創局，群臣皆比肩共事之人，

朕望自危，其勢必反。帝所慮亦止此。一着良策，

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諸將之浮議頓息，不唯

非奇謀也。若韓彭趙醢，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孔子

晉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趣救火者，左無一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于人，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賈似道為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荷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肅然，不過曰：『太廟者，所殿帥，于是師率勇士一時救熄，賈雖權奸，而屬令必行其亦亦自有快人處。』」

子 135—548

○直百錢

劉備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悉解饋
焉及援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諸賊競取貨物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劉璋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
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無官市則直百錢亦不能行但要緊在平價則民
不擾而從之如水矣

○知縣買飯

嘉興間喇丁反吉州萬安半黃旗鳩兵守備一日五
智囊補 卷十四 紀事本末

三

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
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炊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
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
水厚酬其直資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由此論功相視中尉月 卷十四 紀事本末

○趙從善 臨安夷

趙從善尹京日嘗寺欲籍方科降制醮紅阜王百事
丙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草淨洗
以日經用總漆塗之又 官幸紫景園夜過萬松園

崇人烟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放館廬嚴實以瞻
而觀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于白日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一殿無瓦而天雨郡典漕
司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銀分法開府鋪
席賃借樓屋腰簪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
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二事皆一時權宜可爲吏役之法

○○周忱

正統中綵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江南上

智囊補

卷十四 紀事本末

四

供甚急時巡撫周忱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
還冷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牛皮歲
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伏請而皮還庫以新易舊兩
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索造盛甲腰刀數百萬其盛
俱要水磨公取所積餘米依致成造且計水磨明遠
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旬日而竣

○○張億

張億縣人宣德二年以監生爲江陵令時征交趾

大軍進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皆得命本以方泰身銘牛膝盤其中以鐵釘貫之已及兩馬腹下餘即取針工各戶婦人以棉布縫成襪口綴以繩用木條張其四角銅馬金鎖便收卷前路足用蓋以為法。但難宜以爲子者乃法

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嗟乎此監生也用人可以資格限乎

○陶晉

陶晉字自強鬱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死事錄補廣東

智囊補

卷十四

五

新會縣丞都御史韓公雍下令索衛軍牛百頭隄三日具公令如山群寮皆不敢應。嘗論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嘗曰不以相見乃勝城門云。伯璠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璠曰金明日牛集。璠選取百頭肥健者平價助之。曰此韓公令也。璠而獻公大稱賞。徵管隸麾下任以兵政其破海豐。賴其力累遷至方伯。才大而法少。

○邊老卒

本商快徙木立信之術兼趨清獻增價平糶

丁大用征嶺南京軍乏食掠得危稍以刀盛爲作。邊鄰老卒笑其拙教于高阜擇淨地坎之如白然。茅鋸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柞以春其便。

○韋冊

韋冊任洪州值毛鶴叛倉卒無禦敵之器冊乃造葵柵一千具並于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蜩毛車夫及防援官徒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辦用亦與刀劍不殊。

○曹操

智囊補

卷十四

木

魏武常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于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小勝取。

○孫權

濡須之戰孫權與曹操相拒月餘權嘗乘大船來觀公軍公軍弓弩亂發箭著無旁船偏重權乃令更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書城壁

金主亮性多忌劉錡任楊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

原蓋白城壁。帝曰：「元廟在焉。」此亮見而怒。遂遣使
能山人衆不可容。以是生變。焉其六云。

○韓琦

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醫官
有皆止。大臣駭愕竊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臥
抱入，廉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
今日事惟事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
無事然。

○榆木川

大石鎮靜，雲云。

榆木川之變，楊榮金幼收入御帳，密議以六師在外，
離京尚遠，乃秘不發喪。詔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
錫器，召匠人鑄製為標，鈐而納之。殺匠以滅口。命光
祿官進膳如常儀。號令加肅，比入境，寂無覺者。
棹官至開平，皇太子即遣皇太后往迎。棹官
以有封章白事，非印議無以防僞。時行急，不及製棹
從楊士奇請以「大行皇帝」初授東宮，隨書棹付
太孫，隨即封上。皇太子從之，復謂士奇曰：「汝言雖
出，儲位以事變之會，大行歸御，儲位人。」

勝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也。

○徐杲

好三錢了。

嘉靖間，上勤于燕喜，後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
所未幾，萬壽宮災。閣臣請上還乾清宮，土以修
玄，不宜近宮闈。諭工部尚書雷禮與工重建禮以匠
師徐杲有智，端委經營，皆取用于工部營繕司。原收
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版，原存本料與夫西苑舊
磚舊石，稍新改用，並不於各省泐辦。其夫力則以營
操軍夫克之，時加犒賞及僱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

省囊

卷十

○邵溥

臣等奏。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詔謂宗正
寺王牒有籍可據，願首立命。取牒須臾，侍至南薰門
亭子，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官物數人在焉。
戶部邵溥民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擊
取一板，投火燒中。嘆曰：「九不能逮及也。」通籍中被焚
者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授之，遂按籍以取凡

其宗室之免者皆澤民之力

清萊諸為史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
殺宗室諸降後之金法者數十百人乃知隨地
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國家視死抄忠孝舊本于者
不知孰愈

附奇計三條

澤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
都御史誤啟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為解
之明日偽為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間使都卒持

智囊補

卷十四

九

以付已作不知而發之稍讀一二語則驚曰此非吾
所當聞遂令吏還中官則已錯易舊封矣雍起謝罪
復欲與都卒中官以為為賊友為賊解歡飲而罷
有御史怒其縣令縣令密使雙兒侍御史御史賜之
遂乘間竊其錢中第去御史顧其錢空心疑縣令所
為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嘗聞某教諭在部才因
其間疾召至床頭訪之教諭教御史夜半于厨中發
火火光燭天郡縣俱赴救御史持篆授縣令他官各
有所護及火滅縣令上篆遂則篆在知或云此一論

乃海瑞也亦詳

山盡水窮處忽觀天台為落洞庭彭蠡想胸中有
走龍乘鶴眼在為一松寥時予全境曰石

張毅

駱李

張毅為同州州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
限以雕鴈羽為之其價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
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
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之一日之間價減數
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智囊補

卷十四

九

冰礮

宋真宗時李允則知滑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
冰為礮房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礮城亦終
可下

○猪肝渡淮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
猪肝十餘肉氣其中環著浸潤泗水而南經舟舟以
濟

○塞城寶

額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黃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水沒。胥士有獻衣袂之法。其要取綿絮。照作團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將漏穴塞之。水勢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治堤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人力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蒞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使人亟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智囊補卷十四。水。一。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塞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令衆斫石。斫石大。枕石入。塞之。水患遂息。

○築埝

陸光祖初授濟寧縣令。歲歲修築入塞。大司馬趙錦議。

役三輔民築垣以備陸持不司馬怒以撓軍興効之陸屹不動已復言于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府乃安

以此等事要有和衷有懷柔方

於事有協遠縣縣明在懷柔是

王生等集

卷十四終

卷十四終

捷智部敏悟卷十五

司馬適

李德裕

洪鐘

高定

杜鵑

文彥博司馬光

王戎

曹冲

張翥

戴順

楊佐

尹見心

懷丙

功德碑

楊德祖

劉頊

智囊補

卷十五

捷智部

一

東方朔

開元寺沙彌

令狐綯

丁晉公

李彪

劉誠

拆字謝石等

鄭欽說

木馬謎

杜復諱則

梁武帝

熊火

柏人牛古

曹翰

子犯

劉伯溫

董伽羅

河水乾

王曇首等

先進場

曹良史

占狀元

剃髭剃髮

舌生毛

季毅

郭喬卿

李仙藥

楊廷式

索統

周宣

顧琮

符堅

張猷

衛中行

王戎

曾進

智囊補

卷十五

捷智部

二

掛水

排水

占兄弟占子

虞世基補

相國寺詩

筮疾

路龍船腹

周之屏

捷智部敏悟卷十五

剪綵成花青陽笑之人丁則勞天巧自如不

○司馬通

晉惠帝太子通自幼聰慧官中宵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率帝衣入殿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舍不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八主時通跪五歲平帝大奇之帝從帝觀不半言子帝曰永甚肥何不役以兵士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曰是兒當與吾家後育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同列誇之武相元衡召通曰吉甫在家所讀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聖元衡具告吉甫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居重寶不問聖國調陰陽而問所讀書者成何禮焉

聯也其言不實是以累應吉甫復告元衡大驚便知是公輔之器王生宋某怕人

○洪鍾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寓京以訓導者滿之京師朝京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必勝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顯額索筆書之得字幾至京師即設肆鬻字京師異為神童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連書數字又命書聖壽無疆四字鍾連書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

○高定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凡金銀子祿不用命焉于也臣是順人父不能從

其齊爭之千年高童失之一語彼庫鹿松槐之類
徒齒牙得利不足道矣。○買嘉隱七歲以神童召
見時長孫無忌徐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
倚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買云以公配
木何得非松長孫亦如徐問之答曰槐樹長孫曰
不能復矯對耶曰木傍加鬼何煩矯對王雱數歲
時客有以一犂一鹿同器以獻荆公者問雱何者
是鹿何者是犂雱實未辨乃熟視曰犂邊者是鹿
鹿邊者是犂客大奇之。○且不以爲然。

智囊補

卷十五

童蒙

五

○杜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焚畫像爲近
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流形于顏色鎬尚幼聞如
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像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文彦博 司馬光
彦博幼時與羣兒戲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
水灌之毬浮此
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誤墮大水壺中已及半
驚走公取石破壺兒遂得此

三公應變之才濟人之術已露一斑孰謂小時了
了者大定不佳耶

○王珣

王珣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見道傍李樹有子
板折諸小兒競走之唯珣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
傍而多子此必苦李試之果然此樹子不獲食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其道有梨果爭取嘆之
衡獨危坐樹上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
可曰人下世則此無主矣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
主乎合二事觀我爲智衡爲義皆神童也

○曹冲

卷十五

中

曹冲字孟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于曹公公欲知
其斤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以置象大船之上而
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次可知矣冲時僅
五六歲公大奇之。○太顯正
○張聲
張聲知處州時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則之
聲以可造一小舟以寸尺便平計算

○戴顯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去
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戴顯字仲視之。
顯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為減臂胛。遂不覺瘦。
用修便覺財。置官貪便覺民貧。將弱便覺敵強。舉
賜善反。所通者大。

○楊佐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朽木為幹。上出
井口。垂繩而下。方能得水。歲久。幹摧跌。欲易之。而陰

智囊補

卷十五

著事錄

五

氣騰上。入者輒死。唯天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
則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盤貯水。穴隙灑之。如
雨。滴然。謂之水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尹見心

小技

尹見心為知縣。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有年
矣。屢屢壞人舟。見心命去之。民皆恨。在水中之甚固。不
得去。見心遣能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千為一。
杉木大桶。較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
中。因以巨繩。盡捆其水。使人入而鋸之。木遂斷。

○懷雨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
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其定僧懷
雨。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滑。銜狀鉤牛。
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功德碑

成祖勅。高皇帝功德碑于鍾山。碑既鉅。麗非常。而
龜趺太高。無策致之。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欲此
碑。當令龜不見。人人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人

智囊補

卷十五

建初略

六

祭土與龜背平。而輦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勞力
而畢。

○楊德祖

此等人情。我將不喜。

楊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
看。問門作活。便去。楊見。即令其之。由門中。出。問
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飲少。許。盆頭上。題合字。以覆
案。眾莫能解。至。榜。修。修。便。之。曰。公。教。人。喝。
也。復何疑。

魏武帝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豈曰入子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得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于字為妙外孫女之子也下字為好豈曰受五辛之器于字為辭所謂絕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歎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後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外曹真能曉楊修曰

智囊補 卷十五 七

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殊可惜公歸計矣乃私語營中戒裝嚴操果班師

從祖聰穎太露為操所忌其能免乎晉宋人主多與臣下爭勝詩字故飽服多累句信度用拙筆皆以避禍也小聰則大害焉此其所以不

劉顯 身才七寸

梁師有沙門訟田武帝大暑日具有司未錄備問其知劉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東方朔

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繫未央前殿曰叱叱先生東來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為林上林也東來棗也叱叱四十九也

開元寺

乾符末有僧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禮題門而去頤云龍龍去東涯時日隱西斜教文今不在碑石入泥沙僧來皆不解有沙彌知為謠語是合字荷卒四

智囊補 卷十五

令狐狗

今抵絢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元西隱題云一人堂堂一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久一連三系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金諸君莫莫嫌有之使班家一見知是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

丁公

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益鬼也歸言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見御厨飯慶成不解進下丁公丁公云川中狗眼大也百姓眼小也馬撲見

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眼孤館四字

○李彪

後魏孝文帝宴羣臣舉卮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辦之賜金鐘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塊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技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此習字也孝文即以金鐘賜彪

○劉誠

辛未會試汪陰表舜臣作謎詩于燈上云六經蘊藉

智囊補

卷十五

九

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化。頭。上。一。枝。橫。恐。沒。天。梳。莫。露。口。一。點。紫。紫。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諸。人。不。辨。唯。劉。琰。一。見。知。之。乃。辛。未。狀。元。四。宅。完。眼。是。人。此。道。詞。

○拆字謝石等

謝石潤大成都人宣和間至示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折而言無不直中名謝九重上皇因書一朝于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口此我觀察所書也中貴人

愕然曰但據字言老石以手以額曰朝字離之為

明十日字非此非此即所生。天人當誰。蓋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宮左右及宮嬪皆示之論說俱有精理錫賚其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平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即知是公內助所書問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官寄此當力謀遷轉

智囊補

卷十五

一

還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捷耳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問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問其家物產亦當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不見上只見也俱是也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石曰是必十三也石然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畫為十三也石然視朝上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所問

聖決此舉焉。蓋古者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者為地字。今尊問所擬。殆地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為。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效也。則大異其說。同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不折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比無光。作相捨死。故戊以人神。三亥之種。既瑞。故曰。安曰。老謝至。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權。

警報補

卷十五

上

上

警報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元木。不知日。果傳元木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越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退字。人去。日速。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而人字。左筆。針貫之。踪跡。既矣。欲退。得。下。既而皆往。年有印試事者。書中。字術者曰。不特鄉關得。官亦應高捷。益以中寓。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車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更當。其。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下。加。

乃也。案耳已而果然。

相傳 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詣一相字者。寫字令看。其人即跪拜稱死罪。王驚問故。對曰。臣。必非常人也。後有人亦書帛字。其人曰。是為印。此。必。也。 此人。云。子。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曆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鍾山墳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何服黃鍾起靈址。瘞在三土。庚墮遇七。

警報補

卷十五

上

上

中已六千三百。庚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助偏窮之。莫能辭。因遺戒子孫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欽說時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輒悟曰。此宅者。喪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也。何服五。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銘求漢建武四年。庚。自。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地。月。十二日。已巳。七甲巳。也。漢。十二也。建武四年。用。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一。日。

六千三百淡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
三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
百四十四日故曰二九重三十四百九十九之大驚服其起
何苦焚此多用心也

○木馬謎

少游為謎難坡公云我有一間房半間租與轉輪
有時射出一線光天下邪魔不敢當坡公應聲曰
有一張琴琴弦藏在腹內遇君馬上彈彈盡天下曲
妹曰我有一隻船一人搖櫓一人牽去時牽纜去

○杜瓊謠周

時搖櫓還三謎皆指木馬而後二謎更勝也
漢末杜瓊字伯宣言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
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諫周
因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後即帝皆為侯為侯亦
應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
也言劉已具矣當授他人也又言曹者眾也魏者大
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其無後矣及蜀以
禪神其語周曰孫權君之詞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

咸熙二年周書校曰典午勿爭月兩辰矣典午謂司
馬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晉文王崩

○梁武帝有以經期不用子者為不孝
臺城陷武帝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
字乃成小人曰天子景景位果百日而亡

○熊火

籍典已西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
允紹曰熊于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
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人

○熊火

籍典已西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
允紹曰熊于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
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人

○熊火

籍典已西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
允紹曰熊于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
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人

籍典已西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
允紹曰熊于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
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人

懷光引兵下盤問其地。神策軍杜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連主德光冠胄回至。神策軍而西，吳璠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北。金人攻治中，廣西驛使議攻興都，司馬某征徭至雙，倒馬關皆為賊所。我寧王反，兵敗于安慶，舟泊黃石，被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石為黃石，問左右此何地。失機于此，無何就擒，識其可盡忽手。一文皇兵至，樓來城，毀五虎橋而進，又如狼山，土墓後，等處俱不駐營，惡其名也。弘治乙丑，崑山縣縣臣為

狀元

曹翰從征幽州，方攻城，卒搗土得蟹以獻。翰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子犯

城濮之役，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斃，其龜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劉伯溫

夢解

高祖方欲刑人，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不祥，欲以應之。公曰：頭上血，眾字也。傳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一上為停三日待之，而海降。

○○董伽羅

通海節度使

段思平

子

通海節度使段思平為楊氏所忌，逃之剗野，核桃有文曰：青背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當以是日舉義。遂偕兵東方，及河，欲渡，思平夜渡，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而逃。歸董伽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大建首為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鏡中有影如人相，敵龜破滅無對矣。思平乃決，遂逐楊氏而有其國。吳越曰大理。

一小說載秦王夢日落山崩，海乾花謝，群臣莫能解。

者。十二進曰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

○河水乾

宋王有疾夜夢河水乾憂形于色以爲君者龍也河無水龍失其居不祥值幸輔問疾以此詢之或曰河無水乃可字陛下之疾當可矣帝欣然未幾疾愈。

○王曇首等解

北齊文宣將受禪夢人以筆點額王曇首賀曰王上加點乃主字位當進矣。吳群國統志載此

○夢象補

卷十五

夢象補

七

隋文帝未貴時常夜泊江中夢無左手臂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時有一老僧道樞真真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奉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爲吉祥寺。

唐太宗與劉文靖自謀之夜高祖夢床下見通身爲蟲所食甚惡之詢于安樂寺智滿禪師師曰此爲天下爲床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食人法耳。帝聞其言。

○先遺境

夢解

士子將赴試夢先進場覺而語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憶嘗論先進第十一和錄果名在十一。此妻已入。

○曹良史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寶出扼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前者第堅也有擊爲第也尋唱策果如夢焉。

○占狀元

卷十五

占狀元

六

孫龍光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後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榜之上。

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着屐於卧榻上踰躍而行既而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於卧榻上行履高也君其魏我矣及見榜乃狀元也。

○刺髮

刺髮

李廸美鬚每御試日夢削削俱盡占者曰削者君

解元是劉謫今替茲矣果狀元及第

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劉髮為僧心甚疑之有一士善占夢確召而語之此士曰前賀侍郎且友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杜為相矣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確大拜

○毛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僧古曰舌上生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季毅

解以也

符義補

卷十五 楚書符義補

九

王肅夢懸三刀于梁上須臾又益一刀季毅曰三刀為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郭喬卿

解確

後漢蔡茂家居夢取得一束禾又復失之郭喬卿曰禾失為秋若必膺祿秩矣旬日內徵為司徒

○李仙藥

給事陳安平子年滿起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也一月養蠶仙藥古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車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曜夢動官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掩土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楊廷式

偽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言當得赤墀賜官也果如其言

○索純

晉索充夢虜脫去上衣索純占曰虜字去其上乃野字也當生男又張邈常奉使夢被咬一脚索純曰脚

符義補

卷十五 楚書符義補

十

肉被咬為却字子必不行後二占俱驗又宋捕夢內有人著赤衣捕把兩杖極打之純曰內有人肉字朱衣赤色乃乾肉也兩杖像筋極打之必飽食亦驗

○周宣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夢芻狗詢之宣曰當得美食已驗矣其人復往謬曰吾夜來復夢芻狗宣曰宜防傾覆米幾因墮車損足其人怪之復謬云夜來又夢芻狗宣曰慎防火俄而家中火起乃請宣問曰芻狗二占不同而皆驗何也宣曰芻狗祭物故始

○ 衛中行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
衛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忽夢來騎渡水蹶墜水
中吞岸而輒不沾濕選入與秘書郎韓衆有舊訪之
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賀
足下不滯及榜出果駁放 解以也

○ 顧琮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愛愁坐而假
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謂不祥之甚愈懼形于顏色
將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
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

○ 張猷

解以是吾人宜死久矣

三

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解以程

○ 崔令公

崔令公乃大惡處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手
金旁也其竟於今日平得救令凝自盡

○ 張猷

解以是吾人宜死久矣

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坐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荆
州湜一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占夢張猷謂盧右
丞曰崔令公乃大惡處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手
金旁也其竟於今日平得救令凝自盡

○ 衛中行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
衛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忽夢來騎渡水蹶墜水
中吞岸而輒不沾濕選入與秘書郎韓衆有舊訪之
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賀
足下不滯及榜出果駁放 解以也

○ 王戎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棊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
言曰棊桑子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 曾進

夢棊代表明用甚雅

三

○ 曾進

江面曾進富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有導
引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爲不祥語其兄進
進曰又夢一耳耳與兄同夢也小兒子也子無兩手
乃乃字爾爾爾爾爾爾然 解以也

○ 掛水

蘇素與李錡不協錡一日夢萬萬樹上掛水出自
夢曰素者樂也橫者高也豈錡素來代我乎意甚惡

之舉果移鐵漸有

占兄弟 占子

成化甲午江西鄉試揭曉之期泰和尹公直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內離外坤三爻五爻發二爻皆兄弟占者以書云兄弟雷同難上梯頭甯不敢封公曰三為白虎五為青龍龍虎榜動有中之兆兄弟發者以兄問弟弟當動而來矣不數日喜報果至占者不若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當頭尅子孫凶象而子孫

智藥補 卷十五 主

父又不上卦占者斷其必死父泣而歸途遇一友問

得其故友曰父母當頭尅子孫使子孫上卦則受尅

矣今之生機全在不上卦譬如父持大杖欲擊子不

相值則已耳耶君必無恙未幾果愈神和今日下者

○度世基 卷八 前集 河陰下 杞人三豎不小

隋煬帝幸江陵既開渠而舟至寧陵界每限水淺以問

虞世基答曰請為鐵脚木龜長一丈二尺上漏底下

如木龜佳耶是淺處也依其言驗之自獲其至

得一 卷八 前集 河陰下

相國寺詩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

分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

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亂荒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台

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子貧女句可以

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

草也草田為苗字湖蒲焦水去也水旁去為法字女

戴笠為安字柘落木為石字阿儂乃吳言合之為誤

字去家京洛為國字寇盜攻剽為賊民蓋隱青也

智藥補 卷十五 主

安石說即此也解以聰明於世者不能直

○○筮疾

有人父官刺史得書云有疾是人請趙輔和館別託

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語筮者

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已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

藏士郡母病筮得歸妹之隨或以為男女有家之卦

必無恙郭璞曰歸妹女之中也免主秋至立秋日終

矣果然

○修龍船腹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
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
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于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
船其下制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引船常
梁上即車入澳中水完船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
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蘇郡葑門外有減渡橋相傳水勢湍急工屢不就
有人獻策度地于田中築基建之既成濟爲河導
水由橋下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減渡此橋

智囊補

卷十五

建橋設渡

主

鉅麗堅久至今偉觀或云魯般現身也事與修船
相似

○周之屏

周之屏在南粵時雖險欲待丈量有司以猛獵田不

可問出入觀讓集都邑合言于朝林陵驛驛曰驛
尤周憐其意指而出衆尚囁嚅林陵笑曰去者驛
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欲求法度以齊夫
肯明言有田不可也耶申縮當在吾輩衆皆豁然

智囊補卷十五 終

術智部卷十六之十八

馮子曰智者術所以生也術者智所以轉也不智
而術如傀儡百變徒資嘻笑而無益於事無術
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執轡如組運楫如風原
離開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腸大行危灘駭浪輒東
手而呼天其不至顛且覆者幾希矣噫之縮也
之伏也廢之決勝端之示創也術也物智且然而
况人乎李耳化胡冉入裸國而解衣孔尼獵散
宜生行賄仲雍斷髮文身羸以爲飾不知者曰聖

智囊補

卷十六

術智部

賢之智有時而殫知者曰聖賢之術無時而窮
而不遂謂之委蛇匿而不章謂之繆數詭而不失
謂之權奇不婉者物將格之不匿者物將傾之不
說者物將厄之嗚呼術神矣智止矣

術智部委蛇卷十六

箕子

孔融

翟子威

魏勃

叔孫通

王守仁

王曾

周忱 唐順之

楊一清 張

許武

廉范

周新

陳確

王剪等

王戎

阮嗣宗

智囊補

卷十六

術智部委蛇

一

郭德成

郭崇朝

宋主

術智部委蛇卷十六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蓮在泥入垢出潔先號笑吉生凶滅集委蛇

○○箕子

紂為長夜之飲而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古人言小不忍則亂大綱乃終身於此凡無道之世名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獨醒觀箕子之智便覺屈原之愚

智囊補

卷十六

術智部委蛇

一

醒觀箕子之智便覺屈原之愚

○孔融

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為齊兵次楚惟責包茅今王師未即行誅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體若彤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凡僭叛不道之事職見則駭習聞則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惡以習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誅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聲楚僭而

僅責楚貢取其易子結局度勢不得不爾孔明人質矣稱帝非其欲也勢也備家雖敗猶榮之誤人不淺

○翟子威

清河胡常與汝南翟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山方進下而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伺常大都授時訓總集諸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推已意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方進

智囊補

卷十六

術部

二

尊人以自尊腐儒為所用而不知

○魏勃

勃少時嘗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獨早夜攝衣衣扣舍人門相舍惟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於是舍人見勃于參

曹相國最坦易不為崖岸者魏勃猶難甘一見如此况其他乎吁

○叔孫通

孫通初以儒服見漢王憎之通即變服短衣楚製王喜時從弟子百許通無所言獨言諸故琴盜莊士進諸儒皆怨通開之曰諸生寧能聞乎且待我母遽 大夫夫寧乃玉碎不乃瓦全

○○王守仁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能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攜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弟子如此龍溪

智囊補

卷十六

術部

三

乃大驚求見陽明六睹眉宇便稱弟子遂保其才如龍溪陽明所必欲得也然非陽明亦何能得龍溪乎使遇今之講學者且以酒肆博場獲罪矣

○王曾

王曾謂古人易者一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齒身奏事惟王文正一城也未曾嘗忤其意一日文正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為後欲面求恩澤又不取焉身丁曰如公不妨文王因獨對進文字一卷其道丁事丁大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殊崖之行

曾獨委順丁謂而卒以出謂。蔡京首奉行司。光而竟以叛光一則君子之苦心一則小人之狡態。

○周忱 唐順之

周文襄巡撫江南日巨擘王振當權慮其撓已中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

猶囊補

卷十六

新舊集

四

秦檜構格天閣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絨毯以進鋪之恰合檜謂其謂已內事大怒因尋事斥之所獻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謂忠佞意殊彼蒼者陰使各食其報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驕其絨法檜險而使其機深振樂乎招君子以沽名檜嚴乎防小人以慮禍此所以異與。

世之背文襄者不過以媚王振及出果下石旌其門又爲子納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舉愚謂此二事亦有深意時四方流傳檜告司農患貧而公

復奏免江南苛稅若干萬惟是斷輪援納爲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門之爲榮而納瘡之不爲辱欲以風勵百姓此亦十式助邊之遺意未可輕議也。

後剛姑蘇戰嬰兒爲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倖客也公挺身往謁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梅林石所趙乃首薦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厚餽軍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

律囊補

卷十六

新舊集

五

思。元生此世以爲己大爲名士之憂焦弱侯曰應德順之晚年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辭潔一身而委大計于溝瀆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慈謹慎此如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正德時逆瑾賜張劉從謝還逐去而李東陽獨留益務沉遜時時調劑其間紳之嚮往往侍以獲免人皆責東陽不大爲非

思孝宗大漸時劉謝李同在榻前承受顧命。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隨二人而去。則國事將至。不可言寧不負先帝之托耶。則幸義不可去。有萬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談及此。痛哭不能。嗚呼。大臣心事。不見諒于拘儒者多矣。豈獨應哉。

楊一清 張永

楊文襄與內臣張永同提兵討安化王楊在軍中語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動永。即於袖中出二疏。一言

智囊補 卷十六

平賊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瑞雲萬一不備。公可頓首謝。上即命。其兵罷。勸上登城。驗之。若無。展狀。如餌。狗。外。領首。謝。必大怒。理。理。公大用。盡。其所。為。已。強。張。永。與。公。子。載。三人。甲。但。須。得。請。行。事。勿。得。遲。刻。永。就。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死。已。而。永。入。見。如。公。策。事。果。濟。雲。初。轉。時。得。旨。降。南京。

奉御瑤上白帖乞一二敕衣蓋體上憐之令與故衣百件。永懼謀之內閣。令科道劾瑤。劾中多波及阿瑤。諸臣。永持疏至左順門。謂諸言官曰。瑤用事時。我輩亦不敢言。外。兩。班。官。今。罪。止。瑤。一。人。勿。動。搢。人。情。也。可。領。此。疏。去。急。易。疏。進。北。疏。入。璽。遂。正。法。止。連。及。文臣張綏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而已。張永亦。除瑾除楊皆藉張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斷不濟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識見。楊文襄以此不細。〇〇許武

智囊補 卷十六

賜美入許武常舉孝廉仕通顯而二弟晏普未達武欲令成名一日謂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請與弟析資可乎。于是括財產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劣者與弟。時鄉人盡稱二弟克讓。而。兩。弟。貧。晏。普。竟。用。是。名。顯。並。選。舉。父。之。武。乃。會。宗。親。告。之。曰。吾。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以。向。半。分。財。自。取。大。議。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定。其。悉。均。前。產。遂。出。所。藏。盡。推。一。弟。大。孝。友。大。作。用。讓。財。猶。易。讓。名。更。難。

○廉范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賊寇范為功。遷為州所舉。案范知事。雖難解。然以權相濟。乃把寇求去。誠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代廷尉。獄卒未幾。范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心。范。視。范。惟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河之曰。君。則。范。管。范。耶。后。范。釋。繁。出。病。因。范。隨。養。視。及。死。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終。不。言。姓。名。一。辟。之。威。綱。身。求。濟。士。之。於。知。已。其。矣。哉。

○周新

周新為浙江按察使。嘗巡屬縣。微服。屬縣官取繫獄中。與因語。遂知一縣疾苦。明往迂。乃自獄出。縣官慚。懼解綬而去。由是諸郡縣聞風。股慄莫不勤職。

○陳確

陳確嘗為別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確。欲盡取史學。而熟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播荆公之學也。下既積怨。謀此害確。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陳確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確固預排其如此。乃于

卷十六 諸葛亮

八

前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上也。確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確。時。必。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陳確大智人。元祐之君子。與甘露之小人同敗。皆以取快目前。故救時之志不遂。

○王剪等

秦伐楚。使王剪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剪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卷十六 諸葛亮

九

乎。王剪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破。秋。王。剪。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剪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亦已甚矣。王剪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設。莫若遣君子孫昆弟

能勝兵者悉請軍所於是其計漢王尤說

呂后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

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

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生

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非以寵君也以

今者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

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然猶勉百姓悉取有佐軍

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

智囊補卷十六

國功第一不可使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

年矣尚復尊尊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軋關

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貨以自活上心必失于

是何從其計上還百姓遮道訴相國士乃大說

韓世忠既罷仕門絕客絕口不言兵時時時時時

從二三人重從游西湖以自樂嘗買新漁艇官

田高宗聞之甚喜賜御札號其莊曰忠韓之莊

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膽以與豪傑共至

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汙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

漢烈矣然降而今日大臣不論有功無功無不

買田宅自污者彼又持何說耶令人

○王戎

戎族弟敦有奇名戎惡之每候戎輒托疾不見

為瑯琊郡吏求品于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歡品之

及秀得志有風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竟

借人虛名輸我實禍此便知衍不及戎處

○阮嗣宗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飲

智囊補卷十六

絕不與世事司馬昭初欲為之夷求晉子籍籍

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

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獲免酒以負於人

○郭德成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

二錠賞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微議比出宮門納驍

伴醒脫驍露金關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

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山非竊耶且吾妹侍官

聞吾出入無聞安知上不以相試果乃服

○○郭崇韜

宋主

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能無疑駭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悉獻所藏以佐賞給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

智彙補

卷十六

宋主

十一

宋主之偉度宗祖一生只月之元服正太子也賂遺無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辭而終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後作用如何便見英雄權畧三代以下將相大抵皆權畧之雄耳

續智彙補卷十七

武王

藏穀

服紫

服練

姜子

東方朔

曹侯

梁文康

王振

蒲龍

郭元振

梅衡湘

崑越

慎子

李允則

范仲淹

智彙補

卷十七

一

蘇秦

王尼

洪武中老胥

王忠嗣

謝安 李卻

段秀實 馮贊

僕散忠義

晏嬰

王安仁

鴟夷子皮

嚴養齋

周玄素

唐太宗

王隨

傅珍儒

李允則

何承矩

狄青

王安石

附智部謬數卷十七

似石而玉以鍊為功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隱集謬數

○宋祖

宋祖聞唐主酷嗜佛法乃選少年僧有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茅元儀曰與越之西子何異天下豈獨色能惑人哉

釋藥

卷十七

○○武王

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暴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見管子

假設成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倘亦權宜之術而或謂聖王不應為術以愚民固矣至若韓非子謂湯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議其貪也讓于務光又其受使人謂光曰湯弑其君而欲以惡名于子光因自投于河文王資費仲而遊于紂之旁令之聞紂以亂其心此則孟氏所謂好事者為之非其德

也

○散穀 藏穀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
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締絡驚驚含餘林齊鐘鼓
吹笙篳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子欲盡忠
于寡人能乎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
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
足又暇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
存彙補 卷十七 衛侯夢 二

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既奪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擢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為百姓藏之問于

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若

請式壁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為困京以藏穀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歸心勾踐式怒毒而三軍鼓
氣燕昭市駿骨而多士響應桓公聘困京而四境
爭積誠為或味其以小致大感應之理則一也

○服紫

桓公好服紫一國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訪于管子明
目公朝謂衣紫者曰吾其惡紫臭子毋近寡人于是
無服紫者矣 一乃服紫者用惡臭近之其

○服練

正丞相善于國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
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
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與惡紫對照○謝安之鄉人有罷官者還

存彙補 卷十七 謝安之鄉人有罷官者還

請安安問其歸資答曰唯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
一中者提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此即王丞相之
故智

○晏子

齊人甚如穀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
為解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
祀不順居處不敬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
為 已不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東方朔

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藥東方朔乃進曰臣
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
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
其謾託欲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藥朔既辭去出殿
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託者願得一人为信上即
遣方士與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以愚語侯覽然
期且盡無上天意方士屢趨之朔曰神鬼之事難豫
言當有神來迎我于是方士晝寢良久呼覺之曰
呼若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具以

帝藥補

卷十七

新舊雜錄

四

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帝曰朔頃幾死者再上
白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
黃向若臣朔曰蟲豸蜂蟻馬色邪邪類虎天公大
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驚天公
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
帝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罷諸方
士不用後漢書云漢武皇帝少時好神仙方士有
○○留侯

帝好方士丁立威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康不從

呂后使呂澤劫留侯盡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慢侮人故
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能不愛金
帛令辨士持太子書卑詞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
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如其計漢十二年
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古今以死爭上
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
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帝藥補

卷十七

新舊雜錄

五

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兄遊乎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授辱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難摧動矣

左執殤中右執鬼方正以格稱說古今之輩夫英
明莫過于高皇何待稱說古今而後知太子之不
可易哉稱說古今必曰某聖而治某昏而乱夫治
乱未見微而使人主去聖而居昏誰能甘之此

孫太傅所以窮于儒術也。四老人爲太子求天下莫不爲太子死。而治亂之微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爲天下者不顧家。尚能惜趙王母子乎。王弁州猶疑此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論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義能不爲高皇臣者。義必能不辭太子之招。別傳稱子房辟穀後從四皓于商山。仙去則四皓與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漢。則四皓中亦必有顯者。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樵竹可方也。太

智囊補 卷十七 新語 六

子定而後漢之宗社固。而後子房報漢之局終。而後商山偕隱之志可遂。則四皓不獨爲太子來。亦且爲子房來矣。嗚呼。千古高人。豈書生可循規而度。操尺而量者哉。西漢之弊。子房多子房之智。○梁文康公淳意多猜忌。疑太子自稱漢後太子。正德中。秦藩清蓋封陝之邊地。朱寧江形輩皆受賂許之。上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將覲。私念艸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稱病。儲承命。恤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界滿封。非各也。念此地廣

且儲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鬻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其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及遠方。慮我。我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勿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殺。毋相。毋。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奪此與子房招四皓同一機軸。

○王振

非京功德寺後官像極工。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

智囊補 卷十七 新語 七

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官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遊詣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一後官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許之。命書舍人寫金針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經在。不許就寢。不復起幸。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長於君子之短。所以爲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爲君子。

○蒲寵

郭元振

以用深心人

太尉楊彪與表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蒲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受詞勿加考掠。寵不報。許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初。郭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智囊補卷十七 衛尉卿張八

○傅衡相

梅少司馬衡相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押視令民稍賄。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餽公。乞為徵負。公為點蹄設。飭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傳呼。而賤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償。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智囊補卷十七 衛尉卿張九

○竊越 志信可格。厥莫況。十素人耳。妙用齊攻。廉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戰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二萬。以歸。二京竊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使事畢。盡于戰。府縣盡于葬。孔青曰。齊不延尸。如何。竊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勝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

之謂重攻之費無可請知居文武矣武以力勝矣

○慎子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莫于齊懷王楚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臨之也。子我東以五百里乃歸于齊。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下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趙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子楚楚

智囊補 卷十七 附錄

十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友主墳墓復得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慮也王身出王聲許而齊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而復攻之與之與之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齊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

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齊請守之昭常

出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于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寡人誰用于三子之計慎子對曰臣之王佛然作色曰何

智囊補 卷十七 附錄

士

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慎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四索救于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戰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口鉅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令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子是常燭也王攻之齊王六與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澠秦以五十萬臨齊右

環曰夫臨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齊。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金。

○○李九則 取烈云失荊州。可謂三策。

涪州城北舊有建城。刺史李九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題以鼓吹。屠人事。金帛。久之。聲言盜自井至。遂下令捕盜。移文井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凌豪起。月堤自此。建城之人悉納城中。歲修葺。事。山。界河戰掉。為競渡。縱北。

習囊補 卷十七 新舊雜錄

主

入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此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候。望十里。自罷。後人莫敢登。危則曰南井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後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居上。鄉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在。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願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封耶。有。是。將。才。而。且。不。實。張。文。錦。上。封。夫。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心民有可語者。

諸以此洞知人情。子猶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誇慢為威嚴。以剛愎為任斷。千金在握。而不能捕一。謀臣百萬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無事而猴冠。有事則鼠竄。從自及矣。尚何言乎。

○○范仲淹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有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平。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論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

習囊補

卷十七

新舊雜錄

主

土木。于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倉廩。吏舍。以役于夫。兩浙大饑。唯杭。宴然。不。秋。而。修。之。不。惟。杭。能。之。周禮。荒政。十二。或與王作。以聚失業之人。但他人不能舉行。而文正行之耳。凡出遊者。必其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萬曆時。吾蘇。書。亮。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艇。富。家。兒。率。治。饌。僧。舍。萬。士。而。遊。縣。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通時務者。

○○蘇秦

蘇秦張儀嘗同學俱事鬼谷先生蘇秦既以合縱顯于諸侯然恐秦之攻諸侯敗其約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勸之謂蘇秦以求通儀于是之趙求見秦秦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大失望怒甚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言于趙王使其舍人微趙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

智囊補

卷十七

新智囊

古

得以見秦惠王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也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自是終蘇秦之世不敢謀趙

戰國

卷十七

古

智耳

紹興中楊和王為殿帥有代北人衛校尉裴在行

伍中與楊結義首往投謁楊一見甚禮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兩日後忽疎之來則見于外室衛以楊友得路志在一官故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過半年疑為人所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略不與語但判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庄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然無可奈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而不識楊座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將便道往常潤陪君往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密

智囊補

卷十七

新智囊

古

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迤邐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窟于此衛為經營得膏腴千畝居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于此斯此盡出楊相公處分祿惠公貪小利輕舍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隨為辦生計悉取秦相授約道寓緒默然而別此與蘇秦事相類○按蘇從張衡原無定局蘇初說秦王不用轉而之趙計不得不出于從張既事秦不貴不為功其勢然也獨謂蘇既識張才何不貴顯

之于六國。開作自己一幫手而激之入秦。授以副
局之資。非失算乎。然張之狡。請十倍于蘇。其志必
不屑居蘇下。則其說必不肯襲蘇套。厚嫁之于秦。
猶可食其數年之報。而並峙于六國。且不能享一
日之安。季子料之審矣。若楊和王選故人于代北。
為之謀生。或泰之以待萬一之用也。英雄作事。豈
泛泛哉。古人既係代北。修弓之用。又不至一

○王尼 乃昭素之以用此一希六之章。不辭
尼字孝孫。本兵家子。為護軍府軍士。然有高名。胡毋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囊數

去

輔之與王澄。傅暢等諸名士。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
令。請解之不許。輔之等一日。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
疏名呈護軍。護軍大喜。方欲出迎。時尼正養馬。諸公
直入馬廄下。與尼多羊。飲酒酣飲。而去。竟不見護軍。
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

餘冬。左錄載楊文貞。在閣下時。其婿來京。婿久
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賊千萬。寅緣是
婿。貽至數千。為其求救。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獄矣。
楊不得已。于該道問理。且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

閣下楊與其知府送飯。御史大驚。即命釋其刑。是
緣飯畢。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此與王尼事同。
但所釋者名士。墨吏既殊。而釋人者。畏名。又與畏
權勢。亦異。文貞賢相。果有此未。曰璧之瑕矣。
○洪武中老胥 西楊不以老。乃不。王太宰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
之。往謂之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矣。妓立予五
百金。胥曰。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後。慎不可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囊數

去

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
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浴面與身。令香透徹。而
理妍。豔之極。首飾衣服。須以金寶飾。雖私服衣。粉
不可以少。素問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湯志則可。
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此令自
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羣妓解衣。就
縛。自外及內。極華。爛。彩。珍。其。堆。積。滿。地。照。耀。左
右。至。驟。體。葉。束。不。滅。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
這小妮。使我見也。當感了。那。勝。可知。遂此放之。

王忠嗣 王忠嗣唐名將也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為亂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

○謝安 李郃

桓溫病篤諷朝廷加已九錫謝安使表宏具草安見之輒使宏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

按表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類改有以也

大梁軍實慮內妻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使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部謀略

大

戶曹李邵諫曰實氏恣橫危亡可立俟矣邵辭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邵乃請印行故所任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已誅諸交通者皆連坐唯太守以不預得免 此步乃李邵主

李邵字孟節即知二使星來益部者其夾實氏本敗或亦天文有徵然至理亦不過是

○段秀實 馮璜

涇川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女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毋更

來自 是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日翰據嘉州叛曹翰奪其城賊約三鼓復來攻賊規知密戒司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眾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馮璜知梓州總教目會偽蜀軍將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眾劫村民夜攻州城璜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眾以箐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璜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部謀略

大

市郡境以安

孫臏滅龐虞詡增之段秀實延更馮璜促之事及功同用之不窮

○僕散忠義

僕散忠義為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卒聞將士皆皇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更鼓為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晏嬰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無禮

子請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
晏子請公使人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
公孫接曰：「接一搏，獨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鼉衝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相驚，以為河伯。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命，公葬之，以禮其後。」
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齊魯補

卷十七

齊魯補

子

○王守仁以子事，不敢信之，惡不至此。
逆濠反張忠朱泰誘，上親征，而守仁擒濠報至，羣奸大失望，肆為飛語，中令北軍肆坐慢罵，或故

衛導以起，蔡公一不為動，務待以禮，預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擄質，非軍秦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乃傳諭百姓，非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非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歎乃去。久之，非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非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以柔法所以待人也。

○鴟夷子皮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

智囊

卷十七

齊魯補

子

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涓澤之蛇乎？涓澤之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以我爲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子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食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敬，因獻酒肉。」

○嚴養齋

海虞嚴相公，嘗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居一

樞錯入未得方圓其人常酒醉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而可也工既與公命每日所需酒價皆取辦此室且先資其直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豈充於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部錄

三

其術而不知也妙矣哉

○周玄素

太祖撥書工周立素繪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謝朝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車建規模此謂危之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少動帝笑而唯之

唐太宗

薛萬徹前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

蕭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極樂所佩刀于伴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其薛未及就馬遂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

○王隨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翼城通人飯被執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節給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殿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部錄

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銀銀至縣令蓋務均之父事遂得解

○傅珪

廣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微以諫俄內批禮部尚書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傳尚書珪伴不知執奏就爲大慶法王者知並至尊書表天子境福宗法大石安忍忽問田亦竟止

賀珍備

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門工之費戶兵二部原
濟銀各三十萬通未用也而河五疏開鑿與採木
奏部久不覆一日文書房口傳詰問工部不覆之故
立等回話部查無此疏踪跡久之方知停開于戶部
也戶部倉皇具咨稿工堂猶恐見累耶中賀珍備曰
易耳首具某月日准戶部咨云云咨到日即具覆日
復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即一棧一角純用
香楠杉木猶不足盡臣等崇奉之意沿邊不過油松
雜木工無所用相應停採

卷十七

賀珍備

五

按此事關邊防而河特借大工為名耳爾時事在
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
而不與之爭事遂寢

工部一日得旨買金六千兩鋪戶極言一時難辦必
誤賠不惜也且言戶部有鑄定金行甚便公思戶部
知肯代工部買金耶惟有協濟一項今已不需戶部
尚未知也時司徒楊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公夜
過之謂曰戶部工三十萬金欲具題何如毓庵入言

平兄出告曰吾兄深苦此事欲求少減公曰戶部集
足如肯代工買金六千則前銀可無煩設處毓庵復
入言本庵至請公歸遂收工商買金之票掌稿力
不可公叱之出及其題掌稿復言戶部必不肯公曰集
上之既報可戶部無難色公去部後再有買金之事
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怨裂其制掌稿者竟不仰所
以也

顏其卿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逆節頗著真卿托以蘇
智囊補

卷十七

顏其卿

五

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廉佯命文士飲酒賦詩祿
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未幾祿山反河朔盡陷
惟平原有備

小寇以聲擊之大寇以實備之或無備而示之有
備者杜其謀也或有備而示之無備者消其忌也
必有深沉之思然後有通變之略微乎微乎豈為
言哉

李允則

李允則

雒州北門外居民極多舊有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

嶺大展北門而以遼人通奸嫌於生事門外有東門允則出白金爲大香爐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爲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與販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今維州北關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歲修弊事召界河戰植爲競渡縱北門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埃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部散

美

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木材耶

按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此洞知人情子猶曰卽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爲威嚴以剛愎爲任斷千金在握而不能構一謀臣百萬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無事

而猴冠有事則鼠竄從自及矣何言乎

○何承矩

承矩關北與遼爲隣素無關河之阻何承矩守瀘州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築愛景堂植蓼花日會僚佐汎舟置酒作蓼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宅地勢險要不知其經始塘汨也慶曆熙寧中相繼開濬於是白保州西北沉遠濶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爲瀦潦倚爲藩籬

智囊補

卷十七

術智部散

美

○秋青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韓魏公厚遇之秋青每宴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卽叫怒無禮邊地無之秋爲求于內郡後每燕集終由惟以此菜嘲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令人一絕

○土安石

上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白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林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踰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

見即命送還

夫人以運來之章先生作而不知
人有多少難矣

智囊補卷十七終

附智部諸人

天

智部權奇卷十八

孔子

宋太祖

宋太宗

高皇帝

吳官章

鄭公孫中

淮南相

王敬則

胡松

狄青

王瓊

种世衡

李抱貞 劉元佐

鐵錢

出見錢

令狐楚

智囊補

卷十八

侯馬

徐道覆

秦王積等

韓雍

王導

程嬰

太史慈

陳子昂

爰種等

王東亭

爰質

司馬懿等

曹冲

楊俊漆

喬白岩

司馬相如

張易

附智部三條

原缺

術智部權奇卷十八

堯超禹步父傳師導三人言虎踰垣叫跳亦合儀虞其我暴誕信違君正奇爭效咄彼迂儒漫云

○孔子 太王人作甲

孔子居陳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之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由孔子東門孔子曰衛人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大信不信

○宋太祖 此等事不以太祖行乃少不韋

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不皆每人賜一地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于上前各子弟各以緒事對旋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宋太宗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弓者登門乞

錢意未滿遂置弓不伏眾人環觀摩不忿忿忽未中一軍賊躍出刺而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某賊者街卒其其事聞于府司以刀為微有司坐富民殺大罪既讞得太宗問其服乎曰服矣索刀問之遂納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實吾殺之奈何府人知無從得之下何罪不承羅錯古網不必潤世乃失之而獲富民論自今詆獄宜加慎毋誤

此等見解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得寵自宴射後苑上酌巨觥勸晉王晉王

辭上勸晉王顧庭中日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齒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高皇帝 太祖受晉王友愛了了信

徐陽王二子忌太祖威各因毒酒中欲殺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遊上即與偕往了無難處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大笑所見少頃斬馬即轉問馬一子曰如此反人二子

故上曰適上至丞相晉商設壽考我君而後受一子
大駭下馬拱止連稱豈敢自是息謀害之意

○吳官童 二虎見乃惕恐仍執其手

賓潮在虜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諸屯馬一上以問吳
官童官童驛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使拘至是自請從上對曰焉有天子而為

然乎後史何以載然然却之則其情乃給之且爾

必朕同納之但不當為野合俟脫還中國以禮聘之

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爾俟他日

再爾妹從嫁當并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焉

清漢補 卷十八 金瓶梅 半

天子不當為胡婿中國又可給胡人乎如反正而

胡人効女雖納之可也厥後英廟復辟虜使至

官童叩以不來效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虜為不

中殺勝而納女上命隱其事而享福實基于此

○鄭公孫申也史云紀元上謂三月兄弟爭宅

晉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問詐示

將收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固詐示不急君也晉

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我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

野無遺而宋襄返叔武立而衛成遺此春秋之已

意亦非自公孫申始也國朝土本之變也先秋

上皇為名遊求臣謝于肅慈謝之曰賴社稷之神

靈自有君矣處謝竟歸上皇議者以為得公

孫申之謀于云云福基以此對人出言以

王旦從其宗幸澶州雍正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

命且與選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

至且日十日之內無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

立準太子此又用廉頗與趙王約故事大臣謀國

清漢補 卷十八 金瓶梅 半

迄廢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懷社稷之憂而無猜

忌故也 有六民洋國碑臣云云亦乃

○淮南相 平泉三年七國反吳休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

其相曰土必欲應吳臣願為王乃為之相已將

其國城守不聽王而為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實能必痛言切諫如以水覆石何益此事止斷

○王敬則 齊東友嫁太尉于北軍同于朝而更覺

王敬則嘗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一羣聚厓山中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則遣人致劫帥曰若能自出首當為中白請明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神甚酷烈鄉民多信之故云劫帥許之即設宴廟中致帥帥至即席收之曰吾業營神矣若負吾當還神十牛遂殺十牛享神而竟輒帥賊遂散

○胡松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

智囊補

卷十八

新嘉坡

五

與慮始請繕基若軍前禦侮自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厥策不閱月賊成

○狄青 儒將才必以此六行伍中行往也

南條尚見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以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辱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而揮手一擲百錢皆面示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錢水即隨錢陳番在地而帳鉞之加似青妙籠手自

對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平邑州還師如一日取錢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

桂林路險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堅之

○王瓊 王瓊字子成寧州有用之才品亦極

王晉侯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御史以聞事下兵部晉侯呼貴本人至兵部大言

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數十夫縛之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巡按不職考察

即當論罷矣貴本人回傳流此語皆以本兵為脫寇

智囊補

卷十八

新嘉坡

五

相聚憂之賊知朝不發兵遂恣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晉侯即請密

勅許公討之授以方略許命彭憲副將提兵數千出其不意乘夜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

時擒斬遂平之

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若小成大

此舉不煩一旅不費一財而地方晏如晉侯之士

信有大過人者罪人品未詳何可廢也

○神世衡

種世衛知通池縣旁山有廟世衛并之
不能舉世衛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
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衛城人隨往觀
即及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
其舉之須臾而上

近于欺矣。竟似雖降。而恐烽火從此
真教手搏為兩得之

○李抱貞、劉元佐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開計無所出。其

智囊補

卷十八

李抱貞

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而
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
宅鑿一地。道通連板。火作即損。以相
陳狀。聲言抱貞命主鞠場。積薪於油
覆夜香。燈梵。唯作抱貞亦引信。視
僧乃升壇。執燭對眾說法。抱貞率眾
膜拜其下。以俸入填施。惟于其旁。山
財。億計。計滿七日。遂舉。積薪。燒。舉。鐘
道人。與。寒。地。道。佛。與。僧。新。並。風。輪。所。

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讀度。復
持金帛。以施。比中其妻。亦至。明日復
中。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
所入。中。乃。開。寺。曰。佛。汗。止。矣。得。錢
不。仗。佛。力。軍。資。安。出。王。者。所。以。重
之也

○鐵錢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言乞廢陝西

智囊補

卷十八

毋湜

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
安為之。亂民多閉肆。條屬請禁之。文彥
愈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錄帛
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毋以銅錢。懷于
不廢市肆。復安

○○○出見錢

京下忽聞見錢市。問頗皇皇。每一日。泰
工。佛。髮。以。五。千。當。二。錢。幅。之。謫。曰。此。錢。數
使。可。早。用。也。錢。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口。

頃出又都下貨壅乏見銀府尹以開槍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通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處見銀不用約型牛單事院官唯唯而出召王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銀市金粟物價太昂錢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我無聞矣

賊槍亦儘有應變之才可喜然小人無才亦不能爲小人

○令狐楚

智囊補

卷十八

智囊補

九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糴則可賑糴左右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俵馬 左右徑修有用以爲愛一賦

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爲合式各州縣無孿生駒必從馬販買解開州居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悉被各縣攔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迫馬頭皆受鞭笞馬價騰踊求速反遲陳壽岩爲知州

洞知之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馬頭應曰知之又密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候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令輒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孿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澧會上貿易得公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兩日而辦在他縣

爭市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騰價至四五十金在

智囊補

卷十八

智囊補

十

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

真心爲民實政及民必然置保薦于度外善保薦者正不干求保薦者也

○徐道覆

徐道覆廬循妹夫也始與循密謀舉事欲治舟繼使入伐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辦即于郡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取者乃并力焚船旬日而辦

○秦王禎等

卷十八

士

服不知其爲死囚也自是境無暴掠

萬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

無敢暴者

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無辜之命政如聖藥王盧

智惠術

卷十八

十

垢土木皆入藥

(一) 韓雍

茲異驚爲神明焉

○王導

王敦威望素著一旦舉兵內向東威危懼適敦寢疾
王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威有舊志

○程嬰

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劄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
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
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
智囊補

卷十八

古

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
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
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
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
不肯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
將軍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
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
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子

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誣誣之御殺杵臼可也諸將不
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
喜然趙氏真孤乃灰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
年晉景公疾十之六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
厥厥知趙孤在乃以趙氏對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
乎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
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皆委罪于屠
岸賈于是武嬰備拜諸將相與攻岸賈滅其族復與
智囊補

卷十八

古

趙武田也如故及武既冠成人嬰曰吾將下報公孫
杵臼遂自殺此百文籍經各未知孰是
趙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歟而復起卒有晉國
後世緝紳門下不以利投則以諛合一旦有事孰
爲嬰杵○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宣土愛
戲立爲魯世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時公子稱
最少其母戚寡嬖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
死而其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
公子稱將殺之漸聞之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于

蘇處伯帥殺之滅遂抱稱以出遂與稱舅同匿之
十二年魯大夫知稱在于是請于周而殺伯帥立
稱是為孝公時呼臧為孝義保事在嬰杵前嬰杵
蓋嬰其智也然嬰之首孤杵之責嬰假裝酷似不
惟仇人不疑而舉國皆不知其術更神矣其心更
苦矣

○太史慈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人餽問其母
後融為黃巾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即從間道入圍見

智囊補

卷十八

新野縣志

十五

融使告急于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眾難其出
慈乃帶鞭帶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
觀者並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射之射
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下人或起或臥乃至無
復起者慈遂嚴行葺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
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陳子昂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
無辨者子昂突出額左右曰轅下絳巾之眾驚問

○日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
期期偕往則酒餽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
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師碌碌塵土不為人
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吟之以文軸偷賤
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

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讚嘆故子昂借

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各名果成矣若今日下唯
文軸無用處雖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傳哉

○委種等

智囊補

卷十八

新野縣志

十五

委盛常引大體慷慨官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盛盛患
之兄子種為常侍驛謂益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
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談駭乘益伏車前曰臣聞
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

王敦用溫嶠為丹陽尹置酒為別嶠懼錢鳳有後言
因行酒至鳳未及飲嶠低醉以手板擊之隨憤作色
曰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為某

爾釋之明日鳳曰嘗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款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解脫耶是為得還都盡以教逆謀告帝

爾朱兆因六鎮屢反謀之不止問計于高歡歡謂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有犯則罪其帥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奉段允拆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之歡以兆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

晉書補

卷十八

號今軍士素樂歡莫不皆至歡去遂據冀州

○王東亭方教英雄記于大作甲自是不因

王緒素譏殷荊州于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但教諸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下已有隱情好日疎

說言用息

此曹瞞問韓遂馬超之故智張濬殺平陽牧守亦

此佈

平陽牧張姓蕭

○吳質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曹不患之以車載廢籠納吳質與之謀修曰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籠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楊修此等行徑豈能免才士多修宜杜之奪嫡操固疑之疑植則其不疑不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驗而即止耶其殺修也亦以狐植而妄至而說者謂黃絹取忌雞肋誤軍亦淺之乎論操矣

晉書補

卷十八

其

○司馬懿等出馬場大非敵手不用死曹爽擅政謫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微婢進粥粥皆流出露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為託勝曰當奉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若方到并州勝復曰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辨君語勝退告爽曰可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于是爽遂不設

義舉

仁義宋廷壽皆吳王楊行濟將也。廷壽又嘗朱夫
 弟徐徐已定二人頗驕恣。謀叛行濟思除之
 疾每接廷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
 行濟故觸枉而作朱夫人扶之良人乃蘇。曰吾業
 已喪明。此天廢我也。諸兒皆不足任事。廷壽作
 之。無恨。朱夫人喜。急召廷壽。廷壽至。行濟迎之
 哀門刺殺之。即此朱夫人。而執斬仁義大恨人。以人
 係堅舉兵誅董卓。至南陽家數萬人。徵南陽太守張

卷十八

十九

各請軍糧。答曰。堅隣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
 不與。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吾方舉兵。而遂見阻
 何以。威後遂許。稱急。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祠山
 川。而遣所親人。以兵付。容。心。神。其。兵。即
 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亡。何起。設酒
 飲。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容。大。懼。欲去。兵陣四周。不得出。有頃。主
 簿入白。南陽太守。皆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
 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

以侍堅。軍君子謂堅可謂能用法矣。法者
 國之補也。是以能制東國。

正德五年。安化王。璉。反。游擊仇鉞陷賊中京師。訛
 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助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
 必不從賊。助以賊姻家。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
 懼不復歸正矣。乃舉助為游擊。鉞為副。責以討賊。
 助感激。自奮。鉞稱病。臥。陰約游兵壯士。候。助。兵至河
 上。乃從中發為內應。鉞得勦信。即。喉。人。謂賊黨。何。鉞
 王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鉞

卷十八

十九

和此而。而賊。賊。守。城。鉞。又。稱。病。亟。地。來。問。病。鉞。猶
 臥。呻吟。言。且。死。蒼。頭。卒。起。擁。鉞。起。鉞。起
 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將士。皆集。遂奪城
 門。擒。賊。鍾。何。錦。肉。昂。肩。才。耳。真。錫。聖。子
 一。曹。中。宜。在。石。象
 曹公有馬鞍在庫。為鼠所傷。庫吏懼。欲自縛。請死。冲
 謂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單衣。若鼠啗者。入見。謬
 為慈狀。公聞之。對曰。俗言鼠啗衣不吉。今見衣見鼠
 以憂。公曰。妄言耳。無苦。俄而庫吏以啗鞍白。公笑。

日見衣在側且嘗見殺懸柱于竟不問

○○楊倭漆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陣功達惡其逼令遲卒據其陰私欲致于死時有藝人楊暄一作善倭漆畫器行與彬相善楊倭漆憤甚乃奏達達法二十餘事且極稱彬枉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又與君侯無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君處以寃告因告

智囊補

卷十八

新舊雜錄

五

曰此內閣李賢使賄投進實不知何事君侯若會舉延請我我必對衆言之當無難達聞此言旁以酒酌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外方引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賄已吐矣賢正驚謂賄即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止此非小人知得賄也此實達教我指也因剖析所奏二十餘條賄無餘辭達氣滿詞聞于上由是疎達彬得分司南都若一載驛使職後達坐怨望謫成廣西以死

此與張說斥張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輒然說收

多權智又得朱璵諸人再三勉勵而後收蓬麻之益楊暄一介小人未嘗讀書通古而能出一時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賢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惡智既十倍于說即其功亦十倍于說也一時縉紳之流依阿事達者不火視此事有不吐舌聞此事有不愧汗者乎豈非衣冠宰子富貴之累而匹夫進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時上嘗怒朱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

智囊補

卷十八

新舊雜錄

五

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開冷中課宋先生夢不能枚耶為持齋以資其福耶上悟即馳驛使人赦之薛文清既忤王振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那故也振聞而怒解適王偉中救遂得免失老僕之一哭其寃遂與聖母同功斯亦奇知語曰是非之心智也智豈以人而限哉上木之變內侍喜寧本胡種也從太上于虜中數導虜入寇以敗和議上患之袁彬首于太

遣宦傳命于宣府。余將楊俊索春衣，因使軍士
高磐與俱，彬刻木藏書，繫磐腰間，以示後。俾因其
來執之，後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營，抱寧大噉，俊從
兵遂縛寧解京。處沙柳刑，于是虜失鄉導，厭兵遂
許返，解按彬周旋，虜中與英廟同起，處其宣力
最多，而誅寧尤為要着，亦竊武子之亞也。

○喬白岩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兵，偉岸多力，
喬白岩命于南方教陣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

智囊補

卷十八 智部推考

三

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越如
飛，北人龐全方欲支手，或撞其胸，或觸其腰，皆倒地。
虜臥江氣大沮喪，而所蓄異謀亦已潛折一二矣。
時應天府丞寇天叙山西人，署尹事，每日帶小帽，
穿一撤衣坐堂，自供應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
所虐索，每使至，伴為不見，直至堂上方起立呼為
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竭，錢糧無可措辦，
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待宰耳。」每次如此，
彬無可奈何而止。此亦白岩一時幻幫手也。又是

時邊軍于市橫行，強買貨物，寇公亦選倖倭精悍
之人，每早晚祇候行官，必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
相持，邊軍大為所挫，遂飲述，想亦與白岩共議而
為之者。如此等相得，人只且悍惡之，法若

○司馬相如語云：「子白全用不為。」

卓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相如與文君謀乃復如臨邛，
盡賣其車騎，置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身自著
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中王孫聞而耻之，不得

智囊補

卷十八

市部推考

三

已。分子文君僅百人錢百萬，乃復還成都為富人。
卓王孫始非能客相如也，但看臨邛令酤酒，終非
能婿相如也。但恐富家門面耳。文君為之女，真
可謂華生駱角矣。王吉始則重客相如，及其持節
喻蜀，又為之負弩前驅，而當爐滌器時，不聞下車
慰勞，如信陵之于毛公，薛公也。其珠亦在文君
下哉。文君子古佳人，子古妙人，亦古子古。
張易通判欽州刺史宋臣業使酒陵人，果于誅後，雖

敢犯者易赴其真先故飲醉就廣酒市行尋其小
速擲杯惟案據稱大呼誦黃蜂起匡業愕然不取對
唯口通判醅性不可當也易覺其喧嘩自執俄引去
巨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
亦新以濟 惡人怕惡人 惡人怕惡人 惡人怕惡人
事雖項頗得先發制人之術在醫家為以毒攻毒
法在兵家為以夷攻夷法

○附智醫二條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
習醫術

卷十八 唐書

王

談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痊請有之醫者
知其所患乃請土人姨姪中諸客者一人預戒之曰
今以藥吐瀉即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
蝦蟆走去然以不得令病者知是誑語也其你便遵
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王趙卿診之
以少年期來最以魚鱗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丁內
且令從容候客退後乃接俄而設臺止施一甌芥醋
更無他水卿亦不山迨久定下年歲甚開

不覺鼻嗅之覺胸中酸然喉花不見因聚盡是卿力
出少年慚謝卿曰即君先因喫膾太多飲醋不快又
有魚鱗于胸中所以喉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即君
因饑以嚙之今果愈疾烹鮮之會乃權詐耳請退謀
新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
為及成始服其精妙為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收拓時
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
智囊補

卷十八 唐書

王

司謀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
費一錢也夫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
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為之諸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于中陰濫之計積之得
知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于思神

于思神 此山在湖南其上有飛龍巖僧初結庵時因山
碑山在湖南其上有飛龍巖僧初結庵時因山

代木但恐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誰欲作法飛
砌屋不用工師下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偽爲
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于作法爭爲搬運頃刻
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耶妙矣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緝平令置舟中
餘路始釋將至丹徒璉遇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
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今安在汝敢來焉我耶今
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港遁去璉徐至給曰聞

智囊補

卷十八

術智部權奇

王

公驅二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
命何中使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旋念云

○杜畿

高幹舉并州及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范先
以請邑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河東太守

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
東三萬戶非皆爲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
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計之不勝爲難未已諒之而
勝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

多計而無斷必偶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
遂跪道從郎津渡范范欲殺畿固曰殺之何益徒有
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自衛范河東之
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
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十餘人皆

○宗威

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
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
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資募兵固以爲然從之調發
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鞏固等

智囊補

卷十八

術智部權奇

王

曰人情傾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
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
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
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
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
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晨共攻畿不下略
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晨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
皆赦之衛固二人早知其所以成功終乃

宗汝新建中靖國關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
上書自姑蘇編置某州道經文登感寒疾不能前進
牙校督行甚厲雖賂使暫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
致殷勤于宗宗即具供帳于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
理安完而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
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于營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
席此校嗜酒而貪至令不肯此而屢迫促之乃始
同進

張循王老卒

智囊補

卷十八

智囊補

手八

張循王後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蹙之
曰何憊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斂足索眠耳
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祖
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
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
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耳王壯之即予五
十萬悉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
歌舞者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
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

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忽然泝天通歲而歸尋
香藥之外且得駟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
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嘗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
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
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
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
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隆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天願退老園中如故

羅景綸云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界之

智囊補

卷十八

智囊補

手九

不問其出入此其度量足以使人從容展布以
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內外分授種蠡高帝捐黃
金四十萬斤于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
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老
卒一往之後辭不復出人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

語智部卷十九之二十

馮子曰智非語也語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窮期期者有庸丈夫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異焉兩舌相戰理者必伸兩理相質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師仲連以之高莊生以之曠達儀衍以之富貴端木子以之列于四利孟氏以之承三聖故一言而或重千九鼎單說而或強于十萬師片紙書而或賢于十部從事口舌之權顧不重與談言微中足以解紛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智澤于內言溢于外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智囊補

卷十九

語智部

一

語智部辨才卷十九

魯仲連

子貢 二條

蘇代 二條

虞卿

左師觸龍

陳軫

狄仁傑

庸芮

廝養卒

陸賈等 二條

張嘉言

楊善

富弼

王守仁

張嘉言

秦宓

智囊補

卷十九

語智部辨才

一

諸智部辯才卷十九

僑童有辭鄰國類為聊城一矢名高嘗連排難解
紛紛哉僊僊百爾君子毋易辭言集辯才

○子貢端才夫子若生戰國時更當何如

吳徵會于諸侯衛侯後至吳人游衛侯之舍子貢說
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
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
若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諸說乃舍衛君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曼故移其兵欲以伐曹

諸襄補

卷十九

諸智部辯才

一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為
莫出于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將許
子貢請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曹過
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過
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
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
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生
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專在內者攻強愛在外者攻弱今君破曹以資齊戰
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且疎
于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
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怨下與大臣交
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
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
民人之過孤室剝膏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曹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
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曹而伐齊君因以兵

諸襄補

卷十九

諸智部辯才

二

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
不絕世霸者無強敵于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
之齊而私千乘之曹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
曹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扶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
強曹利莫大焉名存亡實固強齊智者不疑也吳
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若身養上
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于子貢曰越之勁不過
曹強不過齊王致齊而伐越則齊已平曹矣且王方
以存下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

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棄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日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智勇補。

卷十九 諸葛亮

三

句踐頓首再拜曰。孤豈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而不得。孤之願也。遂問于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附。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其而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出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太說。許諾。送

黃金百鎰。劍一良矛。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吳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奏先人藏器甲二十領。殺盧之矛步

卷十九 諸葛亮

四

光之劍。以智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大之。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統。不可以勝敵。今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勝。遂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其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晉吳王果而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復

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此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二子什多。直是縱橫之祖。全不似聖賢門風。六孫奉之祖。〇〇曾仲連

秦圍趙邯鄲。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卷十九

諸侯辭

五

間入邯鄲。欲與趙尊秦為帝。曾仲連適在趙。聞之。見平原君。勝勝為介紹而見之。辛垣衍曾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曾連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穽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曾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

諸侯辭

卷十九

諸侯辭

六

若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曾連曰。梁未觀秦稱帝之害。故也。使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曾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助。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到。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乎。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侯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曾連曰。梁之比于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曾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曾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嫪。故入之于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疾爭之急。辨之疾。并脯鄂侯。文王聞而歎息。拘于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聞土將之曾。夷維子執策而從。謂曾人曰。子將何以待。

吾君嘗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嘗人拔其簪不舉納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平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平主人必將倍爾爾既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乎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嘗之臣生則不能死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嘗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

策囊補

卷十九

諸侯傳

七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嘗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諛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罷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乃今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邯鄲五十里

蘇軾曰仲連辨過饒秦氣凌兇衍排難解紛功成

而逃實戰國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連挫帝秦說而秦將為之却軍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

○○虞卿

秦攻趙于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樓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趙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南文伯母乎公南文伯官于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投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

策囊補

卷十九

諸侯傳

本

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是人不能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于婦人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以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左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

智囊補

卷十九

蘇秦說秦

九

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與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攻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心，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秦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而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

智囊補

卷十九

蘇秦說秦

十

主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
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辨之畢也是王失于齊而取
償于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因發度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度卿未反秦之使者
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從來議割地之失未有痛切快暢於此者

○蘇代

蘇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于周又能為

劉義補

卷十九

韓策九

上

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
計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譚楚王曰
韓氏罷于兵倉庫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
月必拔之今國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
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及徵甲與粟于周是告楚病
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
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侯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
仲怒曰吾無復甲與粟于周亦已矣侯曰子何謂
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拔而入于韓秦聞之歎大

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公
仲曰善不徵甲與粟于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
而去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
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
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
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
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

智囊補

卷十九

韓策九

上

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
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
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
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
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
璽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
之自相也遂先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

惟輪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遂之則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令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紿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誅其長者長者嘗之誅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誅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

何以軫爲忠忠且見素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左師觸龍秦攻趙趙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願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祿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下

器而不及今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
自托于趙哉太后曰諸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肅芮狗魏子甚快之去多此一高居后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時令曰為我葬必
以子為醜魏子悲之肅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
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
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
哉若死者有知先生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曉

何服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秋仁傑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秋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
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
廟若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
乃寤二虎記之不中後幸唐儀月二太后親之
議論到十分醒快處雖欲不從而不可得廬陵反
正雖因鸚鵡折翼及雙陸不勝之憂實姑姪子母
之說有以動之也繼生前未有不計死後者○時

王方慶居相位以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問
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
猶在遠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謂善諷矣然慈
主可以情動明主當以理格則天明而不慈故梁
公辱昌宗而不怒進張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
用之

○陸賈等

平原君朱建為人剛正而有口辟陽侯得幸呂太后
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

陸賈素善建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

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
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
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
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
往購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賈怒下獄
欲誅之呂太后憐不誅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
誅之辟陽侯出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
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閼孺說之曰吾所以得幸於天

平莫不聞。今辟陽侯下東道路皆言君謀欲殺之人。有辟陽侯誅旦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之富貴益倍矣于是閭儒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始以建爲背已大怒及其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干諸呂至深而卒免于誅皆陸生平原君之計畫也

智囊補

卷十九

諸呂誅

主

求方畧以解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求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試難解也于今且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者乃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見王長君鄒陽悟輒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乘間說曰臣願竊有謁也臣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陸

下窮竟哀盜事卽梁王恐誅太后弗覺無所發怒必切齒側目于貴臣而長君危矣長君懼然曰奈何陽曰弟能爲上言得無竟梁事則太后必德長君金城之固也長君如其計梁事遂寢

未建一篇程文拙得恰好不惟王先生智鄒陽亦

智王先生大有料而人未盡之說見此

○斷養卒之報不之惜

趙王武臣遣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至燕界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燕

智囊補

卷十九

諸呂誅

主

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十輩往觀見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王載歸舍中皆笑養卒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收馬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欲欲爲卿相終已矣夫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多言而王且以少長先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因趙王此兩
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
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滅燕必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楊善 斬去平今是戰國口吻

主木之變 上皇在虜歲餘虜屢責本迎未知誠偽
欲遣使探問而難其人左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虜
將也先密遣一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
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兵
督發補 卷十九 言部才

何故不戰而潰善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
是危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被爾家陡然衝突如何
不起雖然爾家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
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
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
鐵頂櫃子上雷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所過山
嶺過下錐極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
云今大銅鏡止用一個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多幾
千大石頭一十打去這開數丈闊人馬觸之卽死亦

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古
藥最快若傳箭頭一着皮肉人馬立斃又從其計已
取藥來天下選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會將罪人
試驗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二四層地
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躍若做大樣兩頭銃裝
鐵彈子數個擦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
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
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所操練軍馬又精
銳可惜無用矣虜人曰如何無用善曰若爾家講和

何用虜人聞言潛往報知次日善至營見也先問
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爾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
拘留我使臣滅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
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如何善曰比
先汝父差使臣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
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
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緞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
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土
若有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疊

來的小賊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賊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器他何用。若減了恩。價一節。亦有故。先次官人家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者。然詞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一匹。使

智囊補

卷十九

主

臣去買。只與一匹。以此爭問。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賣。豈是官人分他。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乃是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將兩疋。若不信。去提他。提得好。都也。先笑曰。都都御史說的。皆如。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善。因見其意已和。乃曰。有人為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欺聽小人言語。害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我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筆信便刺心摘胆。高聲叫苦。主天

臣不問。短答曰。我不曾着他。他下人自發。言曰。日雨。不和好如初。可早出。就令收回。軍馬。他得。大德已定。誰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善曰。堯舜當初。今日。兄弟正與一般。有平。克問。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善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順天道。自古無此。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善曰。人稱。也。先笑曰。都都御史寫的。好。都。大日

智囊補

卷十九

主

日見。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設宴與。上皇送行。楊善。冬。止。是探問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計。被善一席好話。說得也。先。又。即時遣人隨。上皇來歸。奇。善。之懷。感。其。必。不。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欽。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幾趙之斯養。平。然。機。有。可。乘。者。三。耳。餘。輩。皆。歸。王。一。也。能。使。者。十。輩。之。後。二。也。分。爭。之。際。易。以。利。言。三。也。虜。臣。子。晉。宋。之。故。事。方。以。奇。貨。可。居。而中朝諸臣。一則恐受虞之欺。二則恐。同。如。者

之意相顧推諉而莫敢任善義激于慷慨請往
不費尺帛半餅單辭完壁此又前斯養卒敢望哉
○土木是一時誤陷與晉宋之強弱不同而也先
姓名又非胡對女直殘暴無忌之比其強勢亦遠
不逮所以揚善言易入使在晉宋往時雖而揚
善無所置喙矣然爾時印墨纍纍若若而慨然請
往獨一都御史也即無善之口舌獨無善之心肝
乎楊善口舌草身而上皇歸之為善
○富弼子但早年以養友脫禍人品似閑性

卷十九 富弼

主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來言開南之地
所割後為周富弼奉使往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
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
四十年一旦未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
門增塘水治城墜藉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
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求地而日北
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承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地
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
姑用兵者皆為身謀今中國提封萬里情兵百餘

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土馬
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曰前者久之弼又曰塞雁
門者備元吳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墜
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
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
隔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
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
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望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卷十九 富弼

主

過祖賦丘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地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明日契丹
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欲好可久弼
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
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
之言意甚感悟今惟結姻可事耳弼曰婚姻易生嫌
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
窮之利哉弼還報帝許增幣契丹主以南朝既增我
幣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存兄厭乎弼曰契丹

生曰然則爲納焉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禦自遣人來議帝用晏殊議竟以弼字與之字字君臣只以二字富鄭公與契丹主往復再四句句占上風而語氣智囊補

卷十九

王

又和姚使人可聽此可與李鄴侯參看說辭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間一次卒再往間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有此一片精誠自然不辱君命

○○王守仁

土官安貴榮累世驕蹇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快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龍場驛不貴榮世驕蹇之守仁貽書貴榮客曰凡朝廷制

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卽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三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于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窮廷悉取而郡縣之誰云不可夫郡縣可滅也亦可增也智囊補

卷十九

王

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意亦如此夫刻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顧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司土官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操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獨斯行則方命之說不旋踵而至若擇微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私矣由是

言之雖今日之秦政便君將恐辭之不速不可求進
乎後驟竟不減這個即承根玄以以要事一嘆
此書土官宜寫一通置座右

○張嘉言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參游等官募
下各數千防守每日工食三分然參游兵每歲涉遠
出汛而總兵官所轄兵皆藉口坐鎮不遠行每三年
五年修船其參游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半即非
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所
習囊補

卷十九

嘉言

主

為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
乃奏處于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為固然忽巡道
中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裁其工食爾
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有隙乃舍卒允行各兵
聞然而譁知張公為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張公意色
前既叱下堂曰人言囂亂殊不便聽眾兵乃下時天
雨甚兵衣盡濕張公亦不德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
六人嗥曉稱舊無減例張公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

全不出汛却難惟上人也汝欲不減亦使得雖然亦
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參游兵每歲更迭
汛汝等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參游兵工食
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參游兵之來
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稱減而汝等猶得歲祿稱大
將軍乎汝等試思之此六人儻首不能對惟曰願
命爺轉達寬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為誰各相顧不肯
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汝何
以對之不姑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

卷十九

嘉言

主

張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譁諸人
而譁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稱汝等矣六人
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
者張公款款以宜保能石手的是否也之才
說得道理透徹利害分明不覺氣平而心順矣凡
以減省激變者皆不善處分之過

○秦必

吳使張溫聘蜀百官皆集秦必字子獨後至溫顧孔
明日彼何人也曰學士秦必溫因問曰君學乎安曰

對中五人童子尚皆就學何必我溫突問曰天有頭
 乎必曰有溫曰頭在何方必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
 顧以此知之溫又問天有耳乎必曰天處高而聽卑
 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之溫又問
 天有足乎必對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安步溫又問
 天有姓乎必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必曰天子姓劉
 故知之溫曰日生于東乎必曰日生于東實没于西
 張溫默然無以應
 智囊補卷之十九終

諸名辭善言卷二十

凌陽野	說秦王
晏子	馬園 中牟令
鄭洪	李忠臣
武帝乳母	簡雍
昭陵	吳瑾
香草根	賈詡
解縉	史丹
谷那律	裴度
智囊補	李晟
方綱	韓億
折契丹	邵康節
馮當世	裴楷等
謝莊	布政司吏
顧鼎臣	宋汝霖 以下補
附青談三條	施仕望
蘇子由	潘京
楊廷和	
宋文公	

語者部善言卷二十

唯口有樞智則善譬孟不云乎言近指遠也

神出之密微不煩寸鐵談笑解圍集善言

○凌陽臺
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羣臣莫敢諫者孔子適陳見陳侯與登臺而觀之孔子前賀曰美哉臺乎賢哉王也自古聖人之為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嘿然使人赦所執吏

智囊補

卷二十

語者部

○說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耳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晏子

齊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股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股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難席口縱之罪在家人

時景公煩于刑有鬻踊者所用公問晏子曰子之

居近市知物貴賤對曰踊貴履賤公悟為之省刑

晏子之諫參諷而少直殆滑稽之祖也其他使荆

使吳使楚事亦皆以游戲勝之覺他人講道理者

方面難入之晏子將使荆荆王與左右謀欲以辱

之王與晏子立謀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

者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對曰坐盜王曰齊人故

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而樹之江北乃為枳所

以然者其地使然今外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

智囊補

卷二十

語者部

二

荆地固若是乎王曰聖人非所與戲也祇取辱焉

晏子使吳王謂行人曰吾聞嬰也辨于辭嫺于禮

命賓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云

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

于吳王之所不佞而遂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

王曰然後吳王曰夫差誠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儼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耶晏子對曰齊之陷濫三百間張快成唯揮汗成
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于晏子對曰齊命
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與
最不肖故使楚耳此不殺者怕人

○馬圉 中牟令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
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
智囊補

卷二十

三

圉人聞于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
傷吾仁也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讓莊
宗太怒命叱去斬之伶人執新磨率諸伶走追其令
擒至馬前數之曰汝虐縣令不問天子好田獵乎
嘗創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
地以待天子馳逐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唱
于是莊宗大笑放之至一伶耳

○鄭涉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渢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願付屍
一觀渢佐惟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
故能看耳玄佐悟乃免

○○李忠臣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
諸父兄弟俱戰死獨京果至今日尚在故臣以爲久
當死上惻然乃左遷京果

智囊補

卷二十 智囊補

中

○武帝乳母

武帝乳母嘗于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解
曰此非辱苦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倚側因謂
之曰汝癡耳帝今已長豈復顧汝乳母活耶帝懷然
卽勅免罪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更于人家索得醴具欲設酒
與先主游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欲行淫何

老婦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耳其先主失其
止 子古味淡六處之趣而雅如人也

○昭陵

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
微同并微熱視曰臣能嘗不能見帝指示之微曰此
昭陵耶帝曰然微曰臣以爲陛下望昭陵若昭陵則
臣固見之矣帝泣爲之毀視以爲何人而乃引之

○吳瑾

石亭珍功 侍寵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亭新集

○香草根

極倖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欽永曰此何人
永謝不 瑾曰此必王所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
非王所誰敢僞妄如此上不應始疑亭

賜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被令突厥可
汗染干親自度艾以明誠重乃故指帳前草謂曰此
根大香染干遠觀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
在諸侯躬親灑掃恭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穢
諸是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過遂拔所佩刀

親自艾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闐長三
里廣百步皆開御道

○賈誼

賈誼事操時臨滿侯極才各方盛操嘗欲廢不立
一日屏左右問誼誼默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
對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誼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子操大笑至位遂定 妙注之神

○解縉

致于敗

○解縉

解縉應制題虎顧眾彪圖曰虎顧百獸尊誰敢
怒唯存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有感卽命
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文皇與解縉同游 文皇登橋問縉當作何語縉曰
曉謂一橫高一丈下橋又問之縉曰此謂後而
高以前而

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歸
王悲不自止觀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仁而
此表宗廟為民父母者乎太傅史丹免冠謝曰臣
月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同者太子當進見
期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
意乃解此有少太子不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過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
卷二十

危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裴度

裴度為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
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闈署屯
百日之區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
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
誠有和能如卿言因止不行

宰相黃潛善綱頤難之

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
方上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二
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就謂不宜
弟今日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
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耳死於功以臨過似無
潛善欣然許之

李晟

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泄頗露李晟累奏恐其
變爲所併請發軍東海備上猶冀懷光華心收其
卷二十

用秦襄不下懷光懷戰期且激怒諸軍言諸軍
賜得神策軍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
若得勝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而逆懷光意
若懷光意欲脫身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此功
日將士戰關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費未
數頓成敗固爲元帥得專號令展將一軍受
增減衣食於當裁之懷光黑然

皇祐未辨丹請觀太廟樂人帝以問宰相對曰恐非
事在下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云
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國可
耶使人知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
改

新元記

○ 邵康節

時馬公一日見康節曰明日僧顓修開堂說法富公
 聽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
 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唯唯
 公康節往見富公曰開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

同。先主謂其衰病能起否。廉節曰。國也。或人言。上命公不起。僧開堂公。即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其未之思也。時富公請告

○謝莊

莊字希逸、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魯、此二子後殺莊後夷、叛帝、
偶問及劍所在、荅曰、昔與魯夷別、竊借爲陛下杜郵
之賜矣、遂操一大劍、不敢言、

○裴楷等曰：不教而誨，民不從也。王者世數視此，多少帝既不

說羣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詔羣臣嘆服

梁武帝問王侍中朕為有耶為無耶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良繇垂綸者清故不獲食餌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悌崔光名子劼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智囊補

卷二十

諸葛亮

主

王弼州曰諸人雖取捷供泰然議不為雅致若施玄其位初登御牀而陷殿傳衣白將靜聖德深厚地不能載梁武帝宮門災謂羣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敬客曰此所謂先天天下弗違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主意不悅以問羣臣無敢對者王瑩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縱極賄辭不能不令人嘖嘖

○顧鼎臣

○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丘蒙章

放勳殂落

語侍臣皆驚顧徐云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眾心始安

世宗多忌諱是時科場出題務擇佳話如論語無為而治節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二句題主司皆獲謫疑無為非有為我非堯舜四字似謗語也又命內侍讀鄉試錄題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上忽問下文云何內侍對曰下文是與干許云此

內侍亦有智如此忌諱自是了融人所為

智囊補

卷二十

諸葛亮

主

相傳某布政請按臺酒坐間布政以多子為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更在傍云子知何須怨布政聞起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知不怨多二公大相寬共汲引之

○附奇談三條

東漢宋均常言吏能弘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惟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黜刻刻毒加百姓議者以為

唐盧同字保衡始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同

前日某巨室子與他人游。彼產。其。之。因。凡。地。宜。廉。雖。大。臣。無。厚。其。能。積。財。者。必。下。致。也。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在。其。不。道。之。子。人。也。黃。崇。其。其。言。

只。謂。得。計。食。二。子。世。論。痛。快。便。覺。開。心。

丹徒靳文伯貴之。繼夫人年三十而寡。有司為之奏請。許。此。下。禮。部。而。留。曹。郎。與。靳。有。姻。緣。因。力。為。之。批。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請。旌。典。為。臣。夫。匹。婦。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人。何。惜。其。補。卷。二。十。上。三。四。

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至。受。祭。封。祭。儀。典。大。半。龍。靈。手。會。赴。道。入。西。施。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處。國。若。大。人。而。不。為。節。義。語。塞。而。止。是。越。去。在。永。祥。寺。掌。事。此。地。向。來。今日。節。義。孝。順。節。義。典。只。有。七。大。夫。之。家。而。歸。永。

隨。得。其。次。則。富。家。需。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是。也。矣。若。有。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還。而。自。思。所。以。其。親。者。反。以。薄。待。其。親。房。乎。士。進。之。路。豈。不。難。乎。其。可。及。及。單。張。世。風。稍。有。

于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職在榮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程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祠為某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為一鄉之表師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份必以賄得歸家尊者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誦而已此皆吳宗伯所笑也。

○蘇子由

元誠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

行囊

卷二十

上

誰肯

不。上。責。挾。之。欲。附。南。京。進。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下。怨。至。登。聞。鼓。院。提。進。怨。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見。之。曰。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無。公。僕。曰。何。謂。也。子。由。曰。獨。不。見。鄭。君。之。數。語。竟。饒。乎。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而。之。怒。耳。且。寬。饒。何。罪。正。以。犯。許。史。輩。得。禍。今。再。許。之。是。益。其。怨。也。今。東。坡。亦。無。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代。勝。耳。安。道。之。疏。乃。云。是。天。下。之。奇。才。獨。不。激。人。上。

之怒乎僕曰然則爾特收東坡者宜為何說子由曰
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自陛下開端後世
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客而畏義其可以止之
此條正堪與李綱薦張所於黃潛善語參看

○施仁望

南唐周業為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禁帥劉
索有隙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流飲人家醉不能起
有登于主者主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八詣災
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于地仁望既往亟使召

習囊補

卷二十

唐書部

十六

業家語之業大勝衣女子服死仁望仁望留之有
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劉先至亦將自焚事仁望揣
劉意不能蔽業又俱與偕罪計出倉卒遽掘劉越次
見主曰人不為災業誠如聖旨主曰戮之乎仁望曰
業必本方臨前境臣未敢即奉詔主撫几大悅曰
卿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楊廷和

辛巳肅廟入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凡御龍
袍頗長上悅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

垂衣裳而天下治皇情甚悅以宗書於後

○潘京

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
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朱文公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闥者
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
改秩以宣教郎宰閬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
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沅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

習囊補

卷二十

唐書部

十七

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
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
人不然有朝為跼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
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前夢不足
芥棄廖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軍要卷二十一之二十四

兵智部總叙

馮子曰。岳忠武論兵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愚以爲智尤甚焉。智者知也。者知仁知信知勇知嚴也。爲將者。患不知耳。誠知差之。暴骨不如踐之。問孤楚之坑。降不如晉之釋。原偃之遷延。不如坐之斬。變季之負載。不如孟之焚舟。雖欲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不可得矣。又况夫泓水之襄敗于仁。鄢陵之共敗于信。閔中之飛敗于嚴。邲河之穀敗

智勇部

卷二十一

兵智部

于勇。越公委千人以管敵。馬服須後令以濟功。李廣罷刁斗之警。淮陰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嚴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與不智之異耳。愚遇智。智勝。智遇不智。尤智勝。故或不戰而勝。或百戰百勝。或正勝。或謫勝。或出新意而勝。或仿古兵法而勝。天異時。地異利。敵異情。我亦異勢。用勢者。因之以取勝焉。往志之論兵者。備矣。其成敗列在簡編的的可據。吾于其成而無敗者。擇著于篇。首不戰。次制勝。次詭道。次武。終焉。

忠武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則運用之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與。兵儒者之言。兵惡詐。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詐。夫惟能詐者能戰。能戰者斯能爲不戰者乎。

年勇部

卷二十一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荀彧 伍員

高昭玄

周德威

諸葛恪

楊侃

高仁厚

岳飛

李愬

折公

王德用

程昱

陸遜

高仁厚

李光弼

趙克國

韓世忠

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不戰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形。遊。聲。策。紂。力。勝。於。廟。堂。不。於。疆。場。勝。於。疆。場。於。矢。石。底。可。方。行。天。下。而。無。敵。集。不。戰。

○荀彧 伍員

晉襄時晉楚爭鄭襄公九年晉悼公帥諸侯之師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救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害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

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不戰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後三駕鄭而楚卒道敵不能爭晉終得鄭

吳闔閭既立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出楚必道敵而往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車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晉吳敵楚若出一轍然吳能破楚而晉不能破楚

少伯舉之一戰也。宋儒乃以城濮志戰答晉文非王者之師。噫。有此議論。所以養成南宋為不戰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高昭玄

開皇初。帝嘗問高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集。彼必屯兵禦守。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賊必矣。又江

智策補

卷三十一

共智部不載

一

上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敝陳。

○周德威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顧為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利。十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

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

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據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令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遣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驕。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數月。破之必矣。承業大驚。帳撫正曰。此豈王安發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予于方思之。時梁王昺出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吾已早年大有。

智策補

卷三十一

共智部不載

三

○諸葛恪

諸葛恪有才名。吳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遣陸遜請。陸公以吳主即。轉恪領兵。恪啟吳主曰。丹陽山陰長。多。動。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除遠。莫能食。蓋格諸往為其守。三年。可保甲。士。期。以。為。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幽重。其幽遠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自百千林莽。通于。行。惡。威。其。逃。竄。山。為。甲。自。後。好。武。習。戰。高。年。尚。力。

其勇壯赴險抵禦敵林若魚之走淵獲伏之騰木也
野觀開隙出為危盜發兵征伐率其密藏戰則速
至取則為竄前此以來不能驅而羈也惜國書其
必捷吳王拜修陽太守帝至府乃遣書四部屬城
長吏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
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結藩籬不與交鋒候其
發難輒引兵要對使無遁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
民屯居殆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者格乃復
城下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從出外縣不得雄
智襄補

卷三十一

兵部不戰

四

疑有所執拘長史胡仇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因迫
暫由內國叛逆仇執送于格格以仇違教遂斬以徇
民聞仇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
出咸期入數皆如木規格如早不孤年一之
○楊侃

第一美名世

魏州刺史蕭寶實反來為羽尚書僕射長孫稚討
之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州
拒起之才非魏武敵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
要也今賊守禦已固不如非取蒲坂渡河而西入

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
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
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
行匪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
蒲坂西通河濟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率士民西圍
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林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
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
兵自恒農北渡據右維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
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侯臺舉三
智襄補

卷三十一

兵部不戰

五

外即舉聲相應其無應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
以所獲賞軍士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
計舉燔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
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
河東寶實出奔長孫稚金曰楊侃之力不世
○高仁厚

未可知何寶實之不才也

邛州牙將阡能叛侵擾蜀境都招討高仁厚帥兵討
之未發前一日有蜀類者到營中遲者疑也而訊之
一能

金澤轉問之對曰其村民所能

因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謂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其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怒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前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也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

智囊補

卷二十

六

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悉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破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命也命引山朝之監軍力救乃免命悉平塹柵至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能聞仁厚將至遣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訓知道人釋戎服告諭如昨所以誦讚者賊大喜呼噪爭前

東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幟明且仁厚謂降者曰姑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縱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為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

智囊補

卷二十

七

大驚拔劍過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入皆降明且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渾擎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親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駭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候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日入邛州境亦可放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附能明日羅夫子

肝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肝能走馬巡塞欲出兵衆皆不應明且大軍將近呼譟爭出肝能羅夫子立拜馬首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只用彼謀一人而賊已爭降矣只用降卒數隊而二十四寨已望風迎款矣必欲俘賊爲功者何哉

○岳飛自去冬兵未有如此之捷而有力者不

楊公爲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

智囊補 卷三十一 岳飛不戰

我遂降飛單騎按其部附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語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恨何可易言益慚而止

是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入所入不備諸將遂如岳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宗鄉親等降飛喜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澤舟湖中夜輪激水共行如飛旁置檣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吾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帆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戰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

智囊補 卷三十一 岳飛不戰

神聖積舟輪碎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車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船盡壞公投水中牛車亦散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籍少壯爲軍果入口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

被楊公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岳飛謀亦欲造大舟湖南運判薛弼謂岳曰若是非歲月不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

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情其壘則彼壞在目前矣岳從之遂平公人知岳神等平公于八日之間而不知計出薛弼從來各將名相未有不資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少擊眾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眾于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眾于桂嶺其戰兀术于穎昌則以背鬼八百于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眾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

智囊補

卷二十一

岳飛傳

撼岳家軍難其禦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來死不折屋餓死不齒掠卒有疾則親爲調藥諸將遠戍則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賞分給軍吏秋毫無私每有功必歸之將士呼此則其制勝之本也近日將官事與忠武反欲功成得已宋有名將如岳飛不能而反宗李愬趙鼎等皆使高靈寓既表後代

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

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

方安表公之寬我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中曰

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我事也齊人以

愬名輕果易之愬沉鷺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

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還還勞之曰而亦王

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

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于是繕鎧厲

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柵柵山以取鑑冶城

智囊補

卷二十一

岳飛傳

士

平青陵城擒驃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

良策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

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

遂以其眾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

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此可擊也眾決死戰賊乃走或

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

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

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佑無以成功者

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獲

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獲

于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恕不聽以為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恕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為突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詞將吏雖然不解恕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眾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恕想乃令佩劍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佑奉檄鳴

智囊補

卷二十一 諸將不戰

七

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不械送祐則謗者不息此與司馬懿祁山請戰奉詔而止同一機軸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迂而後行之者也辛晃持節而蜀師老李佑還幕而吳寇平雖將之善君亦與焉

岳侯平楊么李愬克元濟無一不資才於敵亦繇威信素孚操縱在手故也後人漫然學之鮮不墮敵之間矣岑彭費禕亡其身俱為降曹瞞苻堅亡

赤壁之役操信黃蓋之降以取吳水彼皆之戰降將朱序謀歸晉陰導晉敗秦

老於兵事者而猶如此可不慎與

李愬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刃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能用謀不妨舍謀然必先知謀方能用謀必能使民不隱謀方能知謀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隱謀嗚呼難言矣○近有邑宰急欲弭盜謂諸

盜往往獲自妓家必毆妓出境乃清查數夫妓家果數盜正宜留之以為捕役耳目之徑若數之境外與數之境內庸愈假令盜數民家亦將盡民而

有囊補

卷二十一 老翁市不戰

七

毆之乎不深嚴捕役之督而求盜無數斯無策之甚者也

尉李光顏戰數虜元濟率銳師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夜起師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躬出之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饗饋發矍發矢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蹄聲震地袍衣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賊軍阻

蔡州取具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曰日暮落難討然
素從想人人不敢自為計恐分勢與勝備道以絕
賊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
甚城旁皆蒼鷺池想令擊之以亂軍聲賊吳易就山
處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眾從之殺門者開
門持械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想入駐元濟外宅蔡吏
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
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幸
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想託元濟且望援

青囊補 卷二十一 看部不費 古

軍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舊召重質重質
以單騎白衣降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
京師

○析公 乃此等入而用之

言楚遇于繞角樂武子書不欲戰析公曰楚師輕死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
之楚師宵潰

○王德用

王德用為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

○程昱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人操聞表紹在黎陽將南渡
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
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
常素補 卷二十一 看部不費 古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人操聞表紹在黎陽將南渡
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
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
常素補 卷二十一 看部不費 古

程昱守鄆城

卷二十一 看部不費 古

七百與三千均非十萬敵也而益兵之名日以切
冠昱之見勝于曹公遠矣

陸遜

鼎未五年孫權非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
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繼得
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
且水乾自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
之

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于吾
要害之處兵將已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
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盼
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而
城敵素憚遜遠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
拓聲勢走趨船敵不敢于全軍而退

○高仁厚

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夜二鼓賊黨鄭君雄等出勁
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棄寨走其
有襄補

卷二十一

兵部郎中

去

旁寨見副走亦走賊直薄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
炸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
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賊大敗仁厚念諸棄寨者
朔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等遣
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
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
詔素長者家信之至四鼓時還寨惟楊茂言走至
張把乃追及之仁厚開諸寨漏鼓如初賊曰悉歸矣
至旦將牙果以恐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族言

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趙對曰聞賊
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踰隨既而審其
乃復還耳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
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德軍事然後
聞令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
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
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聞之懼曰
彼軍法嚴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復出
趙對曰這個老兒也

有襄補

卷二十一

兵部郎中

七

孫武戮龍姬以狗陳穰苴斬幸臣齊景幸
法行則將軍尊則士盡死士有必死之氣則敵
有必敗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遺張詔一
事不盡殺之威勝于盡殺更驅而用之不患逃卒
不盡死士也○孫武子齊人以兵法見於吳王
吳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
試兵下對曰可闢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
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
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

或左右手背平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左視右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則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

管彙補

卷二十一

九章不戰

太

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大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是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西破淩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齊景公時師敗于燕晉景公以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

管彙補

卷二十一

九章不戰

太

穰苴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齊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苴先馳至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始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使人馳報景公求救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乃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而自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于是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大敗晉師我國於後多修人命以之

則俱來諸將莫論其言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曰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山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欄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顯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顯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顯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可必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智囊

卷二十一

長安縣志

三

傳云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然過威亦復債事史思明是也

孫子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良有以也

趙充國

先零罕开皆西羌種各有豪數相攻擊成仇旬奴連合諸羌使解仇作約充國精兵到秋變必起宜遣使行進諷爲備一是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邊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縱兵擊斬千餘級諸降羌悉叛攻城邑殺長吏

下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方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衛枚先渡渡轍營陳及明以次盡渡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旁克國意此驍騎難制且虜爲誘戒軍勿擊以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遣騎候四望陜中地名亡虜夜引兵至洛都謂諸較司馬曰吾知羌無能爲矣使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吾豈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餐軍士行囊積

卷二十一

長安縣志

三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天子下其議充國以爲
驍兵三十日食又有衣裳兵器難以追逐勇掠前險
守後肥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患且先零首爲畔逆
宜振罕開關昧之過先誅先零以震動之朝議謂先
零兵盛而負罕開之恥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
天子遂敕充國進兵充國上書謝罪陳利害曰臣
聞兵法敗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臣
罕羌欲爲寇宜簡練以俟其至以逸待勞必勝之道
也今釋取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愚以爲不可

循彙補

卷二十一

漢書

主

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亦
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
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食足擊之
未見利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堅其約黨堅勢
盛附者浸多臣恐國家之憂不二三歲而已于臣之
計先誅先零則罕開不煩兵而服而其不服須正月
擊之未晚上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
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
驅之或曰逐利宜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殺之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較皆曰善虜赴水溺死
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
勿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
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時羌降者萬餘人充
國度羌必壞請罷騎兵留萬人屯田以待其敵

○ 韓世忠

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州世忠既平閩寇旋日永
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緣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
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

原缺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二

孫臏

趙奢

李牧

周亞夫

陸遜 陸抗

鄧艾

唐太宗

李靖

朱雋

耿弇

韋叡

馬燧

李晟

劉錡

曹瑋

狄武襄

智囊補

卷二十二

兵智部制勝

威寧伯

衛朱榮

馬隆

陶魯

韓雍

王陽明

沈希儀

趙臣

張肖甫

王式

周訪

鄭子元

韓世忠

劉江

李繼隆

吳成器

楊銳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二

危事無恒方隨病設。或勝寒靜或勝熱動。天入于九淵風雨在手百戰無前集制勝

孫臏

孫子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數與齊諸公子逐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乃謂忌曰。君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孫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

智囊補

卷二十二

兵智部制勝

唐太宗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子之術也。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駟馬之法。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以刑戮辭將田忌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

欲引兵救趙。孫子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國者，不據。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秦趙相攻，兵鋒卒必盡于外，老弱權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也。思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秦軍。

○趙奢

秦伐韓，軍于闕與。趙王問廉頗、韓可救否。對曰：「道險狹難救，又問樂乘，如頗言。及問趙奢，奢對曰：「道遠。」

秦伐韓

卷三十一

在晉部制勝

二

險狹，譬之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乃遣奢將一軍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趙奢即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趙奢拔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秦聞來人奢善食而遺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攻之，去國三十里而軍，不伐，乃增壘，與秦趙地也。秦聞之，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射之，與秦五十里而軍，秦軍成，秦人聞之，悉甲而往。趙奢以重士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也。」

室世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伺之，不然必敗。奢許諾，許歷請就許奢曰：「胥後令至邯鄲，歷復請。」白先據井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閼與之捷是也。許歷智士，不聞復以戰功顯，何哉？於漢廣武君亦然。

◎李牧

智囊補

卷三十一

在晉部制勝

三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鴈門，備匈奴，以便宜。重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烽火多間，謀厚過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不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此數歲，匈奴以牧為怯，雖有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不得困，乃復請李牧，牧同稱疾，趙王強起之，牧以是困，臣如前，乃可。秦令王許之，李牧如故，約有。秦無所得，終以為怯，過士日得賞賜而不用。

戰于。是乃具。車得千三百乘。選時。得萬三。底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將人民滿野。傳。奴。小。伴。扣。以數千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人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餘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邊。

厚其過。故其報重。蓄其氣。故其發猛。古名將用。士之力。往往一試而不再。亦一試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謂兵者。除一二家。下。外。率。而。甲。毛。而。立。者。其。焉。野。厄。也。焉。也。又。多。千。哉。

○周亞夫

吳楚反。景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既發。至霸上。趙涉。遊說之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穀。龜。阨。歷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可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一。二。日。至。人。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知其計。至雒陽。使。援。龍。龜。則。果。得。伏。兵。

○李牧會兵。樂陽。堅壁不出。吳方次梁。急。梁。請。黃。大。尉。便。宜。欲。以。梁。委。吳。不。肯。往。梁。王。上。書。自。言。各。使。使。

詔救梁。大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絕吳楚後。吳兵求戰不得。餘而走。太尉出精兵。擊破之。

吳王之初發也。其大將時。陳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音。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池。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太。子。諫曰。至。以。反。爲。名。若。藉。人。兵。亦。且。反。王。不。是。吳。王。不。許。少。將。王。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咸。陽。武。庫。食。敖。舍。栗。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

○李牧

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人。梁。楚。之。郊。事。敗。矣。吳。老。將。皆。言。此。少。年。橫。鋒。可。耳。矣。知。大。慮。吳。王。是。亦。不。許。假。令。二。計。得。行。亞。夫。未。遽。得。志。也。亞。夫。之。功。涉。真。吳。王。分。裂。後。世。第。功。亞。夫。意。無。埋。田。桓。二。將。軍。之。言。有。悲。歎。○李牧周亞夫。皆不萬全。不戰者。故一戰而。趙。括。以。輕。戰。而。敗。夫。差。以。累。戰。而。敗。君。知。不。聖。而。不。禁。之。子。玉。之。敗。是。也。將。知。不。可。戰。之。道。使。傷。無。敵。之。數。是。也。

○陸遜 陸抗

昭烈率眾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七百八里而造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吳諸將行欲奪之陸遜不許曰此必有論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立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聽擊班者正為此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乃於暮夜八各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攻一營同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于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

魏文帝聞昭烈樹柵連營狀顧謂羣臣曰備不知

兵必破矣豈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必為敵擒此兵忌也後七日而孫權提書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間而識不預曹孟何也豈所謂者將至而毫及之乎

昭烈之伐吳符堅之寇晉皆傾國之兵也然昭烈之謀狡故宜靜以待之符堅之氣驕故宜急以平之狡謀窮則敵弱驕氣挫則敵衰所以雖眾無所用之也

西陵督步關以賊降平我關有夜督兵起而應

軍團使內可圖關外可禦寇而不攻城諸將咸

歎兵之銳宜急攻關此言救至關必反矣何事乎

而以敵法民之力抗四此誠甚固而糧又足其德

備禦具甚抗所親規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

而無備遂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欲服

眾乃聽令如故眾不利于是圍備始去未幾晉楊

亮來救時城事都督俞賈忽亡讀警抗曰晉軍中

無吏也知吾虛實若晉亮來兵素不備練若敵來攻

必先此處是夜湯夷民而悉以舊將統之明日

夜放夷兵處抗擊之矢石雨下敵夜遇抗不追而

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擊大鼓躍去遂復而

陸遜陸抗是焚是子 漢書名將

○鄧艾 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艾艾

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

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

將曰維今卒還吾軍當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

持吾令。吾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果破。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洮城。果破。洮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唐太宗

唐兵圍洛陽。夏主建德悉眾來援。諸將請避其鋒。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

智囊補

卷三十二

八

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皆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從之。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時。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狗汾晉。趣薄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

此特係于舊業。婦人箇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敗死。何哉。

諜告夏主。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非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校留馬千餘。四牧于河。漸以疑之。建德果悉眾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驚。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饒。勢將自退。退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

智囊補

卷三十二

九

爭飲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陣。方戰。世民又率史大奈等卷旆而入。出于陣後。陳唐旗幟。夏兵見之。驚潰。

秦王世民至高。嬖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營以待之。彼驕我飢。可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羅成營于淺水原。以

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皮其已疲
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
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
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執叩馬苦諫世
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
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
戰而勝還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
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
卒吾特出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
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塹虛弱
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靖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安輯閩兵夔州
時秋潦時漲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靖
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
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寒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
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師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

智囊補

卷二十二

兵部制

十

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領之外
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
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
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
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
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

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
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
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

智囊補

卷二十二

兵部制

十

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
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
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裡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
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
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
矣銑援兵見舟楫果疑不進吾不取果不取及矣

○朱雋

美系沈肅才也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
之雋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爲發文其西有城

悉眾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其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惶懼乞降。時司馬張超等議聽之，謂曰：「不可。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長計。急攻之不克，雋乃登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散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大破之。」

○耿弇

張步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而諸郡合萬人守臨淄。

智囊補

卷三十二

五言詩

十三

淄相距四十里，耿弇進軍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取。乃下令：「後五日攻西安，藍聞日夜警備。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奉食，及旦徑趨臨淄。半日拔其城，藍懼棄城走。諸將曰：『勅攻西安，而乃先臨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聞吾攻，必嚴守，具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援攻之，必立拔。拔臨淄，則西安孤，此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即拔之，吾添入其地，後乏轉輸，旬月間不自困，諸將皆服。」

○事敵

景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命韋叡督軍皮小峴城，既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陣于門外，敝口城中二千餘人，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入于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勁，城一鼓可拔。諸將疑不前，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法不可犯也。」兵遂進，殊死戰，魏兵大潰，急攻之，城遂拔。

叡進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平陽澤水可灌，安邑乃為之堰，肥水堰成，而魏援兵大至。」

智囊補

卷三十二

五言詩

十三

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兵，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初戰不利，諸將議退，巢湖又議走，保三叉嶺，怒曰：『將軍死，後有前無却，妄動者斬。』乃取微扇，歷幢樹堤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于堤上，自固久之。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
孫中山王元英以百萬眾寇北徐州，圍刺史府，義之守鍾離，帝遣曹景宗將大兵往救。叡聞所部往，自之，獻白合，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請緩行。叡曰：「鍾離空，救甚急，平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

魏兵深入已墮吾腹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遂于景
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塹樹鹿角截州為城比曉而
營立元英驚以為神英先于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
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乃裝大艦乘淮水暴漲號發
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葦蕪灌之膏油乘風縱火煙
燄障天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魏兵大潰元英僅以身免昌義之
得報不暇語但直呼曰更生更生言不悖者
時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韋虎補

卷五十一

一

韋即獻呂召僧虔蕭者臨川王宏也

○馬燧

馬燧既敗田悅會救至悅復振悅壁汨水潘青軍其
左恒冀軍其右燧進止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
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壁
以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軍數百絕河賊上壘
澆水而渡悅知燧食乏壘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
進營倉日與悅夾沮而爭造三橋逾沮日進賊不
中伏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鼓鳴賊

渡角而潛師並河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為賊
百騎持火匿橋旁待悅衆盡渡乃焚橋燧行十餘里
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無動
除捺奔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
火止氣少衰燧將兵奮擊大敗之悅還走而三橋已
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

○李晟

吐蕃尚結贊兵踰隴岐李晟選兵三千使王泌伏河
陽旁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尾縱敗中軍

晉裴補

卷五十一

裴補

主

力全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
正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晨節度遇結贊即出查
事賊皆披靡必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免

○劉錡

劉錡字信赴官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駭盟
而不已陷東京劉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知
府陳規見錡開計鐵鉤知城中存米萬斛乃議欲兵
入城為守計計將謂金不可敵請以精銳遮老而

順流還江南。銜曰：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置家于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賊有不利，即焚吾家。」乃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為間諜。于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銜嘗取車輪，轅埋城上，又徹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軍畢，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銜傳城繁，羊馬垣、穴垣、高門，至是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止中垣上。銜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以步兵邀擊，弱河水死者無算。金兵移營二十里。銜遣開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斃者輒斃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銜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筍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閃則擊，電止則隱，不動敵。敵大驚，百人有聞吹聲而驚，金人益不能測。夜復擊之，金人驚，元木在斥候之，即索諸士馬，帥十萬眾來援。諸將謂宜乘方勝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銜曰：「敵營甚通，而元木又來，吾一鼓破之，其後則前功俱廢矣。」銜募得精銳二

人論之曰：「汝作間事，捷重賞，如吾言，賊必不戰。汝今置汝於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為敵所擄，賊師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遣師子喜，聲效朝廷，以國議如使。』東京國遂樂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未大言，即置鵝車炮具不用。曰：『銜登城望見，上銜懼，惡軍，焚之。』元木至城下，誣責諸將，諸將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適銜遣取，謂元木怒曰：『劉銜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銜果為五浮橋于河上，敵用以濟。銜遣人盡橋上流，及草燒戒軍上，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大霧，夜不解甲，銜軍番休，更食羊馬，而人馬俱渴，飲食水，艸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銜按兵，後賊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檣旗以數千人出，而門戒令勿喊，但以鉞斧犯之，敵大敗。元木遂奔營北去。是役也，銜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

金兵數十萬。晉西北。五十五里。鼓聲震山。谷。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冠。待。勞。是。以。大。勝。

朱晦菴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琦分部下兵五

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一則壯氣。與。日。下。時。令。

換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投兵出

西門。戰少頃。又換一隊出南門。如此數隊。分門進

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衆多。其立無鋒。能操戈

智囊補 卷五十一 在晉書劉琦傳 大

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揪其馬尾。以

斷其足。一駢纒倒。即壓斃。殺傷甚衆。虜人至其

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

○曹瑋

曹瑋知渭州時。年十九。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

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遂

還。師又不整。遂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軍遠來

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請休。悉士馬少。還決戰。虜方

甚疲。皆欣然解鞍。晝久瑋又使諭之。賊定可作。

矣。于是鼓軍而進。大破之。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

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

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亦

困。吾以此取之。瑋在軍。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

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

出視事。而瑋首已懸庭下矣。賈同造瑋欲按邊。邀與

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

烈。初不聞人馬聲。款門之。只。看。城。中。肅。然。不。聞。雞。犬。便。知。劉。錡。必。能。勝。敵。只

智囊補 卷五十一 在晉書劉琦傳 大

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便知敵必不能

犯曹瑋。

○狄武襄

狄青字漢臣。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嘗令軍中聞鉦一

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

皆如。級。纔。遇。敵。未。接。連。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

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笑之。虜兵太亂

相踣多死。追奔數里。前臨涇。虜忽墜過山。峭。青。據

峭。鉦。而。止。虜。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鉦。之

勇忽而報我。安知非將軍之大勝。殘寇不足。合。德。智。高。友。邑。州。詔。以。青。為。宣。撫。使。擊。之。或。言。賊。標。牌。不。可。當。計。曰。標。牌。步。兵。也。遇。騎。兵。必。不。能。施。願。得。西。邊。蕃。落。民。自。從。或。又。言。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以。徇。于。是。一。軍。肅。然。時。智。高。還。守。邑。州。青。懼。其。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拔。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

智囊補

卷二十二

智囊補

于

休。士。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督。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勤。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棄。崙。關。陽。免。青。既。渡。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邑。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匪。騎。兵。于。後。使。驍。勇。者。當。前。言。賊。無。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士。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山。眺。

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軍為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駢鎗立。如我軍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壯者有宗名。將行伍中。按是役。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待從文臣為之。副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相皆由大將輕偏。俾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肯在。卿延。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智囊補

三

居臣麾下。沉勇有智。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于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制。青臨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凱。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于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罷之。二條皆名言。可為命將成功之法。又青行時。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若欲從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當有厚賞。不然。軍中法。

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于是
無復敢言求從行者即此一節知青能持法必能
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歛積尸內有衣金龍之衣
又得金龍楯于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告曰
妄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即合觀二事不惟
不敢使人冒功即已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威寧伯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鋪使諸使抱琵琶搥
勝侍而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析大嘉

有襄補

卷三十二

兵部制勝

三

日寒矣手金危飲之後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作酒
即并金危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殊麗者曰
欲之乎以今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乃積功至指
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霧目衆惑欲歸一老
卒前曰天替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
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
越卒功以為千戶其後乃行其功也
平蔡乘雪奪崑崙乘雨破大同虜乘風而皆以夜
襲謂出其不意也威寧恩結千戶是大手段至推

功小幸即淮陰非而在與意何以加此文臣中
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韓襄毅楊文襄上矣百
戰鉞何敢望之而阿丑以兩鉞為戲老韓同傳非
公論也

爾朱榮

葛榮舉兵向京師眾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雉附門自
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信道兼行東出滏
口葛榮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
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

智業補

卷三十二

兵部制勝

三

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動
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
終使以棒棒之而已號令嚴明將士同奮帶身自陷
陣出于賊後表裡合擊大破之會葛榮餘眾率降
以賊徒既眾若即分輕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
組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數十萬眾一
眾盡得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用鉞隨便安置威
其宜獲其眾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八服其
分機速有以才略為首守

○馬隆

晉太始中涼州刺史楊秋失羌戎之和馬隆陳其
敗俄而欣戰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
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隆進曰陛下若能
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
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
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待而西冀陛下威德震虜不
足滅也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會請不宜
擯設賞募帝不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晉書補

卷二十一

馬隆傳

馬

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曰請
自至武庫選仗并給三年軍資隆隨西渡溫水虜樹
機能等眾萬許乘險遏隆或設伏以絕隆後隆依八
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
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
出敵不意轉戰千里河西遂通

○陶潛 晉朝西歸 何多此等一五

天順初韓襄毅公征廣東峒賊憂其險阻難下力食
諸將通新會承陶管前膳在側公顧之問曰承端我

何意曾曰侍非謀賊耶雍曰然必能為我擊賊否曰
匪直能且効耳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視
可當吾寄有若妄言合管曾不拜施言曰夫賊難
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
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二百人足矣
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擇曾乃操之
曰就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
比于式者統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
足曾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

晉書補

卷二十一

馬隆傳

馬

樂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
帛悉分給三百人已無與者賊聞陶家軍至不通
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今塞下徵兵動數十萬其中豈無三百人哉誰
督者則有曾誰為用曾者噫○王弁州云曾後
內運而神觀不足縣事多不治或從令尉尉見上
官時時皆勝雖督撫不恤也韓公威嚴擬王者
司長吏見長跪自事曾情失措營事之若不為
或疑人也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

久矣孰知此承之有用如是乎

○韓雍

天順初兩廣亂韓公雍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水田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捧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得為良民願先三軍鋒公遠此口是皆賊也為我轉輸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狹中和於此乃悉斷頸截手足剝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

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

智囊補

卷二十二

新部別錄

主

即發大砲之公覺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令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明公臣中多具將才六一考也

街亭

馬

好水川

在

之敗皆以違令致之必不食言

而後功成于萬全公之慮遠矣

○王陽明

王陽明以勘事過豐城聞逆濠之變兵力未具亟欲遡流趨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公按劍賊其耳遂行漕卒度不可潛見無所可以發

賊者知公去遠及抵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為開謀

假率朝廷客直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山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將公文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偽太師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作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獲優果于衣中搜得公文遂遲疑不發公至吉安調度兵糧粗備始傳檄徵兵濠據罪惡濠知為公所賣憤然欲出公謂急犯

智囊補

卷二十二

新部別錄

主

其鋒非計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示而圖之先復省城以傾其巢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萬餘守省城而自引兵東下公聞濠已出遂急遣各府兵刻期會于豐城時濠兵已圍安慶眾議急往救公謂九江南昌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諸將萬餘食貨重煩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壓臨安慶之兵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夾攻賊令南昌兵絕我糧道九江南康勢挑攝而四方之援又不

刀望事其危矣。今六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勢必下此孫子救韓趙魏之計也。偵者直新舊嚴伏兵萬餘以備犄角。公遣兵從間道襲破之。潰卒入城城中知王師雨集皆大駭。遂一鼓下之。濠聞我兵至豐城即欲回舟。李士實諫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斯江。西自服濠不聽。遂解安慶之圍。後兵泊阮子江爲歸援計。公聞濠兵且至召眾議之。衆云宜歛兵入城堅壁待援。公曰不然。彼聞巢破膽已喪矣。先出銳卒要其情歸一挫其銳將不戰而潰。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遊兵誘之。復佯北以致之。俟其爭前趨利然後入而合擊。伏兵並起。又慮城中宗室或內應爲變。親慰諭之。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父鄉導人等四路傳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絕其援。于是羣力並舉。滿首就擒。當時已奉新運。

沈希儀

宸濠子之妻

沈希儀初爲右江叅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

賊謂者耳目偏官府。即圍闔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執從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詞。于是賊動靜聲息傾往往爲我所先得。每出勦則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於寨聽令。今日由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買買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令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營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巢縛管絕爲記。無妄殺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唯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勦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勦我師。于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及門。勦者常欲勦一巢。乃伴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爲賊肉。若輩能從我飛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及知非也。最後計擒其尤。點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風雷雨天色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

散遣人齋火若砲不盡。同濟集賊中夜掩
擊賊大駭曰。老賊來矣。妻子逃至山頂。見賊。女眺
往。往寒。寒死。或曰。老賊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相
此。明謂之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驚。陰謂之則。老賊
固在。奈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而柳
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謂者矣。後熟。從既聞
公威信。征調他集。雖懼。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從懼
失期。汨溪水以應。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
之倫。能使。從不為賊。希儀則使。從人攻賊。前此未有
智囊補

卷三十一

三

也。竟是一個。孫行者神。一。老沈。其此。弄
○趙臣才。後。行。傷。不。見。功。功。也。
卒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州卒。猛。其
婿也。猛不法。督撫上。友狀。諸土官。能擒賊。猛者。賜
秩一級。界半地。黨助者。并誅。都御史。洪。鎮。將。舉。兵。而
慮璋合謀。咨于都指揮沈希儀。沈知部下千戶趙臣
與璋善。召臣問謀。曰。吾聞璋女失寵。璋頗恨。猛。吾欲
役璋。破。猛。如。臣。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臣語之。必不
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沈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女

歸順世曾也。公使入歸順。則鎮安。人鎮。去。則歸
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故。而。端。倪。可
動也。沈如計。遣臣。臣在道。詣璋所。坐。而。歎。息。璋。叩。之
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軍門。督。過。我。耶。璋受
侮。隣。讐。將。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臥。內
曉。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
耶。死。耶。君。何。忍。秘。厄。我。臣。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
敢。不。告。今。日。非。君。死。耶。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
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

卷三十二

三

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賊機。事。我必死。是
以泣耳。璋大驚。頓息。曰。今。日。非。趙。君。我。族。矣。遂。強。臣
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軍。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
願。自。效。沈。許。之。遂。以。白。鎮。鎮。始。專。意。攻。猛。猛。子。邦。彥
守。工。堯。監。璋。陽。遣。千。人。助。之。使。為。內。應。皆。以。寸。帛。綴
裾。為。識。而。潛。以。告。沈。時。田。州。兵。死。守。隘。眾。莫。敢。前。沈
獨。往。戰。三。合。沈。以。奇。兵。千。餘。驍。間。道。繞。後。側。旗。幟。閃
閃。歸。賊。兵。呼。曰。天。兵。從。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沈。乘
之。斬。首。數。千。邦。彥。死。猛。開。敗。欲。自。經。璋。訪。之。使。走。歸

順率以別館而別將。元等兵欲以萬人搏
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醢迎軍三十里。謂元
元曰。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
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虜為變。幸緩五日。當獲
致。元許之。璋復據棠舍千間。一父而說諸軍安之。
無進志。璋還詭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陳奏。不白。猛曰。
然。顧安得屬章者。璋即令人為猛具艸。促猛出。即封
之。既知猛即所在。乃置酒祝猛。鼓樂殷作。酒半。璋持
醵飲。獻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乎。三。老
智囊補

卷二十二

智囊補

三

奸矣。遂飲藥死。璋斬其首。并印從。間道馳詣軍門。而
斬他。因貫猛尸。詣諸軍。諸軍爭擊殺十餘人。馳
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曰。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
璋。而布政某等復陰害鎮。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
錢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鎮落職。而希儀等功俱不
叙。璋快快。遂黃冠學道。是田汝成老沈老赴安石。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擒之。趙臣啟之。流
希儀主上。而功皆不錄。其何以勸後。兩廣威令浸
不行于士官。類此。書生無遠略。瑣瑣戚戚。與說參

賊。年惜軍國重輕哉。○王弁州一代史。老其叙岑
猛事。亦謂猛實不死。豈惑于石侍御之言耶。李福
達之獄。朝是暮非。迄無確見。不知異日又何以定
真偽也。

○張肖甫

三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分為九管。歲以七管
防海。汛畢。乃歸其餉。頗厚。萬曆十年間。吳中承善
言奉新例。減餉三之一。又半給新錢。錢法壅不行。訴
之不聽。遂為亂。其魁馬文英。楊文用。實倡之。擁吳公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智囊補

三

至營所。窘辱備至。迫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
資。始縱之。明日。二魁陽自縛詣吳。及兩臺。言我實首
事。請受法。他無與也。眾皆匣刃以俟。諸公懼。禍始
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聞。少司馬張肖甫奉便宜命
撫浙。代吳未至。而民變復作。初。杭城諸柵。各設役夫
司干。概應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嚴其法。必
親受役。憚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
利亦怨。望上虞人下仕卿。僑居素舞文。與市大猾相
。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公忿且謂。官無

如亂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諸大將會卿坐他法
荷校諸大將遂鼓衆劫之響應至千人于是焚劫諸
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悉竄匿
張公抵嘉禾聞變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
所留二營無恙耶曰然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
從者皆恐公談笑自如既抵臺治事而羣不逞嘯聚
益衆揭竿立幟哀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毀
垣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
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

智囊補

卷五十二

左都御史

三

平何不告我衆以司夜役不公爲言公曰易耳奈何
以一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然其氣益張夜
復掠他巨室火光燭天公秉燭草檄諭以禍福實明
張之過衢衆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戡悍兵官自悍
民始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
星以二營兵入召伍長撫之曰前幕府誠快用女死
力而不女飽女寧無快快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
亂成矣彼無他勞非女曹側能爲我盡力討捕之我
且令女曹以功飽也然無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

聽命復召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向自縛而請者如
耶一魁謝死罪公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無名
女爲我帥衆捕亂詎論贖且賞矣即不幸死寧死義
乎二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星卿出所從驍勇爲
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
遂前薄亂民連敗之縛百五十餘人而仕卿與焉公
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轅門餘悉釋去于是羣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猶
未伏法急之或生變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則非法

智囊補

卷五十二

左都御史

三

因陽獎二魁功予之冠帶榜于管復其餉如初咸帖
然當二魁自縛時要衆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如予我
棺殮給妻子費衆爲歛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素衆
頗恨又各營倡亂者數十公俱廉得之屆明年春汛
七營當復發公于誓師時密令徐景星以名捕營各
一人數其首亂罪斬之已後捕馬楊二魁至曰女故
自請死今晚矣且女既倡亂又欺衆而攘其資我即
欲貸女如衆怒何又斬之凡九首陳陳門外而使使
馳赦諸營曰天子不忍盡慘女女自揣合死否今而

後當盡力爲國禦也衆盡感泣

兵之變未有不因浚削激成者民之變未有不因勢豪激成者至于兵民一時並變危哉乎浙也幸羣不逞倉卒烏合本無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爲一于此便有个題目可做張公此舉大有機權大有次第尤妙在于不多殺若貪功之臣我不知當如何矣

○王式

浙東賊袁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

智囊補

卷五十一

兵部制府

王式

于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馬耳使懦卒爲僞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過敵則不量力而聞聞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大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翼許朝督右

翼訪首領中軍高張旗幟會果畏訪先攻左右翼會勇冠三軍訪善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衆衆心其衆曰平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嗣兵屬左甄力戰賊而復合嗣驍馬告訪訪忽此令更進嗣號哭復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曉勇善戰向之敗

智囊補

卷五十一

兵部制府

王式

也彼勢我逸是以赴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出不意又擊破之獲

先委之以兩甄以敝其力以驕其氣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節制兩甄先不爲盡力矣

○鄭子元

桓王怒鄭不朝以諸侯伐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

陳亂民莫有同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
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
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
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二十五乘為伍承彌縫戰于
緡葛命二拒曰旂大將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韓世忠

世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
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薛岳懇切世忠遂自鎮江渡師

智囊補

卷三十一

兵部制勝

三

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
敵騎伐木為柵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
坎斃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臣度良
臣已出境而上馬令軍中曰視吾報所向于是引軍
至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開鼓即起魏良臣
至金軍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魏良臣聞
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字也
引千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聲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迭進督寇軍各持長斧上

推人胸下死馬足敵披重甲陷泥濘世忠麾勁騎四
面蹂躪人馬俱難逃擒捷字也等世忠有功於

○劉江二條

金不

建交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
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上聞北平
被圍召劉江人宿遷問策江慷慨請行遂與上約曰
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則進
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得入城守
城者聞救至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

智囊補

卷三十一

兵部制勝

四

砲響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
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
之未幾十七年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
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地高可望
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
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
遣馬步官軍赴壩上小堡備之令騎師秣馬畧不為
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
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齊擊

不用命者，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鱗直逼。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桃園空堡。中官兵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俾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遁入鰲者，悉為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及臨陣，披鎧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部制勝

聖

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師攻之，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即圍城必缺之意耳。此皆在兵洪諸君察察乎，有仙志。

李繼隆

淳化中，李繼隆為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夜入綏州，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師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一

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隆猶未覺，遂進攻夏州。繼隆後復出迎，擒之以歸。已定，夏使

吳玠器

孫原甫才

休寧吳成器，諱吏員，為餘姚主簿。時胡梅林用兵之際，聞倭至紹興，欲擇能事者往探。縣令已遣丞丞，不欲行。吳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縮，况交兵乎？」丞以告令，令壯其言，為于院胡公名見，問吳簿能拒賊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當以某部二千人界汝。」吳曰：「不須如許，但容某自選擇，乃可。」繼之，吳于教場立格，選得五百人，帥以往。兄所過出村，俱束裝某過。吳諭之無畏，大兵隨後至矣。但爾曹須從我戒，衆唯雅聽命。吳指山間草積，謂曰：「爾若過此，皆非爾有。今與汝約，以飽聲為號，為我舉火焚之。我為汝殺賊衆。」許諾。夜半，行至陶家畝，探知倭船十隻泊河下，群倭擄掠既飽，聚飲林中，擄歸人而助乃分遣五百人，鐵甲守船者，徒其馬連舉大砲，山民如約皆舉火，倭手蒙中聞砲聲驚起，則火光燭宛，燒大船至半，河下已失船。方榜復尋覓，吳率衆呼譟而至，斬獲甚

卷二十二

兵部制勝

聖

百戰後自此起。不敢犯紹興。胡公上其功。請封。其

如此吏員。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

楊銳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既募江賊監司喜。公曰。江賊何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遣戍于湖口。縣之高鎮。可以遠望。有驚即可達。乃繪圖呈南部及各臺。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

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聞寧濠變。作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礙。寇攻城。復敗去。濠泊船南岸。聞不克。大怒。率眾分攻五門。各首舉水為礮。甚急。公裂帛布覆船。舉火。千數。發。所蔽木上火。發盡。寇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寇復于北濠結水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隊軍火。銳定石。破鐵金鼓。迎置城上。元兵望見。驚懼未進。潛使一卒從間道出。見賊船。且薄。暑力。夜。賊去。公募

善泅者數人于船中。聞賊聲。即斬首。縛其。後。感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嘆出涕。舉帆順風而還。

安慶不守。則陽明之功。不成。故以楊銳附陽明之

宸濠。教。辛。利。要。子。已。拾。

趙南都。亦。未。能。得。志。也。其。後。

為。時。妻。夫。人。高。不。想。上。降。只。以。

補卷二十二終

兵智部詭道卷二十三

鄭公子突

夫槩王

關伯比

蒼賈

田單

江東橋

張子房

李廣 王越

孫臏 虞詡

祖遜等

獨孤永業

賀若弼

韋孝寬等

內應

劉劭

畢再遇

智部補

卷三十三

詭道部

一

侯淵

韓信

元張洪範

越勾踐 柴紹

朱雋 周亞夫

宇文泰

韓世忠

馮異 王駿

達奚武

屈人濮等

狄青

朱景 傅永

張齊賢

張巡

裴行儉

賀若敦

李光弼

虞翻

崔昱

度尚

孔鑄

呂蒙

馬隆

臧宮

周訪

兵智部說道卷二十三

道取其平兵不厭詭實虛虛實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無窮莫知所以集說道

○鄭公子突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膏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移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冊

○去集王

卷二十三

逐之襄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茅元儀曰千古集戎不出數語今則反是戎安得不逞

○去集王

夷敗楚師于柏舉追及清發將擊之聞閭之弟夫陽王曰因獸猶陽虎人子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集之數有歸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大敗楚人五戰及郢

○關伯比

楚武王侵隨使來成焉而軍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

董成關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圖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寵請羸師以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諫曰楚之羸其誘我也乃止

○去集王

卷二十三

其壯士肥牛馬以老弱羸高使者十輩來皆言旬

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發地所長今日往徒見羸者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前兵以我利愚以為何及不可擊上不聽果圍小許自登車顯此

○去集王

系大機庸人奉命強楚楚人師百戰聚于逆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修城守謀從于敗前為賈曰不攻我師往矣不軍庸大勝與百戰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雖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苦蚡冒所以服陞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兩隊以伐庸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楚以不徙而存宋以南渡而削我朝土木之變徐

三

武功倡言南遷賴肅愍諸公不惑其言不然事未可知矣徐云功不幸言而中只此論云

○○田單

終身云云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王曰齊已死城之不援者二年樂毅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是以待其勦齊未所懼惟恐他將來即盡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歸趙燕軍其食而田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集

智囊補

卷二十三

田單

四

下食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城中日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實無能也單曰亦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悉剽皆堅守惟恐見得單又宣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慘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牖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乃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緋衣畫以五采龍文束以炬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半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

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岳為聲

勝廣假妖以威眾乃丹書在自陳勝王置人所罾

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腹中書皆曰大楚興陳勝王

近畿祠中夜篝火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是卒皆夜篝火相與謀曰今陳勝王置人所罾

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誓於水之

上遣巫言同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客當有大功不

則兵皆殺死世充兵周楚人信皆神師之遺教也

巫故以惑之眾皆請戰遂破安客皆神師之遺教也

○王德征秀州賊邵青謀言將用火牛德曰此古

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蠶紙成擒耳先命合軍

智彙補 卷二十三 唐紀三

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我師乘之遂殲

賊眾此可為徒讀父書者之戒陳壽斜之車戰亦

猶是假法之車戰亦猶是

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無變計也斯萬

全之策矣

○江東橋

陳友諒既陷太平據上流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

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

而大軍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自里

趨戰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謂曰二寇相合為患必

深若先破友諒則東寇膽落矣汝能速之使來乎茂

才曰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諒令往必信遂令閹者

智彙補 卷二十三 唐紀三

齋書乘小舸徑至偽漢軍中許以內應友諒果信之

甚喜問康公目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

口木橋也賜食還還囑曰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

閹者還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水極易

以鐵石一宵而成馮勝常遇春率三萬人伏于石及

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外楊瑄駐兵大勝港張德勝

沐虎率舟師出龍江開外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今

持械者偃黃幟于山之右偃赤幟于山之左戒曰

至則舉赤幟聞鼓聲則舉黃幟伏兵皆起是日友諒

果引舟師東下至太勝港水路狹窄遇敵必即退
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及槌疑遇
其應始覺其詐即分舟師千餘向龍江進遣萬人
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諸軍且
沈食時天無雲忽風起西北雨大至赤幟舉諸軍競
前板柵友諒麾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聲
震黃職舉伏發徐達兵亦至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
諒軍大敗乘勝逐之遂復太平

○張子房 大和上 古涼 張子房 通王 李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向
屬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公且
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立爲
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咄秦將果昨欲連和俱
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
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破秦軍

鄭生既說下齊而韓信襲擊遂至臨菑蒯利兵敗
未和太宗遣馮臨卿唐倫等慰撫之蒯利外爲軍
內實猶豫李靜謀曰蒯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

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驚
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也唐倫輩何足惜遂勒兵
夜發大破之二事俱同此

○李廣 王越

廣與百餘騎獨出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
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
軍數十里今姑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
置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乃令諸騎曰
前前未到匈奴陳三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
有彙補 卷二十三 唐書 八

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
解鞍以示不走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獲
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
其騎中解鞍今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惟之不敢
擊夜半疑漢伏軍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大
軍

威軍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虜律至王
嘗不當承欲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虜未敢前
行毋反顧自率驍勇

羌寇武都還虞詡城旁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勦
于陳倉峭谷詡軍結陣示取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
乃發羌聞之乃分步不覺也 兩頁銘

問曰孫臏滅龐而救韓直走大梁消問之去韓而
今且二百里何也失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
速進則彼所不測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
多行速必彈追我數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
到郡兵不滿三千十萬龍明日為五萬龍又明日為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孫臏走魏

九

乃令軍中使強弩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
不能至并兵急攻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兼程
無不中羌大震退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
陳其柵令從東下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
周羌不知其數弩夾道而伏明日暮見火舉而
餘人淺水設伏候不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

○祖述等

車亂大敗龐涓自到

祖述將韓潛與后利十萬之師三日之間滅至
旬遂以布囊盛土在表

山後走五十里抵為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灌
房驛擊無噍類矣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
且下馬無軍聲故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孫臏 虞各作兩龍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

魏龐涓攻韓齊田君增之兵洪曰行不過三十里而
歸齊軍已過而西詡曰房果我寡徐行則易為所及
悍勇而輕齊齊號房見吾龍日增必謂郡兵來迎來
法百里而趣利者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
使齊軍入魏地為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孫臏走魏

十

三萬龍龐涓行三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
三日士卒亡者過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
逐之孫子度其行詡因出城齊擊多所傷殺明日悉
陷可伏兵乃新大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
是令齊軍請射盡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
俱發涓果夜至斫其走路處果大角因掩擊大破之

齊軍萬餘俱發魏

而猶不知其計使千餘人連以饋潛又使數人據

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逃。遂
眾豐飽。大懼。宵遁。

末。道濟伐魏。累勝。至歷城。魏以輕騎邀其前後。焚
燒穀草。道濟軍食盡。引還。有卒亡降魏。具告之。魏人
追之。衆海懼。將潰。道濟夜。唱。量。沙。以。所。餘。米。覆
其上。及旦。魏兵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
而斬之。道濟全軍而歸。

岳飛奉詔招撫嶺表賊曹成。不從。乃上奏。羣盜力強。
則肆橫。方畧則就招。不加勦而遽議招。未易也。遂率

督囊補 卷二十三 岳飛傳 十一

其入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謂兵食吏曰。曰。
糧盡矣。奈何。飛陽曰。且反。茶陵已。而顧謀作。失意狀。
頌足。而人墜。今逸之。計謀歸告。成必來追。即下令。庫
良潛趣遠。嶺未明。已逼賊壘。出不意。驚呼曰。岳家軍
至矣。飛乘之。遂大潰。自是連奪其險隘。賊窮。飛乃
招令。可行矣。

孫順強而下之。弱虞胡弱而示之。強祖逆擅道濟。
饑而不之飽。岳忠武飽而示之饑。

○衛孤永業

陳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
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適周主有疾。
遂引還。

○賀若弼

賀若弼謀攻京口。先以老為多。買陳船而匿之。買
船五六十艘。置于濱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
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
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
戒嚴。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

督囊補 卷二十三 賀若弼傳 十一

按賀若弼攻京口。佯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
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
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勿令彼信。
得通。給臣情兵十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未命。
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疲。俘獲自然挫氣。淮
南之人。與臣舊相知。悉今開臣往。必皆景從。臣復
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戰自去。此良
策也。陳主不從。以弼為詐。弼氣石以。以還。

○韋孝寬等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民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書跡令善學書習之因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燭燒迹若燈下書者還令謀人送琛琛得書果疑道恒不用其謀遂相繼被擒

齊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寬令參軍曲巖作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廣傳于鄴下時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十一

祖孝徵正與明月隙既聞復潤色奏之明月竟坐誅孝寬真熟于用間者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大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說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貪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股納書成勿泄謀歸

以普示兀朮兀朮大驚曉白其主遂廢豫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為毒害神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執者本清淵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克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高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高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高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高泣允之世衡乃草遣野利書膏蠟致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十一

初衣間密緝之仍祝之曰此非演死不得泄若世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蠟通一幅來誅遣野利野利見蠟度必有書索之歸曰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高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高堅執無書至垂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高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已將軍事矣吾將將軍吾將將軍其人急也問之嵩于是被殺衣取書進入後刻命就就而後遣愛將歸

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奉即相見只令
管屬日即館舍勞問及與州左右則詳至野吏所
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中密覘之生
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
衡度使返當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
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
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雅紙幣中有虜至
急斃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
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
智囊補

卷三十三 兵部議道 五

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為請皆莫能得
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
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仲經略軍同所以以

○內應

杜子美遠不及矣

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有錢工三
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
穿地道周賊營中機之以木至期遣將將數千人
出如降狀成皆屬目俄而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
賊衆驚亂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李元平至涇州募工徒葺理郭郭李希烈陰使勇壯
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
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執役者應于內縛元平馳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入寇圍興化府都督劉顯奉勅
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逗遛不進久之懼罪
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
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率兵潛
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
詐充劉卒齎入城中信之至期賊見劉兵入城遂
智囊補

卷三十三 兵部議道 其

陷之夫中國所以能制夷狄者智也今智反在夷
狄可不為寒心哉楊嗣昌安襄陽

○劉郭

劉郭安丘人初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翔朱溫
率師迎于岐下師範欲乘虛據兗州郭先遣人詐為
人油者現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視羅城下一水可
引泉而入遂誘之郭乃告師範請兵五百自水可
衛故而入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
朱溫遣大將高從誨來攻城良久外援俱絕郭計

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于外與將士同甘苦二
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走守陴者從之不可止彥溫遣
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及
揚言于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
之外軍果疑彥溫即戮于城下于是守軍遂固和後從師
果敗晉王于河曲欲乘勝潛走太原慮爲晉軍追乃
結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櫟而行數日晉人
方覺

智囊補

卷三十三

七

○畢再遇

畢再遇嘗與金人對壘一夕教營去而旗幟于營後
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
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侯淵

魏爾宋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咸以爲
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
用淵家廣張翼等參謀攻具師數百騎添入去前自
餘軍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入皆還

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諷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
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師騎夜進昧且
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韓信

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
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
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定河東

信既破魏代遂與張耳東下井陘信武君李左車說
君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

智囊補

卷三十三

十八

成安君曰信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信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
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信成安君不聽信
使間視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信
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
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後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趙
將皆莫信伴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
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照
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伴棄旗走水上軍水上軍
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于是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
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走漢兵大擊
大破之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因問信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以背水陣取勝何也
信曰此在兵法領諸君不察耳法不曰陷之死地而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十九

後生授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也所謂歐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入自
為戰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手諸將乃服
秦姚守渭橋以拒晉師王鎮惡源渭而上棄蒙衝
小船行船者皆在賊內秦人但見船進以為舟
至謂秦軍惡令軍中食甲皆持使登岸後者斬
秦姚使人解脫渭水逃急後不見乃論
晉姚使人解脫渭水逃急後不見乃論

隨說冷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
矣乃身先士卒乘勝爭進大破不軍李復亂宜
撫使撤韓世忠追擊所部不滿千人乃分為四隊
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
後隊勦殺于是莫敢反顧皆死戰大敗之斬復此
皆非小陣之故智也○楊素攻陳時使軍士三百
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
所屬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置無願留者又對陣
時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
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退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
死之心以是戰無不克素用法似過峻然以御積
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氣夫使法嚴於上而士知
必死雖置之散也猶背水矣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十

信已襲破齊臨淄遂東追齊王虜使龍淮將兵救齊
或謂龍沮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
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添壁使齊王遣其信臣招所
亡城亡城間其王在楚又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

沮輕韓信為易與遂戰與信夾潞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泝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沮使左車之謀行信必不能得志于趙使或人之說用信必不能得志于龍沮統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過哉

○元張洪範

張弘範字仲討李璵于濟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圍城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李璵

王

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肯有來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璵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璵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璵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墮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厓山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

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舉蓬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解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疎構戰樓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蜩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少帝赴水死張弘範乃世不

○越勾踐

柴紹

乃人身

吳間問伐越越子為踐辱之陳干構李勾踐患吳之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李璵

王

整也使死士再會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一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其恥赴刑敢死遂自剄也吳師屬目越子因而伐之犬敗之

一辨人勝如死士者勝如勤平是皆創所設誘得

宋曾有

○朱雋 周亞夫

黃巾賊十萬人據宛。朱雋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恐眾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北。遂乘城而入。

太尉周亞夫擊吳楚。堅壁不戰。吳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後吳奔壁東南。取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逐西北。不得入。

合觀二條可識用兵之變

得養補

卷二十三

三

○宇文泰

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從高昂趣上洛。高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將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將渡。此欲綴吾軍。使軍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實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廣陽而驕。令其之。然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應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此。兵無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塹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

韓世忠作浮橋。宋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實泰必。韓世忠言欲保龍石。而渡軍東出。至小關。實泰俾開軍。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實泰自移。傳育長安。

○韓世忠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時韓世忠駐鎮江。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不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發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指。于

韓世忠

卷二十三

三

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字董問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副將捷李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月寇軍各持長斧。上搭人胸。下伏馬足。敵披甲陷泥。謀世忠應勁騎。蹂之。人馬俱斃。擒捷李也。

○馬異 王陵

馬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同伏于道側。以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隊賊見勢。遂悉眾攻異。異

乃縱兵大戰。日長。賊氣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亂。遂

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之。

此番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峻率所部二

千與臨洮兵合。計奇兵七百。易以服。夜襲賊營。去

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驚疑伏兵在

自相鬪。凡者萬計。

○達奚武

宇文泰遣達奚武視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

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

還。

○尉人濮等

華氏叛。宋公討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賊于濮等

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尉人濮以誘賊。賊人

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出楊徽者。公從之。

眾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尉人濮。以衆襲首而虜之。

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羅。

尉人濮一奮而衆皆揚徽王。張買一守市南。

○忠義在人心不泯也難其相之者耳

唐玄既敗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澹日清之空。

在者諸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雖得無益。無忌曰。留也

後既不在此。守衛必弱。我以勁兵攻之。成擒必矣。擒

之則彼且以爲失軍主。而我徒言。言已得賊。則我

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果一鼓而無

獲。遂鼓噪唱曰。斬何澹之矣。賊賊以爲然。先走解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

置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謀曰。已獲李密矣。皆

呼萬歲。密軍亂。遂潰。李密密不拒降。唐

王文成與韋王戰。尚銳。值風不仰。我兵少挫。急令

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銳砲之間。少而

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呼。李密王已擒我

毋得殺我。一時驚擾。遂大潰。矣且賊兵既窮。便

思欲潛遁。見一。舟。船隱在蘆葦之中。密大。聲。呼。賊

船。賊。船。請。渡。意。遂。中。軍。諸將。前。未。知。其。計。遂。獲

知此。

○狄青

狄青為延州指揮使。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嘗戰。陣過寇多北。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焉。虎翼所破。

○朱景傳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大半。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永曰。自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智囊補。

卷二十三 齊書

主

二部。伏于營外。又以駭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趨淮。火既競起。不辨淺深。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張齊賢

齊賢知代州。契丹入寇。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相。得齊賢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

西南三十里。列燧。為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意謂并師至。戰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于土鏹。擊其大破之。之。契賢將相之才。

○張巡

今。依潮國。睢陽城中。矢盡。張巡縛藥為人。披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之。潮追奔十餘里。

開禧中。畢再遇被圍于六合。軍中矢盡。再遇令人

智囊補

卷二十三 宋史

主

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蟬。獲矢二十餘萬。蓋祖張睢陽之智。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勁兵凡十餘萬來攻。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刻高為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砲震雲。斯之一發中其左。子奇乃退。

○裴行儉

調露元年。大總管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為虜。欽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並。資陌刀。

勁弩以贏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放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全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賀若敦

後周時陳將侯瑱等圍逼襄州賀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羅之間初士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士人裝船伏甲上下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競來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智囊補

二十九

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陳軍陳軍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及亡奔瑱者並疑不受

○李光弼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洛洛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此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渡河悉繫入城思明怒遣人船欲燒浮橋光弼先敗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遂

鐵又盡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能進須臾自滅

○虔翻

呂蒙既誘糜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聞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于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按誅之蒙乃入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智囊補

三十

有此謀伏輩南郡自足死守未而下方其死也總是玄德不定都荊州之誤任其荊州主

○程昱

不添得守

兗東何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物劫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屯也昱因請縣丞太姓薛桑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過欲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吏民不肯從昱謂分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分乘雲登城大呼曰賊無能也山賊聞之民奔走相

隨昱遂與之共守度來攻昱擊破之

○度尚

桓帝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反交趾守臣望風逃潰帝
詔度尚為荊州刺史尚至設方略擊破之窮追入南
海軍士大獲珍寶然賊帥卜陽潘鴻遁入山谷聚眾
猶盛尚擬盡殲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
陽鴻作賊十年習于戰守我兵甚寡未易輕進當須
諸郡悉至并力攻之軍中且志聽射獵兵士大驚皆
空營出獵為樂尚乃密遣所親潛焚諸營珍寶一盡

智囊補

卷二十三

三

略盡獵者還無不涕泣尚乃親出慰勞深自引咎因
曰陽鴻等財賈山積諸卿但并力一戰利當十倍此
些何足介也眾且憤且躍尚遂粉秣馬蓐食明旦出
不意赴賊屯賊不及拒一盡盡殲之尚用此亦一

孔鑪

尚至西人也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
養子曰阿刺斡力絕倫被甲三襲連三矢不離地而
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俱行夷寨近苗之界皆
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徑其境者毀券也苗初之

官司探捕必謂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而捕遠苗之

不可用者誣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咸懼而投之
為寨主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江官苗
以收鷸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公鑪巡撫貴州
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
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
以時事通查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惟阿
溪為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因批之通曰言之而
公事辦則一加受福不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笑公

智囊補

卷二十三

三

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如未公曰為
何溪通路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
公必劫此兩人方可公曰諾翌日將佐庭參公以欲
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
眾既出公私詰會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辨不已公曰
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居間辦而不服吾且斬汝
叩頭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為我取阿溪乎曾曰陳
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
曰無如阿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選瑞入公訊之

如訊會者瑞與領會會曰勿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
第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訪彼出
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首俗喜鬪牛瑞乃覓好牛
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
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無暇溪問都堂何
如曰懦夫無能為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
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路之何如瑞
曰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
曰適見道中牛慨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
智囊補
卷二十三
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為不利溪刺威

夫刀見會會願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廟
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
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會大呼伏兵
起叢薄間擒溪刺手縛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
州見公磔于市一境始寧
○呂蒙
呂蒙既領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并兼
心且據上流乃外倍修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
南羣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
智囊補
卷二十三
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土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
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
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除與
圖計蒙以陸遜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乃薦遜自代
遜遺書與羽極其推諫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權
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鏘鏘
中使白衣搖旗作商人服晝夜兼行行到江邊
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直抵南郡傳士仁糜芳
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有取民

家一笠以蓋官鎧者其人係家鄉里番涕斬之于是
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有恤耆老間所
不足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
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
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
信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吏士無開心羽
遂成擒

馬隆軍師一門以不能為

太康初南虜寇奚每為邊患西平太守馬隆帥軍討

智囊補 卷三十三 晉書馬隆傳

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

隆無征討意御衆息息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

隆之政不敢為寇

○賊宮

建武十一年賊宮將兵至中應屯路越時公孫述將
田茂任滿與空彭相拒于荆川彭戰數不利越人謀
叛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
至宮夜使鉅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
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

罪帥乃率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灑酒饗賜慰
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周訪

周訪擊斬張彥于豫章訪亦中流矣折前兩齒形色
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敵乃密
遣人如樵薪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
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為
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後終
我無救軍當還掩襲且促濃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
智囊補 卷三十三 晉書周訪傳

果至隔水不得進

冥智部武案卷二十四

項梁 司馬師

李綱

戰車

吳玠 吳璘

撒星陣

鴛鴦陣

郭忠武

輪圍

凱口圍

太子晃 司馬楚之

恒崇祖

柴潭

宗澤

浮梁

韋孝寬

羊侃 楊智積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冥智部

一

張巡

王稟守城

許遠

王濬 王彥章

韓世忠

船置草

馬略

縱烟

奔敵

拐子馬 鐵浮圖

錢傳璣

竹筒

用虞 用獅

兩馬 師蟻

無底船

鐵菱角 火老鴉

分兵

舍兵 萬離策秦 王朴策周 竹鼠

張魏公

孟宗政

劉猷

盛景

柴斷險道

楊璇

晁錯

習馬鍊刀法

兵智部武案卷二十四

學醫廢人學將廢兵匪學無獲學之貴精學彼
車藉其前旌青山綠水盡本分明集武案

○項梁 司馬師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每有大難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
子弟以知其能後果舉事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部署豪傑為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
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梁乃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智部

皆服 梁以能將考後云

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民間誅夷時一朝而
竟莫知其所以來

○李綱

李綱云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
師又積而萬一千五百人為軍其將帥正長皆素
故平居恩威足以制服行陣制足以相使若身
臂臂使指無不可者所以禦敵而
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 兩選一人

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制制官節制制制官有

都統制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閒居則閱習有

故則出戰非特兵有以相識而恩威亦有以相服

又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

保將帥其敗將逃幸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帥之罪

使必以實告而優恤之又納級計功之法有可議者

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攻射賊于數

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類宜令將帥保則

智囊補

卷二十四

二

全軍推賞

其法本於管子但彼寄軍令于內政猶是井田遺
意此則訓練長征尤今日治兵第一務

○戰車

李綱請造戰車曰虜以鐵騎勝中國其銳有二而非
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
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
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
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在有束不得而逃

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離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鈴及兩重重各四旗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入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鈎索正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從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

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鋒大以爲陣止則鈎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撫地方地多曠衍車戰爲宜器械乾糧不煩馬馱運有用之城策不飼之馬因獻圖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遲重難行率歸于廢故存煥煥車之號謂行不律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棄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爲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浮易圯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爲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萬全故也法易故哉嗚呼苟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麟麟呼矣

○○吳玠 吳璘

吳玠每戰選勁發命諸將分番迭射號注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不能當

奕。奕。仿。車。戰。餘。意。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大。最。強。弓。次。強。弩。晚。膝。以。俟。大。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大。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連。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為。兩。翼。敵。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辨。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用。之。以。分。制。其。騎。兵。以。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部武案

五

希。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射。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翼。以。馬。軍。為。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 ○ 撒星陣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故。殺。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開。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然。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

金人失據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威臨陣戰酣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云

○ 鴛鴦陣

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腰一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挨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遲不進即以軍鋒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先以救牌長鎗救先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 郭忠武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部武案

六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備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盤深壘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陷

今其法想尚存何不試之

○ 輪圓

政和中央州夷酋十漏反漏據輪圓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櫺窗道穿坑阱什巨橋布梁茶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

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持險不設備又山多生
保乃遣壯丁捕探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之
保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
奇兵從險絕處負梯衝枚引保上既及賊柵出火然
炬保熱狂跳賊慮舍皆焚竹保窺其上輒發火賊號
呼奔撲保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遙望見火直
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下漏突圍
走追獲之此法實奇創云 羣保何罪乎一
鄧艾白陰平襲蜀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

卷二十四 魏書

七

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聰自曩惟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其功甚奇而
其事甚險夫計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鑿山構閣
非一日之工也即平日不知儆備而臨時豈無風
聞豈皓等蒙蔽庸禪怡堂如所謂置羽書于堂下
者乎不然艾必無幸矣趙通之用保出于創奇亦
繇賊不設備而然故曰憑險者固恃險者亡○李
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等語不必解賊不能
入如是則必無陰平輪圍之失矣

○凱口圍

肅靖十六年何師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
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為亂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
壁斗絕獨一徑通前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涸
積糧可支五年總商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
觀水西兵數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遂重賞
乃行提兵萬餘屯國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
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
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復條上絕壁者與千金

卷二十五 魏書

八

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銀鐵鈎傳手足為指爪人腰四
微一鈎約至木憊足即垂微不引人人帶銃砲長微
而起候兩聲夜皆黑不辨咫尺虎視緣而上微聞刺
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微
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微蹲樹間壯
士應命者復由木間爬緣而上至國頂適為賊巡檢
者鳴鐘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鈎斬之鳴鐘代
鳴賊者賊惘然不覺也至微下引樹間人樹間人
復引下人繫索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

竟抱太呼曰。天兵上國。乘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墮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城上圍克宅。令軍中日賊非關格而擄。及黎明後。賊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齊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三百官兵。成團。月餘。阿向復為。擄。凱口之功奇矣。顧都御史幕下。豈乏二壯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官土官之恃功驕恣。亂相尋而不止也。至于阿向之局未結。而遽用班師。使薄戍孤。

縣全無犄角。善後萬全之策。果如是乎。致賊黨復熾。襲殺戍卒。向以中敵。今還自中。復忽按察僉事田汝成之戒。輕兵往勦。自取挫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燼。呼書生之不足與談兵也久矣。豈獨一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書。談利害中窾。今略附于左。汝成聞克宅復勒兵勦。固獻書曰。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利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往一二梟獍。其窟穴竄竊為姦者。皆內儲振精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適取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

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譴呼而起。非有旁察渠酋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陞伏其中。無異磨金。強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決廣蓄大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膺獅虎。是曰刀鋸之鬼。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輪潛。

輓以給其中者乎。不然何所持以為生也。夫蠻貊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拒險四塞。以困之。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尋食屠戮。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遯。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棄陳麾下矣。若未我軍。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勢。不可不鑒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

銳或晨昏情臥刀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寡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且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唐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不意以微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國之策不可不距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云

○太子晃 司馬楚之

魏主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

智囊補

卷二十四

魏書

十一

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滌曰賊營虛盛其眾必多不如須大軍至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榮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是又詐揚塵以誘敵不可不知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主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者

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餌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賊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垣崇祖

魏師二十萬攻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墀肥水以自固衆恐勞而無益且衆寡不敵崇祖曰若巢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墀肥水墀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

智囊補

卷二十四

魏書

十一

堰吾歸衝水之皆爲流屍矣魏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數遂退走

○柴潭 報九世之仇

孟珙攻蔡蔡人特柴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千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遣人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箭箭遂濟師攻城克之

○宗澤

宗澤以計敗却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犯。

○浮梁

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于德勝。舊制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存。進以葦竿維巨艦。繫于王山巨木。踰月而成。浮梁之簡便。自存進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

智囊補

卷二十四

三

采石江上。乘小舟。繫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渡江之廣狹。因請開上書。請造浮梁。以濟議者。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恒自荆渚而下。先試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寸尺。

○韋孝寬

魏韋孝寬鎮玉壁。高歡傾山東之衆來攻。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

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歡遂

丁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賊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

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

掛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干。灌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四

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以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

○羊侃

楊智積

子好義人

侯景之圍臺城也。初爲矢頂木。驅來攻。矢石不能制。

維尾炬。施鐵鐵灌。以油。擲。上焚之。立盡。賊又

西兩面起土山。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

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

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無勞設

備矣市動果倒賊既頻攻不克乃築長圍朱昇等
山擊之侃曰不可賊久攻不克其立長圍欲引城中
降人耳今擊之兵少不足破賊若多萬一失利門隘
橋小白相蹂踐必大挫此自弱也昇不從一戰敗
退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雨城內土崩賊乘之垂
入侃令多擲火把為穴城以斷其路而徐于內築城
賊卒不能進未幾侃遣疾不破賊思王差提任伯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于
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十五

○張巡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應機守備賊為雲梯勢如半虹
置薪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
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
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燄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機
關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板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
驢攻城巡鑄金汁滿之賊又以上囊積柴為登道從
登城巡磨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

火焚之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王稟守城

金粘沒曷攻太原恐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
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鴉車偏橋雲梯
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
砲聽砲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
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虎柵下又置櫛布袋在砲櫓
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直墮壕之法先用洞子下
置車轉輪上安居不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纏上又以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十六

鐵裝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砲次相續凡五十餘
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火以
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賊即先築
壕為竅致火礮在內候其薪多即便放登于水中其
勢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譟其治豆
大至能不令填壕其鵝車亦如鳩形下亦用繩
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土稟亦
亦設跳樓亦如鳩形使人在內迎敵鵝車上
下以帶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

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

○許達 此乃一詞使不口右宸法之新者

許達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厚富均役喻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智囊補

卷二十四

七

○王濬 王彥章 愚謂近城要地皆當倣此立牆可使寇不臨城矣

吳人于江濱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鏈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鏈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燃炸燒之須臾諸液斷絕舟行無礙晉王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經河南北為兩城說夾寨王彥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下場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轎夾乘

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伴醉起更衣引精兵于滑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火鎔鎖因以巨斧斬斷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

○韓世忠元不嚴 范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用鐵纜貫大鈎校驍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斂纜一縱則拽一舟泥之兀朮窮蹙大快焉世忠功不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十八

民舟揚帆過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甚飲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撥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躡草屨用長脚鎖能及遠倭覆溺者甚眾

○船置草 楊素襲蒲城夜至河際收陶買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衝敵而濟

○馬降

馬降計機能虜兵勁甚負鐵轡降于夾道累石而行不得前而降卒悉被岸甲無所留疑遂大破之

○縱煙

隋兵與陳師戰退走數四賀若弼輒縱煙以自隱
哥舒翰追賊入隘道賊乘高下木石擊殺甚衆翰以
種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會東風暴急賊將崔乾
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種車之前縱火焚之煙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

○李勣

薛延陀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洗
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授馬以追奔失于應接罪至

智囊補

卷二十四

九

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亏矢
俱發傷我戰馬積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
奮以衝之其衆潰散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扶馬者
衆失馬莫知所從遂大敗

○拐子馬

鐵浮圖

元末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名拐子馬
又號長勝軍每于戰酣時用以攻堅官軍不能當堪
城之役以萬五千騎來岳飛戒兵率以麻扎不入陣
而卻視但所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

軍奮大膽之

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旌甲耀日鳴鼓長驅

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甲執短刀入京親陳但低視

所人壓馬足飛不學古法豈暗合乎

元末有牙兵皆重鎧用鐵鐵兜率周匝綴長箴三人

爲伍貫以韋索號鐵浮圖順昌之役方大戰時元末

被白袍乘甲馬以三千人來劉錡令壯士以槍標去

其幾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鐵傳瓊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十

吳越王鋹遣其子傳瓊擊吳人拒之戰于彼山吳
船乘風而進傳瓊以舟迎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
與戰傳瓊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
傳瓊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
吳人踐之皆僵什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竹筒傳瓊

傳瓊之信風小傳瓊之信風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
陣則割棄竹筒俟籍其豆于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
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致士馬俱罷

○用虎 用獅

魯莊公十年齊師來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師不難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乃自郕門竊出蒙臺出而先犯
之火敗宋師齊師乃還

城濮之戰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本此

魏主為南陽太守房伯玉所敗乃自引兵襲克宛
王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
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簣下突出擊之魏主
馬俱驚

智囊補 卷三十四 新纂 王

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
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
形典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以不棄長風
朱泊園深州李惟岳以田悅援兵至惟岳將王武俊
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泊繪帛為後獵象使猛士百人
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因擊破之

○師馬 師驍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國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
迷失道管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而隨之

得道行山中無水阻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蟻蟻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
而阻朋之智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
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古聖開天制作皆取師于萬物獨濟一時之急哉
○無底船

襄城之圍張貴為無底船在餘艘中懸旗幟各立
士于兩船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其
入未有之奇也

智囊補 卷三十四 新纂 王

○鐵菱角 火老鴉

流賊犯江陰縣人以鐵菱角布城外渚土中縱火
其間賊爭掠不悉陷者菱角不能起擒數十人後更
不敢近城

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
其名水老鴉蘆葉及火于駁水中發之乃為製形如
鳥喙持之入水以啄鑽船而焚發之以自運轉
船可沉試用之已被一船賊賊謂江南兵能水也
於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為守兵所處

○分兵 合兵

越伐吳軍于江南吳王軍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師
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戰及
昏乃令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
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鳴鼓中水以須吳
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待
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
涉不鼓不躁以襲攻之吳師大北遂圍吳

智囊補

卷二十四

三

僑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
敗大事去矣乃全軍而進棄去釜餼持三日糧以示
必死遂敗漢兵直逼成都桓溫之克虜也
分兵用其計合兵用其銳有分而勝者蓋會率
維子細關而鄧艾別蹊陰平道襲蜀是也有合而
勝者吳夫差三萬人為方陣以勢攻晉人畏之
也有分而敗者黠布為三軍欲以相救或言兵在
散地偏敗必皆走布不聽而敗是也有合而敗者
元承順昌之戰兵集城下太眾不能轉動是也

○范雎策秦

范雎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
走韓盧而搏寒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
東者是穰侯為秦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
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
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之寸也得尺則王
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必
中國以為天下極以威楚趙楚趙必皆附楚趙附齊
必懼矣如是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

智囊補

卷二十四

三

○王朴策周 王朴一人所陳以心家
周世宗時拾遺王朴獻平邊策畧云攻取之道從易
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
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
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進實擊
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
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
飛書召之矣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
之寇必須強兵力攻然不足為邊患也世宗奇之

及試其後宋興卒如其策

○任環李淵汾州人

李淵兵發晉陽入臨汾去霍邑五十餘里隋將宋老

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

屯河東以拒淵諸將請先攻河東任環說淵曰關中

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馬翊積年知其豪傑請

往論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齊河指韓城逼鄆

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

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裴寂曰屈突通擁衆據

智囊補

卷二十四

隋書

五

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

背受敵此危道也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帝累

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

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時日

敵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且衆

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

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會久雨淵

不能進軍中乏糧劉文静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

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還救根本世民

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

顧慮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

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

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

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

爲賊用何以自全淵不聽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渡

不得入號哭于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

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

血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兵已發奈何世民曰右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唐書

三

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乃與建成分

道夜進追左軍復還已而太原運糧亦至諸老生戰

斬之日已暮無攻城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授任環之策即李密說楊玄感魏思溫說徐敬業

者特太宗用之而勝二逆不用而敗耳○楊玄感

之謀逆也李密進三策曰天子遠在遼海公若長

驅入荊直抵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擒

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並

求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

失其根本。可從圖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誘令。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目經城不技。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為上策。密知計不行。退謂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勝。吾屬為虜矣。未幾玄感敗。徐敬業舉兵。問計于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太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眾。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

智囊補 卷二十四 齊東野語

尚在宜先并常潤為霸基。然後敢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毫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業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恩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為矣。○李密為玄感策。何實自為策。又何愚也。思溫之謀善矣。而敬業本謀。實不為勤王。奈何從之。李士實亦勸逆。遂直趨洛陽。攻安慶亦李魏之故。智濠不聽而敗。夫兩軍相

虐則天。其徒三李。舉兵猶曰有名。彼逆濠何為者哉。天不佑叛賊。即直擣南都。亦未見其必勝也。按宸濠兵起。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太守張文錦與守備楊銳等合謀。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激怒逆濠。使頓兵挫銳于堅城之下。而守仁得成其功。雖天奪其魄。而文錦諸人之智亦足術矣。

九軍陣法 李密一廿沒言焉。終其不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為陣。行則行。止則止。在則以駐隊。統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碍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縶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別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部法案 天

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

○張魏公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籍水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明閣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取魚水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嘆息而去

○孟宗政

孟宗政權東陽軍金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

智囊補

卷十

兵部郎中

无

據盛沙以覆樓棚列幾濬水以提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鑿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蒿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道路湖戰佩防城內穿窬縱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鞦以煙之制人室以濕礮折路以剝土城類樓陷宗政撤樓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乘築腰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濠坑培外射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劉龍

劉龍為揚州刺史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十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中備建安十三年孫權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遭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破走

○盛昶

盛昶為監察御史以直諫請羅江縣令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之傲論散

智囊補

卷十

兵部郎中

子

其黨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借稱趙王所至屠戮攻臣初官軍覆隔殺汪都司勢巨測羅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畫開四門市中各開戶藏兵于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云弱遣迎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砲聲兵突由各橫截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戰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隸銷矣

柴斷險道

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請救
衆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
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
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之獲馬三百匹

楊璇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
多而璇力弱吏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
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教弓弩
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
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部

主

鬼錯

匈奴數苦邊鬼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必
之急有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故
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
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
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

溪關中國之馬亦與也險道傾仄且驍兵射中國之
騎亦難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易拔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長短相雜遊擊往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
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鉞戟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
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等歸者數千長技與匈
管囊補

卷二十四

兵部

主

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習馬鍊刀法

北虜馬生駒數日則繫驛馬于山半駒在下盤旋母子哀鳴相應力掙而上乃得乳漸移繫高處駒亦漸登故能跳峻如砥今養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儆其法馬自可用又倭國每生兒親朋飲鐵相賀即投于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刀剛不吐當今勦衛之家世武爲業而家無銳刃愚竟亦宜倣此箕裘弓不足爲笑也

卷十四

習馬鍊刀法

北虜馬生駒數日則繫驛馬于山半駒在下盤旋母子哀鳴相應力掙而上乃得乳漸移繫高處駒亦漸登故能跳峻如砥今養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儆其法馬自可用又倭國每生兒親朋飲鐵相賀即投于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刀剛不吐當今勦衛之家世武爲業而家無銳刃愚竟亦宜倣此箕裘弓不足爲笑也

馬

習業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閩智部總叙

馮子曰語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其然豈其然乎夫祥麟雖祥不能博鼠文鳳雖文不能攫鬼世有申生孝已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聖善首推邑姜孔子稱其才與九臣埒不聞以才貶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則情無才而可以爲德則天下之情婦人母乃皆德類也乎舜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齊也日物而月代婦所以輔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昭昭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閩智也賢者以別于愚也雄畧者以別于雌也呂武之經橫而不可訓也靈芸之屬智于技上官之屬智于文纖而不足術也非橫也非纖也謂之才可也謂之德亦可也若大孝義節烈彤管傳聲亦閩閩中之麟祥鳳文而品智者木之及也

習業補

卷二十五 習業

晉部賢哲卷二十五

趙威后

劉娥

肅宗朝公主

柳氏婢

崔敬女 紹秀

樂羊子妻

孫太學姪

吳生姪

陶侃母

李禽母

王孫賈母

趙括母

柴克宏母

嬰母王陵母

叔向母

嚴延年母

伯宗妻

李新聲

卷二十五

婁妃

董氏

王章妻

陳子仲妻

黃霸妻

傅負羈妻

屈原姊

何無忌母

漂母

潘炎妻

王珪母

許允婦

辛憲英

庾玉臺婦

李衡妻

王佐妾

李文姬

王冀公孫女

李夫人

高皇后

李景伯母

唐湖州妓

唐湖州妓

陶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趙威后 此等婦人亦不長云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時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無眚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子無恙耶？」

智囊補

卷二十五

一

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簪珥。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外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既冊后。詔起鰥。餽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勸左右停刑。手跪上略曰：「廷尉之言。開國大政。忠臣豈以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山崩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皆歸妾。臣妾唯憂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

智囊補

卷二十五

二

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賢臣子。舉亦不亦。

太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肅宗朝公主

肅宗諱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素裳。參差。天寶末。將將阿而恩伏法。其妃配掖庭。後為國。樂工遂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而恩其逆人。其妻亦同。則人不合。」

王母之座。若果免禍。又豈忍使其妻與妾。便處。處。笑謔之。其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憫。遂。而。免。阿。和。恩。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氏。也。云。云。大。賢。美。所。布。之。事。何。不。修。乃。尔。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鄴城。有婢失意于城都。密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將。異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伶以婢。至。巨源賞其技巧。他日巨源窓窺通衢。有鬻絲羅者。召之就宅。于東繚內選擇。遂幅舒卷。第其厚薄。開。解。寶。補。

寶補

卷三十五

三

可石時。柳氏侍左。失聲而作。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伶家。翌日而慶。謂其所苦。青衣曰。其。雖。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貴。後。綰。牙。耶。此。獨。都。聞。之。皆。曉。嘆。以。婢。一。人。之。可。貴。且。僕。射。妻。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濟。冲。一。輩。人。

○○崔敬女

絲秀

唐崔州長史吉懋。欲為。屏。現。取。南。宮。縣。丞。崔。敬。女。影。不。許。氏。相。故。督。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車。于。道。車。至。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父。大。哭。曰。我。家。豈。

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自。其。厥。日。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離。姓。望。之。門。何。思。為。耶。柳。氏。不。可。見。自。覺。之。遂。登。車。而。去。頃。後。其。至。拜。相。大。憲。漢。大。事。務。真。宰。相。夫。人。曾。祥。

周顯母李氏字絲秀。少在望顯。父浚時為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為其。數十人。饌甚精。脾。不。聞。人。聲。浚。惟。視。之。見。秀。甚。美。因。求。為。妻。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顯。及。高。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

智囊補

卷三十五

四

屈節為汝門妻。計門戶耳。汝不與吾家為親親者。亦。何。惜。餘。年。顯。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絕無一毫巾幗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

二女詠耳。絲秀。在。敬。女。一。孫。自。祥。

○○樂羊子妻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不。飲。盜。泉。廉。士。不。食。為。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愧。即。捐。之。野。樂。羊。子。游。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且。

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鐵自一
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則前功盡
失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

累羊子遊學其妻動作以養姑嘗有他

者殺而烹之妻對難不餐而泣姑憐問故

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去

返遺金則妻為益友卒業則妻為嚴師諭

戒夫之德則妻又為大賢孝婦

○孫太學妓

舊唐補

卷二十五

五

嘉靖間夢口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為之
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
之以託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
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碎繡以奉
之饒而己如是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還期已及
自傷無貴中夜泣妓審其誠於生終結處使孫穴
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還縣尉遷按察
既成遂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歸者十餘

卑堅忍耳此妓是第一大福心人動天急民

○吳生妓且更難

吳生有聲於庫性不羈悅某妓而囊中實無餘
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博蒲妓乃館生他室中
所遇凡愛博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則
以供生燈火費妓服則就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
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為制服執喪葬之以禮
向人言必流涕不

舊唐補

卷二十五

六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
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貲給之使交結勝已
陽翳吏嘗監魚梁以一封鮓遺母湛還能
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
矣都陽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時
室如懸罄而達僕馬甚多湛語侃曰
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
桂悉割牛為薪到臥薦以為馬

供給達開嘆口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陽大為延禮
侃遂通顯

○李舍母

監察御史李舍母清素貞潔會請祿米送至宅母遺
量之賸三石問其故舍曰御史例不榮又問賸錢
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腳
錢以責舍舍乃追舍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愧色

○王孫賈母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

晉襄補

卷二十五

七

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從
我者左祖從者三百人相與攻殺淖齒求王子奉之

卒復齊國

不殺淖齒則樂毅之勢不孤而興復難于措手止
但仇不共戴已也張伯超作灌圖記傳奇止謂易
歎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大失輕重余已為之

正矣

○趙居母

柴克宏母

秦趙相距長平趙王信秦反間欲以趙奢之子括

而代廉頗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爲然及是將

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

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制軍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

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兄是志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

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生

晉襄補

卷二十五

八

王許諾括既將恐變廉頗約來兵敗身死趙王亦以

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賢母括負母多矣

括母不獨知人其論將處亦高

後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嘿好施不

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

人以爲非將帥才及吳越圍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陳

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榮

義元宗用爲左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敵兵

括雖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嘗言真敢死子也

○○ 嬰母 陵母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束鄉
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
死。王母六賢。西漢第一人物。

智囊補

卷二十五

卷之四

水

嬰母知廢勝于陳涉胡廣田橫英布陳豨諸人陵
 母知興勝于亞父蒯通貫高諸人○姜叙討賊其
 母速之馬超叛殺刺史太守叙議討之母曰當明
 速發勿顧我起裝執釵母罵超而死明
 大義也乃楚項爭衡雌雄未定而陵母預識天下
 必屬長者而唯恐陵失之且伏劒以絕其念死生
 之際能斷決如此女子中偉丈夫哉徐庶之不終
 于昭烈也其母存也陵母不仗劒陵亦庶也

○叔向母

初叔向羊舌肸欲娶于申公巫臣其母欲妻其

叔向曰吾母多而厥饋善德顯矣其母曰子處矣

妻也殺三夫一君子而亡一國兩鄉矣可無懲

我吾聞之是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美

光可以鑑名曰玄妻藥正后襲取之生伯封實有承

心貪慚無厭念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威之

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于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

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是時良之聲也。良子壯

智囊補

卷二十一

+!

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嚴延年母

嚴延年守河南酷烈婦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欲刑戮也行免去汝東歸撫摩慰恤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收獲東海莫不賢智其母亦多時所感太多故乃

伯宗妻

反其婦人女安云下美

肅惟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貴何也曰吾自本

朝諸大夫皆謂我輩似楊子揚子對曰揚子揚子事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意伯宗四我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蓋宗士怒也新庇州卒焉得畢陽後諸大夫官伯宗畢陽實送州卒于刑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妻蓋責之

○李新聲

李新聲者邯鄲李暴女太和中張谷納為家使是而

補囊補

卷二十五

士

有寵劉從諫與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前日天子授從諫節鉞非有拔城野戰之功何以至此父輩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關耳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以一履一蹄為天子壽且章武與數鎮傾覆彼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握自兒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失公不幸為其屬若不能早斷其冊箚以作天子計則宜晚旋西去大夫勿饋一飯恩以骨肉親健兒義言畢悲泣不已谷不決竟從逆死

○婁妃 婁妃諱初傳佳而惜此一佳人

寧藩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

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

吾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僕固懷恩之母勸其子勿反謝綽等赴東市綽

獨不出視皆能識大義者其妃而三耳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

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勢不可久一

智囊補

卷二十五

主

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

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但去莫求

仕遂行至州投刺參州縣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

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

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

隆殺舊縣令喀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

許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此妻何憂也

○王章妻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早失怙無成臥牛衣

其妻欲飲其妻呼之曰仲卿在朝廷有人
仲卿者今疾病困危不自激野乃反涕泣何
復章歷位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常知
不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
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
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一宗妻女
吳長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雖然其妻可及也
其女不可及也

不囊補

卷二十五

三

○陳子仲妻

黃霸妻

是王聘陳子仲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驥
驥食方于前矣妻曰結驥連驥所安不過客膝食
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
妻遁去為人灌園
黃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為楚相子為郡
令子伯遣子奉書于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
曰向見令狐子容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兄楚楚
髮

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悲
曰若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榮何志風志而慚兒女子霸決起而笑曰有是哉
非終身隱避

孟光

梁鴻

桓少君

桓宜

得同心為匹皆能剛華

素途夫之高而子仲黃霸之妻乃能廣其夫志使
炎心頃冷優游無慮丈夫遠不逮矣

○屈原姊

不囊補

卷二十五

三

屈原既放逐其姊聞之亦來歸黃原
故其地名姊歸縣離騷曰女嬃之婁媛兮申其
余哀

梁公

委蛇

其姊諷之以方正

仁傑

往後盧城飲

卓識而効之作用大矣

○唐貞觀妻

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浴而窺之
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吾親育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國君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

子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盡其自取焉乃饋
餐實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重耳入曹令無入儀
賓賜之宮

信負羈始不能效衛叔詹之諫而私歡晉客及晉
之報曹又不能夫妻肉袒為曹君謝罪蓋庸人耳
獨其妻能識人能料事有不可死沒者

○漂母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嘗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嘗
就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

智囊補

卷二十五

五

信往不為具食信覺其意絕去信釣于城下諸母
有一母見信餓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
中必存以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既貴酬以千金

劉季陳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長之妻足懷如母
厚德未數數也獨惟楚漢諸豪傑無一人知信者
雖高祖亦不知僅一蕭相國亦以與語故奇之而
毋獨識授于邂逅憔悴之中與古今第一具眼來
非險為母祠有對云此間不少奇男子千古從

此婦人亦佳惜有太監陋不能為母生色

要道真少時嘗漁草澤歌嘯問者莫不問連有
一老姬識其非常人其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
食所盡了不謝姬兒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
後為吏部郎姬兒時為小令史道真起用之不知
其故問母母言之此母亦何媿漂母而道真胸次
勝淮陰數倍矣

○何無忌母

何無忌夜于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樓

智囊補

卷二十五

六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
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既識大義又能知人

○王珪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
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
見大驚勸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公輔才爾其不疑
見錄一詠珪妻與吳供客親坐上數公皆笑後未及
年珪辭官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

世杜子美有詩紀其事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氏女
京兆見不得贈者三瓦繚夫人知之謂潘曰
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以繚遺奴三百繚其危可知
也勸潘公避仙于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陽謂
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
解命得三乃曰誠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過召客至夫
人垂簾觀之既罷會罷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木
智囊補 卷二十五 婦人

○辛憲英

晉陽航妻辛憲英魏侍中毘女有才鑒初曹不得止
爲世子抱異項謂曰知吾喜不毘歸語之憲英嘆曰
世子代君主國者也代君不可不咸主國不可不懼
宜戚宜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敵爲曹爽參軍宜
帝謀誅爽或呼敵同赴爽敵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
同受顧命而獨專恣于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

耳故曰然則險無出乎憲英曰爲人執鞭而棄其
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難則親昵之任也女從衆而
已敵遂出宣帝果誅爽敵嘆曰吾不謀諸姊幾不獲
下義

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就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
西出祐曰將伐蜀憲英曰會之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
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
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唯仁恕可以
智囊補 卷二十五 婦人

○許允婦

魏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多用其鄉里明帝遣虎賁收
之婦阮氏既出謂允曰明主所以用卿難也卿以能
至帝朕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臣下檢較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較
皆得入乃釋允及出爲鎮北也喜其婦曰吾其免
矣婦曰禮見于此何免之有允更憂之李豐善事
不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

其婦姑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是知爾耳門生欲其
干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
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誦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
平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
數問朝事兒從之犬將軍最猜忌二子卒免于禍者
母之謀也此婦姑也

○○李衡妻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
聽及瑯琊即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

習妻補

卷二十五

元

各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秘機授君明矣君宜自
因詰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止
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
自拘可獄其遣衡還郡如女婦人女子下

○庚王克婦

庚友婦植宜武弟妹女也植欲庚希施及處植友
從其求進聞禁不納女厲聲曰是師小人我你死
不聽我前出笑人適泣曰庚王臺夫小郎短三寸
常因人富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庚

發一則

○○本文輝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二子歸鄉甲時歲年十
三姊文姬為同鄉趙伯英妻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
知事本然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
仁何以遇此害與二兄謀謀隱隱言還京師人
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上二兄受害文姬乃
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
以六尺之孤李氏存亡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雙

習妻補

卷二十五

辛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
卜于市各為異居陰相往來受從受學酒家異之
非常人以如妻愛更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
為災告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
臣免死者子孫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固乃以
本末告酒家酒家具事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聞而感嘆曰知公正直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
弟輩而得濟豈非天耶

以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矣矣惟引
從而已 文姬卓後共哀令人涕淚

○○王佐妾

都指揮使王佐學錦衣象而陸松佐之松千炳未二
十佐器其才貌以妾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
不精刀筆炳甚德焉後佐卒炳代父職有寵旋掌象
勢益張而佐有孽子不肖縱飲博有別墅三炳已計
得其二最後一墅至雄麗炳復圖之不得乃陷以狎
邪中罪捕其黨與其小才奴一二使鑿成佐子罪而
宵囊補

卷二十五 賢妻

主

後捕之死杖下者數人矣佐子署甚而會其母故妾
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方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而
脅之其子初亦固抗毋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詳其
子惠呼母曰兒頃刻死忍助嗟耶母曰死即死何
說指炳坐而顧曰此非兒失作此等事也
亦非一而生汝不肯子天道也復哭曰炳頗愛亦復
秀媚汁下施遺事遂寢一妻耳駐至三令

○王冀公孫女

猛有累日

陳恭公執中當國日曾魯公孫起居注除休館恭公

王冀公孫女曾氏也歲且拜恭公迎謂曰
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答曰
三舅甚倚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然三
人及弟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從官也
恭公嘿然未幾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大子查
攷女子之警敏如此 聰敏子畏六新婦也

○袁隗妻

示之孟矣

袁隗妻馬融女也字倫有才辯家世豐豪資裝甚盛
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過珍麗乎對曰
智囊補

卷二十五 賢妻

主

慈親垂愛不敢違命君若慕能宜梁鴻之高者妾亦
請從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
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求遭良匹
不似鄙薄荷然而已又明日南郡君學弟道與文擅
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對曰孔子大聖蒙毀武
叔子路大賢見黜伯察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
不能屈 表即六一而多之人

○李夫人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家被謝曰妾久宸病

其貌駁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托

李已

王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屬托王及兄弟豈不快哉

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婦見

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

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

遂轉輟歔歔而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

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托兄弟耶何為恨上

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

絕上所以孽孽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毀壞必

長惡可乎我尚肯復追思閭閻其兄弟哉所以不敢

見帝者乃欲以潔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張說女 李夫人處澤兄弟卒不克李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指

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諺云智婦勝男即不勝亦無不及吾于趙威后諸

人得見大焉于崔敬女絡秀諸人得遠猶焉于柳

氏婢得通簡焉于侯敏許允辛憲英婦得游并焉

于叔向叔伯宗妻得知微焉于李新韓潘金妻

得億中焉于王陵趙括柴東容諸得識斷焉

屈原妙妻江妓得委地焉于王佐妾得緣敗焉

李文姬得權奇焉于陶侃母得靈夢焉于張說

得敏惜焉所以雖國胙家相足易乎其效亦可

已

○李邦彥母 以下推

李太宰邦彥家曾為銀工或以為誦邦彥羞之歸

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此

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 聖祖不肯祖文公皆

義

○唐湖州妓

湖州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

使即袖歸曰藥中木曾有宜進于上項之解舟

郡守懼得罪不樂欲飲官妓作酒料者立白

請郎中盡飲其度木瓜雖宿必委中流也守

曰此物芳脆初因通觀手將必損何能入獻會

者還云果潰藥之矣守因召妓厚賞之

○高皇后

高皇帝初造寶鈔，屢不成，夢人告曰：「欲鈔成，須取秀才心肝為之。」覺而思曰：「豈欲我殺士耶？」馬皇后啟曰：「以妾觀之，秀才們所作文章，即心肝也。」上悅，即于本監取進呈文字用之，鈔遂成。

○房景伯母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各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有囊補。」

面斫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此即張翼德示馬孟起以禮之智。

諺云：智婦勝男。即不勝亦無不及。吾于趙威后諸人，得見大焉。

于崔敬女，絡秀諸人，得道猶焉。于崔

母，得通簡焉。于侯敏許允，辛憲英婦，得游外焉。

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焉。于李新聲潘炎妻等，得微中焉。

于王陵趙括，括柴克宏諸母，得識斷焉。于

屈原姊婁江妓，得委託焉。于王佐妾得繆教焉。于

李文姬得機，于陶侃母得靈，于張說女得微，所以經國濟家，相夫勸子，其效亦可睹。

上智之婦，以才兼兄長，貞靜之女，以賢輔為母，如婦人不孝，其母固

有太有因，正不正之因，能耳。

則其賢，其母亦不孝，其母亦不孝，其母亦不孝。

其母亦不孝，其母亦不孝，其母亦不孝。

其母亦不孝，其母亦不孝，其母亦不孝。

閔智部雄畧卷二十六

君王后

齊姜 張后

藝祖姑

劉太妃

符堅妻

劉智遠夫人

李景讓母

楊敬妻

苕婦

孟果妻

鄧曼

先氏

白瑾妻

夫人城

娘子軍

李侃婦

褚靈補

卷二十六

晏恭人

寶女

王翠翹

孫胡妻

申屠希光

鄭儀妻

謝小娥

呂母

李誕女

紅拂

沈小霞

邑宰妾

崔簡妻

新婦處盜

遼陽婦

水蘭等

韓氏

藍姐

李夫人

陳寧妻

閔智部雄畧卷二十六

士或出憫女或弁見行不輪圖謀能致速勝彼其英霸余謗謗集雄畧

○君王后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并稟王之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大史氏解之曰齊人之矣卓卓以君一人但女君故而獲王友達而獲

君王后識法筆于傭奴之中可謂具眼其推伴連環不受秦人戲侮分明女中蘭相如矣漢惠時何

有秦補外二十六奴為者以詐呂后外二十六取莫大焉而乃還自貶損為好語以答之平勃皆在無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齊姜 張后

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齊桓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謂齊五歲無去心趙衰答犯難乃于桑下謀行齊姜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赴行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如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

謀辭重耳義以行。

王伯祖文為盛即一女一妻目足千古

張氏司馬懿后也有智畧懿初蘇魏武命托病風痺不起一日晒書忽暴雨至懿不覺自起收之家唯婢見后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藝祖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誼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

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

屏引枝葉太祖遂之曰丈夫大臨大事可否當自決

智彙補 卷二十六

胸懷乃來家間恐惟婦人何為耶太祖嘿而此

分明勸駕

○劉太妃 宋太祖時智略超人且善事

大妃劉氏晉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宋

溫陽為欲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迷歸即議擊滅

劉諫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禍

天下聞之其分曲直不若飲軍還鎮自訴于朝然後

可聲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于是直道

按克用用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

劉劉神色不憂憂之臣召大將約其謀保其

還此其智畧也趙鼎所可及趙鼎全克用不

死必能為張茂之妻說猶幸未死必能為張

大難然張茂之妻和續之女易為劉大妃

其身一及其婦不可及也○張茂為吳郡先

江左所寄妻陸氏卒於曲為先登計左

為陸所殺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

數時拔因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

太原被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

智彙補 卷二十六

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曰存

代北拔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素

走卒為人擒今乃躬蹈之耶青公亡走變觀幾

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舉敗之兵人無

一失守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慨乃止

○符堅妻

娶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也弄軍臣切諫不從

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用之

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國成無因敗今朝臣上

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衛士有言雞夜鳴者
利行師犬羣嗥者宅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難
冬以來每夜犬羣嗥鳴又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無
故作聲即天道崇遠非妾所知遠斯人事未見其可
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知遂與兵
張氏請從堅敗氏即自殺張氏子

○劉智遠夫人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養

智囊補

卷三十一

智囊補

四

殆非新天子所以收民之意也請悉此軍中所有
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

○李景讓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官達髮已理白小左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官達髮已理白小左
適不免捶楚其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進意杖之面
部軍中憤怒將為愛母問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下
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
心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效一方不寧豈唯上負
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余

右補其示將也其背將佐皆為之請良久乃釋
遂安

按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墻陷得
壁隙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
我貧則願諸孤學問存成此不敢取還掩而
蓋婦人中有大見識者景讓弟景莊老于場屋
被黜母極提景莊此舉可笑然景莊終不肯屈
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漸下義方深矣賢母子亦不負

智囊補

卷三十一

五

○楊敬妻 丞相夫人占九次孫子大云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
楊敬敬不勝所託此大司農延年更不敬夫
人遂從東廂謂敬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
使九卿奉報君若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勝
先事謀變延年更不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計
此何等事而婦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敬不
大將軍亦不如

○舊婦

昔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及老托于紀國
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
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獲絕師鼓譟城上之
亦謀焉公懼啓西門而走一

莒婦之為妾且老矣血恨積中卒以滅國人亦無
可輕殺也君猶不能得之一發婦一發婦猶能報
之其君况他乎

○孟果妻

孟果妻周氏果弟觀妻又其從妹也一家並豐財產
智囊補 卷二十六 國朝雜錄 大

初桓玄嘗推重果而劉邁毀之果深自惋失及劉亦
將建義與果定謀果欲盡散財物以充軍糧其妻弄
常婦可語太事乃謂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
淪陷汝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還不
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議
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果會
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果坐云觀君舉厯非謀及婦人
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拊懷中所生女曰此而當
亦當不惜先資財乎遂傾資給之而托以他用及果

奉事周氏謂觀妻云吾昨夢殊惡門內宜浣濯沐浴
以除之且不宜赤色當悉取作七日藏厥觀妻信之
所有絳色者悉歛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
與果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
之知也 昶既有此等婦一日後自其言已仲

周氏非常婦其夫猶知之未盡

○鄧曼妻自教時行不一謀焉

楚屈瑕伐羅圖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舒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

智囊補

卷二十六

七

焉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君無
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
蒲騷之役先是屈瑕敗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
而訓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
敖果不設備師敗而還

○先氏

齊涼先氏世為鹽邑部族十餘萬家有女多嫁魏國

州刺史馮融時以為子實懷難世為其伯其
人號令不行先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終
者雖親不放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
馮使召實實欲征先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
乃稱有疾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
君之兵也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
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先氏
謂實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
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國宜遣使卑詞厚禮告之

省彙補

卷二十六

人

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
步擔雜物冒言輸賒得至柵下破之必免實從之遷
仕果不設備先氏襲擊破走之與霸先會于龍石遷
謂實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宜厚
餉之及實卒領表大亂夫人懷集日身數州宴然其
奉夫人為聖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將

隋文帝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蠻多叛夫人遣
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置諸下

其妻不若也自魏夫人執掌詔書自稱使者歷十
州宣達上意所到蠻降者甚眾詔書是處

○○白蓮妻

白蓮妻山陰縣民女也素素貌為善懷德懷
戒化中以建士為分宜令其與俱往其時金環
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
徒百人將劫取縣庫無城郭寇卒至請諸家老
區為獨沙命家公不從其門乃建白公于他室
其銀器皆藏之公之妻白蓮以金環為記則為婦
智彙補

卷二十六

人

語相勞苦盡出其私藏銀耳衣服諸物以與賊賊
謝而去不知除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讓與此婦穿戴也乃以夫人同官一
○夫人城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其將苻平率眾圍之先是序妻
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婦
并城中女下于其角頭預紒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
攻城西北角果潰急新築處固守得免襄陽人遂號
其築為夫人城

○越了軍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說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資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而遣家奴馬三寶論降名賊何藩亡因居地至盤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咸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王對置幕府京師號狼子軍

智囊補 卷二十六

十

○李侃婦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避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刃矢殺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養衆賊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賊從夫和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怒曰君不在人誰肯

定死于外不猶愈乎若乎侃在登城賊引去縣卒

○晏茶人

晏氏寧化人嫁福之會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衣悉散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散人挈家歸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者括爲伍互相援應賊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公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智囊補

卷二十六

七

漢天子曰吾獨不得康願李牧爲將豈憂何奴哉雖然何必頗牧哉得李侃婦妻茶人以守紹興女崔寧妾以戰劉太妃爲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晏氏爲參軍荷松久爲游奕使雖方行天下可也○大層中楊子琳襲成都據之崔寧屢力擊寧妾任氏赴傳果輸出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潰荷松小女灌有奇節松守襄城爲杜會所困力弱食盡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許無從出

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自詣覓乞師又為賊害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賊聞救至遂散走

○實女

李希烈入汴時強取泰軍寶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恨無賊我能滅賊女聞希烈將陳仙奇忠勇因勸希烈任之又聞其妻亦寶姓言于希烈願與通家往來以結其心及希烈有疾寶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略醫人使毒殺之

卷二十六

唐書

十一

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我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寶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恩因乘間殺之桃狀而藏書信於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斬希烈子并梟希烈一門共七首獻諸天子詔拜淮西節度使

○王翠翹

宋史

王翠翹臨淮妓也初日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小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上寨主徐海起人號明愛年之尊為夫人凡一切

計盡唯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其歸國以老也合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翹所謂王夫人也翹不聽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死心可藉以藥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重金朱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計

卷二十六

十一

海計遂次督府大整兵伴稱逆降迎海寨海信翹言不為備官兵突入斬海首而王政翹後人為亂旋督府設大宴于棘門令翹歌而行酒諸豪佐皆起為壽督府酒酣心動降皆與翹戲夜深席大散明日復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去渡錢塘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逆更屬一逆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孫翊妻

حکومت

卷之六

十四

○
○
巾屠希光

市屠氏長樂人慕孟光之為人自名希光有詩米既

○○○ 鄒僕妻

梁末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于徐亦管都軍之務有勁餽自恃拳勇獨與裴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

聲曰：聞此素多素餐，豈無一人與吾曹法勝？
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
而仆之，抽短刃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
殊無惶惑，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乃雪吾之恥也！」
言此，良家之子遭其伴掠，以致于此，孰謂無神明哉？
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馳以南邁。近五六
十里，至毫之北界，遂於莊南隱息焉。莊之門有羅里，
近成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
謂其謀食不疑，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

智囊補

卷二十一

十六

總首潛召其徒一將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毫城。咸
棄市。婦返襄陽，為尼終焉。

徐氏由屠氏鄒僕之妻，肯能為夫報仇于身後者
也。徐貴人之婦，而又宿將合謀于外，諸婢協力于
內，以制一狙疎不備之嬌，覽如擊病鼠耳。申屠氏
則難矣，然仇迹未露，猶可從容而圖之。鄒僕妻則
又難矣，爰起倉卒，親見羣凶，攢刃于其夫，即秦舞
陽旁觀，不能不動色，而意中遂作復仇之義。甘言
誑賊，不踰日而以計禽滅，可不謂大智大勇者乎？

生于下，應何曾讀書，知禮義而臨變不亂，處分
如世之自命讀書知理義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
否也。

○○○謝小娥

謝小娥者，豫章佑容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段氏。
故二姓常同舟貿易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
與夫皆為劫盜所殺。二姓之黨，殲焉。小娥亦傷腦折
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久而活，因流轉乞食，至
上元縣，伊妙果寺尼淨悟。初，小娥父死時，夢父謂曰：

智囊補

卷二十一

十七

殺我者，車中狼門東草。又數日後，夢其夫謂曰：「殺我
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
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
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為李述之李憑，極書空
疑思，嘿慮，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汝
父者，申賊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車中狼者，車字之
申，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
又禾中之走，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
畫，下一口，即申字。其為申蘭申春，可明矣。」小娥慟哭。

縣拜密書四早于衣曾訪二賊以復其寃更爲明
服備保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紙榜于召備者
應召問其妻果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積
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視蘭
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兄弟也親家在
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携大鯉兼酒詣蘭至
父羣賊畢至酣飲登樓竟脫去春沉醉臥于內室蘭
亦覆簾于庭小娥潛入樓下解抽佩刀先斃蘭首
號騰入並至春擒于內蘭死子獲賊貨至數千緡
智囊補

卷二十六

太

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
守張公嘉其孝節免死娥竟剪髮爲尼以終

其智勇或有之其堅忍處萬萬難及

○呂母

謝小娥一母一子命其爲之

王莽時郡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率獲
之呂母怨思報宰母家放豐資乃益釀醇酒買刀劍
衣服少年來詣者執奔與之衣故者輒假衣不問直
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營之母泣曰所爲厚諸君
非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

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呂母自稱將軍
兵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請吏叩首請宰母曰吾子
不當死爲宰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頭
祭子因以衆屬劉盆子

世間有此等奇婦人酷吏武少知贊

○李誕女

東越閭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地長
七八丈圍一丈士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
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
智囊補

卷二十六

十九

得喉重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
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地底口地
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姑一歲將祀之
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
應募欲往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爾今唯生六女
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提樂濟父母之功既不能
供養徒費衣食坐無所益不如早死寄之身可得
少歛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聽之遂不聽去終不可
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昨地大至八月朝儀劍將

諸廟中坐先作數石米資密妙以置定日地夜便出
爾大如固目如二尺鏡聞香氣先吸食之寄便放
犬大就噴咋寄從後所地因踰出至庭而死寄人視
穴得其九女體悉舉此咤言曰汝曹怯弱為地所
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為
后拜其父為將軍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
復妖邪

奇人三人

劉季所獲蛇遂作帝寄所殺蛇遂作后天下未
嘗無對

得寶補

卷二十六

五

○○○紅拂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羅牀而見靖長
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重臣須以收羅豪傑
為心不宜倨見賓客素飲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
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
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妓請而去
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門
則紫衣紗帽人執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
脫衣去帽還向靖拜靖驚為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

寄空久聞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識耳靖
曰如司空何曰彼處居餘無不足異也諸妓知其無
成去者甚眾矣然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
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
言辭氣語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
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目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
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
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正梳妝前
靖方刷馬忽有一客中形赤髯如虬策蹇蹙而來投
寄囊補

卷二十六

五

草囊于驢前脫衣臥看張梳頭靖甚欲發張熟
視客一主時身持示靖令勿忽急掃畢欲併前問其
姓名客以而答之曰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姊妹
之問第幾曰行三第幾曰最長客喜曰今日
幸逢一妹張氏遂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靖驟拜之遂
探坐問其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請出市胡
餅客指腰間匕首切肉共食復索酒飲于是開其囊
取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
肝共食之曰此乃天下負心者衛太子年今始獲

足饒得而此矣與沈氏父子並傳忠智幸于一門
盛矣哉

〇〇〇邑宰妾

萬曆中政務繁緩刑部囚人多老死者某鄉科北人
爲邑宰生事入詔獄久之不得雪且老矣已分必死
而自傷無子乃盡其產營一室于近處置所愛妾
而厚賂典獄者陰出入焉有姪頗不肖稍竊其資入
博場中爲邏者所疑窮詰之因盡吐且云家有一青
驢子叔行必乘之無事則出賃請以驢爲驗邏者伺
智囊補

卷三十六

言

數日果如其言宰方與妾對食中堂羣邏至驚失箸
妾遽起迎曰翁腹中何相過爾曹與翁有隙耶曰無
之曰若然不遇欲多得金耳金爲我掌第隨我行當
以飽汝邏者顧婦人貌美而言甘乃爾一人守視案
而羣尾妾入房妾指所臥床曰金在其頭携小梯而
登衆自下譁之殊不怒笑聲達于外須臾捧一匣下
發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捧一巨箱下大銀貫無數提
金聲愈聞守者貪分金不能忍足不覺前宰以爲
逸衆金既出視失

持者太平搜金賊在衆齊奔殿前甲俱集焉是死
終不釋然屬外外人入衆竄獲其一并妾所
持者兩人送巡城御史奏訴羣兇淫食狀兼具所
失齎產銀數此兩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
擒至銀猶在懷也而以犯官逃出爲解御史使視詔
獄則卒在焉衆語塞乃妾罪于不肖姪御史收枉盡
赦之聖下妾取故金歸藉數報宰病數日乃死

獄中囚私出入非法也詔獄甚矣方羣邏押至不
以宰爲奇貨哉言勝薄堅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
智囊補

卷三十六

言

謹以堅之空乘以餌之急守者而逸宰固已在吾
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以羈衆強假令身斃老
拳之下罪人其免乎至羣兇先我死而目可瞑也
婦之智不必言獨其猝不亂死不怵從容就功有
丈夫之智所不逮者惜傳者逸其名雖然千秋而
下知有一邑宰妾在浣沙女銳司徒妻車中女子
之傳斯不爲無友也已耶守獲金金此
〇〇〇崔簡妻
唐王極汪諸官美妻無得白者詳言如矣即行無

府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遺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慚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慚乃出諸官之妻皆被突入者莫不羞之

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婦有膽有識

○新婦處盜

智囊補

卷二十六

婦人

其

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矣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隣人倉皇間懼反悔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內并至賊家門首喙啄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大盜來也驚然收紙數日夫不還發視乃其夫屍莫知誰殺因密塞之而遁

○遼陽婦

遼陽東山房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房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

之事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于繩自懸而射天後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上以麻帶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婦引繩發矢猶能退賊始知勇未嘗不畏人人目遇怯讓虜得利耳

○水蘭等

奈發卒戍邊女子水蘭憫父年老代之行在邊十九年始歸人無知者

智囊補

卷二十六

婦人

其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請征雲南往還七年人無知者西征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曉其女誘歸四川當時皆呼為貞女

黃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聰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

子裝飾攜之旅游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號付名曰張慶仍習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僱火伴同長食者逾年恒

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管
近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乃以姊稱之。姊
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聽乃笑。曰弟即善聽也。泣
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辱我。我寧死。死
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聽不勝憤懣。泣且
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
隣即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
縛。易去男裝。越日英來。侯再約同往。則善聽出見。忽
為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

智囊補

卷三十六

閨部類事

夫

蓋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
尚未室。母賢之。即為之求。媒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莫
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
衆口喧傳。以為奇事。麻僞聞之。乃聘其聘。聘判為夫。
婦。英女是一智人。李英是一愚人。姊是一大仁人。
木蘭十二年。最久韓貞女七年。善聽踰年耳。至于
善藏其用。以權濟變。其智一也。若南齊之東陽妻。
逞五代之臨卽黃崇。最無故而詐為丈夫。竄入仕
宦。是豈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貞元之孟振。年二十

天而從夫死。而偽為夫之弟。以事郭汾陽。郭死。
其居一十五年。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曠獨
獲。嫁人時年已七十二。又生二子。壽百餘歲而卒。
斯殆人妖與。又不可以常理論矣。

○練氏

章節公。符。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章章太
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
欲斬之。夫人置酒餽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
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附唐。後為南唐將。攻

智囊補

卷三十六

閨部類事

夫

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
遣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
為識。吾戒士卒勿犯。夫人反其金帛。曰君幸思舊
德。願全合成性命。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願獨
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免。二將必預知其為有用之才。而惜之。或
先請于太傅。不從。故以計釋去耳。不然軍法後期
者死。夫人肯曲法以市恩乎。至于後之食恨何其
巧也。夫人免。一將之死而一將自因夫人以免。

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為夫人出。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皆出八房陰德之報。豈誣也哉。婦人夫人墓石。

○藍姐 兩署少余有長海。以記。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下。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可庫鑰者藍姐也。藍即應曰。有。母驚。主人休題鑰。乘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示白。妾乘燭時。蓋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事見賢文編

卷二十六

○李成梁夫人

相傳李帥成梁夫人。乃遼陽民家女也。遼民時苦寇掠。往往掘深窰以藏貨財。此家以避虜去。獨置女伏守窰中。有二虜入其室。覺窰中有人。一虜絕而下。得女甚喜。呼為先牽。女上窰復臨視。欲下。絕女自後。連推。絕以物壓蓋之。得繫焉。于月。而老婦。李帥父母俱還家。女言其故。相與驚。虜敗。自遊。李帥

時在伍。獨女。嘗。為。一。品。太。人。

○陳覺。夫人。巧。去。陳。為。宋。齊。丘。之。客。及。為。侯。爵。侍郎。也。其。妻。氏。如。悍。親。執。七。幾。不。置。妾。賤。并。逼。妾。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泰。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今。龍。侍。之。人。見。之。若。兩。令。公。何。敢。侮。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智囊補

卷二十六

三十一

近有一甲科喪偶。贅一士族。及繼娶。每托言宿于外館。深夜潛詣妓家。辨色即歸。繼夫人察知之。絕不洩言。伺其再往。于五鼓集童僕。轎傘往彼迎。接。繼夫人之命。甲科大慚。遂止。亦善于用如音。

智囊二十七之二十八

雜智部總叙

馮子曰：智何以名？雜也。以其黠而狡，慧而小也。正智無取於狡，而正智或反為狡者，固大智無取于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狡其狡則正者勝矣。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一錫也，夷以候老，師以脂戶，是故狡可正而正可狡也。一不龜手也，或以戰勝封，或不免于游游洗，是故大可小而小可。

智囊

卷二十七

大也。雜智具而天下無餘智矣。難之者曰：大智若愚，是不有餘智乎？吾應之曰：政惟無餘智，乃可以有餘智。太山而却撮土，河海而辭涓流，則亦不成。其為太山河海矣。雞鳴狗盜，卒免孟嘗為薛上客，顧用之何如耳。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謂正且大者，不反為不善用智者之賊乎？是故以雜智終其篇焉，得其智化其雜也，可略其纖揀其智也可。

雜智部狡黠卷二十七

呂不韋

陳乞

徐溫

荀伯玉

高歡

齊崇

曹操

田嬰 劉瑾

趙高

李林甫

石顯

藍道行

嚴嵩

吉溫

陽虎

偽孝

丁謂 曹翰

智囊補

卷二十七

續前

秦檜

鄒老人

啗耳訟師

士彥張

永嘉舟子

乾紅猪

京邸中貳

一銀驅百金

老嫗騙局

乘驢嫌

朱化庄

黃鐵脚

竊登

偽跛偽雙

寔盜

京都道人

升客

誦僧

白鐵余

劉龍子

大安周寺好民

南京道者

文科

集術齋

達奚盈盈

李連武

嫩生光

缺年

雨火時

捐吏

國樂譜

卷三十七

雜智部夜點卷二十七

英雄欺人盜亦有道智日以深姦日以老衆物

備出鼎在茲庶幾不若莫或逢之集夜點

○不韋不弟竊國大盜秦近有此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臂于

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

耶戰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去

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兄幸不

利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立子爲嗣異人口

皆獲補

卷二十七 雜智部

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貲西見夫人媼

而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

人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

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

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爲

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使不韋還報異人異人變服

逃歸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

嗣楚立是爲始皇

其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益張合從
百萬之衆攻之不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
奪其國王在席間不韋非大賈乃大盜也

○陳乞

齊陳乞將立公子陽生而難高國乃僞事之每朝必
膝求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蹇將棄子之命
其言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盡去諸國將謀于子早圖
之則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
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

習囊補

卷二十七

齊景公

二

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饒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
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及諸
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夏聞之與高張乘如公戰敗
奔魯初景公愛少子荼謀于陳乞欲立之陳乞曰所
樂乎為君者廢典錄我故也君欲立荼則臣請立之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大
乘之上廢正而立不正必殺君者吾不立子所以生
子也走矣與之王而走之景公死荼立陳乞便入

陽生置于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毋有魚救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
曰諸子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
于中置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闕然公子
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逃北
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祇荼

自陳氏厚施已有代齊之勢矣所難者高國耳
國既除諸大夫其如陳氏何哉我荼立陽生旋我
陽生立王此皆禪國中問過文也六朝之際此伏

習囊補

卷二十七

齊景公

三

○徐溫

初張顥與徐溫謀弑其節度使楊渥渥曰參用左右
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渥不可渥曰然則得用
公兵顥從之後窮治渥渥在牙兵歸暹人以渥為
賈不知謀徐溫何如而致何至是

○荀伯玉

荀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
無計得留荀伯玉教其遺騎入魏境魏果遣游騎行

宋主聞而懼乃使道成復本任

○高歡

歡計圖爾朱兆陰收衆心乃詐爲兆書將以六鎮人
配契胡爲部曲衆遂愁怨又僞爲并州符徵兵討步
落稽發萬人將遣之而故令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
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于是衆皆號哭聲
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
爾今直向西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李
何衆曰惟有及耳歡曰及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

齊書補

卷二十七

四

願奉歡歡曰爾等皆鄉里難制雖百萬衆無法終不
滅今須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否者吾不
能取笑天下衆皆頓首生死惟命于是明日遂推牛
享士攻鄴破之

○潘崇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
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
江芊王而勿敬也商臣從其策江芊果怒曰昨役
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

陽山君相衛聞衛君之薨已也乃僞其葬

○曹操

魏武常行軍原毅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曹操
行小解足之曹公曰善後軍中言曹公欺衆爲
者曰借汝一物以厭衆心乃斬之取首題曰
解盜官殺軍心遂定
曹公嘗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所人亦不自
右宜深慎一日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

齊書補

卷二十七

五

殺復臥既覺問誰殺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
魏武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
無他故當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
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排少時嘗與袁紹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時
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操乃入掛刃却
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執操復大呼
云偷兒在此紹退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世說又載袁紹曾遣人夜以劍擲操少下不着操度後來必高固帖臥床上劍至果高此謬也操多疑其傲備必嚴劍何由及床設有之操必是以有復居危地以身試智之理

○田嬰

劉瑾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盍以數日之間自聽之不然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即遽請于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

晉書補

卷二十七

六

坐不便暮食矣田嬰復請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數王終不能聽于是盡以委嬰

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于武廟前候其罷弄則各司章奏請省此上曰吾用爾何為而一煩其宜亟去如此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

○趙高

李林甫

趙高既勸二世深居而已專決李斯病之高乃見

曰東華盜多而上益發縣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卑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問語君于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言臣相怨望欲反下斯獄表三族而曰乃蒙將軍

李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鑛之非宜故不敢上以林甫為愛已而疏適之遂罷政事

晉書補

卷二十七

七

金果可採林甫何不自言此適之之非也愚非林甫之智也人以此言者其言不

石顯

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問言乃時歸顯

言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漏言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于是故投夜還顯開門入且果有人告顯顯開宮門者天竺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羣下嫉臣臣臣上以為然愈寵信之

○蓋道行

世廟時方士蓋道行以訖得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其所焚之。不能焚。則從中官。不能格。則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道行乃為偽。封付火而聽其真跡。所答其如前。上以為神。益信之。

藍詐矣。然廷臣卒。聽其力假神仙以去。嚴密則詐亦有用處也。世廟好神仙。仙仙言焉。

○嚴嵩

伊庶人為玉時。以殘暴屢見紇于臺。使者道則行十

晉彙補

卷二十七

雜著

萬餘金于嵩。得小緩。及嵩敗家居。則遣軍卒十輩。還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譏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于郡。曰。有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免連。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嵩上除矣。後抄沒時。傳

○吉溫

不見百。其後何。

李適之為兵部尚書。李林甫惡之。使人誘之。部除。其後。其判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尹使法曹吉溫。

之。入院。先于後廳。取二重囚。毋獄。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廣垣刻獄成。而囚無撓掠。適之遂得免。

○○陽虎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于虎。因揚鉞提戈而出。虎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也。為子業死。被罪而反傷我。既魯君聞失虎。大怒。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得蒙厚賞。補

卷二十七

九

○偽孝

孝子郭紳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檢有實。旌其門。復訊乃是每哭。即撒餅于地。羣鳥爭來食之。其數數如此。鳥聞哭聲。莫不競奏。非有靈也。

四軍妙計。可惜小用。然散飯亦資其福。稱孝可矣。

東孝子王達家。猶犬互乳。其子言之。州縣遂蒙旌。試之。乃是猶犬。同時。取其子。互置案。中飲其。遂以為常。

而使非僞與孝何干云云

○丁謂

曹翰

不用仍之至其意外者

謂既竄崖州其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陽劉焯新轉付家戒使者曰伺焯會僚衆時呈達焯書遂不敢隱即以聞帝答視則語多自刻責叙國恩思飛家人無怨望帝感惻遂徙雷州

曹翰取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眾口食貧不能活以浙藏故示一包質十千衆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紙題曰下江南圖慨然憐之因召還

裴君補

卷二十七

裴君補

十

○秦檜

勇毅可經乃謂檜爲此巧矣

秦檜用事天下首獻先入其門而次及官家一日王夫人常出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至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往其先言明日進檜青魚百尾顯仁悅笑曰我道適變子魚果然又程厚子山與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遊至府第內閣一室蕭然檜案上有紫綾線一冊檜要人以爲爲絕賦尾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檜呈文采藍鳳冠瓦坐靜觀反復成詞雖酒微問勞皆至及晚檜竟

不出乃退程臣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檢大儀即以此命題此賦極極堪堪遂首選

○鄒老人

鄒老人吳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家李乙而事露有司捕寘于獄以重賄求老人老人索百金懷之走南都納交于刑曹徐公往來漸密時留宿忽中夜出金獻徐訴以內親王甲在獄徐曰吾不吝爲謀然吳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難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內兩人吳產也公第勒二盜認李乙爲

智囊補

卷二十七

智囊補

五

其夜殺則此不加罪而彼得其生矣徐許之老人退又密訪二盜妻子許以養育二盜亦許之及鞫刑曹問若吳人曾殺人否二盜即招某月日殺李乙于家掠其資老人抱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于官竟得釋○○哺耳訟師浙中有子毆七十歲父而墜其齒者父取齒訟諸官子懼甚迎一名訟師問計許以百金師搖首曰大難事子益金固請前留三日思之至大日忽謂曰得之

矣。辟人當耳語。若子偃耳相。師遠。之斷其。血汚。衣子大驚。師曰。勿呼。是乃所以脫于也。然于須善藏。俟臨鞠乃出。既庭質。遂以父。齒耳。墮齒為辨。謂耳不可以自。齒。老人齒不固。齒。良是竟免。毆父而以計免。訟師之顛倒三章。可畏哉。然其策亦大奇矣。此訟師之術。不可忽也。

○土豪張

北京城外某街有張姓者。土豪也。能以財致人死。友凡京中無賴皆歸之。忽思乞兒一種未收。乃于隙地。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類

三

創主室招羣丐以居。時其緩急而周之。羣丐感恩。思報而無地。久之先用以徵債。債家畏丐。無不立債者。而一人有營幹之事。輒往拜。自請居間。或不從。則密輸羣丐。賜之復陰使人為之畫策。謂非張某不解。及張至。與一呼。羣乞駭散。人服其。僞營幹。任意籠絡。得錢不訐。復以小嫌。人其。人開質庫。張遣人偽以龍袍數事。質。意。勿。張。有。急。用。故。不。索。票。為。我。姑。爾。外。某。晚。即。來。也。別。使。人。首。之。張。命。檢。庫。遺。物。尚。存。某。而。籍。無。

銀者姓各。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張坐他事。繫獄。人于訟父冤。盡。其奸狀。且大出金錢為費。張亦問立枷而所取枷。即上平所用。以。後。人者。其。名。尚。在。人。咸。異。之。張。何。不。百。用。丐。故。之。

丐。廢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擁如林。而指臂不相運。掉者何哉。張之檢校。不是道。乃其亦。有。過。人。者。若。虞。詡。設。三。科。募。士。堪。作。一。隊。長。矣。○永嘉舟子

潮中小客貨。置于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類

三

客語。使生坐。怒。拳其背。仆戶限死。生扶救。良久復。以酒食謝。過。遣之。疋絹。還大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曰。道。所。以。目。曰。幾。作。他。鄉。見。矣。時。數。里。間。有。流。屍。生。因。生。心。從。客。買。其。得。并。丐。為。監。客。既。去。即。撲。屍。生。生。脫。衫。褲。衣。之。走。叩。生。門。倉。皇。告。曰。年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為。君。家。極。累。垂。死。免。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免。死。與。監。為。證。令。已。紀。死。生。事。家。懼。且。以。二。百。兩。贖。舟。子。求。免。屍。深。水。中。後。為。縣。僕。要。脅。聞。於。官。生。再。從。檢。忘。故。處。拷。掠。病。死。而。明。年。置。客。具。生。儀。來。

訪言買續之故其家執僕謂官并捕捕無

○乾紅貓

臨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執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令外人聞見或夜竊去絕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貓與子無異也日中言不已鄉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竟一尾不可得一日忽搜索出到門妻急掩扉其貓乾紅色尾足毛雖盡然見者無不駭焉孫三歸妻妻漫罵其妻曰而漫淫遂下肉僕之耶即遣人喚以厚直孫三拒而

智囊補

卷二十七

十

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涕淚復簪其妻竟日嗟悵內侍得猶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木及月金成白猶未訪孫氏已從居矣蓋用藥馬藥法積日為偽前之告戒筆怒悉姦計也令人一僮孫氏

○京邸中貴

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索空欲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其中貴允爵五百士人猶恨也客曰凡貴者何厚費先內相禮費

得其歡節請益非難也士人指指泰介與幣約傳百金為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

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狀構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諸貨不百盧見曰出晚須明日主人可之主人既出喜不自勝客復屬事當早至我侯于此及明往寥然空宅堂下煤土兩堆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處述方悟其謀令人活一大白嘆

○一錢驛百金

智囊補

卷二十七

注

怯篋惟京師最賤有盜能以一錢驛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朝暮者與一錢戒曰吾即乘馬爾以胡牀侍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試可乎論價馬主謹奉羈留其人設胡牀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初意設胡牀者其僕也已知其非乃逐追之盜逕扣官店維馬于門云吾某太監家下欲陵足片予以馬為質用則奉償店親良馬不吝疑如數果之乃而去俄而馬主踪跡至店與之爭馬店說有司不能決為不分其馬價云云

○老嫗騙局

○老嫗騙局

萬曆戊子杭郡北門外有居民年望六而喪妻一婦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于門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詢其故婦曰吾子忤逆將訴之官期如子同往久候不來腹且枵矣子婦憐而飯之言諭甚相慨至暮期者不來因匿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嫗操作悉代其勞而女工尤精子婦惟恐其去也謂嫗無夫而子不孝孰孰無歸力勸翁娶之翁及與會又旬餘嫗

智囊補

卷十七

夫

之子與姐子始尋覓而來拜跪告罪嫗猶厲言不已翁解之乃留飲其人即拜翁為繼父喜母有所托也如此往來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嫗來何容易吾與翁及兩郎君來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姻必求二婦同降子婦允其請且多貨衣飾盛飾而往嫗子婦出迎面黃如病者日將哺嫗子請二婦迎親且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嫗伴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不日往迎而煩二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無以取重既來

此何惜一往嫗乃許之于是嫗與病婦及二子婦偕下船去更餘不返嫗子假出覓孫又繼之皆知嫗

天順進竟無踪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嫗和孫偕不知其故翁父子悵悵而歸親友來取衣飾傳與信之而二婦家來竟如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婦憤恨自盡而子婦非一路人父子分路一尋而何至自

○乘驢婦因良不孝才此等不雅至子有三婦人催驢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必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且緩行俟我因傳男子佐之下即

智囊補

卷二十七

夫

與調諒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道二婦又不可得乃悲道傷而不知少婦反起矣是日三驢皆失老翁不令老嫗則○朱化凡子婦不孝子不調少婦則之賢者朱化凡居吳江善化者姓朱家道清廉日脯時忽有青衣二人傳主人命欲延朱于舟中問下其主人貴公子也朱辭以明晨青衣不可曰主人極卡急且所古事不得緩固請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良久至一舟似僻地而人甚夥坐定且飲食之

宋曰吾儕探囊者實非求卜今宵摸掠一大姓借汝
爲魁朱大恐自云有人無用答曰無他但公安坐堂
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寶來而已得財當分惠汝不
然者斫汝數段投波中矣朱懼而從之夜半如前翼
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呼羣盜
罄所藏而去朱猶拍呼不已主人妻初疑賊尚在未
敢出久之竊視止一人而其聲頗似習聞者因前縛
舉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劫卽化凡家驚問其故方知
羣賊之巧

智囊補

卷二十七

九

○黃鐵脚

以盜爲我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隣有酒肆黃往黃肆客與黃鐵
曰必竊若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
上錫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錫如故亟從他肆
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黃某主請黃問故黃自言用
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竈引竿
納囊於壺乃嘘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磬

鄉老嫗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

至婦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鬻耳入門見無人
石於地負磬反所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
磬復負而出內外皆不覺

○偶跛偶雙

閭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
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
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
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即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
袋忽有雙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

智囊補

卷二十七

九

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
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襠塞而戒而雙亦偶也

○雙盜

有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
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資入之櫃命二盜繫上
已復下其櫃人資上之如是者三矣雙盜自度曰
上彼無置我去乎遂印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
語曰資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
中一人曰雙盜補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

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太笑歡喜不知覺盜乃在櫃
頂二盜倦坐道上覺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
從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一盜怪訝遁去覺盜頗
金資歸何大復作雙盜篇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
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丹橫經諸
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斝方酣開者
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咸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著

三

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羣屢移時乃曰但令人
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背偻僂趨前而拜拜訖
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
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野間耳生
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知乃云僂僂者即
父也 是日見子而發一嘆

○丹客

客有炫丹術者與從其盛誇美日飲於西湖所
列器皿望之燦然皆黃白一富翁見而馳之前揖

曰公有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時長物耳富翁遂
其妻至家出二金為母使煉之客入館集煉
子餘日密約一長子潛入家僱內親求返客
大慟謂主人曰事無常煩主君同余婢牛爐余不
改耳客實窮赴難人婦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
計中糾總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大驚曰敗矣似
有之者因留主人無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諱復
出厚銀謝罪客作快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遺為幸而
不知銀器皆偽物妾亦典奴為騙局也翁中于貪淫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著

王

此客亦黠矣哉 此乃為貪淫之戒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陳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
者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寢之生慚憤甚欲
棄之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俟
辭即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既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
散去今東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
曾作吾師取償於彼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
家妻為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
相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日

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輸但纔頭過費耳若送却頭後

溥師父一聲尤無謂也○近年崑山有一家爲丹

案所欺去千金忿甚乃縣重賞物色之踰數日或

報丹密在東門外酒肆中聚飲覘之信然索賞而

去主人入肆、丹客歡然起迎、主人欲言、客遽止之、

日勿揚吾短原物在且飲三杯當璧還耳主人喜

正劇欲聞丹客起小便伺間逸去問同席者皆云

省裏補

卷二十七

1511

偶此羣飲。初不相識。方知報信者。亦其黨來。疏賞
銀耳。既驅索銀。又費席資。妙人。

○○謫僧

清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

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

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

某山寺頭陀以大股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

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

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

忽見伽藍貌。勝似僧懷中有簿。卽前。蘇衆。詫。神。藥。再。施。千。金。恐。洩。誦。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

聖德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

牛肉幾大數珠數十顆暗啜之皆奸僧所爲閨鄉一

持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已首俾牛飮

久遂閑習僧一夕至用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

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往。驅。牛。山。牛。見。伶。郎。語。電。

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其肉置空竹杖中又

以坐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

習囊補

卷二十七

五

其諫
臣殺年可殺父不可且夫臣之一言

○白鐵余已索髡首於枯桑之肆可也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埋一銅佛像于窮谷中枯樹

之下俟草遍生宣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

聖佛、佯從他所斷之、不得謂是衆誠、未至不勝施耳。

蓋捨者百餘萬卽斲埋處獲像焉求見聖佛者日益

衆乃以紺紫緋黃液爲袋數重盛藥觀者共一壺

○回○布○施○數○百○里○老○小○士○女○就○之○聚○并○遂○作○自○其○一○重○

光主軍師程務挺討斬之

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貞劉元佐不善用之則自
錢余矣於智何尤哉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者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
盛蜜水繞繫之每聚眾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
病愈差遂轉羊腸水于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
病愈施捨無數後以謀逆被誅

○大安國寺妖民

唐僖宗屢徵行游寺觀妖民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著類

三

奏官寄吳綾千疋在院于是暗集其羣內選一人肖
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裏引二
三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
者遺之而去遂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
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聞
小僕指眼向僧僧驚駭以櫃內有人寄綾千疋惟命
是聽于是皆擁擠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早于朝門
叩頭可奏外入內所聞不輕假服者遂跨衛而去僧
遂自訪于內門查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黨

○南京道者

唐曆丙午間南京有山西賈人帶裁貨于三山街忽
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單開裁貨約百餘金體製俱
異先畱定銀一大錠俟貨足兌絕自是以催貨為名
頻頻到店到則兩人耳語指天畫地若甚秘密事賈
人疑而問之不言再問客乃屏人語曰吾道兄善望
氣者昔唐皇謂江南有天子氣因埋金千萬以厭之
故曰金陵從來莫知其處夜來道兄見寶氣騰空知
藏金久當出世未卜其處今詳察寶氣所騰之處在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著類

三

學店第三重屋下誠禱祠而養之富可敵國賈人信
信之乃曰第三重乃吾內室也發之當如何客曰此
事須問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觀乎賈人曰可既
審視曰的矣自此至彼凡三丈餘皆金穴也此金數
千年而氣上騰的是天數足下若非其天之福亦不
能遇吾至也今惟擇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禱勸教
十輩於人靜後齊工發掘至五尺餘便可知矣賈人
信其言與之訂期至日午後客與道者偕來於其極
誠道者復披髮仗劍作法事良久使眾皆飽食俟還

夜。援鋤並舉。發至五尺深。並無所見。天已大明。忽聞門外呵殿之聲。則督府某以通家紅帖來拜。買人方驚訝。而某衣花綵。登堂問諸相見。買子強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聞秦皇埋金為足下所發。其富敵國。某特奉賀。方今邊餉告匱。誠以數萬佐國家之急。萬戶侯不足道也。某當為足下奏聞。買人殷辭謝無有。某直入內室。見戶外杯盤狼藉。地下開墜縱橫。而客與道士俯伏前謁。言埋金實有之。但不甚多。買人不能自懼禍不得已。餽三千金求免。并還定貨之銀。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著類

三

蘇是瑄業遂廢。三子全。瑄以家易一鳴。其子太平廣記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有道士叩開求漿。薛氏欽其道氣。接談甚洽。道士因娣所居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此偃在境內否。曰是。其良田也。道士遂屏人語。此下有黃金百金。賣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施德。其龍泉白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斬魔之術。二子感之。道士曰。起土索灰。纏三百尺。五色絲線甚多。又用祭壇十座。器皿俱用中金。好

買子又言其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今有貴宦寄太微宮。欲暫寄須臾。令人負而封。錫甚固。重不可舉。至某夜。與其徒設法于五松間。戒勿妄。俟法事畢。當相召。及曉。杳然。二子往視之。但見輪蹄之跡。所陳設為之一空矣。事頗相類。

文科

五人不能言。人自言之耳。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姦巧。好以術用人。而取其資。有房一所。貨于微人。業經改造。久矣。科執原直。取贖不可。乃售計于奴。使其夫婦往投微人。為僕微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著類

三

人不疑也。兩月餘。此僕夫婦潛竄還家。科即使他奴數輩。謂微人曰。吾家有逃奴。某聞靠汝家。今安在。微人曰。某來投實有之。初不知為貴僕。昨已逸去矣。奴輩曰。吾家昨始緝知在宅。豈有逸去之事。必汝家匿之耳。吾當搜之。微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縱諸奴入視。諸奴搜至酒房。見有土囊。處伴疑取。鑽之得死人腿一隻。乃開曰。汝謀害吾家人。矣。不然此腿從何而來。當執此訟官耳。微人懼。乃倩人居間。曰。遠語屋。其當寢其事。可微人不得已。與之期。而

遂走向酒房之人腿前投靠之奴所埋也。

科嘗爲人居間公事其人約于公所封于正較量次有一跛馬布持樓左携竹籃籃內有較衣推入乞食科扣零星與之丐嫌少科伴怒取元寶一錠擲籃中叱曰汝欲此耶丐陳懼曰財主不添則已何必怒彼手捧寶置几上而去後事不諧其人啓封則元寶乃偽物爲何丐者易去矣丐者卽科黨所假也。

蘇城四方輻輳之地騙局甚多曾記萬曆季年有

徽人秋姪爭墳事結訟數年矣其姪先有人通郡

智囊補

卷二十七

天

司理欲于撫臺准一詞發之然存某公子寓間門外云是撫公年姪衣冠甚偉僕從亦都徽姪往拜因邀之飲偶談及此事公子一力承當遂封物爲質及期公子公服取談誠懇被中徑入撫臺之門徽姪從外伺之忽公事已畢而陽隔矣意撫公謂公子登也門役俱莫知及晚衙公子從人叢中酒容而出意氣揚揚云撫公相待頗厚所請已辦抵徽寓出告封紳中印識宛然徽姪大喜復飲食之公子索酬如議而去明日徽姪以文書付驛卒

此公子私從驛卒索文書自投驛卒不與公子言

是偽封不可投驛卒大驚還責徽姪急訪公子故在寓也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此首徽人懼復出數十金賂之始免後訪知此棍慣假宦假公

子爲騙局時有春元謁見撫院彼乘開混入潛匿于土地堂中衆不及察遂掩門渠預藏酒糕以燒

醉飽之旨之晚衙後乘開此封同印識皆預造藏于袖中者小人行險僥倖至此亦可謂神棍矣

○袁術諸婦驛中加驛何徽人之多不幸

智囊補

卷二十七

天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此必加重焉女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議婦及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女將軍更怕人

○達奚盈盈

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同

官之子爲牛牛者失索以爲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

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文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人病管待候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益盈謂于牛日勢不能日隱矣出亦無甚害于牛僅得罪益盈因致日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第悞悞悞悞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山已矣無思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益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不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夏宮以何仁桐子云之舉

婦人之智河畏

○李道古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智部較難

手

李道古便佞巧宦當以酒餽棋博遊公卿門角賄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仰

○敝生光

萬歷間敝生光生妖書事論死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往往以術制人為利有籍神媚一權貴求得玉杯為壽偶詢之生光不三日生光持杯一雙來售云出自中官家債可百金止索五十金籍神應然當之贈數月忽有嚴敕束縛一人噪而來勢甚急視之則生

光與中官也生光感額言前杯本大內物中官猶此今事覺不能諱惟有速還原物彼此可保無恙籍神大窘杯已償去無可償反求計于生光光有難色久之乃為料理納賄某中官若干某衙門若干庶萬一可以彌縫籍神不得已從之實幾及千金後雖知生光狡計無如何矣妖書係趙中官所為也

○鐵牛

光死非至罪人亦不在此

紹興間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鐵牛主人問鐵牛何用曰能養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養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錢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黃金如前未幾遂止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智部較難

三

初牛尾後有一簇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贖去後有人云道人預留此婦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後盡金皆此婦人所為急尋之已遁矣出趙權圖若此輩金尚須乞錢耶其偽甚矣而竟為貪心所

蔽利令智昏信哉

○馬太守

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誤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辨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聾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救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

智囊補

卷二十七

雜智部

主

也旬日之間乃巨富焉馬太守如此往往宜

○猾吏二條

望白河少記

包孝肅尹京日有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日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因問畢與付吏責狀如吏教分辯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掣吏于庭杖之七十持竟四罪以抑吏勢不知爲所賣也

智囊補卷二十七

二十八

周王

商太宰

韓昭侯

蔡母恢

蘇代

薛公

江西日者

江彪

孫興公

科試郊儀

唐類函

孟陀

竇公

竇義

石韞子

點童子

智囊補

卷二十八

雜智部

主

點童子

節日門禁

晉勝力

術制繼母

制妬母

數上舍

金還酒債

下馬常例

谷舍利

陳五

易術

勝出戶

謝生

定遠弓手

神氏取虎

齊小慧卷二十八

烟烟隙光分子全煥螢火難曉之亦照我懷
若取喻行潦集小慧

○周主 自云而自云有何神耶一室姬矣

周主亡王符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我知東之不幸事也于是吏皆悚懼以為神明

○商太宰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于市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惟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屏敢告人吾所問于汝因召市吏而詰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

惟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韓昭侯 子之

昭侯握爪而伴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固割其爪而

子之和燕坐而伴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

不誠信

○恭母厭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其弟恭母厭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以口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蘇代

蘇代自燕之齊見于張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臣之所從生者微卒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

也不如聽之以為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主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于因勿稱于以收天下此大齊也

○薛公

齊王夫人死有七婦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獻上垣美其一明日視美耳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江西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言世人貴賤一見隨分王使女伎數人與其妻應同并梳服饒

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不祥也仰視日者因指所視者為國君

○江彰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復娶此女性甚正無有登車理既許江思玄彰婚乃移家近之初許女云宜從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此江即暮來女哭謂其積目無歡江憤入宿恒在對床後其意轉帖江乃詐為良久不語聲氣轉急女乃呼江云頃江即見江于是躍然就

智囊補

卷二十八

三

之曰我自見天下男子莫何與卿事而煩見既既相開那得不共語女嘿然而慚情意遂為女子之

○孫興公

王玄度之弟阿智之字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入與婚孫興公綽有女阿恒亦僻錯無復嫁娶理孫因請玄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疎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玄度欣然而啓藍田

齊道河智方知興公之謀

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領所家

○科試如饒

科試故事邑侯有郊饒酒酸甚眾譁席上張劬于今勿啗保為易之因索大饒滿引為饒候不知其異也既飲不覺懣懣怒怒更易以醇

○唐類函

吳中錢書多刊而甚苦翻板俞美章刻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劫去乞

智囊補

卷二十八

四

官為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由是類函盛行無敢翻者

○孟陀

張讓在桓帝時權傾中外讓有監奴主家扶風富家孟陀傾囊結奴奴德之問陀何欲欲為成龍陀曰日詣讓壘不得前監奴望見為率諸蒼頭迎拜下路其舉人時賓客大驚謂讓專陀遂爭賂陀旬日積資

無故而我結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賈較呂不韋術更捷。

○賈公

唐崇賢賈公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畝，與大閭相隣。閭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賈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價。閭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兩護戎緘題，闕為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墜下停汚，乃以廉值市之。婢嫗將蒸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指標。智囊

卷二十八

五

得一餅，兒童奔走競拋，十填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

○賈義

扶風賈義年十五，諸姑累朝國戚，其伯工部尚書于嘉令坊有廟院，張敬立任安州歸安州，上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諸甥姪，咸競取之，義獨不取。俄而所剩之一輛，又稍大，義再拜而受。遂于市鬻之，得錢幾斤，密貯之，潛于銀爐，作二枝小鉢，利其刀。五月初，長安盛飛，倫莢義掃聚得餅餘，遂往諸伯所，借廟院種。

義伯父從之，義夜則潛詣義寺，法安上人，俗止，則往廟中，以二鍾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丈，汲水漬之，布榆莢于其中，尋遇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已長三尺餘，義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遇其條枝稠直者，悉謂之所斫下者，作圓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于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

卷二十八

六

者作屋，棟約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遂買麻布，僱人作小袋，于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二枚，錢十五文，什與袋，子一口至冬，給僊子，賞其內納馬，且餘僊子已積甬車矣。又令小兒給破麻鞋，每三輛以紙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迭破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於林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僱日傭人于宗賢西門水澗流其發。

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母積棄碎瓦子
令工人于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于廟中然後置
石甯唯五具到確三具西市買油旋數石僱人執爨
廣召日傭人令到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篩之
令掘子油旋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擣從日中熟出命
二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十釐之得萬
餘條號為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無車輪義
乃取此法燭膏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
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切下積

卷二十八

七

汚之地目為小海池為旗亭之內泉汚所聚義道求
買之其主不測義酬錢三萬既獲之于其中立標懸
諸子遠池設六七舖製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
碎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
競往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
路日收利數千店今有馬號為賣家店

○○石韃子

吳中有石子貌類胡貍呼為石韃子善誑多智嘗因
僦步至一邸舍飽必燃有一小樓頗潔先為僧所據

吳有登一窺之僧方掩窓晝寢窓隙中見兩樓相向
少婦臨窓刺繡石乃其伴衣帽微露窓隙而歸
婦怒以告其夫夫因與僧開僧茫然莫辨去而
石安處焉 秋夜一婦好習園少婦居則一

○點童子既得馬策而去後來入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

童子既得馬策而去後來入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
及 音囊補 卷二十八

○點童子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墻下置糞穢其中點
豎子呼類竊李豎垣陷穿問穢及其示領循仰首於
其曹曰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點豎子遽
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一子相與詬病
點豎子曰假令三十者有一人不墜墜中其笑我終
無已時

小人掘人下源水舖門口不得皆用此術或傳此
為唐伯虎事恐未確

○節日門狀

劉貢父為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簡盛門狀簡散
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簡以酒餽因取
書簡視之凡與已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已門狀其人
既飲食再三致謝縮走巷陌實為劉投刺而主人之
刺遂已
事雖甚小却是利人利己

智囊補

卷二十八

○智勝力

王下於軍中置一角抵夫甚魁岸有大力諸健卒
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界
展魁岸者輒倒下以為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雷
預待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許雷彼見輒倒耳

○術制繼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
免以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
而心怪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

外訪別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舍內母豎食其惟
鳥飛去大懼召巫媼問之公懷金賂媼請言王狀元
前室母媼曰此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死屍食
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暇公亦泣拜媼
巫故作恨恨乃默然甦自是母性驟改

○制妬婦

藝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與
牽繩上密與巫媼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
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至曰先人惟娘積惡
智囊補 卷二十八

○教上舍之身

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謝羊病哭悔誓至乃
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齋前祈祝士徐徐還婦見
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不美勝作
腹痛婦愈悲哀後若婦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
和謝不敢世之愛子者不少悲多此多子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教而孫賦詩於三
元樓樓中乃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放如
必為韓所廉急更示持酒其下樓至逢捕者問教上

舍在否對曰左。既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命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為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為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祠部牒金且送。誰家還債。公大笑。清老曰。人云。清老。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謔。

○下馬常例

智囊補

卷二十八

雜著

七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為否。已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實於廳治。取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警懼。課息俱備。比終任。築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牒。吏請案至。即昇櫃於舟。載之而去。諸葛令女一對。不倫不食。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所因。請僧請觀舍利子。僧出瓶授與。遂取吞之。僧驚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瀉下。僧歡然。而收之。

○陳五神符

京師間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其能治一日。令其子。加脂語家人。瘡腫痛甚。不食。

智囊補

卷二十八

雜著

七

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此救。家人雖拜懇。然後許之。五伴作呻吟。語家人云。必得神師。救我。可也。巫入案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神之。接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祟者。

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詭神道以困之者。無好不破。無偽不窮。信哉。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土。

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指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人口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竹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誘出戶

宋古民文學華諸冬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智智囊補

卷二十八

十三

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信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今已誘汝出戶矣

○謝生

長洲謝生嗜酒嘗游張幼千先生之門幼千喜宴會而家貧不能醉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謝生若不足因出席小遺瓶封土塊招童子密授之焉曰我因藏病發不能飲今以數文錢勞汝求汝酒

飲吾酒也發封得塊恨甚故滿斟之謝是日得酒

○定遠弓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與決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適在市飲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久之各未能進弓手忽謂偷曰耐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耐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方接刃寇先含水滿口忽嘆其面其人愕然乃已抵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鬪水之事寇復用之反為所刺

○种氏取虎

析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參場軟草間轉展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或請以一矢斃之一子弟在後笑曰我不煩此當以膠鬲取之如粘飛雀之易衆責其誇口請贖錢五千具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衆許之翌晨集生戶置膠鬲半餘晷

塗塲間麥稈上并繫羊為餌而共伺其類至月色穿
林虎果至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斷麥塲轉
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習素身牢不可脫畜生剛烈大
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
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已死矣

秋

智囊補卷二十八終

真補

卷二十八

惟習部小卷

智囊補二十八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先於天啟丙寅成智囊一書以
其未備復輯此編其初刻補遺一卷亦散入各類



21181000446192